武俠世界


玉清紫氣錄（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馬 騰·著
一向相安無事的兩個帮會突然火拚連場，由是引出武
林中一連串的魔頭煞星來，最後更驚動了一位隱跡風塵的
異人……，攤牌之下，却原來有一位貌美如花，但却野心
勃勃的婦人，欲想長生不老，花容常駐……
$4.00
第26年
4

編者話

馬騰今期的巨型小說「玉清紫氣錄」，是一部奇情哀艷、湖海爭霸故事，不但題材新穎，風格佈局也臻水準，內容叙述一個貌美如花、但野心勃勃的婦人一段隱秘，致令一向相安無事的兩個帮會突然發生連場火併，由是更引出武林中一大批魔頭煞星紛至沓來，最後驚動了一位風塵隱跡的異人……到底這是一段甚麼隱秘？說來你會不相信，看過本文，便知分曉。

＊＊　＊＊　＊＊

齊雲飛故事「鐘聲魅影」接近尾聲，情節發展突趨明朗化，元惡眞兇到底是誰，快有答案。該故事之三：「毒神仙」將在第六期開始連載，到時便知齊雲飛與柳擷紅爲了代替一宗命案的苦主追查眞相，不但惹來無限煩惱，更感束手無策，兩人也陷入一片疑團中，愛看西門丁作品的讀者，幸勿錯過。

＊＊　＊＊　＊＊

山貓王森的傳奇故事，是講述王森這個傳奇性人物生平軼事，多姿多采，有驚有險，下期刋出的奇案錄「花瓶奇案」相當精采，屆時且看這位偵緝大隊長在該案中怎樣抽絲剝繭地找疑點而破案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期
（總號129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

玉清紫氣錄

馬騰·文
可飛·圖

奉命覓異人 遇險借水遁

霹靂驟發，雷聲隆隆，醞釀了大半天的密雲雨天，終於像江河水瀉般，暴瀉而下。

「嘩啦啦」的雨水織成了一片雨幕，加上白濛濛的水氣，令到天地間恍似混沌初開般，迷濛一片，五六尺外，差點看不清楚景物。

這樣的大雨天，相信就是有十萬火急的事情趕着去做的人，也不會冒雨趕路，就算是狗，也早已夾着尾巴竄到可以避雨的地方躲起來。

霹靂一聲，雷聲大作，那樣子就像是天要塌下來般，天地更加混濛一片。

但在這滂沱大雨中，卻有一個漢子在雨中東倒西歪地走着，一身衣衫不要說早已被雨水淋得濕透，連髮髻也被暴下的雨水打散，髮絲散亂地黏貼在他的頭臉上，在雨幕的遮擋下，更加看不清楚他的樣貌，只不知，這人爲何在這種大雨天，冒雨走着。

忽然間他猛地撲跌在地上，好一會，才從地上爬起來，沾了一頭一臉泥水的身上，刹那間便讓雨水冲刷得乾乾淨淨，身形一歪，又踉踉跌跌地朝前走去。

不一會，他的身形便隱沒在如簾似幕的雨勢中……

× × ×

大雨一直下到翌日早上才歇止。

秦起與牛奔也不管路上泥濘，立刻走出了江州城，順着大路一直走下去。

一路之上，仍然看不到有行人，兩人雖然走得急，但却目光四下掃視着，似乎在尋找什麼，若是，只怕早已被那一場大雨將什麼也冲刷消毀淨盡了。

「媽的，什麼人不好找，就是要找那個像乞丐般的醉鬼，一眼望下去，就只有漿糊般的泥濘，那有人影？那場大雨早就將一切痕跡足印冲洗得乾乾淨淨，叫人怎樣找下去！」牛奔雙脚沾滿了泥濘，一步一小心的，提防着滑倒，心中滿不是味兒，忍不住發起牢騷來。

秦起雖然雙脚也沾滿了泥濘，却沒有埋怨什麼，反而道：「牛奔，你就是毛毛燥燥的，一點耐性也沒有，你知道麼？若是找不到那人，只怕咱們今後別想再在江州呆下去了！」

一點泥漿濺在牛奔的嘴角邊，他脫口又想咒罵兩句，聽了秦起的話，忙忍住了，伸手一抹，「呸」地吐了口口水，才道：「那人眞的有那樣大的本領，解救得了咱們金獅銀虎堂的這一次刦難了？」

秦起認眞地道：「牛奔，難道你不相信兩位堂主的眼光與判斷？」

牛奔忙急聲道：「這世上，除了生我養我的父母之外，我最相信的就是兩位堂主！」

「這不就是了！」秦起沒好氣地說，脚下一滑，差點滑倒在地，忙小心地走。

「但這樣茫茫然地找，怎找到他啊？」牛奔是個粗魯耿直的漢子，想到就說。

「你就是會嚷嚷的，昨天與黃昏時分，有人見到他喝得醉薰薰地，從東門這邊走了出城，那樣的雨天，又喝得酩酊大醉，一定是走不遠的，咱倆只要仔細地找，相信總可以找到他的。」秦起一不小心，差點又滑倒了。

「媽的，這場雨下得眞不是時候！」牛奔一句話未說完，脚下一滑，「噗通」一聲，整個人像「撻生魚」般，滑倒在地上，不由張口叫了一聲，爬起來時，半邊身沾滿了泥水，那張臉也成了大花臉。

秦起看到他那種狼狽的樣子，不由好笑起來。「哈，牛奔，你這樣子不用化装，也可以登台了！」

牛奔連啐兩口，低頭望望自己的樣子，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伸手抹了沾在臉頰上的泥漿，沒好氣地道：「秦起，你就是會幸災樂禍！」

秦起笑得喘着氣道：「這不是幸災樂禍，而是現眼報，你說是麼？」

牛奔聽了，怔了一下，問：「什麼現眼報？胡說八道！」

秦起忍住笑，捉狹地道：「不是麼？剛才你不是大罵這場雨不該下的麼？這不是現眼報是什麼？」

牛奔一聽，才知道秦起是繞着彎說自己，不禁氣惱地道：「好個秦起，你——」說着脚一挑，一蓬泥漿飛射向秦起的頭臉。

秦起冷不提防，急忙歪頭側身閃開一步，那知脚下一滑，雖然閃過了那射來的泥漿，但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下半身全是泥漿！

牛奔瞧着，不禁也哈哈大笑起來，笑得連腰也彎了！

秦起苦笑一聲，也不忙着爬起來，手一抓一揚，一團泥漿脫手飛向牛奔。

牛奔笑得差點喘不過氣來，才直起身喘口氣，身上已「叭」地一聲，被那團泥巴擊中，濺得一身一臉斑斑點點。

秦起亦大笑着爬起身來就跑，牛奔怪叫一聲，拔脚就追，兩人皆忘了路上泥濘，脚下一滑，「叭叭」兩聲，先後滑跌在地上。

這時，兩人已一身都是泥漿，那樣子就像一個泥人般，兩人互相指着對方，笑個不停，就像兩個頑皮的大孩子般。

後來，還是秦起首先省起，此行是出城找人的，忙一骨碌爬起來。「老牛，別再鬧了，咱倆差點誤了正事。」

牛奔一聽，也霍然止住笑聲，爬起來，埋怨道：「秦起，都是你，咱倆這樣子怎樣去找人？」

秦起低頭瞧了瞧自己的身上，黏糊糊

的滿是泥漿，那裏見得人？幸好這時路上沒有人，否則，看到兩人這種樣子，不笑才怪。

「老牛，別急，前面不遠我記得有一條小河，咱倆到河中洗一下吧！」秦起伸手指指前面不遠的地方。

牛奔甩掉手上的泥漿，笑罵道：「那還站着幹麼？」

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忍不住又大笑起來，大笑聲中，兩人再也不用顧忌濺起泥漿沾在身上了，快步向那條小河奔去。

× × ×

兩人在河中將全身上下的泥漿清洗得乾乾淨淨，幸好這時候巳是春夏之交，天氣暖和，而且有點熱，否則，泡在河中，只怕不大好受。

兩人濕淋淋地從河中爬上河岸來時，不由皆驚詫地望着河岸上站着的一名白衣人。

這白衣人剛才他們跳下河中洗濯時根本就不存在的，怎麼一下子就出現了？兩人不禁眨了眨眼睛，沒有看錯，也沒有眼花，那確確實實是一個穿着白衣的人，只是出現得好突然，突然到像是從空氣中幻化出來的一樣。

不過，兩人心中雖然驚詫，却很鎮定，只是想不透這白衣人怎會忽然出現在河岸上的。

要知道兩人雖然算不上是一等一的高手，但也是金獅銀虎堂中的十大高手中的其中兩位，憑他們的身手，竟然發覺不到這白衣人是怎樣來到河岸上的，這就令到兩人對這白衣人刮目相看了。

兩人心裏都想：「這白衣人若不是輕功高明到點塵不驚的境界，斷難逃得咱倆的耳朶！」

兩人互看一眼之後，一齊上下打量着這白衣人。

白衣人是背對他倆而站的，所以，兩人始終看不到白衣人的樣貌。

但從白衣人挺身的身形，凝立不動的那種氣度，兩人巳看出白衣人是一個高明人物。

當兩人看清楚了白衣人那襲雪白的長衫上，竟然連一星點泥污也沾不到，而雙脚上穿着的快靴上，連鞋沿也不見一點污泥時，心中那份驚駭，油然而生。

眼前這白衣人若不是身懷上乘絕頂的輕功，在這泥濘滿地的河岸上，豈能這樣「潔身自愛」！

兩人吸了口氣，不由又互看一眼。

秦起這時也不理會身上水滴淋漓，目前最要緊是弄清楚這白衣人是何來路，於是，他「哼」一聲，開聲道：「請問這位朋友怎樣稱呼？」

那白衣人却紋風不動，也沒有轉過身來，但却開聲問道：「兩位是否要找一個人？」
答非所問。

牛奔一聽，還以爲白衣人知道他倆要找的人的下落，色然而喜，想也不想，快口快舌道：「朋友，你怎知咱倆要找人的？莫非你知道那人的下落？」

秦起想阻止牛奔說時，牛奔巳將話說了。

那白衣人身形一動，終於轉過身來。

兩人一眼看到白衣人的樣貌，不由自主吸了口氣，目露駭然之色！

從背後看來，白衣人氣度不凡，衣袂輕飄，身材挺直，兩人皆以爲白衣人是位年紀不大的年輕人，但看清楚了，原來這白衣人年紀足有四十上下，那張臉龐竟然是白黑兩色的（那是俗語稱的陰陽臉），左邊臉龐煞白一片，就像死魚肉般白，全無一點血色，右邊臉龐黑如漆炭，一黑一白，截然分明，那雙眼竟是綠幽幽的，生就一雙黃眉，那模樣不但恐怖，也顯得詭異，難怪兩人會駭然變色了。

秦、牛兩人不自禁退了一步，秦起腦中靈光一閃，猛地想起一個人來，吸口氣，怪叫道：「黃眉綠眼陰陽臉，你就是薩麼星！」

牛奔一聽，眼角肌肉搐動了幾下，倒吸一口涼氣，就像看到了妖魔鬼怪般，滿臉驚恐之色，變了聲道：「他若不是假冒的，應該就是他了！」

白衣人咧嘴一笑。「某家敢以腦袋担保，當今天下武林江湖中，還未有人大胆到假冒某家的名頭招搖嚇人！」

這一說，無疑等於承認了他就是那位武林江湖中人聞名色變，就算遇上鬼怪也不願遇上這煞星的薩麼星！

而薩麼星的外號就叫黃眉綠眼陰陽臉，那是他的招牌，相信天下間再也找不出一個臉龐樣貌像他那樣的人來，所以，只要看到他的那副尊容，就知道是他了。

據說，這位薩麼星乃是一位波斯人與漢族女子生下來的混血兒，也不知他的一身武功授自何人及何門何派，只知道他自十七年前在中原武林出現後，便未曾有人能夠在他的陰陽三煞掌之下，討得了好。

而自那以後，武林江湖中便多了一位煞星，因爲薩麼星生性乖癖兇殘，行事不問正邪，只要是利之所在，便是要他殺死親生父母，他也會毫不猶豫就動手，試問這樣一個心狠手辣之徒，有誰不怕？

何況，他的武功奇高，掌法毒辣奇詭，十二年前，少林達摩堂首座護法，在大力金剛掌上浸淫了四十年的智達大師，亦敗在他的陰陽三煞掌下，而少林大力金剛掌乃天下武林至剛至猛的掌法，尚且不敵他的陰陽三煞掌，試問，天下間又還有那一種掌法可以與之抗衡？

這也是他能夠橫行江湖這樣久的原因了。

因爲自智達大師敗在他的陰陽三煞掌下後，便沒有人敢輕攖其鋒。

這也就是黃眉綠眼陰陽臉薩麼星的來歷。

× × ×

秦起與牛奔疑懼地盯着薩麼星那妖異的臉龐，一顆心蹦蹦亂跳，兩人雖然身手不弱，但與薩麼星的名頭一比，那就差了一大截。

薩麼星那雙綠幽幽的怪眼就像鬼眼一樣盯着兩人，盯得兩人心中寒意陡生。

吸口氣，秦起壯着胆道：「閣下意欲何爲？」

薩麼星露出利森森的白牙，陰陽怪氣地道：「你們還未答我的問話！」

牛奔看到他那種不將自己看在眼內的樣子，不覺怒氣陡生，胆氣頓壯，挺挺胸

道：「你也沒有答咱們的問話，咱倆爲何要答你！」

薩麼星聽了牛奔這樣對他說話，不禁雙眼一睜，目中綠光大盛，上下瞄了牛奔一眼，怪裏怪氣地笑着說道：「嘻哈，你好大的胆子，居然這樣對某家說話，你是誰！」

牛奔這時氣血上湧，管你是天皇老子，當下大聲道：「我叫牛奔，你又不是天皇老子，我爲什麼要怕你！」

秦起見牛奔發了牛脾氣，心中大是着急，他雖有點懼怕薩麼星的名頭，但還不至怕到噤若寒蟬，金獅銀虎堂的人個個都是不怕死的硬漢，又豈曾怕過什麼人來，他不過心念自己兩人有責在身，不宜在這時候發生事故，所以，他也不想牛奔在這時惹怒了這個煞星。

「閣下，你我素無過節，既然閣下不肯說什麼，那麼你我兩不虧欠，咱倆告辭了。」秦起朝薩麼星抱拳一拱，朝牛奔使了個眼色，便欲離開。

「哼！遇上了某家，不答某家所問，那裏走得這麼容易！」薩麼星身形微動了一下，便橫擋在兩人的去路前面。

牛奔不由雙眼一瞪，怒道：「咱倆與你毫無瓜葛，爲何一定要答你的話？」

秦起這時巳瞧出薩麼星是衝着他們來的了，不由加了小心，脚步微錯，道：「閣下莫非是衝着咱倆來的？」

牛奔一聽，心中一懍，亦暗中戒備起來。

薩麼星目中綠芒一閃，怪裏怪氣地笑道：「你是誰？還是你聰明！」

秦起一聽，立時朝牛奔使了個眼色，吸口氣道：「我叫秦起。」

「聽說你兩個都是金獅銀虎堂的高手，果然有胆色！」薩麼星掃了兩人一眼。「說，你兩個是否要找一個酒鬼！」

牛奔心直口快，接口叫道：「是又怎樣了！」

「嗯，這就對了，」薩麼星那張陰陽臉毫無變化，但眼中的綠芒却令人心寒地閃射着，語聲陡地變得怪厲尖沉：「某家要殺了你倆個！」

兩人一聽，心頭一緊，但隨之胆氣一湧，了無所懼地望着薩麼星，秦起搶先道：「我猜到了，你一定是黑龍帮請來阻止本堂找到那位『劉伶』高人的殺手了！」

薩麼星頷首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一猜就中！」

秦、牛兩人知道薩麼星的意圖後，不由互相望了一眼，各自會意地點點頭，牛奔粗聲道：「陰陽怪，別人怕你，咱倆却不怕你！」

說着一拳斜搗向薩麼星的右肋！

秦起却悶聲不响，在牛奔出拳時，他亦一閃身，一掌劈向薩麼星的腰腹部位。

兩人的攻勢皆很迅捷沉猛，若是普通的高手，肯定接不下兩人這一擊。

但薩麼星不愧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只見他身形一動不動，就在兩人的拳掌快要擊上他的身上時，他才電閃般亦擊出了一拳一掌！

左拳右掌！

這正好以拳截擊住牛奔的那一拳，以掌接下了秦起一掌。

牛奔練的是硬功，一身橫練功夫巳有十四五年火候，加上天生神力，雙臂足有千斤之力，這一拳擊出，就算是一塊頑石，也會被擊成粉碎，他一雙鐵拳曾經擊碎過不少高手的拳骨，那知道他這一次却吃了大虧！

「啪」一下暴响，兩拳相擊，牛奔張口大叫一聲，身形飛退開去，緊握的拳頭鬆垂下來，一臉痛苦之色。

原來，他的那顆鐵拳被薩麼星擊得拳骨折碎！

而秦起的形勢也好不了多少，他一掌與薩麼星的左掌接實，便心知不妙，因爲他那一掌就像擊在一團棉花上般，根本無處着力，更令他心驚的是，他欲抽掌後退時，對方的掌心却忽然出了一種吸力，將他的左掌牢牢吸住，他越是使勁想掙脫，則吸力越大。

這個薩麼星果然邪門，居然兼練陰柔剛陽兩種內家功力，而且可以一並施發，確是匪夷所思，難怪那樣多的高手敗在他的手下了。

秦起掙得臉紅臉白，就是掙不脫，忽然，薩麼星怪喝一聲，左掌那股陰柔之力陡然化作一股剛陽的勁力，只見他手腕一震，秦起便身不由主，「蹬蹬蹬」一連退出六大步，張口吐出一口血來，一張臉刹白，看來，他的內腑被震傷。

牛奔與秦起雖然都是不怕死的硬漢，但在一招便受創的情形下，焉有不心驚胆駭之理，這種現象，是他們自出道以來，第一次遇上的，根本上，他們巳不用打下去了。

兩人雖然驚懍於對方的身手，但却沒有一點懼意，牛奔吸了口氣，大喝道：「薩麼星，老子就是不信這個邪！」喝聲中，就要衝上前去，以左拳擊向對方。

秦起却急忙一把拉住了他，以耳語般的語聲道：「牛奔，你這是送死！」

牛奔掙扎着大聲道：「老秦，你這是怎麼哪？咱牛奔可不是怕死之人……」

秦起乘拉住牛奔的刹那，急急附耳向他說了幾句，牛奔這才停止了掙扎。

薩麼星這時巳踏前一步，嘲諷地對兩人道：「怎麼忽然變了啞巴了？你兩個今日就算跪在某家面前，也難逃一死！」

秦起擧袖抹去咀角的血漬，不以爲然地道：「薩麼星，你聽過男兒膝下有黃金這句話麼？」

薩麼星聽得怔了一下，繼之怒道：「媽拉巴子，某家殺了你這兩個狗頭！」

隨之雙掌一錯，也不見他怎樣作勢，便欺到兩人的身前，化掌爲拳，分擊向兩人的面門。

兩人却連忙互看一眼，接身形各自斜裏向後翻躍出去！

兩人這種擧動，大出薩麼星意料之外，口裏叱喝一聲：「哪裏逃！」身形去勢一變，斜撲向兩人。

但聽「噗通噗通」兩聲，水花飛濺中，兩人一個倒栽葱，沒入了水中。

薩麼星急忙收住撲前的勢子，那半邊白臉也變得紫醬一片，掌勢一沉一摧，朝着兩人沒入的水面猛劈下去！

但聽「轟轟」兩下激响，水面上激起兩股巨大的水柱，河水激蕩得就像翻騰的沸水般。

牛奔秦起却沒有冒出來。

薩麼星那雙綠幽幽的眼睛定定地注視着河面，只要一發現兩人冒出頭來，微提的雙掌便疾劈出去！

可是，直到河面平靜下來，依然看不到牛、秦兩人從水中冒出頭來。

兩人就像化作魚兒般，潛沒於水中。

薩麼星氣惱得咬牙瞪眼，但却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爲他是個旱鴨子，不懂水性，若叫他下水，淹死他也有可能！

薩麼星的目光開始移動起來，往上下河面上掃視着，却依然發覺不到兩人的影子。

咀裏咒罵一聲，身形一動，往河的下游掠去，但忽然又停下來，往上游掠去，如是者往返兩次，最後他乾脆站住，拿不定主意是往下游還是往上游追索下去好。

事實上，確是很難決定的，萬一追錯了，便會變得與牛、秦兩人背道而馳，那就會越追越遠，也難怪他猶豫不決的，換轉是任何人，也難於決定！

最後，他既不往上游追下去，也不往下游，而是掠向官道那邊。

至於他這樣做的意圖是什麼，大概只是他才明白。

× × ×

牛奔與秦起繞了一個大彎，也顧不了身上各自負了傷，仍然想找到他們想找的人。

抖抖身上的水滴，牛奔長吐口氣道：

「他娘的，若是那狗雜種再多留一會，我便蹩不住要冒出頭來了！」

秦起亦舉手抹去臉上的水漬，再甩甩腦袋，甩出一片水點來，笑笑道：「老牛，幸好那狗雜種是隻旱鴨子，否則，只怕咱倆逃不過那一刦。」

牛奔一掌拍在秦起的肩頭上。「老秦，若不是你想出借水遁這一着，肯定死在那狗雜種的邪門掌力之下！」

原來，兩人一躍入水後，便立刻潛到河底，故此，薩麼星那兩掌雖然剛猛如雷，但却一點也傷不到他們，因爲就算一個人的掌力再剛猛，也無法直透水底，而兩人亦立刻潛到薩麼星站着的河岸這一邊的河堤邊，潛在水中動也不動，憑着本身的內功修爲，蹩着一口氣，直到薩麼星飛掠而去，才冒險從水中冒出來，而他們也實在蹩不下去了，若是麼星等多一會，他們就危險了。

幸好，他們夠運。

繞上了官道，牛奔脚下一窒，秦起忙停了下來，望着牛奔道：「老牛，你怎麼哪？」

牛奔轉着一雙眼珠子，左望望右望望，道：「老秦，咱倆往那一邊找下去？」

秦起這才明白牛奔爲何不走的原因，日光四下一掃，他亦難以取捨地道：「照說，應該順着大路一直找下去，但又怕他返回了城中，老牛，你意思怎樣？」

牛奔抓抓下巴道：「老秦，你叫我老牛拿主意，等於叫咀巴說話，還是你拿主意吧！」

秦起作難地眨眨眼，猶豫一會，拿定主意道：「照說，雨才歇，路難行，那位高人就算酒癮再大，也不可能在這時候返回城中喝酒的，這樣吧！咱們一直找下去，凡是賣酒的地方咱倆都去看一下，說不定他就在路邊的酒寮喝酒也說不定。」

牛奔一聽，大表同意，一迭聲道：「老秦，還是你腦筋靈光，要是我，我想不到這樣多，唏，時候也不早了，又在水中泡了那樣久，咱們還是快點找下去吧，說不定就在前面的酒寮中找到那位高人也說不定，咱倆順便也塡塡肚子，眞是一舉兩得！」

秦起笑罵道：「老牛，你什麼時候也忘不了吃喝的！」

牛奔摸摸肚子笑道：「我這個肚子就是嬌嫩，一餓，便咕咕直叫，非要有東西到肚才舒服。」

「胡說鬼話！」秦起笑罵一句，當先向前路走去。

牛奔一笑跟上。

這時候日頭高懸，已近午牌時分，路上也沒有那樣泥濘濕滑，好走得多了。

走着，牛奔緊走兩步，與秦起走了個肩併肩，抓抓下巴，開聲道：「老秦，咱們找的那人眞有那樣大的能耐，對付得了黑龍幫重金禮聘回來的司空不老老怪？」

秦起側頭看一眼牛奔，道：「這一點，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兩位堂主的眼光與判斷，在這種非常時期，兩位堂主不會無聊到派咱倆出來找一個醉鬼回去的吧？」

牛奔想想，抓抓下巴道：「哎，我就是笨，想不到這些，老秦，你可知道那人姓甚名誰？」

秦起怔了一下，摸摸那一頭半乾的亂髮，搖搖頭道：「老牛，你眞是多此一問，你不知道那人的姓名，我又怎樣會知道呢？」

牛奔又抓抓下巴道：「哈，我就是笨，簡直是多此一問。」

接眼一睜，又道：「那你知道他的樣貌嗎？」

秦起道：「這倒是知道一點。」

「我怎麼不知道？」牛奔不解地問。

「唉，因爲兩位堂主對我說出那人的相貌時，你已有了七分酒意，相信你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啊哈，我現在記起來了，兩位堂主確曾對咱倆說過，而我也確曾喝得太多酒，當時我雖然在聽，實則，我腦袋內是迷迷糊糊的，所以一句也聽不進去。」

一頓接道：「老秦，幸虧你一直以來都比我頭腦清醒，否則，不知怎樣找了，就算當面見到他，也不認識。」

秦起皺皺眉頭道：「老牛，你說了這樣多的話，是否想我對你說一下那人的面貌？」

牛奔一抓下巴，高興地道：「是極，是極！老秦，咱倆不愧是老弟兄，老搭檔了，我一翹起尾巴，你便知道我是怎樣的了。」

話說完，他才知道一時說順了咀，將自己比作了一頭狗，掩口不迭。

秦起聽得忍笑不住，哈哈笑道：「老牛，你原來是屬狗的！」

牛奔一拳擂在秦起的臂膀上，罵道：

「老秦，我老牛不過一時說溜了咀……」

秦起已笑得彎下腰來，差點連眼淚水也笑出來，好一會，才喘過氣來。

牛奔只有瞪眼抓下巴的份兒。

秦起緩過一口氣來，才正經地道：「老牛，聽着，據兩位堂主說，那人常在醉鄉，一身酒臭，年紀大約五十許，臉膛青黃，臉上却一根皺紋也沒有，這就是最大的特徵，就只有這些了。」

牛奔邊聽邊抓着下巴，待秦起說完，才蹙眉道：「嘿，這算什麼特徵，大多數的酒鬼都是那樣的——一身酒臭，至於說他的臉上沒有皺紋，那些年輕的酒鬼不也是沒有皺紋的麼，這麼樣的一個人，城裏隨處可見！」

秦起嘆口氣道：「老牛，你聽清楚了，那人年紀已有五十許，試問，天下間又有什麼人年紀這樣老了，臉上會沒有皺紋的！」

牛奔這才恍然，一巴掌打在自己的臉頰上，叫嚷道：「老秦，別怪我，我就是那樣蠢，你現在這一說，我終於明白了，那人年紀這樣老，臉上還沒有皺紋，這就是最大的特徵！」

秦起這才笑着道：「老牛，你才不笨呢！」

兩人邊說邊走，由於路上行人不多，所以兩人走得很快，忽然牛奔伸手一指道：「老秦，前面有間酒寮！」

秦起其實早就望到了，接口道：「那就走快些吧。」

脚下一緊，如飛往前奔去。

牛奔忙亦急展身形，追了上去。

× × ×

那間酒寮就開在路邊，是那種既賣酒又賣食物的店舖，四面皆撐起了窗子，通爽得很，倒是歇脚小憇的好地方。

兩人走進酒寮時，酒寮內已有六成客人，要不是天雨路滑，上路的人還少，相信早已滿座。

兩人掃視了一眼酒寮內的客人，發覺不到有他們要找的人，雖然有點失望，但也感到有點安心，因爲他們也看不到那位令他倆胆寒的黃眉綠眼薩麼星！

兩人揀了副對着窗口、可以望到外面路上的行人的座頭坐下來，不等那伙計將杯筷擺好，牛奔已一迭聲吩咐伙計快點送上酒菜來。

那伙計鑑貌知人，一看便知兩人不好惹，忙不迭答應着退下，一會，便捧上幾個現成的鹵菜及兩壺酒來。

牛奔首先斟了杯酒，一口倒在喉中，「骨嘟」吞下肚裏，舒口氣，才替秦起斟了杯酒，當然也爲自己又斟了杯。

秦起看到牛奔那種猴急的樣子，不禁笑道：「老牛，你這那裏是喝酒？簡直是牛飲水！」

牛奔吞下一塊鹵牛肉，又倒了一杯酒在肚中，才含糊地道：「老秦，沒辦法，我實在又餓又渴，但比起那種鯨吞的樣子來，我老牛這種牛飲的樣子算是斯文得多了。」

秦起被他這番話說得不禁失笑出聲。

「老牛，你就是會辯駁！」

說着，也喝了口酒。

牛奔手口不停，邊吃喝邊道：「老秦，別只顧說話了，快吃飽喝足吧，說不定什麼時候才找到那位高人！」

「嘿嘿，但某家却找到了你們！」一把陰陽怪氣的語聲忽然接上說。

兩人不由心頭一震，只聽語聲，不用看人，他倆也知道接話的人是誰。

絕無疑問，接話的人就是黃眉綠眼陰陽臉薩麼星！

果然是他！兩人循聲望去，正對他們桌子那個敞開口前，薩麼星正綠芒大盛地盯着兩人！

兩人吸了口氣，一股寒氣從心底直冒起來，一齊站起身上，各自抽出了兵器。

他倆不笨，明知在拳掌上討不了好，更不是薩麼星的敵手，乾脆亮出了兵器，說什麼這也比赤手空拳佔便宜！

酒寮內的其他食客驟然看到薩麼星那副醜怪妖異的臉容時，還以爲看見了妖怪，一個個嚇得胆顫心驚，也顧不了吃喝，慌不迭紛紛結賬離去，倒是那名伙計與掌櫃的由於見多識廣，雖然也驚怕，却不至於嚇破了胆，那小二還顫兢兢地上前陪笑道：「這位大爺，請進來坐。」

薩麼星目光一直盯着牛、秦兩人，嘿嘿怪笑道：「也好。」也不見他怎樣作勢，身形便陡然竄了進來，落地時恰好站在牛、秦兩人的桌前。

那位伙計雖然見識過各色人等，却從未看過像薩麼星這種身手的怪人，這一次他也變了臉色，慌不迭悄然退下去，躲了起來。

這時候，偌大的酒寮內，就只剩下他們三人。

薩麼星伸手取過桌上的酒壺，便往口裏倒，一副不將牛、秦兩人看在眼內的樣子。

牛、秦兩人就像心意互通般，牛奔驟然間脚一踢，「砰」然聲中，將面前那張桌子踢飛起來，直撞向薩麼星！

秦起也不慢，身形倏然一矮，探臂將手上的鴨舌刺捌刺向薩麼星的小腹要害！

兩人突然出手，滿以爲就算傷不了薩麼星，也可以將他逼退，那知情形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薩麼星居然照飲如儀，對於飛撞過來的桌子及酒菜杯筷，根本就不加閃避，反而疾撞向飛來的桌子！

同時間，他執壺的右手向下一沉，「嘩啦嘩啦」聲中，不但將飛來的桌子撞得四散碎裂，杯碟橫飛四射，「錚」一下激响，那個酒壺恰好擋住了秦起刺向他小腹的那一刺！

幾乎是在同時間，他的左手暴攫而去，攫抓向牛奔的咽喉！

牛奔大吃一驚，手中那柄只有二尺許長，沒有刀尖，但刀身又厚又寬的短刀斜斜揮斬而下，截斬向薩麼星的左手腕！

但見薩麼星的左手像蛇信般驀然「吞吐」了一下，牛奔那柄足有二十斤重的短刀便斬了個空，而薩麼星的左手則巳抓到牛奔的咽喉上！

牛奔欲避巳遲，臉色「刷」地灰白一片，連眼色也變了。

無論如何，牛奔是怎樣也逃不過喉骨被抓碎的厄運了。

秦起一眼瞥到，驚得發出一聲叫，身形斜搶，鴨舌刺急刺向薩麼星的右頸側大

脈！

——他是想逼薩麼星閃身趨避，那就解救了牛奔喪命之厄！

他用的正是圍魏救趙的打法！

可惜，他遇上的是薩麼星，那一招根本就起不了作用，只見薩麼星右手一揚，「噹」一下激响，竟以手中的酒壺，砸在秦起的刺身上，秦起只覺從刺身上傳來一股強大的震力，不但鴨舌刺被震得猛地歪蕩出去，也帶動得他立脚不牢，斜蹌出數步！

而薩麼星的食中拇三指，已抓上牛奔的喉頭！

牛奔那刹那恍似整個人沉到了地獄深處。

陡地「啪」一下急响，也不知從那裏飛來一物，在那千鈞一髮，生死一綫間，不偏不倚擊在薩麼星的左手腕脈上！

薩麼星正欲運勁將牛奔的喉骨抓碎的左手食中拇三指一麻一軟，無力地鬆軟下來。

牛奔自忖必死，驀然間覺得喉頭一鬆，一股救生的慾望令到他陡然間振奮起來，身形閃退的刹那，同時悶喝一聲，手中那柄沉重的短板刀反削而起！

薩麼星左手腕脈被擊中，只覺左臂痠痲，力道驟失，不由驚怒地吆喝一聲，身形便斜裏橫飄出去！

他閃避得不可謂不快，無奈左臂乏力不聽使喚，雖然身法快速逾電，但仍然未能完全閃避過牛奔那柄倒削而上的短板刀鋒利的刀刃！

只聽「削」地一响，薩麼星的一角衣袖連同一小截尾指，被削了下來。

血光迸濺中，所謂十指連心，痛得他臉肉搐動了一下，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右手酒壺脫手飛砸向牛奔的臉門！

牛奔見一刀傷了薩麼星，心頭大喜，便欲搶欺上前，再給他一刀，那知他的身形才動，酒壺巳呼嘯着疾射向面門，兩下裏這一迎上，根本快得他連閃避也不可能，揚起的刀只有猛地劈向那激射而至的酒壺！

照他的想法，憑他的臂刀，足以將酒壺一刀劈開，那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

「錚」一响，刀鋒劈在酒壺上，不但劈不開來，反而他的短板刀被酒壺上傳來的一股强疾如山的勁道震得反彈砸向自己的臉門！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若是被反震回來的刀背砸在面門上，那股强猛的撞擊之力，一樣可以將他的面門齊中「劈」開來！

原來，薩麼星在擲出那酒壺時，手臂上運注上九成功力，飛射出的酒壺上無形中亦注滿了强大的勁道，試問，憑牛奔的修爲，又怎能抵擋得了，更遑論將那酒壺劈開了。

牛奔再一次又陷於生死一髮之間的厄境。

刀背眼看巳砸上牛奔的面門，驀地，「噹」一下急响，牛奔手上的短板刀陡然間脫手橫飛開去，牛奔只覺額上一涼一熱，接一痛，驚魂未定中，伸手一摸，還好，額上只是被橫裏擊飛的刀背刮破了一塊皮肉。

他又一次死裏逃生。

而他也看到將他的短板刀擊得脫手橫飛的，只是一塊豬頭骨！

他在慶幸之餘，也驚懍不巳。

絕無疑問，射出這塊豬頭骨的人，一身功力巳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只是，牛奔却發覺不到兩次救了他的人，隱身在那裏，因爲他根本就看不到先後射來的骨頭是從那裏射過來的。

但薩麼星却知道。

他自出道以來，死傷在他手下的高手，沒有一百也有數十，何曾受過損傷？如今却被削去一截尾指，不由得氣怒攻心，那雙綠幽幽的怪眼一睜，霍然轉對右邊靠屋後的一個窗口厲喝道：「什麼人暗下裏弄手脚，快給某家出來！」

「是什麼狗雜種在大呼小叫，擾了區區的酒興！」那面窗外有人語聲含混地反喝。

驚魂稍定的牛奔與秦起刹時心頭一動，同時想到：「窗外那人莫非就是要找的人？」

「好一個口不擇言的狂夫，某家倒要見識一下你是何方鼠輩！」薩麼星怒吼聲中，身形陡地掠撲起來，右掌力劈向那面窗下！

「咦啊呵，乖乖不得了！」隨着話聲，一條灰黑的身形從窗外的牆下幌幌搖搖地竄了起來，忽地扭身揮袖，刹時間轟响驟發，兩股氣勁在窗前上空相擊，氣流翻湧，捲震得那幾張桌子上的杯筷旋飛翻滾落地。

而窗下那面牆壁却倖保不毀！

薩麼星掠撲的身形也恍似撞在一堵牆上般，猛地一窒，接倒翻回去！

秦起牛奔兩人只看得魄動心驚，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技藝與之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也第一次見識到那種一等一的高手相較的驚人功力，兩人可謂大開眼界了！

而兩人在驚震之餘，心頭亦一喜，因爲從窗外牆下竄起來，這時業巳搖搖幌幌，顚三倒四往前奔的灰黑長衫人，極有可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

薩麼星身形落地，上下牙齒磨得「格格」聲响，也顧不了再去殺牛、秦兩人了，一心只想追上那人，看看他是何方神聖，居然胆敢三番兩次與他作梗，這可是前所未遇的勁敵，一股油然而生的好勝好奇之心，令到他非要追上那人，一決高下生死不可，否則，他實在心有不甘。

怪嘯聲中，雙臂一振，薩麼星有如一頭大鳥般，「呼」地穿掠出窗外，有如流雲飛天般追掠向那脚步顚三倒四，看似隨時會一跤跌倒的灰黑長衫人！

秦、牛兩人忙亦搶到窗前，放目望去，只見一個前奔，一個在後追，奔的看似速度很慢，追的快如電閃，却就是追不上，兩人瞧得不禁又驚又佩——這到底是那一門的輕功身法？

「追！」秦起疾喝一聲，首先穿窗而出，盡展身形，追了下去。

「老秦，等等我！」牛奔亦一跳出窗，撒腿急趕上去。

兩人一路追下去，才發覺到自己的輕功是那樣低劣，一任他們拚出吃奶的勁來，却是越追越遠，最後，竟然追得失掉了

薩麼星與那人的身影，不過，兩人還是追下去。

× × ×

入夜後的江州城一片熱閙，萬家燈火映照中，誰也看不出，感覺不到，其中隱伏着的一塲災刧！

天香樓乃是江州城內數一數二的酒樓，它就聳立在城南那條大街上，這裏，是屬於金獅銀虎堂的地盤。

江州城內有兩大堂口帮派，那就是金獅銀虎堂與黑龍帮。

而以城中那條十字大街劃分勢力範圍，十字大街以南的這一邊，是金獅銀虎堂的地盤，十字大街以北那一邊，是黑龍帮的地盤，一直以來，都是相安無事，但近這半年來，雙方却互有磨擦，自然也各有死傷，於是乎，金獅銀虎堂與黑龍帮便變得勢成水火，至於是誰先引起磨擦的，却是互相指責不休，不過，有些明眼人雖然口中不說，心裏却知道挑起事端的，是黑龍帮的人！

至於黑龍帮爲何妄生事端，那是不言而喻的了，說出來，還不是爲了達到擴張其勢力，欲獨霸江州的野心！

而黑龍帮主鬧天蛟凌放，自繼任帮主以來，便一直陰謀策劃擴充其勢力範圍，只是一直以來都是暗中進行，所以金獅銀虎堂雖然略有所覺，但由於抓不到眞確的證據，所以一直隱忍不發，不過，暗中一直注意着黑龍帮的動靜。

而今年年初，黑龍帮終於公然挑起爭端，兩帮人馬在這數月以來，巳發生了十幾起大大小小的打鬥，只是誰也佔不到便宜。

這也是多年來兩帮人馬一直保持楚河漢界的原因，因爲，一直以來，金獅銀虎堂與黑龍帮的實力相當，誰也吞併不了誰，才會「割據」一方。

但是，就在半個月前，情形却急劇改變，接連發生的兩次打鬥，黑龍帮皆大佔上風，令到金獅銀虎堂的弟子死傷衆多，而據生還的弟子描述，不知怎的，黑龍帮的人忽然變得身手高强，而且很多是臉生的人，這就引起了金獅銀虎堂兩位堂主的注意了。

經過暗中調查，終於查出黑龍帮新近來了一批神秘人物，這批人個個武功高强，混在黑龍帮帮衆之中，難怪黑龍帮的實力驟然地增强起來，而統率那股神秘人手加入黑龍帮的，却是人稱老而不的司空不老！

司空不老今年巳足有七十九歲，但看他的樣貌却只有六十上下，確實老而不老，難怪他替自己起了個不老的名字了，確是再貼切不過，至於他的外號，一聽就知道那是對他的詛咒。

那是咒他老而不死！

說起來，司空不老這個老怪物確實該死有餘，因爲他越老行事越怪，手段也越兇殘，殺的人也越多，在他七十五歲那年，他曾經因爲神刀門的一位門下無意中開罪了他，結果，神刀門上自門主楊萬形，下至門下弟子一共七十五人，統統死在他的手下，只有八個大命的門下能夠逃過那一次殺刦。

說起來，那是司空不老的「慈悲」，那八名神刀門下，才能倖保一命，因爲，司空不老在殺了七十五個人之後，便自動停手不殺，據他事後對人說，他之所以不殺那八人，是因爲他巳殺了相等於他歲數的七十五人，而他新近定下的規矩是，他每年殺人最多的一次，都不會超過他那一年的歲數，這也就是他不殺那八名神刀門弟子的原因，也是他的怪癖！

而以後的每一年，隨着他的年歲增加，殺戮的人數也增加一人，直到五個月前，他一人獨闖花豹寨，一口氣殺了七十九名强盜，也順手刼掠了七萬九千両銀子。

對於他的所作所爲，黑白兩道的人物都是憎惡萬分，但又奈何不了他，因爲他的本領奇高，曾試過有一次黑白兩道的高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同時遇上了司空不老，結果是那十七名黑白兩道的高手聯合擊之，結果，却落得六死九傷，而司空老怪只是受了兩處皮肉之傷，自那一役之後，便沒有什麼人敢動他了。

而他的行動也越來越怪癖了，不但白道上的人惹上他逃不過他的毒手，連黑道上的人物，也一樣遭到他的毒手，故此，黑白兩道的人物皆咒他快死，偏是他却死不了，而且大有活過一百歲的樣子，故此，武林黑白兩道不約而同，送了「老而不死」這個外號給他。

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個獨來獨往的怪人，這一次却加入了黑龍帮，只不知他爲了什麼。

不管他爲了什麼，對於金獅銀虎堂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個壞消息，也是一種强大的壓迫，幸好不知爲了什麼，這個老而不還未有出手對付金獅銀虎堂，否則，只怕金獅銀虎堂危如累卵了。

× × ×

晚飯剛過，天香樓上的食客便逐漸結賬離去，本來是十成座的，如今只有六成座左右。

這時，却又走上了五名人客來，爲首一人紫醬臉膛、粗眉大眼、獅鼻海口、身材高大，舉動間透出一種威猛之勢，頗有幾分三國時張翼德的威霸之態。

而身後跟着的四人，穿一式的金銀兩色勁裝，兩佩刀兩帶劍，一望而知，是金獅虎堂的弟子。

而領頭那人，正是該堂的十大高手其中之一，賽翼德尙天德！

伙計的當然認識這位金獅虎銀堂的高手，因爲這近十天以來，尙天德皆是帶着這四名手下在附近一帶巡視，以防黑龍帮的人生事。

而每天這個時候，尙天德皆會帶着這四名手下到天香樓晚膳，因爲那時候恰好經過，而又是吃飯的時候了，加上尙天德最欣賞天香樓那位胖厨子的拿手好菜，醋溜黃魚，所以，便一擧兩得，每晚皆到天香樓吃飯了。

「尙爺，這邊有副好座頭，請隨小的來。」伙計巴結地上前諂笑着說。

尙天德最討厭的就是這種虛情假意的人，眼一瞪，不耐煩地道：「快去拿杯筷來，咱們自己會坐！」

那伙計連聲應是，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去拿杯筷了。

尙天德與四名手下隨便地就在就近的

一副空座頭上坐了下來。

那伙計好快的手脚，即時將杯筷拿來，快手快脚地擺好，裝着笑臉道：「尙爺，要什麼酒菜？」

尙天德雙眼一瞪，這才發覺到這名伙計很眼生，不是以往照呼他們的那位伙計，當下懷疑地上下打量着這名伙計，問道：「你是新來的麼？那位阿榮呢？」

那伙計忙諂笑道：「尙爺，阿榮的母親有病，昨晚已出城趕回家了，小的叫阿李，是阿榮叫小的暫代他做幾天的。」

尙天德眼珠轉了一下，道：「最要緊弄一味醋溜黃魚來，要一斤高粱，再來幾個菜，要快！」

那伙計小李忙一迭聲地應着，退了下去。

尙天德拿起茶杯喝了口，朝四名手下使了個眼色，四名手下會意地點點頭。

一會，那名伙計便將醋溜黃魚與另外幾個小菜送上來，還有一壺高粱酒，擺在桌上後，便退了下去。

一名坐在尙天德右手的手下先替尙天德斟了杯酒，才替同伴及自己斟了杯，尙天德先不忙喝酒，拿起筷便先挾了一箸醋溜黃魚，便往咀裏送。

忽然間，他的鼻子聳了一下，那箸黃魚就停在他的咀前，扭頭叫道：「小李，過來一下。」

那個叫小李的伙計恰好替一位客人沏了壺茶，聞聲忙放下茶壺，三步併作兩脚，來到尙天德面前，急急道：「尙爺有什麼吩咐？」

尙天德聳着鼻子道：「小李，你的鼻子靈不靈？」

小李下意識地摸了摸鼻子，陪笑道：「尙爺，小的鼻子一向很少傷風鼻塞……」

「很好，」尙天德打斷了小李的話，語聲陡冷，道：「那麼，你嗅到有什麼異味麼？」

小李用力地嗅吸了兩下，搖搖頭道：「尙爺，小的只嗅到令小的饞涎欲滴的香味！」

尙天德却大搖其頭道：「難道你嗅不到一陣腐臭之味？」

小李又用力嗅吸了一下，搖頭道：「尙爺，小的嗅不到。」

「張敞，你們嗅到麼？」尙天德目光一掃四名手下。

替他斟酒的那名手下就叫張敞，忙應道：「嗅到，那味道很難聞！」

其餘三人亦一齊點點頭。

尙天德於是轉望小李說道：「咱們幾個皆嗅到，獨有你嗅不到，可能你的鼻子有點問題，爲了證明咱們不是騙你，你不妨吃一口黃魚，不就清楚是不是發霉的了麼？」

說着，也不見他拿箸的手怎樣幌動，挾着的那塊黃魚忽然直飛向剛開口欲說什麼的小李。

小李一眼瞥到，臉色驟變，咀巴一合，頭一偏，那塊黃魚擦着他的頸側飛了出去。

「哼，瞧不出你的反應這樣快，身手一定不俗的了！」尙天德沉笑聲中，右手疾抓向小李的手腕。

小李手一翻，併掌急切向尙天德的手腕。

尙天德目中異芒一閃，沉喝道：「果然不簡單！」抓出的左手迅疾怪異地幌動了一下，不但避過了小李那一掌，也神奇地一把抓住小李的右腕脈。

小李臉色再變，半邊身子痠痳動彈不得。

就在尙天德與小李動手的刹那，張敞等四名手下已霍然站起來，身形一轉，各據一方戒備着，而酒樓上的客人若有什麼異動，也逃不過四人的目光。

尙天德一把扣住小李的手腕，微一用力，小李便痛得歪扯着一張臉，半邊身也弓了起來。

尙天德目中寒芒飛閃，沉喝道：「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下毒暗算我，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小李咬着牙，硬是不出聲。

「哼，瞧不出你的骨頭倒硬。」尙天德說着，右手拿起那碟醋溜黃魚，便要倒向小李的咀巴。

小李則拚命扭着頭，不讓那碟醋溜黃魚往咀裏倒，這情形，就是再蠢的人，也看出那碟黃魚有問題，否則，小李爲何死命不肯呢？

樓上的食客見發生了事情，莫不驚惶起來，紛紛起身會賬下樓。

但却有兩張桌上的五名客人不但沒有離去，還裝出瞧熱鬧的樣子，分守四邊的張敞等人立時喝道：「站住，有什麼好瞧的！」

朝着張敞走來的一名四十上下、作商人打扮的漢子笑道：「瞧瞧也不可以麼，你說那碟黃魚有毒，說不定是你們故意在此鬧事的手法，區區才不信一間開門做生意的酒樓，會故意坑害人，難道店家不怕官府封鋪拉人麼？」

這時，尙天德將那碟黃魚連口帶鼻，硬是倒進了小李的口鼻中，嗆得他連打幾個噴嚏，噴得一地都是，但也有不少吞下了肚子中。

尙天德拿着碟子的手一揚，就像頸側長了眼睛般，那只碟子「嗡」然飛向那名商人打扮的漢子頸胸部位，同時冷然道：「張敞，小心那人。」

喝聲未了，那只碟子已像飛鈸般旋飛斬向那人的頸胸上，那人眼色微變，哼了一聲，疾向旁一閃！

這一閃，就露了餡，原來他是個會家子。

張敞即時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已顧不了答話，閃避那只碟子要緊。

那知道尙天德擲出這只碟子時，却用了巧勁，從那人的頸側旋飛過的碟子「嘯」然一個轉折，倒旋回來，飛切向那人的後腦部位。

那人料不到尙天德的手法這樣巧妙，驚覺時，腦後銳風急襲，驚得他忍不住怪叫一聲，上身向前急俯！

張敞却乘機一刀斜斬向那人的腰側，那人這一俯前，無疑是將自己送向張敞斬出的刀鋒上！

那人避過了倒旋回來的飛撲，却再也無法避閃得了張敞那一刀，刀光乍閃中，血光飛濺，那人竟被攔腰斬爲兩截！

而張敞與其三名同伴，亦忽然先後發出一聲慘叫，仆跌在樓面上。

這一下變化，只是一刹那間的事，快得令人目不交睫，連尙天德那樣的高手，也看不出張敞四人是死在何種暗器之下，暗器又是從那一個人的身上發出的。

而這時，那名叫小李的伙計在吞下那碟醋溜黃魚之後，只不過眨眼間，便全身一軟，臉色黑中泛綠，雙眼一直，朝後便倒。

尙天德看得心頭驚懍不已，吸口氣，急鬆手退後一步，將插在背上的一雙只有四尺長的蛇矛拔在手中，目光掃視着分從四面圍攏過來的四人。

這時尙天德終於看清楚，張敞四人是死在一種歹毒暗器—！天蝎釘之下的！

因爲這時候張敞四人的身上，已泛起一種黑中泛綠的詭異之色，而江湖上稍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中了天蝎毒的人，身上便會泛起黑中泛綠的詭異之色。

那麼，剛才下在醋溜黃魚上的毒，亦是天蝎之毒了。

他吸了口氣，目光立刻落在正對着他逼攏過來的一名綠衣人臉上！

這個綠衣人年紀已有五十左右，一張臉却像透明般，白臉上的脈絡血管清晰可見，一雙眉毛稀疏得幾乎讓人以爲他是沒有眉毛的，一雙蛇眼也似的雙眼中，透射出冰冷的白光來，任是誰看到這樣的一張難看妖異的臉龐，都會全身泛起一股寒意的！

尙天德眞的全身泛起了一股寒氣。

因爲他已認出這人是誰。

這人就是外號天蝎子的陰毒！

陰毒乃是苗人，善採煉蝎毒，特別是一種產於荒蠻瘴毒之地的一種劇毒之物——天蝎子。據說，這種天蝎子不僅咬人立可致死，就算被其爪沾過，也會中毒死亡，是一種很難捕捉，也極爲罕見的絕毒之物，但陰毒却有辦法捉到這種天蝎子，將牠身上的毒液抽出來，加以煉製，成爲他的殺手鐗，故此，江湖中人便送了天蝎子這個外號給他！

而江湖上黑白兩道的人，對他都是敬而遠之的，因爲誰也不想喪命在天蝎毒之下。

× × ×

天蝎子陰毒那雙冰寒如蛇眼的目光定定地注在尙天德的臉上，臉上不帶一絲表情，燈光映在他那件綠衣上，泛起的綠光反映在那張透明般的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異，那些經絡血脈就像是蛛網般佈在他的臉龐上，隱隱有一層綠光透出來，連尙天德這種天不怕地不怕，連死也不怕的硬漢，在看到他那張臉龐之後，心頭一陣發慌。

「尙天德，你是怎樣看得出那碟醋溜黃魚已下了天蝎毒的？」陰毒直截了當地問。

尙天德雖然處在這種境地中，仍然一絲懼意也沒有，冷笑一聲，道：「我根本就不知道那碟醋溜黃魚有毒，不過，由於我看出了這個小李有問題，很自然地，我便懷疑他送上來的酒菜有問題，也幸好我細心，那碟黃魚果然是被下了絕毒之天蝎毒！」

「你是怎樣看出他有問題的？」陰毒不由問。

「他若只說阿榮回家服侍他生病的母親，我絕不會懷疑他的身份，千不該萬不該，他却說阿榮已出城回家，這就是漏洞！」尙天德嘲蔑地望了陰毒一眼，加重語氣道：「阿榮的家就在城內，他又怎會出城呢？」

陰毒這才恍然，隨之氣惱地道：「好一個該死的狗才，臨死也要騙咱們！」

尙天德一聽，這才明白到，阿榮自知必死，在這一點上故意向陰毒他們說了謊，好讓自己有所警覺，果然令到自己不致被毒死，心中一陣激動，不由道：「陰毒，現在你應該明白到，光是用暴力，未必能夠使一個人完全懾服於淫威下的！」

陰毒語聲怪怪地道：「不管怎樣，你今日也不可能活着走下天香樓！」

尙天德却不以爲然地道：「陰毒，你好大的口氣，雖然我落在你們的窟中，但別忘了，這裏可不是你們的地頭！你們已犯了兵家大忌——深入敵方重地，本堂的人手隨時會趕到來！」

「呵呵，尙天德，你無疑是個聰明人，不過，我也不笨，咱們若不是事先查清楚，這個時候正是貴堂晚膳的時候，這一帶除了你尙天德帶着四名手下例行巡視之外，再沒有貴堂的人手在這一帶，咱們又豈會笨到送羊入虎口，孤軍深入！」陰毒的話就像大鐵鎚般，鎚打在尙天德的心頭上！

陰毒說得沒有錯，在這個時間，這一帶除了他帶着業已死去的張敞四人巡視之外，其餘的都已返回堂中用膳，若是巴望有別的堂中弟子趕來，那無異是發夢，難怪陰毒等人胆敢以三五之衆，深入他們的地盤，向他展開襲擊了！

「嘿嘿，就算你們的人發覺到咱們侵入，趕到來時，你亦已活不了！」陰毒話未說完，手一揮。

其餘三名作各種裝束打扮，分三面圍住尙天德的漢子，刹時悶聲不响，各自掣出兵器，猛撲向尙天德。

尙天德刹時發出一聲長嘯，身形同時旋風般疾轉，手中四尺短蛇矛隨着身形的轉動，左揮右戮，幻出密痳痳的矛影。

「鏗鏘叮噹」聲中，使長刀與使三稜刺的兩名漢子身形如受撞擊般，翻退開去，使一條鋼鍊的漢子則慘叫一聲，身形倒飛出去，左脅下噴濺出一溜血雨，壓塌了一張桌子，重重地摔墮落地，挺了挺，便沒了動靜！

尙天德見一招就殺了對方一人，胆氣更壯，豪笑一聲：「陰毒，你怎麼自己不敢動手，却叫手下來送死！」

陰毒臉色變了一下，陰陰笑道：「尙天德，你急什麼，時候一到，我自會送你上路！」

兩人這說話間，那使刀與使三稜刺的傢伙又已不要命地撲殺上來，長刀斜斬向尙天德的下盤；三稜刺則化作一道閃閃的白光，疾刺向他的頸側大脈！

尙天德猛吸一口氣，左手蛇矛向下一點，叮一响，硬是將斜斬向雙腿的長刀點擊得反蕩出去，矛尖接一挑，疾戮向那漢子的心窩！

同時間，他根本就不閃不避刺向他頸側的三稜刺，右手蛇矛一劃，飛刺那傢伙的咽喉！

居然後發而先至！

逼得那傢伙悶哼一聲，不求傷敵，先求自保，霍地斜縱開去！

那名使長刀的傢伙亦被尙天德的左矛逼得仰翻倒掠出去！

尙天德不由發出一聲冷笑，不再理會那兩名漢子，疾撲向對面的陰毒！

陰毒居然站着，不閃不避。

驀然間，那兩名傢伙同時叱喝一聲，左右撲上，企圖截攔住尙天德，同時間左手陡揚，二蓬黑芒自左右罩射向尙天德全身！

尙天德一直都暗中留意着陰毒的動靜，提防他猝然發出暗器，却怎也想不到那兩個傢伙也會發射暗器，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大驚之下，雖然看不出射來的暗器是何形式，但從那黑黝黝的光芒看來，九成淬了毒，這眞是乖乖不得了，只要中上一枚，豈不是死定了？

是以，他撲前的身形猛地一窒，陡然間衝天拔起！

這一着，他是有兩個目的，一是閃避那些暗器──在那樣短的時間距離內，要完全將暗器撥開是不大可能的事，而他更不想冒險，身形拔起，是最好的閃避方法：二是他欲撞破瓦面，突破陰毒與他那兩名手下的合擊，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若是逞匹夫之勇，那可是最愚蠢的了！

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愚蠢的人。

那數十點烏芒以間髮之險，擦着他的靴底射了過去！

而他亦已一頭撞在瓦面上！

陰毒居然沒有騰身去追截，更沒有發射出他的秘煉絕毒暗器──天蝎釘，站在原地動也不動，臉上反而展露出一抹詭笑來。

他那兩名手下亦沒有騰身而起，反而疾退開去，臉上亦露出一抹淡笑來！

「啪啦！」一聲中，尙天德已一頭撞碎了瓦面，木瓦碎屑四射飛激中，上半身亦自那個破瓦洞穿了出去！

陡地，他猝然發出一聲慘烈的嚎叫聲，身形有如隕石般疾墜下來！

陰毒與那兩名手下一聽，同時露出興奮之色，俱長吐了口氣！

碎瓦破木塵屑紛墜中，尙天德的身形急墜而下，同時間，亦有一道閃光疾射向仰頭上望的陰毒！

陰毒顯然料不到在瓦面上猝然遭襲，天靈碎裂的尙天德，仍然能夠將手上的蛇矛脫手射出，吃驚之下，身形急閃開去，「刷」一下疾響，幸好他閃得快，那根蛇矛原本是射向他的胸口的，這時擦着他的臂膀射過，不但將他的衣袖擦破，鋒利的矛尖亦將他的衣袖擦破，更將他臂膀上一塊皮肉擦破，痛得忍不住吸了口涼氣！

「篤」一下急响，那枝蛇矛射入陰毒身後的地板上，矛身兀自顫幌不已，可見力道是如何强勁，若是射在陰毒的胸口上，怕不將他射了個對穿！

「砰砰！」一聲大响，尙天德的身形有如石頭般墜跌在樓板上，震得整座天香樓似乎顫動了一下，塵屑木瓦簌簌洒落。

尙天德果然天靈碎裂，紅白披流，躺在樓板上動也不動。

「颼」地一聲，緊接着從那個破瓦洞中飄落一條身形來，落地時拍拍手道：「陰兄，這一着果然奏功，一掌就將他擊斃了！」

這人邪裏邪氣的臉龐左頰生了一塊黑痣，其上長滿了寸許長的黑毛，江湖上臉頰上長這麼大一塊黑記的人，除了外號人稱黑臉獸魏元秀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了。

「魏兄，總算將他解決了！」陰毒吡牙直吸氣道：「嘿嘿，他一心只顧忌我的天蝎釘，發夢也料不到魏兄你早已伏在瓦面上窺伺着，他欲破瓦而出，魏兄那一掌他又怎提防閃避得了？」

魏元秀目光一閃道：「陰兄，此地不可久留，咱們還是趕快開溜吧，適才他發出的那一聲長嘯，說不定已驚動了金獅銀虎堂的人，若是遭遇上，那就糟了！」

陰毒臉色微變，疾聲道：「魏兄，還站着幹麼？」

說着他已轉身向梯口那面掠去。

魏元秀亦急不迭跟着掠去。

神功退煞星　有緣逢異人

金獅銀虎堂內，燈火通明。

堂中那兩張大交椅上，分別坐着身穿綉金獅及綉銀虎長衫的兩名中年人。

坐在右首交椅上，穿綉金獅長衫，正是金獅銀虎堂兩位堂主中的金獅霍丹！

坐在左首椅子上的，長衫上綉了銀虎的，自然是銀虎楚中樓！

金獅霍丹生就一張淡金臉龐，眉眼生威，配上那一圈繞腮的鬍髯，恍似一頭怒獅般！

銀虎却生得虎頭燕頷，繞嘴連頷生了一圈鋼針也似的短鬚，亦是威態稜稜，頗有幾分虎威。

金獅霍丹年約四十歲，銀虎楚中樓則只有三十六七，兩人這時正目露又驚又痛又怒之色，望着堂下擺着的一具屍體。

那具屍體正是尙天德！

在堂下兩邊，左三右四，站着七人，個個臉上俱露出悲憤之色，這七人，正是與尙天德身份相同，位列金獅銀虎堂十大高手中的七位。

長長地吸了口氣，銀虎頷下鋼鬚蝟張，一拳擂在椅子扶手上，怒聲道：「可恨！好可恨的黑龍帮，居然敢踩到咱們的頭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哥，小弟立刻率領堂中高手，殺入黑龍帮，將那翻天蛟斬爲數截，看他還能興風作浪！」

堂下七名高手一聽，俱皆目光閃閃，露出渴求之色。

金獅霍丹却好一會才長吐口氣，語聲極爲平靜地道：「二弟，稍安毋燥，這時候千萬衝動不得，否則，可能會中了對方激將之法，掉落他們早已佈置好的陷阱中，那時候，不但報不了天德之仇，只怕金獅銀虎堂也從此烟消雲散！」

銀虎楚中樓一聽，洩氣地道：「大哥，難道天德的仇就不報了，就這樣算了不成？咱們可不能被人笑作縮頭烏龜，這口氣，小弟無論如何也忍不下去！」

七名高手即時又躍躍欲動起來。

金獅目光一掃，平靜地道：「二弟，這個仇一定要報，只怕咱們甘心蟄伏，他們也不會放過咱們，本堂與黑龍帮如今已是勢成水火的局面，只有分出强弱之一途，問題是，就算要報復，也要謀定而後動，切不可亂來，如今咱們的實力不及對方，那就要好好計議一番，才採取行動，這樣才不致於有覆滅的危險！」

站在右首第二人這時開聲說道：「兩位堂主，屬下深覺大堂主所說極是，本堂在處於劣勢之下，實在極宜小心應付，否則，只怕像大堂主所說，本堂有覆滅的危險。」

這人乃是金獅銀虎堂十大高手中，排列第二位的方達，一向處事冷靜小心，頗得金獅銀虎兩位堂主器重。

銀虎悶哼一聲，擺擺手道：「大哥，這層道理及利害，小弟心中很明白，無奈就是無法忍得下這口氣，一怒，便什麼也不顧及了。」

金獅霍丹道：「二弟，你就是改不了火爆的性子，要知道，越是在這種情形，越是要心平氣和，那才不至於吃虧！」

語聲一頓，接對左首的黃衣漢子道：「啓漢，你將聞訊趕到天香樓的經過再說一遍。」

這黃衣漢子在金獅銀虎的十大高手中，排名第五，姑胡，名啓漢。

當下胡啓漢朝霍丹楚中樓微一欠身，說道：「屬下聞訊帶着十八名堂下弟子趕到天香樓時，據天香樓的那名伙計說，一個綠袍人與一名臉有黑痣的中年人帶着兩名漢子匆匆走了不到半盞茶時分，是朝大街北面那裏走。屬下當時便立刻想到，那可能是黑龍帮的人，當時由於心念尙兄弟的安危，不及帶人追下去，搶上樓上時，已看到……」將經過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尙兄弟與四名堂下弟子已慘死樓上，屬下見事態嚴重，不便自作主張，將尙兄弟五人的屍體帶回堂中，同時傳令加强警戒。」

「兩位堂主，除尙兄弟外，四名堂下弟兄都是死於天蝎毒，不用說，那綠袍人一定是天蝎子陰毒。」右首第一人臉色微變，脫口說出來。

這人乃是金獅銀虎堂十大高手中排名第一的羅烈。

其實，堂中各人早已知道這一點的了，但聞言之下，莫不動容。

金獅霍丹蹙眉道：「天蝎子一向都在苗疆一帶出沒作惡，甚少到中原，這一次，却加入了黑龍帮，憑翻天蛟凌放的身份，只配給他提鞋，莫非……這其中大有文章？」

銀虎楚中樓虎目一睜，粗聲道：「大哥是說──」

霍丹道：「我是說，翻天蛟可能只是一個傀儡，幕後可能有一位身份很高的人在主持一切，否則，憑凌放的身份，又怎能網羅得了像陰毒這種身份高他很多的高手？」

「大堂主說得有理。」方達接口道：「像那位臉頰上有塊黑記的中年漢子，應該就是江湖上人稱黑臉獸的魏元秀，這人的輩份起碼比凌放高了一輩，與陰毒的身份相等，單是這兩人，就不是凌放可以使喚得了的，這其中確是大有疑問，只怕還未露臉的，身份與陰毒魏元秀相等，或是稍高的人物，亦被網羅了，若是，本堂就岌岌可危，根本不可能與之抗衡了！」

「這樣說來，本堂豈不是難逃覆滅的命運？」站在右首第四人衝口而出。

這人在金獅銀虎堂十大高手中，排名第四，名魯明，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

他說了這句話，也自知冒失，連忙道：「兩位堂主，衆位兄弟，我……」

霍丹一擺手道：「魯明，你沒有說錯，這確是實情，若是黑龍帮大舉來犯，咱們眞的抵擋不了。」

銀虎不由吸口氣，詫異地道：「大哥，那他們爲何還按兵不動，只是偷偷摸摸下手？」

金獅沉吟道：「這一點，連我也想不通，或許，他們之所以不大舉來犯，有某一種原因也說不定！」

「嗯，也只有這個理由令到他們不大舉進犯了！」銀虎接問道：「那個老而不司空老怪，會不會就是他們實際上的首腦人物？」

「照說，憑司空不老的身份，足夠資格成爲實際上的首腦人物，不過，我却覺得，可能暗中還有一位身份輩份比司空不老還要高的厲害人物操縱一切！」金獅外表雖然生得威猛慓悍，其實，他是個有決斷力，心思細密靈活，很會動腦筋的人，要不，金獅銀虎堂又怎會在他的領導下，數年之間，實力大增，隱隱然凌駕於黑龍帮之上。

「大哥，那個司空老怪年紀已有七十九了，放眼當今武林，還有誰的身份輩份比他還高呢？」銀虎楚中樓驚訝地望着金獅。

金獅搖搖頭道：「這可說不定，二弟，你還記得武林中有一位外號叫不倒翁的前輩麼？」

銀虎想了一下，睜眼道：「大哥，你說的是祁萬載祁老前輩？」

金獅點點頭道：「不錯，他今年算起來，足有九十六歲，輩份起碼比司空不老高上一輩！」

「但……聽說他早已在二十年前失了踪跡。」銀虎道。

「二弟，失踪不等於死了。」霍丹道：「何況，祁老前輩一向閑雲野鶴，說不定只是隱於那一處名山大川，隨時還會出現的！」

「不過，像祁老前輩這種武林隱逸，不會在這種年紀才……」銀虎本來想說「興風作浪」的，但是一想不大妥，一時間又想不到恰當的字眼，只好吞吐着不說下去。

金獅却一看就猜到銀虎要說什麼，忙道：「二弟，祁老前輩怎會是那樣的人，我只不過拿他來說明一下，武林中不是有比司空不老輩份身份高的人物。」

銀虎不由抓抓大腿，道：「那麼，依大哥看來，武林中還有那一號人物高過司空不老，而又野心勃勃的？」

金獅聽了，皺着眉頭想了一下，搖搖頭道：「一時間，我想不到，不過，江湖上臥虎藏龍，再說，以咱倆的見聞，也未

必識盡天下的武林人物，故此，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銀虎又道：「咱們不說這個了，大哥，你眞的不知道那位異人的姓名？」

金獅苦笑道：「二弟，我若是知道，會不告訴你麼？」

銀虎忙道：「大哥，小弟不是那意思……」一頓接道：「那大哥是怎知道有那樣一位異人的？」

金獅雙眼遙望堂外天際，神往地道：「說起來，那是師傅那一年病危時，告訴我的，師傅只對我說，本堂若是遭遇到有危急之際，可在江州百里範圍內，找尋一位終日在醉鄉中，外表只有五十許，臉色青黃，喜穿灰黑長衣的風塵異人，那就災危立解，不過，師傅曾叮嚀我，非到萬不得已，生死存亡之際，不可驚動這位風塵異人；我也曾經問過師傅這位風塵異人的名諱，師傅却堅不肯說，只說若到那一日，有緣找到那位異人的話，自會知曉，我想再說什麼，師傅已閉上雙眼，我只好退了出去。」

銀虎抓抓大腿道：「師傅怎麼不告訴小弟？」

原來金獅銀虎乃是師兄弟。

金獅瞪眼道：「二弟，你忘記了麼？那時你正從瓜州趕回來，到你趕回來時，師傅已處於瀰留階段，師傅就是想告訴你，也不可能了！而且，告訴了我，不就等於告訴了你？」

銀虎惶愧地道：「大哥，是小弟說錯了，小弟該死！」

金獅擺擺手道：「二弟，只要你明白師傅對咱們沒有偏心就好。」

銀虎更加惶恐。「大哥，師傅對小弟恩重如山，就算師傅對小弟怎樣，小弟也絕無怨言！」

原來，金獅銀虎的師父是在六年前病亡，將金獅銀虎堂傳給這兩位弟子的，而金獅銀虎原先是叫金銀堂的，自兩人接掌堂主之位後，才遵照恩師的遺命，改稱爲金獅銀虎堂！

說起來，金獅霍丹與銀虎楚中樓皆是孤兒，自小就被當時的金銀堂主唐鐵楝收養，並收爲弟子，最後，更將一手創下的基業傳給兩人，正如銀虎楚中樓所說，唐鐵楝確是對兩人恩重如山！

而兩人自接掌金獅銀虎堂後，也能秉承唐鐵楝的遺志，以忠義爲本，不像黑龍帮那樣，幹的盡是見不得人的勾當，也幸好有他們這股力量牽制着黑龍帮，這十數年來，黑龍帮始終有所忌顧，不敢明目張胆在江州內胡作非爲！

×　×　×

金獅霍丹喟然道：「如今，本堂可說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我也是在數天前才省起師傅他老人家的這番話，在計無所出之下，只好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派出牛奔與秦起去找尋那位異人，希望他倆能夠找到。否則，憑黑龍帮現在的實力，本堂根本不能夠與之抗衡，遲早也要被黑龍帮踩平！」

銀虎楚中樓與方達等七八人聽了，一個個心頭沉重，但又在心中抱着一綫的希望。

銀虎楚中樓重重地吐了口氣，忽然道：「大哥，黑龍帮的人會不會爲了防止咱們出去找援手，派人到城外四處阻截秦起牛奔他們？」

「這一點我早就想到了。」金獅霍丹深以爲然地道：「我就是想到這一點，才不多派人手去找那位異人，以免引起黑龍帮的注意而嚴加阻截，那反而令到秦起牛奔兩人的處境更加危險，何況，師傅曾說過，找不找得到那位異人，要看機緣，那麼，又何必派那麼多人去找呢？」

銀虎聽得連連點頭。「大哥所說極是，先前我還担心秦起牛奔人單勢孤，萬一遇上黑龍帮的狗崽子攔截，便處境堪危了，如今聽了大哥這一番話，心頭也放下不少。」

「大堂主，雖說只派牛奔秦起兩位弟兄去找那位異人，不宜大張旗鼓，但依屬下看來，還是暗中派出一些人手加以接應的好，這樣，萬一牛、秦兩位弟兄發生什麼事故，也有個照應，未知兩位堂主意思怎樣？」方達微微欠身而說。

羅烈亦同時欠身說道：「屬下亦深以爲然。」

金獅銀虎兩人想了一下，又互望一眼，各自微微頷首，金獅霍丹開口道：「嗯，本座亦深覺很有道理，萬一秦起牛奔遭遇到不幸時，咱們也不致於懵然不知，徒自引頸翹望，這樣吧，本座就派羅烈你帶領魯明胡啓漢偷偷出城，火速接應牛奔秦起！」

羅烈與胡啓漢、魯明三人欠身抱拳一拱，齊聲道：「遵命！」

金獅揮揮手道：「兵貴神速，你三人火速出城找尋秦起牛奔吧。」

三人應了聲：「是！」退了出去。

銀虎楚中樓道：「大哥，咱們這方面也要重新部署一下，免得又被黑龍帮的龜兒子又再乘虛而入。」

金獅頷首道：「二弟說得對，確是要重新部署一番。」

接對留下來的五大高手，發出了一連串的命令。

×　×　×

黑龍帮內，這時候有一幫人亦在商議着什麼。

翻天蛟淩放依然高坐在大堂正中的帮主高位上，左右兩邊各坐着司空不老、陰毒，及魏元秀三人。

看淩放對三人那種又敬又畏的樣子，足以看出他雖然仍是帮主，不過，在權力方面，可能已旁落了。

而司空不老等三人皆是一副大剌剌的樣子，特別是司空不老，更是一副目空一切的樣子。

「司空前輩，咱們這一次公然闖進金獅銀虎堂的地頭殺了姓尙的小子，那隻病獅瘋虎一定大爲驚怒，依你老看，他們會不會採取報復的手段？」

司空不老還未答話，魏元秀已搶着道：「他們若是採取報復行動，不正好自動踩落咱們佈下的羅網中麼？那正好殺他娘的一個痛快！」

司空不老却不以爲然地道：「別一廂情願地往好處想，若是銀虎作主，這人生性暴燥，或許會中了咱們這條激將計，會不顧一切率衆殺過來。不過，可惜作主的是金獅，此人看來外貌粗豪，其實，却是個冷靜深思的人物，他可能已想到咱們那一着可能有陰謀，所以，依老夫看來他未必會上當！」

「司空老前輩不愧是老前輩，深諳知己知彼之道，那條病獅確如司空老前輩所說，是個頭腦精明，處事冷靜的人，他若是也像那條瘋虎那樣暴燥衝動，本帮早就將他們併吞了！」凌放說笑着朝司空不老恭維。

司空不老當然受用，只是魏元秀心中却不怎麼舒服了，狠狠地盯了凌放一眼。

凌放一眼看出魏元秀的臉色目光，知道一時間疏忽，得罪了這位心胸狹窄的煞星，心中暗道一聲不妙，忙轉對魏元秀陪笑道：「魏前輩能夠殺了那姓尙的小子，這對於金獅銀虎堂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令到他們胆寒魄喪！」

魏元秀聽了，臉上的神色才舒展了。

凌放看在眼內，不由暗中舒了口氣，同時又深有感觸地道：「早知處處要看別人的臉色來討好這幾人，自己反而落得就像矮了大半截般，什麼事也作不了主，眞悔恨引狼入室，就算能夠併吞得了金獅銀虎堂，只怕到時自己再也坐不成這把交椅了！」

想着，心中懊悔不已，但這時又怎敢有一絲一毫的不豫之色表露出來？

陰毒望着司空不老道：「司空前輩，憑咱們現在的實力人手，足以踩平金獅銀虎堂，爲何咱們却仍然按兵不動？這到底爲了什麼？」

司空不老遲疑了一下，才道：「陰老弟，剷平金獅銀虎堂那是易如反掌，既然這樣，何必急於一時？別忘了，咱們有最重要的一個目的，那就是要將那位酒瘋子引出來，否則，就算能夠將金獅銀虎堂剷平，也不能穩霸江州武林道的！」

天蝎子陰毒聽了，這才恍然道：「這是老人家的意思？」

司空不老道：「若不是爲了那位酒瘋子，老人家又怎會屈留在黑龍帮這種小地方？」

陰毒連聲道：「是極，是極，憑老人家的身份，就算是少林寺這種地方，亦放不下他老人家的大駕！」

看陰毒那種阿諛的樣子，不難猜到那位老人家的身份，大有來歷。

辦司空不老亦稱之爲老人家的人，當世之中，還想不起有誰受得起司空不老這種稱呼！

而這也證實了，金獅霍忠的猜測沒有錯，在背後，確實還有一個身份比司空不老還要高的人，在暗中主持。

「司空前輩，聽說老人家正在閉關練一種神功，未知功德圓滿否？」魏元秀插口道。

司空不老一副自得的樣子道：「據老人家對老夫說，大概還有五天左右，便大功告成了。」

一頓接轉對凌放道：「凌帮主，可有薩麼星的消息？」

凌放忙恭卑地道：「回司空老前輩，暫時還未有薩前輩的消息。」

「這樣說來，薩麼星一定是還未發現那酒瘋子的蹤跡了！」司空不老皺皺那兩道花斑斑的長眉。

「也即是說，金獅銀虎堂派去找尋酒瘋子的人，亦未找到酒瘋子的下落！」陰毒接道。

「這未嘗不是好事。」司空不老道：「老人家還有五日才大功告成，這時候若讓他們將酒瘋子找到，對咱們來說，可是大大的不利。」

陰毒、魏元秀、凌放三人點頭不迭，深覺有理。

×　×　×

秦起牛奔兩人這時候只有胡亂地找尋下去了。

因爲，兩人一路追下去，不但失去了那位灰黑長衣人以薩麼星的蹤影，更連處身在什麼地方，也弄不大清楚。

放眼望去，盡是起伏的荒野地，而這時已是暮色四合的時分，蒼茫間，兩人只好不辨東南西北，有路就走。

不知不覺間，天已全黑下來，而荒野就像無盡一樣，直到這時，他兩還未發現有燈火的人家。

牛奔摸摸肚子，道：「老秦，天已黑了，這樣走下去，就算走他八輩子，也不一定找得到那位異人，還是先找個地方歇歇，吃些東西再算。」

秦起望一眼黑黯一片的夜色，只好道：「唔，這主意不錯，只是，這附近茫茫一片，根本連一星燈火也看不到，到那裏去找地方歇脚，弄東西吃？」

牛奔聽了，呆了一呆，但隨即却道：「管他娘的，這樣站着也不是辦法，繼續走下去吧，總會找到人家的！」

秦起一想也是，於是說道：「那就走吧！」

這一走下去，兩人足足走了一個更次有多，才找到一戶人家。

兩人心中大喜，急不迭上前拍門。

一個中年漢子將門打開，看了一眼，有點驚疑地道：「兩位……」

牛奔已急不及待地道：「這位大哥，咱兩只顧趕路，不想却迷了路，一時間又找不到宿頭，無意間發現了這裏有燈火，不揣冒昧，意欲借宿一宵，不知是否肯方便一下？」

那漢子上下打量了兩人一眼，見兩人身上均帶着兵器，而又頭髮散亂，不覺心有所忌。遲疑着說道：「兩位，不是我不肯……」

「這位大哥，這小小意思，權充借宿之資如何？」秦起一聽便知道那漢子不大願意方便他倆，急忙將一錠足有三両重的碎銀塞在他的手中。

那漢子手上拿着那錠銀子，這可是天降橫財，就算是住店，一晚也用不了半両銀子，心中雖然對兩人有所顧忌，這時也對手上那錠銀子的魔力弄到不計利害了，忙語氣一改，道：「兩位快請進來，如不嫌地方狹窄簡陋，我是無任歡迎兩位留宿的。」

牛奔與秦起互望一眼，作了個會心的微笑，先後走進屋子中。

那漢子重新將門關上，請兩人在一條板欖上坐下來，望望兩人道：「兩位一定還未吃飯的了？」

牛奔早就餓得難以抵受，聞言忙道：

「咱倆找了半夜，才找到這裏，夜風倒是吃了不少，那來的飯吃？」

那漢子不禁莞爾笑道：「倒是我多此一問了，兩位忍耐一下，我這就去弄些吃的來。」

說着，往灶間走去。

此刻，兩人才有機會打量起屋內的情形來。

這間屋子確實很簡陋，只是用石塊樹皮搭起來的，只有一明一暗兩間，他倆坐着的這間明間只有一張粗木枱子，三條板櫈，牆壁上張掛着幾張獸皮及一張弓，一壺箭，牆壁的一角放了一柄鋼叉，就只有這些了，這亦說明了那漢子應該是個打獵的。

兩人放心不少，只是，肚子餓得更加難受。

終於，那漢子從灶間走出來了，手上捧着一個破木盤，盤內盛了三碟熱氣騰騰，香氣撲鼻的菜，令到兩人不自禁用力嗅吸了兩下，牛奔更脫口道：「好香！」

那漢子將木盤放在枱子上，抱歉地道：「兩位，荒野人家，沒有什麼好吃的，這是我在日間獵到的兩隻兔子，一隻山鷄，胡亂弄出來給兩位塡飽肚子，請兩位將就一下。」

牛奔已猛嚥口水，嚷嚷道：「好東西，這位大哥，太客氣了，我老牛好久未吃過野味了，想不到今晚又能嘗到，眞好口福！」

說着，也不用筷子，伸手抓了一隻兔腿，大口咬嚼起來。

秦起看得不禁笑罵道：「老牛，你就是改不了這種吃相！」

看得那漢子也笑了起來，對兩人也頓生好感。「兩位要不要喝兩杯？」

牛奔一聽，顧不了吞下塞滿一咀的兔肉，含糊地道：「有酒？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秦起想說什麼，但却給牛奔暗中踢了一脚，只好將咀巴閉起來。

那漢子笑笑，轉身行入裏間，很快便走出來，手上提着一瓶酒，笑對兩人道：「這是我上次到離此十多里外的墟集上買回來的，本來想留到中秋才喝的，兩位如不嫌酒劣，就喝了它吧。」

牛奔急急將一口肉吞下，伸手道：「如此眞是多謝了，所謂盛情難却，我老牛又怎會嫌三道四呢？」

接將漢子遞過來的酒瓶瓶塞拔出來，也顧不了倒在碗內，舉起來往咀裏就倒。

「好酒！」牛奔「骨都骨嘟」喝了一兩口，才遞給秦起。

秦起接過，倒了半碗，却對那漢子道：「這位大哥，若不嫌咱倆粗魯，何不也喝兩杯，過癮過癮？」

那漢子倒也豪爽，笑道：「難得遇上兩位這般豪爽，嗅到酒香，我肚內的酒虫已攪動不已，好，咱們就痛痛快快地喝它兩杯。」

說完自到灶間拿了一個粗瓷碗來，倒了半碗酒。

秦起立時舉碗道：「這位大哥，我先敬你！」

說完喝了一大口。

那漢子亦喝了一大口。

就這樣，三個人吃喝起來，倒也意氣相投。

酒盡肚飽之後，三人摸摸肚子，不自禁相顧一笑。

秦起也才省起，喝了一晚的酒，還未知道那漢子的姓名，忙含笑道：「這位大哥，還未請敎如何稱呼？」

那漢子失笑道：「我叫孟龍，請敎兩位……」

「我叫牛奔！」牛奔已搶着說。

秦起也自報姓名：「我叫秦起！」

孟龍朝兩人抱拳道：「原來是秦兄牛兄兩位。」

兩人亦抱拳說道：「孟兄，咱們打攪了！」

孟龍豪笑道：「兩位兄台這樣說，就太客氣了。」

秦起心頭一動，笑對孟龍道：「孟兄，這附近十數里內皆無人家，孟兄一個住在這種地方，不嫌孤寂麼？」

孟龍道：「不怕兩位兄台見笑，我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姊妹，更身無恆產，也不懂別的謀生途徑，只會打獵，無奈之下，便只好獨居於此，以打獵爲生，要不，總不成餓死街頭！」

「孟兄，倒是我失言了。」秦起致歉道，「請問一下，你日間就在這附近打獵的麼？」

孟龍點點頭道：「就在這三數十里範圍內。」

秦起道：「那麼，請問一聲，孟兄在入黑之前，可曾見到什麼人？」

孟龍目光閃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倒不大留意。」

接恍然道：「哦，兩位敢情是出來找人的麼？」

牛奔心直口快，已搶着回答道：「不錯。」

孟龍好奇地道：「未知兩位要找的是什麼人？」

牛奔又口快快地搶着道：「實不相瞞，咱們要找的人，咱們也不知他的姓名稱呼。」

孟龍更加好奇。「兩位連他的姓名也不知道，那如何去找？」

秦起本不想說那樣多，正所謂知人口臉不知心，何況，這只是萍水相逢，有謂：逢人但說三分話，小心一點總是好的，但又覺得眼前這位孟龍不像是一位心懷叵測之人，於是只好道：「咱倆雖不知那位高人的姓名，不過却知道他的臉貌特徵，所以，若是見到他，也能認得出來的。」

孟龍聽了這才恍然道：「哦，原來如此。」

接又問道：「兩位兄台可否將要找的那人的相貌描述一下，或許我見過也說不定？」

兩人一聽，心中大是高興，牛奔已搶着道：「這有何不可。」接將要找的那位異人的樣貌特徵對孟龍說了一遍。

孟龍聽着，神色間起了極之輕微的變化，可惜由於屋內燈光昏暗，兩人又沒有太過留意的神色變化，所以沒有發覺到。

「孟兄，不知你見過這麼樣的一位人物否？」秦起不抱多大希望地道。

孟龍搖搖頭道：「很抱歉，我從未見

過這麼樣的一個人。」

說時，目光閃了兩人一眼。

兩人不禁露出失望之色，牛奔喃喃道：「今日午間在那間酒寮內暗中出手解救了咱們的那位灰黑長衫人，很可能就是咱倆要找的那位異人，可惜咱倆的輕功實在太差勁了，竟然追失了，再要遇上他，只怕沒有那樣好的運氣了。」

秦起亦有點着急地道：「唉，這可是刻不容緩的事，只不知咱倆出來之後，堂中是否有什麼事故發生了。」

孟龍聽着兩人的說話，目光閃動不定，最後，忍不住道：「兩位兄台，未知可否對小弟說一下，急於要找到那人，爲了什麼事故？」

牛奔張口想說，秦起却輕輕一肘撞在他的脅下，他立時醒覺過來，吶吶着道：「孟兄，這……這……」

孟龍看在眼內，笑笑道：「兩位兄台若有不便之處，就算我沒有說過。」

兩人臉上一熱，牛奔忍不住道：「老秦，咱們素來不幹虧心事，正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何況，看孟兄的樣子也不像是……那種人，說出來又何懼？」

秦起想了想，點頭道：「老牛，你說得對。」

接轉對孟龍道：「孟兄，事情是這樣的，咱倆都是江州城內金獅銀虎堂的人，本來，敝堂與黑龍帮一向楚河漢界，互不相犯，但在一個月前，黑龍帮却忽然向敝堂接連挑衅生事，近十天來，更以卑劣的手段，襲擊敝堂的弟子，而據敝堂探查所得，原來黑龍帮不知怎的，竟請得動像老而不司空不老那種在江湖上不論身位及輩份，皆可稱數一數二的邪門人物，有跡象似要對敝堂大舉進攻，併吞敝堂之勢，敝堂兩位堂主有鑑於情勢危急，故此才派遣咱倆出來，到四處找尋那位異人。」

孟龍聽了，不由悚然動容道：「如此說來，貴堂確是危如累卵，隨時有被那什麼黑龍帮覆滅的可能，我也很替貴堂担心，只是，那位異人一定可以替貴堂解除覆滅之厄麼？」

秦起牛奔相望一眼，茫然道：「這一點，咱倆就不大清楚了，只是，敝堂兩位堂主在這種情勢之下，派咱倆出來找尋那位異人，相信一定有其道理的。」

孟龍忽然道：「兩位兄台既然說那位高人是一名常在醉鄉中的劉伶，那何不到附近的酒肆茶樓看一下，或許可以找到那位高人也說不定。」

秦起牛奔同聲道：「孟兄，咱倆亦是有此想法，而且也專在賣酒的地方去找，午間在路邊那間酒寮中暗中解救了咱倆的那位高人，好可能就是咱倆要找的人，可惜，咱倆輕功低劣，追丟了，眞是失諸交臂！」

牛奔希冀地道：「老秦，但願咱們明天就可以找到那位異人，那樣可就上上大吉了！」

孟龍亦安慰兩人道：「兩位兄台，自古以來邪不勝正。說不定兩位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位高人也說不定。」

「但願如此。」秦起禱告般道：「則敝堂幸甚，武林幸甚！」

也就在秦起語聲剛落的刹那，門外有人怪聲怪氣地笑道：「咦啊嘿，什麼幸甚幸甚的，統統他媽的不幸，某家雖然追不上那個老烏龜，但却又找到你兩個，這是你兩個的不幸！」

秦起與牛奔一聽，臉色驟變，心頭亦「砰」地劇跳了一下。

孟龍却神色不變，喝道：「門外的是什麼人？半夜三更的，盡說鬼話嚇人？」

秦起想伸手阻止孟龍說下去，以免他惹上門外那位煞星，却已不及，他只好好意地道：「孟兄，外面那人乃是一名心狠手辣的煞星，孟兄你千萬別惹上他，他是衝着咱倆人來的，你快從後面溜吧。」

孟龍却搖搖頭道：「秦兄此言差矣，兩位如今是在我的蝸居中，也就算是我的客人，我怎可以丟下客人不管，自己一走了之？」

牛奔亦着急地道：「孟兄，這時候還拘泥這些幹麼？說實話，咱倆也不是門外那人的敵手，你還是快走吧，免得因了咱倆而連累上了你！」

孟龍正想說什麼，却被「嘭」然一聲大响，木門飛濺四射中，那扇單薄的大門破裂倒塌，一人就在木屑飛濺中，大步走了進來！

× × ×

牛奔與秦起同時一閃身，已擋在孟龍的身前，同時喝道：「薩麼星，你待要怎的？」

燈火搖曳中，將大門劈碎，大步走進來的，正是黃眉綠眼陰陽臉薩麼星！

秦起牛奔雖則早就見過他的樣貌，但此刻在搖曳昏黯的燈光下，那張黃眉綠眼，左白右黑的臉龐，顯得份外妖異可怖，就像是從地獄中走上來的鬼怪妖魅，兩人一眼看到他時，仍然忍不住打從心底裏冒起一股寒氣。

薩麼星雙目中綠光有如墳地夜間的鬼火般閃爍不定，陰陽怪氣道：「嘿嘿，某家還以爲兩位早已逃回金獅銀虎堂躲了起來，却不想兩位仍然胆敢在這附近亂逛，嗯，看樣子兩位已酒足飯飽了，那好，某家就送兩位上路吧！」

說時煞氣騰騰地逼前一步。

秦起牛奔這時不知怎的，還了無所懼，牛奔挺挺胸膛，大聲道：「薩麼星，你這番話只可以拿來嚇三歲小孩，咱金獅銀虎堂的人都是硬漢，豈懼你這個邪魔外道的狗雜種！」

薩麼星一生人最忌人當面稱他爲雜種或是狗雜種，磨着牙齒，眼中閃着綠幽幽的光芒，厲聲道：「某家若不將你挫骨揚灰，難消心頭之怒！」

說着右掌一豎，作勢欲劈。

秦起與牛奔心頭一緊，立時亦運起全身功勁，準備硬接薩麼星的一掌。

忽然間，孟龍不知怎的，竟從兩人之間的臂縫間鑽了出來，雙手亂搖道：「使不得，這裏是我的地方，你怎可以在我的地方動手殺人？」

薩麼星目光一閃，落在孟龍的身上，打量着，陰聲怪氣地道：「你是誰？」

孟龍正經地道：「你這人好野蠻，破門闖進我的家中，却來問我是誰？眞是放屁！」

薩麼星被孟龍這番話激得頭頂冒烟，

他自出道以來，還未有人胆取這樣對他說話，心中殺機陡湧，却怪笑道：「好像伙，好胆量，敢這樣對某家說話的，這世上你還是第一人，某家再清楚問一次，你是什麼人？」

秦起牛奔見孟龍挺身而出，頂撞薩麼星，不禁都替他担心，牛奔一扯孟龍的衣袖，悄聲道：「孟兄，快走吧……」

孟龍却故意裝作聽不到，大聲道：「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傢伙聽着，我就是這間屋子的主人，姓孟，名龍！」

秦起不等他說完，便想將他扯到身後，那知却扯不動，而薩麼星已陰笑冷冷地道：「好個不知死活的傢伙，某家就先將你送回老家，才送他兩個上路！」

說着，抬起的手掌一擰，掌心朝外，就要劈向孟龍！

秦起一見大急，暴喝一聲：「薩麼星，虧你還是道上成名的人物，也好意思動手殺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你要動手，只管朝咱們倆發招！」

身形一閃，硬是擋在孟龍身前。

薩麼星欲劈的手一窒，綠芒閃閃地厲聲道：「某家管他是什麼人，他胆敢冒犯某家，管他是老子娘親，也一樣照殺！」

「咄，你簡直不是人，連親娘老子也敢殺，怪不得你一點人樣也沒有，你準是母狗生的！」孟龍不知怎的一鑽，又從秦起的身後鑽了出來，望着薩麼星連聲冷笑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薩麼星怪吼一聲，一掌劈向孟龍！

這一掌，他施展的是至剛至猛的剛陽功勁，而且在忿怒之下，用上了七成功力，滿以為可以將眼前這個毫不起眼，黑黑實實的獵戶一掌劈得倒斃當場！

秦起牛奔一見薩麼星劈掌，知道利害，兩人幾乎是同時驚叫一聲，左右齊上，欲擋在孟龍的身前拚死發掌硬擋，那知不知怎的，孟龍竟然搶前一步，笨手笨脚地一拳直擊向薩麼星的掌心！

兩人忍不住再發出一聲驚叫，簡直有不忍卒睹之悲惻，一時間呆住了。

——在他倆的想像中，孟龍這位獵戶又怎接得下薩麼星的這一掌，那簡直是以卵擊石！

就連薩麼星也在心中獰笑不巳。

「啪」一响，拳掌相擊。

可是，奇怪的事情也就在這刹那間發生了。

但見薩麼星那只右掌就像被一塊燒紅了的鐵烙了一下般，整條手臂劇抖了一下，縮掌不迭，驚叫連聲，身形疾退了一大步！

而孟龍只是發出一聲悶哼，也退了一步！

這情景，瞧呆了秦起牛奔兩人，兩人瞪大一雙眼，臉上滿是驚異之色，不相信眼前看到的是眞的！

但事實擺在眼前，不由他倆不相信。

牛奔首先回過神來，驚喜萬分地叫道：「孟兄，原來你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我老牛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秦起亦眨眨眼，叫道：「孟兄，咱倆實在慚愧。」

孟龍却吸口氣，笑笑道：「兩位兄台別捧我了，快帮我將這人鬼不像的傢伙打走！」

兩人轟應一聲，左右閃上，成鼎角之勢，準備合擊薩麼星！

薩麼星的臉上神色驚疑不定，目中的綠芒亦閃爍不定，好一會，才陰厲地道：「好傢伙，某家走眼了，原來還是位扎手貨色，怪不得敢對某家這樣無禮了，哼！某家倒要看看你還有何本領！」

說着猛吸一口氣，雙掌一握，臉上白的更白，黑的更黑，而目中的綠芒亦大盛，整個人在那刹那變得更加妖異，身上湧出如濤的殺氣來！

「兩位兄台小心了！」孟龍一聲輕喝，接亦長吸一口氣，整個人在那刹那彷彿變得清朗起來。

牛奔秦起兩人却抵受不了從薩麼星身上狂湧出來的煞氣，各自閃側了一步，運勁於臂，隨時準備動手！

陡地，薩麼星雙掌一擊，發出啪的一下脆响，接一掌猛擊向孟龍的左胸脅！

孟龍這一次沒有出拳與之硬拚，只是將身一側，閃了開去，反手掌拍向薩麼星的左腰。

同時間，薩麼星沒有忘記，左右還有牛奔秦起兩人，在掌一揮，弧形向牛奔的左頸側斬去！

牛奔知道厲害，不敢與之硬拚，身形一旋，旋了開去，一拳猛擊向對方的鳩尾穴！

秦起自然亦不會只看不動，脚下一滑，雙拳分擊向薩麼星的雙膝！

薩麼星厲喝一聲，身形怪異地扭曲了一下，居然閃避過孟龍牛奔的拳掌，同時間右臂急劃兩下，截擊向秦起的雙臂！

秦起領教過薩麼星的怪異功力，自然不敢再領教，雙臂急收的同時，右脚疾掃向對方的足踝！

同時間，孟龍拳掌飛閃，向薩麼星攻了九拳十二掌！

而牛奔也不慢，身形一轉，掌雙閃電般劈向薩麼星的後腦及頸背！

薩麼星怪吼一聲，雙脚一頓的刹那，身形有如陀螺般疾旋，雙掌電閃般揮出，但聽「劈劈啪啪」一陣脆响，孟龍身形被撞退開來，而牛奔的身形更是直飛出去，「蓬」然一聲，撞在一堵牆上，震得整間屋子劇幌了一下，差一點沒有塌下來。

而薩麼星的身形亦斜翻出去，落地時一連蹌了兩步，才穩住身形。

原來薩麼星在旋身揮掌的刹那，已一口氣接下了孟龍的九拳十二掌，一陰一陽兩股勁道在孟龍的雙掌上一撞一收，令到孟龍體內的功勁一窒一瀉，心中驚懔之下，急收氣勁，於是便被薩麼星那種剛陽之勁震得撞了出去！

兩人四掌相交，本是一刹那的事，而薩麼星確實了得，在將孟龍震開的刹那，仍然能夠挺身出掌，接下牛奔的雙掌！

這一次，他雙掌同時運上了陽勁，試問，憑牛奔的修爲，又怎抵受得了？四掌甫一接實，牛奔便感受到兩股剛猛無儔的力道撞出過來，雙脚如何立足得牢？整個人身不由主，被震飛出去，五臟六腑就像離了位般，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來！

也就在這刹那，薩麼星亦發出一聲怪

厲的痛叫，接着，是秦起的叫聲，向左側翻跌出去！

原來，秦起在雙掌擊空的一刹那，心頭突地一動，悄沒聲地拔出他的鴨舌刺來，而那刹那，薩麼星巳接連將孟龍牛奔兩人震退開去，他自己亦斜翻落地，蹌了兩步才站穩，秦起正是在那刹間，身形一標而前，鴨舌刺向前一送，急搠向薩麼星的小腹！

薩麼星驚覺時，刺尖巳堪堪觸上他的小腹，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百忙中，巳來不及閃退及封拒，只好將身形偏側。

鴨舌刺鋒利的邊鋒便在他的腰股側面，割裂出一道血口來！

而秦起亦被薩麼星驟出的一掌劈在左肩膀上，被震翻出去，掙扎着站了起來，不過，却一臉痛苦之色，右臂垂着，顯然，他挨了薩麼星那一掌，臂膀上傷得不輕，只不知臂骨是否有被擊裂了。

薩麼星這時變得比妖魔鬼怪還要兇暴可怕，也不理會腰側上的傷口在流血，猛吸一口氣，偏身急幌，猛撲向秦起。

秦起由於負傷，身法自然不大靈便，這刹那更避無可避，大驚之下，居然不閃不避，身形一偏，上身一探，左手鴨舌刺（他早巳將鴨舌刺交到左手）筆直向薩麼星的心窩要害！

孟龍一眼瞥到，心頭一懍，疾搶撲上去，拳掌兼施，攻向薩麼星的右脅及頸側大脈！

薩麼星本來可以一掌將秦起劈飛出去，但在那刹那，也勢必被秦起那兇猛的一擊刺中心窩，雖不至死，但也必然受傷，這可是劃不來的買賣，他沒有忘了還有一個看來毫不起眼，但却是勁敵的孟龍，若是在受傷的情形下，必然給孟龍有可乘之機，是以，他在那刹間心念一轉，拍出的雙掌猝然一翻一合，硬是將那柄刺到他胸前不到三寸的鴨舌刺夾在掌中，手上一運動，硬是將秦起的身形扯得疾撞向堪堪撲到的孟龍！

孟龍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陡地翻躍起來，秦起的身形便一閃自他身下撞過，而他亦臨空一掌拍向薩麼星的頭頂！

薩麼星見孟龍反應這樣快捷，夾着刺身的雙掌一鬆，怪喝一聲，身形急挫，左掌陡地筆直地向上擊去，迎向孟龍的那一掌。

而秦起的身形由於薩麼星猝然鬆開夾着的鴨舌刺，力道驟失之下，身形陡地斜跌出去，恰好撞上了强自提氣縱撲上來的牛奔！

秦起是身不由己，牛奔由於心急秦起的處境，欲想解救，故此拚出了全身的功勁往前躍撲，兩下裏這一撞上，誰也閃避不了，重重地撞在一起，兩人立時像滾地葫蘆般滾跌出去！

而孟龍凌空擊下的那一掌，在雙掌擊實的刹那，陡地化掌爲拳，食中二指併伸，點擊落薩麼星的掌心上！

薩麼星雖則瞥到，但却不明孟龍爲何化掌爲指，驚疑之下，指掌巳擊在一起！

薩麼星立時臉色一變，渾身抖顫了一下，同時間身形倒翻，脚下一蹬，就像箭矢般，平飛激射出去，「蓬」然一下大响聲中，硬是將靠門的那堵牆壁撞穿一個大洞，倒射出去！

孟龍却沒有加以追截，身形飄墜落地，却脚步不穩，搖幌了兩下，勉强穩住身形，胸膛却起伏不定，臉色亦變得蒼白一片，顯然，他適才雖然嚇走了薩麼星，不過，他自己亦元氣大傷了。

× × ×

說起來，也幸好薩麼星匆匆遁走，顯然他亦受創不輕，否則，若是留下來，就不知是怎樣的結局了。

秦起與牛奔見孟龍居然將薩麼星打跑了，孟龍只是一名不見經傳的獵戶，而薩麼星則是成名多年的煞星，却居然將對方打跑了，這豈非是咄咄怪事，心中眞是驚喜詫訝莫名，兩人雖則被撞得吐了口血，內腑受傷不輕，還是掙扎着站起來，互相扶持着，走到孟龍的身邊，敬佩歡喜地道：「孟兄，你眞有本事，居然將那煞星打跑了，眞是想不到，你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孟龍喘息了幾口氣，才苦笑着道：「兩位兄台過奬了，其實，薩麼星不是給我打跑的，他是驚疑之下，摸不透我的底，而自己溜走的。」

秦起牛奔這時發現了孟龍那一片蒼白的臉色，及虛弱的神態，忙驚聲問道：「孟兄，你怎麼了？」

孟龍重重地喘了口氣，道：「沒有什麼，只是傷了元氣，調息一會就沒有什麼了，倒是兩位的傷勢怎樣了？」

牛奔嗆咳了一聲，硬裝着沒有什麼地道：「孟兄，咱兩只是受了點傷，還挺得住的！」

孟龍却心知兩人受傷不輕，忙道：「兩位不用瞞我了，我知道兩位受了很重的內傷，我這裏有一瓶丹丸，乃是專療內傷的聖藥，兩位吃下去之後，立刻調息一下吧。」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來，倒出了六顆只有綠豆般大小的丹丸出來，各自給了秦起牛奔每人兩顆，他自己也吞了兩顆！

秦起牛奔立即將那兩顆丹丸吞下了肚中。

孟龍說得沒有錯，那確是療內傷的妙藥，兩人將丹丸吞下，立覺一股熱流直透丹田，接向四肢百骸擴散開去，只感到通體舒泰，胸口那股鬱悶之氣立消，翻湧不定的氣息平復下來，兩人不由脫口道：「孟兄，確是妙藥！」

孟龍深深地吸了口氣，呼吸了幾下，臉上立時回復血色，笑笑道：「兩位兄台快坐下來，運氣調息一番，這對你兩人大有好處。」

兩人却不忙着坐下來，秦起關切地道：「孟兄你呢？你也受傷不輕，還是你先坐下來調息一下吧。」

孟龍却搖搖頭，道：「兩位，那薩麼星是個多疑的人，他適才不過是被我的玉清紫氣功力嚇退吧了，他在驚定之後，一定會心有不甘，潛回來窺察一下我的動靜，若是被他窺察到我在運氣調息，憑他的見識，一定猜到我是受了內傷或是元氣大傷，則他必然會向咱們下手，那時，咱們的情形就不妙了，若是他看到我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心有餘悸之下，又摸不清我

的底，那他一定不敢輕擧妄動，故此，兩位別推讓了，快坐下來調息一番，我爲兩位護法。」

秦起牛奔兩人聽了，感激不已，亦深以爲然，遂不再多說什麼，坐下來，運氣調息起來。

孟龍亦裝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爲兩人守護着。

×　×　×

孟龍的猜測果然沒有錯，就在秦起牛奔兩人運息不久，薩麼星眞的偷偷潛返這間業已破損的陋舍來，從一處壁縫中，偷偷從內窺探。

而事實上，他受的傷不重，先前他被孟龍的玉清紫氣神功所傷，只是感到掌心被點中的地方有如中了一枚火針般，掌心炙痛的刹那，同時感覺到有一道炙熱的氣流循經脈流竄，刹時間整條手臂炙痛痳痺，嚇得他胆顫心驚，以爲着了道兒，當下不及多想，溜爲上策，才破壁遁走。

及至他遁掠出十數里後，見孟龍沒有追來，一顆心才定下來，雖然那條右臂仍然隱隱作痛，但他却發覺沒有被廢了，於是乎忙找了處隱蔽的地方，運起九轉陰陽神功，調息了一會，右臂的炙痛隨之消除，於是乎他便心有不甘起來，同時，他亦思忖：「那叫孟龍的漢子在傷了我後，却不乘勢追截，莫非他亦受了內傷或是作孤注一擲而元氣大傷，所以才不追下來？所謂乘勝追擊，這是三歲小孩也懂的道理，嗯，某家倒要偷偷潛回去窺察一下了，若如某家所料，那正好趁機下手將那三個傢伙擊殺，以消某家的心中之恨！」

於是，他便偷偷潛返，窺探起來。

及至看到屋內的孟龍氣定神閑地挺立在秦起牛奔兩人的身後，一雙神光內蘊的眼眸閃閃有光，絲毫不像是受了損傷的樣子，心中不由驚疑不定起來。

說實在的，他對眼前的孟龍確實估不透，這個看來毫不起眼的傢伙，居然有那樣精深的功力，以及那種比他的九轉陰陽神功還要玄妙的內家功勁，確是令他心有餘悸，拿不定主意是再猝然出手，還是悄然退走的好。

後來，他想想，自己找出了答案，心中暗忖道：「看來，他之所以不乘勢追截某家，乃是由於那兩個傢伙的關係，看樣子那兩個傢伙受的內傷不輕，他爲了照看那兩個傢伙，才沒有追截某家！」

想到這裏，他已拿定了主意，還是暫避鋒銳的好，恰好這時孟龍的目光望向他那邊，他在壁縫中看得一驚，急忙一閃身，悄然遁掠而去。

其實，那是他作賊心虛，孟龍根本就看不到他匿在外面！

孟龍的身子也就在這時搖幌了一下，幸好，薩麼星早那麼一點點走了，否則，他一定會出手襲擊孟龍三人！

孟龍吸口長氣，身形才穩定下來。

看來，他支持不了多久。

秦起牛奔這時却睜開眼來，並且站了起來——那是說兩個人調息完了。

孟龍一見，不禁噓了一口大氣，身形接一幌，差點跌倒在地。

秦起牛奔兩人手急眼快，左右伸手扶住了孟龍，同時急聲道：「孟兄，快坐下調息。」

孟龍這時實在支持不住了，也不再說什麼，立時跌坐於地，運起獨門內家眞氣，調息起來！

秦起牛奔兩人分左右一站，替孟龍護法！

×　×　×

「孟兄，你說的玉清紫氣神功，確實玄妙，到底那是屬於何門何派的內家神功？請恕我老牛孤陋寡聞，識淺技劣，還未聽聞過有這種玄奇的內家神功。」牛奔好奇地邊走邊望着孟龍。

孟龍這時候已元氣復原，顯得氣清神朗，聞言抱歉地笑笑道：「牛兄，實不相瞞，連我也不知道那是何門何派的內家神功，師傅傳給我時，只對我說，那是玉清紫氣功，乃是一種最上乘的內家功力，我修練了二十多年，也只及師傅的十分二三，昨晚我若是有師傅的五成功力，薩麼星那條右臂就被廢了，而我也不至因爲强提功力，而元氣大傷了！」

兩人聽得心頭震駭不已，試想想，孟龍的功力只及他師傅的十之二三，便能與薩麼星這樣厲害的煞星相抗，那麼，他的師傅豈不是驚世駭俗不成？

秦起不禁好奇地問：「孟兄，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孟龍一聽，神色變得有點古怪，繼之爲難地歉然道：「實在對不起得很，家師是位遁跡於塵世的人，不欲以名諱示人，以免惹來無謂的煩惱，故此，曾嚴囑我不得將他的名諱對任何人說，我又怎敢有違師命？兩位務請原諒則個。」

秦起忙道：「孟兄快別這樣說，旣是令師嚴令，那就當我沒有問過吧。」

牛奔有意改變話題：「孟兄，咱們現在到那裏去？」

原來，孟龍已棄了那間破損的陋屋，與秦起牛奔一同去找尋那位異人。

孟龍笑笑道：「兩位說的那位高人旣然是個無酒不歡的劉伶，那自然是到有酒賣的地方去碰碰運氣了。」

牛奔一拍大腿道：「我老牛就是蠢鈍，這也想不到。」

秦起亦道：「老牛，你若是聰明，說不定就不是現在這樣可愛了。」

牛奔「呸」地吐了口唾沫，笑罵道：「老秦，我老牛又不是大閨女小媳婦，說什麼可愛不可愛的，也不怕肉麻？」

說得秦起與孟龍忍不住笑了起來。

而他自己亦笑了。

這樣談談說說，倒也不覺悶，不知不覺間，六人已走到一個鎭集前。

有鎭集，自然有賣酒的地方，三人很自然地向鎭集上走去。

鎭集上果然有一家頗大的酒家，亦有一間只賣酒的小酒舖。

依牛奔的意思，自然是到那家酒家去看一下，順便喝兩杯，塡飽肚子，那知道孟龍却直向那間小酒舖走去。

秦起也覺得奇怪，正想開聲詢問，牛奔已搶先道：「孟兄，爲何不到那家酒家去？却往那間小酒舖去了？」

孟龍停下脚步，說出他的道理來。「兩位兄台，依兩位之見，一定以爲那位高人多半會在那家酒家內，是不是？」

牛奔忙道：「酒家地方大，人多，那位高人要喝酒，自然在那種地方喝了，愛喝酒的人，總是喜歡熱鬧的地方的。」

秦起同意地點點頭。

孟龍都不以爲然地道：「兩位，對於那些平凡世俗之人，那確是喜歡到熱鬧的地方去喝酒，但是，別忘了兩位要找的高人不是世俗之人，那就有可能不會隨波逐流，再說，酒家賣的酒未必是好酒，但酒舖賣的酒却肯定有佳釀，否則，也就不是專賣酒的店舖了，而那位高人旣然是位無酒不歡的劉伶，那一定是位很會喝酒的人了，請問，那樣的一位高人，會去酒家喝酒，還是去酒舖？」

兩人聽了孟龍這番話，想想，不約而同道：「孟兄說得有理，換轉是我，也會到酒舖去喝。」

孟龍一笑道：「那麼，還站着幹麼？還不快去那間酒舖？」

兩人忙擧步向那間酒舖走去。

全軍困險境　救星挽狂瀾

那間酒舖其實很大，只是被各種各樣的酒罈佔去了大半地方，所以，只有小半邊舖面做生意，擺放了三幾張桌子。

這種專門賣酒的地方，其實也有下酒物賣的，不過，大多是獨沽一味——酥炸花生。對於眞正的酒徒來說，那是最美味的下酒物了。

秦起牛奔孟龍三人，走進那間酒舖時，酒舖內正有五七個酒徒在喝着酒。

三人從那些酒客的身上一瞄，看不到他們要找的人，不禁有點失望起來，牛奔脚步一轉，就要走出去。

孟龍一把拉住了他。「牛兄，你到那裏？」

牛奔直說道：「這裏旣然沒有咱們要找的人，那何不到那家酒家去找找看，或許有可能找到也說不定。」

孟龍却道：「牛兄，現在找不到，不等於那位高人不會來，若是咱們前脚走了，他後脚踏進來，那豈不是失諸交臂，何不在此坐一下，喝兩杯，順便歇歇脚？」

秦起陡地心頭一動，伸手拉住牛奔道：「老牛，那就在此喝兩杯等等看吧。」

牛奔見秦起也那樣說，不便太過執着，只好點頭，轉回身，朝一張空着的桌子走去。

孟龍似乎對這間酒舖很熟悉，坐下後，要了兩斤三蒸酒，一碟花生。

執起酒壺替兩人斟了杯酒，才替自己斟滿，放下酒壺，孟龍朝牛奔道：「牛兄，你嚐一下這酒怎樣？」

牛奔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咂咂咀巴，刹時間臉上變得有點陶然地道：「嗯，好酒，果然是眞正的好酒，孟兄，你怎知道這間酒舖有這樣好的酒賣的？」

孟龍却沒有答他，只是笑笑道：「牛兄，旣然是好酒，那就快喝多兩杯吧。」

牛奔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秦起見牛奔一味讚好，忙亦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品味之下，果然又香又醇，確是難得喝到的好酒，不由亦連聲讚好。

三人就這樣你一杯我一杯地，眨眼間，將兩斤酒喝了個清光。

牛奔還意猶未盡，嚷嚷道：「孟兄、老秦，再來兩斤怎樣？」

秦起亦覺得不够癮，自然同意。「乾脆來他三斤怎樣？」

牛奔一聽，正中下懷。忙道：「最好不過。」

孟龍看到兩人那種急不及待的樣子，不由笑道：「那就再來三斤吧！」

接招呼店家再送三斤酒來。

三斤酒很快又喝光了，而牛奔與秦起兩人也有了七八分酒意，兩人也忘記了肚餓，還想再喝。

孟龍却一點酒意也沒有，勸止兩人道：「够了，別再喝了，喝醉了，就會誤了正事。」

牛奔却道：「我老牛怎會醉，區區幾斤酒，就想喝醉我老牛，沒那麼容易！」

秦起也捲着舌頭道：「孟兄，是你醉了吧？我可一點酒意也沒有！」

孟龍看到兩人那種將醉未醉的樣子，不禁搖頭苦笑起來。

陡地，却自窗外猛地有水潑入來，恰好潑在三人坐的那張枱子上，最妙的是。那水只淋在秦起牛奔的頭上身上，孟龍却只是被濺起的水滴濺了幾滴在身上。

秦起牛奔被當頭一淋，恍如一下掉進了冰窟般，酒意立時醒了大半，「哇哇」叫着，從櫈子上跳了起來。

窗外即時傳來「咭」的一下笑聲，兩人甩着頭上的水，疾轉身向窗外望去。

酒舖內其他的酒客看到兩人那種狼狽樣子，俱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牛奔心中又氣又怒，朝窗口叫道：「那個不知死活的傢伙胆敢作弄我老牛？」

窗外又响起「咭」的一下輕笑聲。

牛奔更加氣惱，喝叫聲中，就往門口奔去。秦起亦是一肚子氣，見牛奔跑了出去，也顧不了身上濕淋淋的，忙亦跟了出去，恐防他有什麼意外。

孟龍却端坐不動，只是搖搖頭笑笑，靜待下文。看來，他似乎知道用水潑秦起牛奔的人是誰。

×　×　×

牛奔才奔出門口，一眼便瞥到窗口那邊有條婀娜的身影一閃，轉入酒舖後面那條巷子中。

牛奔立時大叫道：「好傢伙，有種的不要跑！」身形急掠，追了過去。

秦起在門口時，牛奔已掠到巷口那面，忙叫道：「老牛，小心中了暗算！」一面亦急掠過去。

牛奔掠入巷中看清楚了，在巷子那頭輕巧地飛掠着的苗條身形，原來是個年輕的女子，不禁呆了一呆。

那女子却在這刹那回過頭來，朝牛奔扮了個鬼臉，氣得牛奔氣往上衝，吼道：「臭丫頭，有種的別跑，待老牛將妳揍扁！」吼聲中，發足就追。

秦起這時已追上了牛奔，由於巷窄，視綫被牛奔高大的身形遮擋了，看不到那女子，聞聲之下，不由奇道：「老牛，用水潑咱倆的是個妞兒？」

牛奔一邊急掠，一邊叫道：「可不是麼？眞是氣煞我老牛也！」

就這說話間，那女子身形一閃，掠入

了左面一條橫巷中。牛奔秦起不再作聲，盡展身形，追掠下去。

眨眼間，兩人已掠到巷子的那頭，牛奔却陡然間煞住身形，令到緊跟在後面的秦起一個收勢不及，猛撞在他的背上！

牛奔怪叫一聲，硬生生被撞前了一步，差一點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只聽那人陰聲怪氣地道：「牛奔，這一次旣不是在河邊，不能借水遁，又沒有那叫孟龍的傢伙出手護着兩位，看你兩人這一次還能飛得了！」

秦起雖然在牛奔的背後看不到那人，但一聽語聲，便聽出那人是誰來！

那人正是薩麼星！

牛奔若不是收勢快，早已一頭撞在薩麼星的身上了。

牛奔吸了口氣，刷地抽出他的短板刀來，吼道：「薩麼星，我老牛不會飛，只會一刀將你砍成兩截！」

吼聲中，一刀猛砍薩麼星的左胸肩！

由於巷子太窄，秦起怎也擠不前去，只好在牛奔的背後乾着急。

但忽然間他却想到了一個主意，身形直拔起來，接拔出了鴨舌刺，身形一折，鋒銳的刺尖寒芒閃射，暴刺向薩麼星的面門眉心！

這刹那薩麼星正好一掌拍開牛奔闊板刀，接左手食中二指一併，疾揮向牛奔的喉頭！

牛奔闊板刀被拍開，便知不妙，也不閃避，一脚猛踹向薩麼星的下陰！他是打算豁出去，死也要抱薩麼星一同上路！

但薩麼星何許人也，又豈是牛奔可以殺得了的？但見他像是早就算準了牛奔會有此一脚般，居然也不閃避，身一側，左腿斜踏一步，恰好以腿側迎向牛奔那一脚，而他的雙指已快要插上牛奔的咽喉！

看來，薩麼星是非要置牛奔於死地不可，不惜硬捱一脚。

牛奔顯然亦料不到薩麼星有此一着，兩下裏勢道快而疾，眼看着薩麼星的指尖已刺觸在牛奔的喉頭上，而牛奔是非死不可的了，但驀然間薩麼星却怪叫一聲，身形暴退不迭！

牛奔可說是從鬼門關前，撿回一命！

却原來薩麼星指尖刺觸在牛奔喉頭上的刹那，他亦猛覺眼前寒芒耀眼，一股寒氣直逼眉心，心中不由大驚，而巷中狹窄，閃避已不可能，唯有閃退，才能暫避一下，只好放過了擊殺牛奔的機會，朝後暴退！秦起當然緊逼不捨，一刺急刺過去！

牛奔出了一身冷汗，大口喘了口氣。

薩麼星見秦起居然緊迫不捨，心中又氣又怒，眼中綠光陡然暴射，身形一緩的刹那，上身急挫，同時間張開了口！

秦起的鴨舌刺就疾刺入他的口中，但却再也刺不進去！原來，薩麼星這一着是算準了的，刺尖才刺入他的口中，他已猛闔咀，用牙齒咬住了刺尖！

而他的牙齒就像鋼齒一樣，秦起不論怎樣運勁，也無法再刺入分毫！

薩麼星在齒咬刺尖的刹那，雙掌疾擊向秦起的左右脅！

秦起鴨舌刺被咬，便知不妙，下身一沉，右脚猛蹴向薩麼星的心窩！

而一聲暴吼也即時响起，原來牛奔一眼瞥到秦起處境危殆，驚震之下，有如一頭瘋牛般衝撲上去，闊板刀已無招式可言，斜斬向薩麼星的小腹！

薩麼星却奸猾，身形疾退，由於他是咬着秦起的鴨舌刺，而秦起又不肯鬆手，故此他這一退，可就帶着秦起一齊退了！

而他飛退閃避牛奔那一刀的同時，左掌倏地一翻一沉，截斬向秦起的右腿，右掌却繼續劈向秦起的左脅！

秦起也不是笨人，他雖然不怕，却不想就這樣死在薩麼星的掌下，薩麼星的身形才退，他便猝然鬆開執刺的右手，順勢一掌拍在握手的頂端上，藉勢向後退掠！

秦起這一着，確是大出薩麼星意料之外，故此，薩麼星的左掌截斬了個空，但他的右掌仍然擊在秦起的左脅上！

不過，由於他退，而秦起亦退掠，故此，本來擊實的一掌由於距離驟遠，便變了他那一掌只能虛擊在秦起的左脅上，雖然這樣，秦起的身形仍然被那股强猛的掌勁撞擊得像斷綫風箏般，翻飛出去！

不過，總算撿回一命，因爲憑薩麼星的功力，那一掌若是擊實，不要說秦起乃血肉之軀，禁受不起而脅陷骨折，就是鐵石之人，也會被擊碎，而雖然那一掌只是虛擊在他的脅上，但也有三四成功勁，雖不至將秦起的左脅擊陷，但也如受巨木撞擊，大叫聲中，噴出一溜血雨來。

牛奔一刀斬空，眼見秦起被擊飛。心胆俱裂之下，什麼也顧不了，就像一頭發狂的蠻牛般，狂吼着揮刀撲斬向薩麼星！

薩麼星雖然是個心狠手辣的煞星，但瞧見牛奔那狂暴兇猛的樣子，仍然禁不住吃了一驚，因爲他雖然殺得人多，却從未看到過像牛奔這種怒發如狂的瘋暴樣子，沒來由地心頭一怯。張口「噗」地一吐，將咬着的鴨舌刺運起氣勁，吐射向牛奔！

那柄鴨舌刺在他的氣勁催逼之下，去勢居然有如激矢般射向牛奔的面門！

牛奔雖然狂暴如瘋，但眼却沒有盲，目光瞥到鴨舌刺倒射而來，百忙中，只好回刀一磕，「錚」然大响聲中，那柄急激刺至的鴨舌刺硬是被他的闊板刀磕飛，但他的人也被反震得身形一晃，歪撞向右邊的牆上！

薩麼星對牛奔早已恨之入骨，豈會放過這個機會？飛退的身形返撲前去，雙掌一錯，一陽一陰兩股掌力陡發，但見掌影繽紛，罩落牛奔的身上！

這一次，薩麼星爲了確保一掌擊殺牛奔，施展出他的絕招殺着——顚倒陰陽九煞掌！

要知道這種顚倒陰陽九煞掌乃是邪魔外道中最陰毒霸道的一種掌法。雙掌揮舞時，陰陽——至柔至剛的兩種氣勁交錯流轉，顚倒莫辨，令到被攻擊的人根本無法摸清楚對方掌上發出的功勁孰剛孰柔。同時更被剛柔互濟的功勁所罩，令到你無所適從，由是手忙脚亂，這就難逃厄運了。

以牛奔的身手，可說是無從抵擋，只有束手受死的份兒！這一次，牛奔就算插翅也飛不脫，難逃一死了。

而牛奔雖然心有不甘，也只好認命，不過，他仍然斬出一刀。牛奔就是這樣的人，雖然是死，他也絕不會在敵人面前束手待斃的！

但他斬出的那一刀却驀然一震，繼之像洩了氣的氣球般，虛軟地垂落下去！

原來，他斬出那一刀先是被一股至剛如金石的氣勁震撞得如斬在鋼鐵上般，震彈起來，繼之一股至柔的勁道又令到他無從着力，就如斬在棉花上一樣，更可怕的是，他手上的力道亦隨之流瀉出來，令到他差一點連刀也握不牢。

這就是薩麼星這種顚倒陰陽九煞掌的邪門可怕之處。

眼看着牛奔就要喪在薩麼星的邪門掌力之下，驀地，一聲嬌叱陡地响起：「你是什麼人？吃本姑娘一掌！」喝聲中，一條婀娜的身形一閃，撲向薩麼星的背後！

薩麼星聽此一喝，背後驟有一股柔柔的掌力急撞向背心大穴，他是識貨的大行家，雖然那股掌力柔如春風，但他却知道，只要讓那股掌力撞上，那便會陡然化作一股無堅不摧的勁力，他雖然修爲高深，仍然抵受不了，何况，那股柔勁擊的是他的背心大穴，練成了護身罡氣，也無法抵禦，非死不可！

薩麼星心中凜駭之下，自然是不求殺人，先求自保要緊，自身形疾旋中，一陰一陽兩股掌力交錯劈去！

而看來驀然間出手偷襲他的女子可能沒有殺他的意思，因爲薩麼星撤掌旋身的刹那，她亦縮手閃退開去！

可是，這一來，她就吃了一個虧！

因爲她絕未料到薩麼星的掌力那麼邪門，她的身形甫退，薩麼星的那兩股至剛至柔的掌勁已疾撞向她的身上，她在驟然之下，被那兩股掌力撞個正着，先是被那股剛陽之勁撞擊得向後踉跌出一步，繼之被那股陰柔之勁一擧，竟然打着旋傾跌了出去！

幸好那兩股力道不大强猛，而她的身手亦顯然不俗，只是打了個旋，便一沉氣，硬將身形穩住了。

她可能平生從未見識過這麼邪門的掌勁，是以，她的臉上露出驚詫之色。

但當他看清薩麼星的臉容時，她却驚駭得忍不住發出一聲駭叫來。

大概，她自出娘胎以來，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妖異怪誕的臉相，何况，女孩子畢竟胆子小一點，不過，就算是胆量大的男人，在看見薩麼星那副尊容時，不嚇一跳，以爲遇見了妖怪才怪，難怪她如此驚惶了。

×　×　×

薩麼星由於心恨眼前這女子壞了他殺死牛奔的絕好機會，故此，在那一個照面間，憤怒得眞想一掌活劈了那女子！

及至看清楚了那女子的樣貌之後，目中的那怒射的綠光却隨之一斂，變得柔和起來。

不過，任由他變得怎樣溫和及善意，由於他那副尊容的關係，無論怎樣，也令人覺得可怕怪異的了，而且根本無法對之生出好感來！

至少，眼前這女子就是了。

也難怪連薩麼星這樣的煞星也會對這女子變得溫柔起來，這女子實在生得美，美得清純可愛，特別是展露在她那菱形的咀唇上的那抹俏皮的淺笑，更加令人生出好感來，雖然她的年紀已不小，看樣子沒有二十四五，也有二十一二了。

「姑娘，妳是誰？」薩麼星那雙目光貪婪地看着那女子的臉龐。

那女子却俏皮地反問：「喂，是我先問你的，你先答我才是！」

若是轉換是任何一個陌生的人這樣對他說話，憑他那種兇殘暴戾的心性，不將那人殺了才怪。

但對於這女子，他却出奇地容忍，怪怪地一笑，道：「某家薩麼星！」

那女子一聽，臉色遽變了一下，脫口道：「原來你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黃眉綠眼陰陽臉薩麼星！」

薩麼星的臉肌搐動了一下，却沒有發作。

那女子這時已不甚害怕了，笑笑道：「聽着，本姑娘姓林，芳名一個穎字！」

原來這女子叫林穎！



孟龍一拳抵住老魔頭拍來的一掌。

薩麼星眨了眨眼，居然向林穎抱拳道：「原來是林姑娘，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林穎慧黠地轉着目光道：「薩麼星，這一點恕難奉告。」接口氣一轉：「你爲何要殺他？」她口中的那個「他」，是指牛奔。

而牛奔在檢回一命後，本來是對林穎頗爲感激的，但當他從林穎的身上認出她就是從那個酒舖窗外將水潑進去，淋得他與秦起一頭一身的女子時，他不由氣往上衝，忽然想到：「這女子雖說救了我老牛一命，但却是她將我與老秦引出來的，說不定她是薩麼星的同伙，剛才，只是做戲給我老牛看的，倒要小心點，別着了他們的道兒，說不定，他們可能另有陰謀！」

想到這裏，他不由想起了秦起，忙回身去看，看到秦起倚倒在兩丈過外的地上，看樣子是昏了過去，心中大驚，忙返身急奔過去。

薩麼星居然笑笑道：「姑娘，某家要殺他，自有殺他的道理，倒是妳，看來不像是與他一路的，爲何却要出手阻止某家殺他？」

林穎咀角微挑，「哼」了一聲，道：「你怎知他不是本姑娘的朋友？」

薩麼星陰陽怪氣地道：「某家看到妳在那酒舖窗外潑水進去，潑濕了他們，他們是像落湯鷄一樣怒叫着追着你，這怎會是朋友？」

林穎却道：「本姑娘只不過與他們開玩笑，所以，你猜錯了！」

薩麼星不由疑惑地嘀咕一句：「莫非某家看錯了？」目光一閃，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仍然和善地道：「姑娘，妳看看後面那人，是不是亦是妳的朋友？」

林穎却頭也沒有動一下，冷冷笑道：「薩麼星，少弄花樣，本姑娘是不會上當的，背後根本就沒有人！」

薩麼星見被林穎道破了他的詭計，心中暗罵一聲道：「好精靈的妞兒，某家若不將妳弄到手，只怕這一輩子也睡不着覺了！」

想不到薩麼星居然對林穎動了邪念！林穎就算再聰慧，亦不可能看得透他心中想的是什麼，何況，他的臉上是很少變化的！

薩麼星忽然陰陰一笑，沒有再說什麼，身形驀地一個倒縱，掠射向正自手忙脚亂，將昏迷了的秦起揹起來欲走的牛奔。

林穎想不到薩麼星忽然間倒掠出去，呆了一呆，目光一瞥，立刻明白到那是怎麼一回事了，嬌叱一聲，身形一縱，追掠過去！

薩麼星倒掠的身形一個側轉的同時，右掌已出，疾劈向業已警覺，急閃不迭的牛奔！

而牛奔背上揹着秦起，加上又受了一點傷，在行動上自然有點不靈便，才閃開，薩麼星掌勢陡變，如影隨形般，拍落他的左胸上。

牛奔若是拋掉背上的秦起，肯定可以閃避薩麼星的一掌，但他又豈是那種臨危棄友的不義之人？他寧願自己死，也決不肯掉下秦起不顧的！

但他又哪裏知道他若死了，秦起亦一樣活不了！

只是，他是那種直腸直肚的人，急切間想不到那樣多，只是想着：「就算是死，也不能掉下老秦不顧！」

而林穎居然也無法追得上薩麼星的身形，將他截下來，眼看着牛奔就要死在薩麼星的掌下，急驚得她不由高聲叱叫道：「笨蛋，快閃啊！」

牛奔却陡然出刀，劈斬向薩麼星的小腹！薩麼星左手一沉，一掌拍向牛奔斬向他小腹的濶板刀刀身，而那一掌也已拍落牛奔的左胸上！牛奔却視而不見，左脚一起，飛踢向薩麼星的下陰！

看來，他是想死也要將薩麼星拚掉！可是，他却沒有想到，他那隻左脚還未踢到薩麼星的下陰，他已被薩麼星那一掌將整個人劈飛了！

眼看着薩麼星是那一掌就要擊實在牛奔的左胸上的剎那，陡地一聲暴喝傳來，一隻掌影橫裏迎向薩麼星那隻右掌。

那眞是生死一髮間的驚險剎那，「啪」一聲激响，那橫來的一掌堪堪截住了薩麼星的那一掌，硬是將牛奔從鬼門關前扯了回來。

薩麼星身形倒翻的剎那，左手迅電般朝下急抓，一把抓住恰好從他翻起的身形下掠過的林穎的右肩頭！

林穎心急救人，身法盡展，那裏想到橫來一掌截下了薩麼星那一掌？而薩麼星却像是早有預謀般，目的就是引他追來，在他的謀算中，能夠去殺牛奔秦起最妙，若是不能，便出其不意制住林穎，那橫來的一掌將他第一步的計劃打破了，但却恰好助他實現第二步陰謀！

他正是藉那一掌互擊之力，身形陡地倒翻起，探手抓住林穎的右肩頭的！

薩麼星這一下動作，確是大出林穎意料之外，也因此她連半絲念頭也未轉過，便被扣住了右肩頭，刹時半邊身痠痲，心中吃驚之下，又被薩麼星接連點了心坎、期門兩大穴。

× × ×

薩麼星一下子制住了林穎，眞的心花怒放，身形一個風車大翻身，抓着林穎的身形飄落在丈外的地上，忍不住哈哈怪笑起來。

牛奔驚魂稍定，一眼看清楚了險險將他救回一命的，原來是孟龍！

而孟龍一眼瞥到薩麼星抓住的林穎時，臉色大變，也顧不了詢問一下牛奔秦起的情形，大叫一聲：「師妹！」猛撲向薩麼星！

而林穎亦張口叫了一聲：「師兄！」

薩麼星見孟龍來勢兇猛，抓着林穎閃退出幾步，兇狠地喝道：「孟龍，你信不信某家一掌將她劈死！」

孟龍疾撲的身形猝然一窒，怒聲道：「薩麼星，你待怎的？」不敢再撲上去。

薩麼星陰陰一笑、「啊呵，原來你們是師兄妹，那眞是想不到啊。」

一頓接語聲一沉：「你屢次阻止某家擊殺牛奔秦起兩人，如今這妞兒在某家手上，你若想救她，便將牛奔秦起殺了，某家立刻放了她！」

孟龍一聽，臉色數變，一時間作聲不得，只是呆呆地盯着薩麼星。

牛奔聽到孟龍與林穎的稱呼，又看到薩麼星將林穎制住，才恍然知道林穎是孟龍的師妹，將他與秦起潑濕，只是開玩笑，心中一熱，不禁大叫道：「孟兄，爲了令師妹，何況，我老牛這條命亦是你救回的，我老牛就還你一命，相信老秦也會這樣做的！」

猛地將手中刀翻斬向自己的頸脖！

孟龍一聽牛奔這樣說，便知道他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硬漢，心中打了突，疾轉身看到牛奔翻刀自斬，驚叫一聲：「牛兄不可！」身形搶撲中，一指彈向牛奔的右肘穴道。

牛奔手肘一僵，那把濶板刀再也斬不下去。

孟龍劈手一把奪過牛奔的濶板刀，疾聲道：「牛兄，你怎可以做出這種糊塗事來！」

牛奔右手不能動，口却能說：「孟兄，我老牛只是……」

孟龍已叱道：「牛兄，你以爲薩麼星是這種人，在你與秦兄死了之後，眞會依諾放了敝妹？」

「牛兄，你千萬不要那樣傻呀！」林穎亦大叫。

牛奔想了想，眨眨眼，一拍大腿，懊恨地道：「孟兄，你說得對，我老牛確是糊塗，差點令你……不過，令師妹落在那個狗雜種的手上，咱們怎辦？」

孟龍正想說什麼，那邊薩麼星獰厲地怪叫道：「孟龍，你眞的不顧你師妹的生死？」

孟龍目光一閃，說道：「我怎會不顧師妹的生死？不過，我不會上當的，而你也不會在這時候殺了我師妹！」

薩麼星怪笑道：「孟龍，你憑什麼說某家不敢殺了她？某家可不是個憐香惜玉的人！」

孟龍這時已冷靜下來。「因爲，敝師妹暫時可以作你的護身符！」

「嚇嘿嘿，就算你說得對了吧。」薩麼星怪怪地一笑，「孟龍，你是個聰明人，猜不猜得到，某家不捨得殺她的另一個原因？」

「師兄──！」林穎凄凄地叫了一聲。

孟龍的心不由一亂，吸口氣，朝林穎道：「師妹，妳別慌，我一定將妳從他的手上救出來的！」

跟着踏前一步，盯着薩麼星道：「薩麼星，我這時候沒有心機與你猜謎，你到底想怎樣？」

薩麼星忽然邪惡地笑了幾聲，說道：「既然你不肯將牛奔秦起殺死，而某家又暫時不能殺她，那某家只好將她帶走，找個地方快活快活了！」

「薩麼星，你敢……」孟龍臉色大變，渾身震顫了一下。

薩麼星怪笑道：「某家自出娘胎以來，有什麼事不敢幹的？何況，這可是天下第一等妙事！」

林穎聽得心胆俱裂，差點沒有昏了過去，一個身子簌簌抖顫着，臉色煞白，這時候她若是能動，她會將薩麼星碎屍萬段，若是能夠死，她也會一死了之，免得受辱。

可惜，她不但不能動，連死也不能！

孟龍看到師妹的樣子，心中一陣絞痛，但又想不出解救的辦法來！

牛奔却已放下秦起，大叫着：「我老牛今天非與你拚了不可！」舞動雙拳，撲向薩麼星。

薩麼星却招手道：「哈哈，你這頭莽牛，某家正好宰了你，再帶着這妞兒去快活！」

牛奔更是怒發如狂，却被孟龍一把扯住了。「牛兄，別衝動，這救不了敝師妹，你也白賠上一條命，正好遂了他的心願，你想想是麼？」

牛奔聽了孟龍的話，神情大震了一下，頹然道：「孟兄說得有理，我只是氣不過那狗雜種對令師妹的侮辱！」

孟龍道：「牛兄，我何嘗不是，但這解決不了什麼？你還是快去看一下秦兄吧，他好像醒過來了。」

被放在牆邊地上的秦起果然動了一下，牛奔跺了一下脚，只好奔過去，看顧秦起。

孟龍則目注薩麼星，一字字地說道：「薩麼星，你若不將敝師妹放下，你別想走！」

薩麼星却擠擠眉毛，陰聲怪氣地道：「孟龍，別說狠話，某家手上有這個護身符，莫不成你敢攔阻不成？」

說着一手按在林穎的頭頂上。

林穎却凝目大叫道：「師兄，別理會我，我就是死，也不能被他汚辱！」

薩麼星怪笑連聲道：「姑娘，妳雖然想死，但却由不了妳，妳的師兄也不會眼看着妳死而不理會的，別叫嚷了，還是留點氣力，待會與某家大戰三百回合吧！」

孟龍被氣得胸膛起伏不定，但却又不敢妄動，只好硬將一口氣强壓下去。

「薩麼星，你若敢動敝師妹一根汗毛，我決不放過你！」

薩麼星却嘲笑道：「孟龍，你這種狠話某家不知聽多少人說過了，某家如今不是仍然好好的麼？再說，你們中土不是有句什麼：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句話麼？某家只要能與林姑娘快活快活，死又何妨？」

孟龍在薩麼星說話時，猛地吼喝一聲，一掌猛擊向他的小腹！

薩麼星却不慌不忙，毫不緊張，只是將手上的林穎一扯，擋在身前，陰陰地望着孟龍。

薩麼星這一着眞絕，孟龍又怎會一掌擊在林穎的身上，只好收掌不迭。

薩麼星却揶揄道：「孟龍，你是怎麼哪？忽然大發慈悲？那麼，某家現在要走了。」

說着，拿着林穎當「擋箭牌」，朝後退去，同時喝道：「孟龍，別追，否則，某家先將令師妹的一隻耳朶撕下來！」說着，一手捏住了林穎一只耳朶。

孟龍追前的身形不由窒住，一張臉却氣得發青，但又投鼠忌器，無可奈何。

「嗯，這樣才是。」薩麼星得意地笑着，身形却飛退不停。「你放心，某家不會留着令師妹碍手碍脚的，待快活完之後，自會放了她。」

孟龍緊咬着牙，雙拳緊握，眼中像有火噴出來般，緊盯着薩麼星飛退的身形，

卻沒有追下去。

那是他不想林穎眞的被撕下一隻耳朶來，那樣，對於一個美麗的女孩子來說，那是不能忍受的，那不如殺了她還好。

薩麼星一直退到巷口那頭，見孟龍站着沒有追來，這才吁了口氣，轉身欲往巷口掠去，那知，却不知怎的，撞在一個從巷口外面脚步顚倒的人的身上。

這一撞，直撞得薩麼星向後倒去！

薩麼星急穩住身形的刹那，不知怎的，一雙手肘一麻，抓着的林穎便從他的手中脫了出來！

他不由大吃一驚，身形一閃的刹那，伸手便向脫出他掌握的林穎抓去，同時左掌劈向撞他的人劈去！

那知道林穎被封的穴道已不知怎的解開了，身形一扭的刹那，一掌截向薩麼星的手腕，同時反手併指，疾揮向薩麼星的胸肋之間！

更奇的是，那個將他撞得差點跌倒，脚步顚倒的人在薩麼星的那一掌快要劈在他身上的刹那，就像因爲薩麼星的那一撞之力亦將他撞得仰天倒下般，整個人就像倒地葫蘆般，滾倒在地上，恰好避過了他那一掌。

薩麼星驚奇之下，縮手飛退開去，避過了林穎的掌截指揷！

而孟龍在看到那將薩麼星差點撞倒的人時，目光陡然一亮，臉上的神情亦舒展開來，而且還露出一抹笑意來。

而林穎雖然恨死了薩麼星，但在看到那人時，臉上也露出驚喜的神色來，也不去追逼薩麼星，急急奔向那人，口裏叫道：「師……」

那人却一骨碌爬了起來，伸手一擺，道：「我沒有什麼，妳別担心。」一邊擺手，一邊向林穎眨眼。

林平穎是個精靈的人，一見那人向她擺手眨眼，便明白了那人的意思，下面的話亦吞回了肚中。

薩麼星見林穎沒有追逼過來，便將身形停下，一雙眼驚疑不定地閃射向那從地上爬起來，手上還拿着一個酒瓶，不但將他撞開，還避過了他那一掌的人。

那人一副落拓相，身上穿一件灰灰黑黑，也不知道原來是黑還是灰的長衫，長衫上滿是酒漬，臉上青青黃黃的，就像餓壞了般，但臉上却一根皺紋也沒有，而看他的年紀應該也有五十多歲了，頭上的亂髮却竟然沒有一根白髮，這樣的一個人，確是令人感到奇怪。

不過他的相貌却很普通，只有那顆紅紅的鼻頭頗爲引人注目，也令人感到好笑。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半百老人。

但薩麼星却不這樣想，因爲這個似是酒鬼的老人，居然能夠撞開他，這就不可小覷了，而薩麼星也沒有高估自己，像他這種身手的人，不要說是普通人，就算是一般的高手，也不可能將他撞開去。

若說這老人能夠避開他那一掌，是一種巧合，那還說得過去，能夠將他撞開，那就不簡單了。

這老人果然是個酒徒，身上散發出一股酒氣來，看他那種脚步浮浮的樣子，沒有十足酒意，也有了八九分。

薩麼星還由於看不透眼前這老人，才一直不敢妄動。

孟龍這時已從那邊逼了過來，正想向那老人招呼，却被那老人的眼色制止了，只好轉對林穎道：「師妹，妳沒有什麼事吧？」

林穎搖搖頭道：「師兄，我沒有什麼，你放心。」

薩麼星終於開聲了：「喂，老頭兒，你是什麼人？」

老人「咕」地喝了口酒，捲着舌頭道：「啊啊，你這人眞是滑稽，你巳叫我做老頭兒，還問老朽是什麼人？那眞是費話，老朽就是不折不扣的老頭兒啊！」

薩麼星被老人這番話說得哭笑不得，雖然明知老人這番話有點胡說，但聽起來却又沒有可駁之處，吸了一口氣，忍住那口氣，道：「老頭兒，某家是問你，你怎樣稱呼！」

老人噴着酒氣，睜着那雙紅紅的醉眼，乜着薩麼星道：「唉，又是費話，你巳稱老朽爲老頭兒，那麼，老朽不就叫老頭兒了麼？這就是稱呼啊！」

薩麼星被老人氣得沒了辦法，想發作，但又弄不清楚老人的來歷，這種處境對他是不利的，若是動起手來，肯定討不了好去，權衡利害之下，他還是强忍下來，蹙了蹙眉，哼聲道：「老頭兒，某家問你，方才是否你暗中弄了手脚，將那姑娘的穴道解開了？」

老人咂咂咀唇，道：「我老頭兒生平只會喝酒，從來不識弄什麼手脚，至於你說的什麼穴道，可是老鼠鑽的洞？」

薩麼星眞是被老人那瘋言瘋語氣得七竅生烟，目中殺機暴湧，厲聲道：「老頭兒，你別裝瘋賣醉了，某家不信不能將你逼出原形來！」

說着，身形陡前，雙掌連環劈出，一口氣劈出十五六掌！

林穎嬌叱一聲，便欲搶上前去，截住薩麼星，但那老人站的身形忽地一幌，就像站穩般往前搶跌出去般，居然搶在林穎的身形前面，迎上了薩麼星的掌勢！

只見他搶前的身形在薩麼星那强猛迴擊的陰陽掌力中左顚右倒，前俯後仰，却就是一點損傷也沒有，偶爾還擧起酒瓶向口裏倒一口酒。

孟龍欲動的身形在老人的身形搶跌出去的刹那，停了下來，一副放心的樣子，在看着。

而林穎也一閃身，退回去。

薩麼星眼見那老人在他的直撞橫旋的如濤掌影中，就像喝醉了般，搖搖幌幌的，一點事情也沒有，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一看就知道老人正施展出一種奇妙無方的上乘步法在閃避游走，心中驚凜之下，掌勢一緊，施展出他的殺招絕着——顚倒陰陽九煞掌！

利時間，但見掌影繽紛錯落，掌勁虛實莫辨，剛柔互濟，幻起一圈圈的氣流，直往老人的身上撞過去！

孟龍與林穎看得不由緊張起來。

但那老人依然踩着醉步，只是顚幌得更急，那種怪異的掌勁居然圈他不住，也撞不上他，總是險險地從他的身旁擦過。

薩麼星不禁心驚起來，因爲自他出道

以來，還未有人能夠躲避得過他的顚倒陰陽九煞掌的，更別說封擋了，而眼前這老人居然能夠，而且看樣子還是輕輕鬆鬆的，在他來說，還是頭一遭遇上，怎不叫他心驚。

不過，他雖則心驚，掌上却加緊了施爲。

但老人却在這刹那喝了口酒，似乎被酒嗆了，「咳」的一聲，將那口酒噴了出來！

那口酒噴出來後，立刻化作無數酒滴，散射向薩麼星雙掌幻化出來的重叠錯落的掌影！

薩麼星那樣詭奇的掌法，强猛怪異的掌勁，居然抵受不住老人那噴出的酒滴，掌影一斂，薩麼星發出一聲怪叫，幌身急退不迭，驚恐不巳地瞪着那老人，左掌心上灼紅一點，大概是被酒滴射中了。

而老人這時亦一屁股跌在地上，往牆上一靠，大口大口地連續喝了好幾口酒。看他的樣子，就像酒癮發作了，不過，他的身上却毫髮無損！

林穎看得不由拍掌叫起來，但話到口邊，却又咽住了，只是解恨地望着臉上神情不定的薩麼星。

薩麼星吸了口氣，忍受着左掌心火炙般的灼痛，厲聲大喝道：「老頭兒，你到底是什麼人？」

老人打了個酒呃，咧咀道：「咦，你這人是怎麼了？這時候還問老朽是什麼人？你不是患了失心瘋吧？」

「唏，老秦，你看看這老頭兒像不像咱們要找的那位異人？」牛奔忽然大聲嚷嚷，挾着秦起急步走到孟龍的身邊。

原來牛奔早先替秦起輪氣療傷，顧不了過來這邊看一下，直到秦起能夠支持着站起來，才停止，而恰好這時薩麼星被老人的酒滴所退，他忙扶着秦起走前來，一眼看到那老人的樣貌，不禁興奮得嚷叫起來。

秦起其實早就看到那老人了，亦是心中一喜，精神陡振，脫口道：「老牛，一點不錯，正是咱們要找的那位異人！」

那老人聽到兩人這一嚷叫，嘆了口氣，仰起脖子，一口氣將酒瓶內的酒喝了個點滴不剩，一甩手，將空酒瓶扔掉，伸手抹抹咀巴，站了起來。

薩麼星却聽得心神大震，退了一步，瞪大了雙眼，上下打量着老人，不可置信地道：「你……你就是他倆個急欲找尋的人？」

老人打了個酒呃，趦趄着踏前一步，幌了幌，道：「他兩個找老朽幹什麼？喝酒？那就找對人了，老朽還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可不是什麼……人……」

薩麼星又退了一步，驀然間身形一側，斜撲向牛奔秦起兩人。

孟龍一眼瞥見，以爲他在心驚之下，故技重施，欲挾持牛、秦兩人作退身的護身符，忙喝一聲，橫身一閃，擋在牛、秦兩人的身前，雙掌急迎向薩麼星劈來的雙掌。

那知道薩麼星的身形一頓，陡地直拔起來。

老人却在這刹那急喝一聲：「想溜，留下一點東西作彩頭！」

喝聲中，一仰頭，張口又噴出一道酒箭！

薩麼星確實想溜了，眼前的情形對他大是不利，不溜難道呆着受死？拔起的身形一翻接一展，斜掠向右邊的瓦面上。

但老人那道酒箭簡直比激矢流星還要急疾，已射到他的右腿上！

薩麼星心中驚懍之下，疾忙曲腿拳身，企圖避過那道酒箭。

那道激射的酒箭煞是奇怪，却在這刹那爆濺開來，化作百數十點酒滴，罩射向薩麼星的腰背屁股！

這奇妙的變化，就算薩麼星反應再快，身法再靈捷，也無法閃避得了！

只聽「噗噗噗」一連十數下激响，薩麼星的身形忽然顫抖了一下，腰背屁股上綻出一朶朶血花來，厲嚎聲中，身形斜墮落瓦面上。

「啪勒」一聲中，薩麼星的身形壓碎了一片瓦面，却一滾滾過了瓦脊那面。

孟龍身形一起，便要躍上瓦面，但老人却搖手說道：「龍兒，算了，追不上的了！」

林穎却一跺脚，搖着老人的手臂道：「師傅，您老人家爲何不殺了他？」

原來這老人是林穎的師傅，這麼說來，孟龍也是他的徒弟了。

老人却「咳咳」笑道：「穎兒，爲師今日不想殺人，只想喝酒，由他溜吧。」

牛奔不知怎的，居然福至心靈，大叫道：「這位老爺子，您要喝酒，我老牛陪你喝！」

老人那雙瞇着的醉眼一睜，望着牛奔，嘻嘻笑道：「啊呵呵，原來你是來找老朽喝酒的，老朽無任歡迎。」

牛奔正想加以否認，在旁的孟龍却朝他使了個眼色，搶着道：「師傅，那就快去吧！」

老人連聲道：「龍兒，還是你深知爲師之所好，嗯，喝酒是越快去喝越好，啊呵呵，老朽肚子內的酒虫又在鑽動了！」

秦起心眼靈活，忙道：「老爺子，我老秦雖然受了傷，但我老秦也要陪你老人家喝他個夠癮！」

「吁嘻，怎麼今日一下子遇上了兩個知音人，老朽非要喝他個爛醉如泥不可！」老人說着便顚着醉步，直朝那間小酒舖走去。

牛奔忙扶着秦起，緊跟在老人後面，而孟龍與林穎則相視一笑，搖搖頭，亦跟了上去。

× × ×

牛奔與秦起確是爛醉如泥，不知身在何方。

兩人醒過來的時候，只覺喉乾舌燥，頭痛欲裂，腦袋仍是暈暈糊糊的！

直到被人兜頭倒了一盆冷水，兩人才完全清醒過來。

而腦袋也不再疼痛欲裂了。

牛奔甩甩頭，坐了起來，一眼看到原來用冷水淋自己的，又是林穎。心中不但不氣，反而感激地道：「多謝姑娘將我老牛弄醒。」

林穎「嗤」地笑道：「再不將你兩個弄醒，我師傅酒癮一發，又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喝酒了，你兩個再要找他，可就

難了！」

秦起這時亦爬起身來，才發覺自己兩人一直就躺在地上，也不以爲意，朝林穎抱拳道：「姑娘，在下與老牛眞不知要怎樣多謝妳才好。」

林穎却偏頭笑道：「你不用謝我，師傅若是不願見你們，就算你們怎樣找，也找他不到的，大概你倆與師傅有緣吧，我跟了師傅這樣久，還是第一次見他半天也不喝酒，等着你兩人醒來的！」

秦起牛奔一聽，不禁有點受寵若驚，急忙站起來，有點惶恐地道：「姑娘，令師在哪裏，咱倆這就去見他！」

林穎看着兩人深淋淋的樣子，不由得失笑道：「別急，先弄乾了身子再去也不遲。」

兩人忙弄乾了身上的水濕，跟着林穎去見那位老人。

×　×　×

那老人居然一點酒意也沒有，就坐在那間破屋的後面一片樹林子前的一截枯木上，孟龍則倚立在他的身後。

原來昨晚五人就是在那間棄置的破屋內過了一夜。

牛奔秦起一見到那老人，便要拜倒下去，老人却連連搖手道：「你兩個不用多禮，貴堂眞的危如累卵？非要我老朽出頭不可？」

牛奔秦起却仍然拜了下去，恭敬地道：「老爺子，敝堂若不是有被併吞之危，相信敝堂兩位堂主也不會貿然驚動您老人家的大駕的。」

「嗯，事情老朽已聽龍兒約略說了一遍，你兩個再詳細說一遍給老朽聽。」

秦起於是道：「老爺子，事情是這樣的，大約一個月前，黑龍帮忽然向敝堂的弟兄襲擊，先後擊殺了敝堂十數名弟兄，敝堂自然不能不加理會，先後派出五人到黑龍帮理論，那知反遭黑龍帮的人擊殺，由是敝堂與黑龍帮的人發生了數次火併，結果都是敝堂吃了大虧，而黑龍帮不知怎的，忽然多了不少高手，這是敝堂吃虧的原因，而據敝堂暗中調查所得，赫然還聘請了不少聲名赫赫的人物，像江湖人稱天蝎子的陰毒，黑臉獸魏元秀，老而不司空不老……」

老人一聽司空不老的名字，急截口道：「什麼，老而不司空不老也參與了貴堂與黑龍帮的爭鬥？這件事看來不簡單，只怕其中大有文章！」

牛奔忙說道：「老爺子，這是明擺着的了，黑龍帮要想併吞敝堂，獨霸江州一地！」

老人却聳動着雙眉，自語般道：「到底是什麼令到像司空不老這種老不死會自動捲入這種小地方的堂口之爭呢？」

「師傅，你不是說過，想不通的事，最好是親自去查探明白的麼？」林穎笑着說。

老人瞪了林穎一眼，道：「丫頭，你就是會拿爲師的痛脚！」

林穎却一點也不怕老人，踩脚道：「師傅，您老人家沒有說過麼？」

老人慈愛地瞪了林穎一眼，無奈地道：「好了，穎兒，算妳有理。」

接對秦、牛兩人道：「貴堂在你兩個出來找尋老朽時，情形怎樣？」

牛奔望了望秦起，秦起只好說道：「老爺子，敝堂在晚輩兩人出來時，大致上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發生，至於以後，那就不清楚了。」

「嗯，但願貴堂沒有什麼，否則，若是被黑龍帮的人踩平了，老朽就算出頭，也沒有意思了。」

接對孟龍林穎道：「龍兒穎兒，你兩人立刻趕到江州，協助金銀堂兩位堂主對抗黑龍帮的侵襲，兩位老弟則與老朽隨後趕去。」

孟龍應是了聲：「是，師傅。」拉着林穎便走。

林穎却回身道：「師傅，只怕你與他們兩位要在路上喝酒吧？」

老人瞪眼笑罵道：「丫頭，妳就是會識破爲師的隱秘！」

接哈哈一笑道：「爲師就是歡喜與他倆喝酒，那才夠癮！」

林穎却笑說道：「師傅，別只顧喝酒，忘了正經事。」

老人揮手道：「啊呵，妳這丫頭年紀輕輕的，却比爲師還要囉嗦，怪不得妳到現在也嫁不出去了！」

林穎却紅了臉，橫了一眼站在她身旁，就像木頭人一樣的孟龍一眼，踩脚嗔道：「師傅，你老人家就是會亂說話！」

老人顯出拿她沒辦法的樣子，嘆口氣，連聲道：「好了，好了，丫頭，爲師不說就是，快與妳師兄去吧！」

說着古怪地笑了一下。

林穎的臉又紅了，而孟龍這一次也有了反應，亦是臉上一紅，忙將頭別過一邊，扯扯林穎的衣袖道：「師妹，快走吧，否則師傅還有話說的。」

林穎嘟着嘴想說什麼，聽了孟龍的話，忙閉上嘴巴，身形一縱，掠了出去。

孟龍忙亦跟着掠去。

老人却笑罵道：「哼！好小子，連你也敢說爲師了，你兩個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孟龍與林穎聽到，俱是心頭鹿撞，臉紅發熱，都不敢回頭去看，免得師傅又有話說，只是盡展身法，往前掠去！

不過，兩人心裏皆有一種甜絲絲的異樣感覺。

老人直到兩個徒兒去遠了，才拍拍屁股站起來，顯得意與無限地道：「兩位老弟，爲了不至躭誤趕路，咱們快去喝酒，免得去遲了，那兩個頑徒又有話說！」

秦起牛奔一想起昨天喝得爛醉如泥的難受感覺，不禁相視苦笑一下。

老人看到兩人那種樣子，不禁微露不悅之色，秦起一見，忙陪笑道：「老爺子，只要你喜歡，晚輩兩人就算是醉一萬次，也樂於奉陪！」

牛奔亦豪氣勃發地大聲道：「老爺子，晚輩酒癮發作了，咱們快去吧！」

老人這才重現笑容。「嗯，老朽就是喜歡你兩個這種乾脆爽快的性格，否則，老朽才不與你兩個同行。」

兩人立時受寵若驚地道：「老爺子太瞧得起晚輩兩人了！」

老人揮揮手道：「別再說了，快去喝酒吧。」

說着當先奔出去。

秦起脚步急抬，却忽然停下來，拍拍腦袋，「咦」了一聲。

牛奔奔出去的身忙煞住，回頭道：「老秦，可是傷勢發作？」

秦起搖搖頭。「不是，昨天老爺子給我吃了兩顆療傷聖藥後，我的內傷好多了，已沒有大碍……」

「那到底爲了什麼還不走？」老人亦已停下步來，轉身問。

秦起立刻恭聲抱拳朝老人道：「老爺子，晚輩是忽然間省起，還未請敎您老人家的名諱上下怎樣稱呼，眞是不敬該死之至！」

牛奔聽了，亦一拍大腿，「噢」一聲道：「老秦，要不是你想起，我這笨腦袋說什麼也省不起來。」接亦朝老人恭身抱拳行禮。

老人却笑笑道：「快別多禮了，老朽最討厭的就是那一套叫人渾身不舒服的禮儀什麼的，老朽早在三十年前，便也沒有再向別人提起過姓名，說起來，大概已忘記了，如你們喜歡，隨便怎樣稱呼老朽，像酒鬼呀，醉貓呀什麼的，老朽不會介意，近這些年來，老朽聽得最好的，就是這幾種稱呼！」

兩人聽了老人之言，知道老人不是一個注重世俗禮儀的人，而且顯然也不想將名諱說出來，恰好兩人亦是爽快率直之人，向來亦不注重那一套，之所以請問老人的大名，乃是出於一種對老人的敬慕，如今聽老人這樣一說，樂得隨便無拘束，於是道：「既然老爺子那麼說，晚輩兩人就稱呼您老爺子吧。」

「好了，這可就誤了不少時間，快走吧！」

說完急不及待地轉身向前奔去。

秦起牛奔忙放開脚步，跟了下去。

×　×　×

江州城中。

金獅銀虎堂的總堂所在，此刻正一片喊殺之聲大作，慘叫聲與兵器撞擊聲份外震人心弦！

原來，黑龍帮在這一天的黃昏時份，終於向金獅銀虎堂發動了全面性的攻擊行動！

這是在薩麼星於昨天晚上，渾身是血，帶傷趕回黑龍帮總壇後，黑龍帮的幾個首腦人物——老而不司空不老、天蝎子陰毒、黑臉獸魏元秀、翻天蛟凌放緊急商議之下決定的！

也幸好老而不與薩麼星這兩位最厲害的煞星沒有參與這一次的行動，金獅銀虎堂的人才能夠勉强支撑到現在！

但是，由於金獅銀虎堂不論在人數及實力方面，皆遠不及黑龍帮，故此，戰況一開始便是一面倒的了！

也幸好金獅銀虎堂總堂是一座獨立的大宅院，附近一帶沒有民居，才不致波及無辜。（因爲黑龍帮的人已開始在總堂內幾處地方點火。）

這時候，天已差不多黑齊，而金獅銀虎堂方面，這時候就只剩下霍丹、楚中樓及方達、吳正、周坤五人在苦戰陰、毒魏元秀、凌放及一名不知名的高手，餘下的十數名堂中弟子，亦死命與黑龍帮數倍的帮衆在拚死力戰着！

霍丹與吳正兩人力戰陰毒，兩人身上已負了數處傷，血流披面，猶自苦苦撑持着。

而陰毒亦身受兩傷，那張近乎透明的臉上，脈絡暴現，兩眼兇光閃閃，手中一柄薄而鋒利的彎刀揮舞得霍霍有聲，刀芒縱橫飛閃，逼得兩人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却幸好他的彎刀上沒有淬上天蝎之毒，否則，兩人被彎刀傷了數處，只怕早已毒發身亡了！

不過，兩人就是由於要時刻提防陰毒驟然發出的天蝎釘而吃了虧，被其乘隙所傷。

銀虎楚中樓舞着一根足有十八斤重的虎頭槍與方達雙戰魏元秀，勉强能夠穩住陣脚，雖則守多於攻，情形總比金獅霍丹與吳正好一點。不過，兩人身上亦負了傷，而魏元秀亦吃了楚中樓一槍，因之兇性大發，吼喝如獸嗥中，那柄蛇頭矛有如毒蛇出洞，左噬右鏟，咄咄逼人，攻勢凌厲驚人。

幸好楚中樓與方達配合得神妙，合力封擋破解了魏元秀的攻勢，不時乘隙還攻一招兩式，令到魏元秀更加怒發如狂，但一時間又奈何不了兩人。

倒是周坤一人獨戰凌放與那名高手顯得最危殆，原本，他只是獨鬥凌放的，雖不能勝，也不至敗，但在那名高手殺了十大高手中排名最末的蔣天之後，與凌放聯手合擊他，他便只有招架與挨打的份兒，這時身上少說點也有十處傷口之多，渾身浴血猶自咬牙苦戰下去。

霍丹與楚中樓不是不知道周坤岌岌可危，却苦於自顧不暇，根本無能力抽身加以援手，唯有乾着急。

霍丹由於心懸周坤的安危，一個分神之下，槍勢一緩，被陰毒覷準了露出的一絲空隙，彎刀猛地直切入去，斬向霍丹的左肋！

霍丹大驚之下，身形偏旋開去，而吳正的豹尾鞭亦不顧一切地迴劈向陰毒的左肩頭，企圖將他逼退開去。

但陰毒却不愧稱是苗疆有數的高手兇人，左手反臂一揮，居然以手臂硬擋吳正的豹尾鞭，而那一刀亦陡地一斜一削，硬是將閃旋開去的霍丹的左肋至腰間削割出數寸長的一道血口來。

「啪」地一聲，吳正那一鞭擊在他的左臂上，居然被震得反彈開來，而且發出「錚」的一聲，他那條左臂却完好無損，這煞是怪哉！

但陰毒自己却很明白，他那條左臂乃是裝上了鐵甲的，這是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也因此他往往在對手意外驚怔之下，驟然發出他的天蝎釘，十九必中，其陰毒可見一斑！

而他這一次亦無例外，在吳正豹尾鞭被反震回去，心驚莫明之下，左手電閃般一抖，一道暗芒射向吳正的咽喉！

吳正刹時警覺，急避，但已無及，「奪」地一聲，天蝎釘已射入他的喉頭上，他連叫也叫不出，便仰天倒跌下去！

霍丹一見，驚怒之下，金獅槍狂舞着暴刺向陰毒！

陰毒居然被他這一輪急風驟雨般的鎗勢逼得退了兩步，但立刻就被其出手怪異凌厲的一刀將他的槍勢一下子斬散了！

「嘿」地厲哼一聲，陰毒第二刀又發，直斬向霍丹的眉心部位。

霍然居然封擋不了，也閃避不了，眼睜睜看着陰毒那柄彎刀閃着懾人的冷芒，疾斬過來！

陰毒那一刀實在太快了。

一旁與魏元秀苦戰的楚中樓與方達先是瞥到吳正喪命在陰毒的天蝎釘之下，繼之看到霍丹無法閃避得了陰毒那一刀，眼看就要喪命在陰毒的刀下，俱不由發出一聲驚呼，楚中樓奮力一槍刺向魏元秀的心窩，硬是將他逼退開去，抽身便要閃撲過去解救霍丹，但却被魏元秀返身一鏟，將他截了下來。

而方達亦被魏元秀的左掌所纏，同樣脫身不得，急怒得楚中樓虎吼連聲，虎頭槍盡是進攻的招式，看樣子像是豁出去了，與魏元秀拚個同歸於盡。

魏元秀却沒有那樣傻，與他拚命，身形左閃右幌中，腳下却半步不退，蛇頭鏟有如靈蛇飛舞，只是圈着楚中樓的人槍，楚中樓竟然無法突破他的鏟勢。

驀地，「噹」地一下激响清脆地傳來，繼之响起陰毒的一聲驚叫聲。

楚中樓聽聞之下，不由好奇地往陰毒那邊望去，在他以為，霍丹肯定喪命在陰毒那一刀之下，却想不到發出驚叫慘呼的不是霍丹，而是陰毒，心中自是又驚又奇。却看到霍丹好好地站在原地，臉上盡是驚奇的表情，而陰毒則暴退出丈外，正與一個不速之客劇戰在一起！

楚中樓却不認識那人，但不管怎樣，那人在生死一髮間救了霍丹一命，而且出手對付陰毒，這畢竟對他們這邊來說，是大大有利的事。

跟着對金獅銀虎堂更有利的事也發生了。

只聽與凌放及那名高手苦戰的周坤陡地發出一聲慘叫，繼之凌放亦發出一聲痛叫，方達心中驚震之下，忙閃眼往那邊瞥去。

原來周坤經已能力難支，終於被凌放與那名高手合力擊倒了，但凌放亦斷去一條左臂，蹌退前數步，那名高手却在一名突如其來的女子靈捷的攻勢之下，節節敗退！

這令到方達不禁又驚又喜，不明白何以會忽然殺出兩名帮手來，雖然不認識這一男一女兩人，但對他們來說，無異起了振奮的作用。

× × ×

這一男一女突如其來，殺入金獅銀虎堂，出奇不意出手救了霍丹一命，並將凌放一條左臂斷去的男女兩人，正是孟龍與林穎師兄妹兩人。

原來孟龍林穎兩人趕到金獅銀虎堂時，聽到堂內傳來打鬥叱喝之聲及有幾處地方冒出火光來，而大門前也有不少屍體倒伏在地，便心知不妙，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便騰身躍上了門樓，接長身掠向傳來打鬥聲的大堂，恰好看到霍丹與周坤岌岌可危，生死一髮，兩人便飛身掠了入去，孟龍與間髮之間，急中生智，抖手擲出一塊碎銀，堪堪將陰毒斬至霍丹面門的彎刀擊歪，而震驚失神的陰毒腰背部位上，擊得陰毒忍不住發出一聲痛叫，朝側面斜蹌出數步。

而掠在周坤那邊加以援手的是林穎，可惜，她已經慢了那麼一刹那，周坤已經喪生在凌放的虬龍棒及那名高手的長刀之下！

林穎不由怒氣勃發，長劍疾揮，將大出意外的凌放一條左臂斬了下來。

這還是凌放警覺得快，心胆俱裂中奮身一個側閃，否則，斬斷的不是他的左臂，而是頸脖！

不過，他在受創之下，已無再戰之能，被兩名幫衆扶着，急急退了出去！

只是這一來，却苦了那名高手。

那漢子左眉上有一塊疤痕，相貌兇惡，一看便知道不是善類！

林穎心憤救不了周坤，對這漢子恨極了，是以出手又快又狠，絕不容情，那柄長劍招招不離那漢子的身前各大要穴！

那漢子奮起全力，全力招架，仍然招架不了，只好連連閃退，以避其鋒銳！

林穎却得理不饒人，着着緊逼，逼得那漢子根本就沒有喘息的機會，終於退無可退。

因為他已退到一根柱子前！

不過，他是個很奸滑的人，背後才貼上柱子，眼見林穎一劍當胸刺來，身形貼着柱子一轉，轉到了柱後，長刀自柱子的另一邊疾搠向林穎的左胸！

那知道林穎那一劍只是虛招，劍才刺到一半，却陡地一變，反手揮劍，斬向那根柱子！

那根柱子足有合抱粗細，是大堂中的一根支柱，這麼粗大的一根柱子，本來是不易一劍斬斷的，何況，林穎還是個女子，無論在功力及體力方面，皆遜於男人，就拿那漢子來說，他就沒有把握能夠一刀劈斷那根柱子！

可是，那根柱子居然在林穎的長劍揮斬之下，被斬斷了，妙的是，那根柱子雖斷，却沒有倒折下來，只是劍鋒從柱子中一閃而過。

自然，那漢子亦被斬成兩截，亦是劍鋒在他的腰腹間一閃而過，直到他從柱旁搠出那一刀，上截身形才因了前搠的力道，斜向前傾，斷折開來，兩截斷口處噴濺出大股血泉來。

而那根柱子居然仍然不倒。

林穎那一劍原來貫注上最上乘玄奇的內家功力——玉清紫氣神功，那柱子就算是一根石柱，亦會被斬斷，何況只是一根木柱！

這時候孟龍亦以玉清紫氣神功震傷了陰毒，陰毒在身形被震飛的刹那，左手一抖，射出了六枚天蝎釘！

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發出這樣多枚的天蝎針。

那是他在心驚之下，為了阻止孟龍的追擊，在慌亂之下，胡亂發出的！

霍丹在一旁看到，大驚叫出：「壯士小心，那是天蝎釘！」

孟龍顯然亦聽聞過天蝎釘的歹毒，撲前的身形一窒，手中長劍疾舞，在身前佈起一道光幕，但聽「叮叮叮……」一連數

下激响，射向他的六枚天蝎釘盡被擋住折落，有一枚還恰巧折射向陰毒！

陰毒對於自己秘製的天蝎釘顯然亦很顧忌，眼色一變，急不迭斜縱開去，同時大喝一聲：「撤！」

「撤」字出口，他的身形已橫掠開去，自一個敞開的窗口掠射出去。

魏元秀自孟龍師兄妹驟然現身出手之後，見兩人身手奇高，心頭暗驚，及至看到林穎先後將凌放斷臂，那名疤痕漢子腰斬，更是無心戀戰，聽聞陰毒喝「撤」，忙奮起一鏟，將楚中樓方達逼退開去，身形立刻倒射出去，自大堂門口掠射出去，一閃不見。

楚中樓方達只是硬撐下去，雖然眼見魏元秀溜之乎也，却有心無力，疲憊得幾乎連站也站不穩，那裏還能追下去？

而那些帮衆眼見首腦撒腿就溜，那個還敢再稍留，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紛紛爭先恐後，搶着向外奔去，却被金獅銀虎堂幾名帮衆乘機奮起餘力，斬殺了數人！

莫長生不老　夢醒却是空

金獅銀虎堂這邊是暫時將危機消弭了，但一路喝酒，一邊趕路，終於來到江州南門外的牛奔秦起與那老人，却又遭遇到一場危機！

三人是遭遇到以老而不司空不老，以及身上數處包扎了布條的薩麼星兩人為首的一羣人的阻截！

牛奔秦起兩人這時雖不至醉倒，亦是醉得腳步歪斜，連站着時也東搖西幌的，直噴酒氣！

那老人亦醉態可掬，顛三倒四的，幾乎連手上的酒瓶也拿不穩，睜着一雙醉眼，連連打着酒呃，在司空不老與薩麼星的身前停了下來。

「咦吁，俗語……有道，好狗不……擋道……你們巴……巴地擋着……老朽的……去路……不是想……攔途……截刧……吧？」老人翻着醉眼，揮動那個酒瓶，捲着舌頭斷斷續續地朝司空不老與薩麼星兩人直噴唾沫星子。

其實，他是明明認出薩麼星的，但就是不看他一眼，只是瞧着司空不老。

牛奔秦起兩人雖然已有九分醉意，醉眼朦朧中，仍能將兩人認出來，那刹那就如當頭被淋了一盆冷水般，九分酒意醒了五分，腳步一顛，退了一步，瞪着一雙恐惶的眼睛，駭然望着司空不老與薩麼星！

兩人雖然未見過司空不老，但却聽聞過他的大名及知道他的樣貌，兩人自然將他認了出來。

以司空不老的身份輩份，比薩麼星還要高出兩輩，試問，牛奔秦起兩人怎不對他又畏又懼！

薩麼星一眼看到那老人，早已恨得牙癢癢的了，一雙眼睛在夜色中綠幽幽地有如鬼火般妖異，要不是顧忌到老人那玄奇莫測的功力，他早已撲上去動手了！

附在司空不老的耳邊，悄聲道：「司空前輩，就是這看似酒鬼的老人將晚輩弄傷的，他亦是金獅銀虎堂急欲要找的人，前輩認識此人麼？」

司空不老上下打量着老人，心中一面在想着江湖上那些俠隱異人，却就是想不起有這麼一個人，更從未見過這老人，不禁有點疑惑地搖搖頭道：「薩麼星，眞的是這老傢伙將你傷成那樣？老夫可想不起，江湖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薩麼星發急地道：「這老兒的功力，只怕與前輩不相伯仲，具有這種功力的人，斷不會是無名之輩！」

司空不老一聽，想想，暗自道：「薩麼星說得不錯，此人能夠將一口酒噴出來而傷了薩麼星，不論他的功力是否與老夫互相伯仲，亦應該是一位大有名堂的人物，怎麼老夫不認識此人，眞他媽的玄！」

老人見兩人不理會他，不禁氣起上來，哼了一聲，朝牛奔秦起兩人說道：「這兩個人是怎麼哪？莫非是呆子聾子不成？硬是站在那裏擋着老朽的去路？」

牛奔秦起忙道：「老爺子，右邊那人就是人稱老而不的司空不老！」

老人聽得翻了翻眼，「呸」地吐了口唾沫，罵道：「什麼司空不老，他的樣子不是已七老八十了麼？還說不老？眞是拉狗屎放貓屁！不是人！」

說着，上身向前一傾，就像站不穩的樣子，顛着腳步向前撞去，口裏嘀咕道：「老朽不管他是人是狗，進城喝酒要緊，快讓開！」

秦起牛奔見到老人那副不將司空不老兩人看在眼內的樣子，不禁大驚，驚叫出聲道：「老爺子小心！」

喝聲中，也不理會自己的身手如何，左右搶上去，便欲護住老人。

薩麼星被老人一口酒傷了屁股腰背，連坐也不能，心中對那老人怨恨不已，但吃過苦頭，自然不敢對老人貿然出手，見秦起牛奔左右搶上，心中暗哼了一聲：「哼，趁這機會殺了那條蠻牛，也好消了某家心中這口氣！」心中惡念一出，便悶聲不响地，側身斜撲而上，一掌猛擊向牛奔的左太陽穴！

而司空不老見老人三番兩次侮罵他，心中早已有氣，老人這時更一頭向他衝跌着走過來，不禁怒意陡生，心中暗道：「這老傢伙一副不將老夫看在眼內的樣子，老夫倒要出手試一下你有多少斤兩！」

臉上聲色不動地，突然一掌斜拍向老人的右肩頭！

老人腳步斜顛地恍如前面的司空不老是個幻影般，依然歪着身撞了過去，却在司空不老一掌抵向他右肩頭的刹那，雙手猛地一張，那樣子就像要將身形穩定下來般，一點也看不出有半點做作的樣子。

但就是那麼巧，老人右手上拿着的酒瓶恰巧迎向司空不老的那隻左掌，而左手那一張，亦無巧不巧地，截住了薩麼星拍向牛奔的那一掌！

但聽「啪啪」兩下脆响，司空不老那一掌拍在了酒瓶上，但是，那酒瓶却居然毫不碎裂，完好無缺，仍然拿在老人的手上！

這眞是咄咄怪事了！

要知道，司空不老雖然只用了六成功力，但憑他數十年的精深修為，就算那酒瓶是鐵鑄的，也會被擊成粉碎，何况那只是一個瓦瓶！

而薩麼星那一掌擊在老人的掌背上，

本來，這應該是他佔了便宜，但他却被震得踣退了一大步，驚駭得他瞪大了一雙眼，那半邊白臉更白了！

要知道，他這一次由於决心要殺了牛奔，故此那一掌足足貫注了九成功力，而那老人却只是隨隨便便地一揮手，絲毫也看不出有半絲運勁的樣子，却將他震退了一大步，這簡直匪夷所思，這老人的一身功力，豈不是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登峯造極的境界？

司空不老亦是心中驚駭不已，他已看出若非那老人將內勁從掌上貫注到那個酒瓶上，豈會出現酒瓶不破的咄咄怪事？自己有心出掌，老人看似是隨便一張手，便硬擋了自己一掌，而且身形不但沒有被震退，反而又像站不穩般，身形一歪，斜撞向自己的腰側，他不由吸了口氣，閃退開身子！

牛奔却不知道自己已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回來。

那老人晃了晃手上的酒瓶，嘟喃道：「嗯！不擋路的才是好狗。」

說着張口就着酒瓶，喝了一口酒！

「老傢伙，你到底是什麼人？」司空不老驚疑地上下打量着老人。

老人「骨」地將那口酒吞落肚中，翻翻眼道：「你叫老朽作老傢伙，老朽就是老傢伙，還會是什麼人！」

說着招招手，朝秦起牛奔道：「你兩人跟在老朽身後，進城買酒去，老朽瓶中已剩下不夠喝兩口的酒了！」

秦起牛奔這時也看出老人似醉實不醉，而且只是隨手一張，便接下了司空不老一掌，將薩麼星震退，知道老人比司空不老可能還要厲害，心中自是大喜，心中忖道：「原來這老人功力通玄，是位隱於風塵的異人，怪不得兩位堂主千叮萬囑，一定要咱倆人找到這位老爺子了，看來，本堂不用再懼怕黑龍幫與司空老怪了，就算再多兩個像司空老怪這樣的人物，也不足爲患！」

兩人邊想邊已一閃退到老人的身後！

司空老怪忽然間陡地神情一震，臉上怪異地變換着神色，就像中了邪般疾叫道：「你……你原來就是四十年前，人稱酒仙的宇文一清！」

老人却恍如聽不到，繼續歪歪晃晃，顚顚倒倒地向前走着，連眼尾也不看司空不老一眼！

秦起牛奔自己聽到司空不老的叫聲，但兩人却從未聽過江湖武林中有酒仙宇文一清這個名號，見老人旣不承認也不否認，心中亦是疑信參半，但却將這名號緊記在心中，跟在老人後面走去。

那些黑龍幫衆見司空不老像中了邪般，呆怔怔地瞪着那老人，沒有加以阻止，而薩麼星却只是閃着綠幽幽的目光，亦是定定地站着不動，他們自然不會自找麻煩，硬要將老人截下來，何況，剛才動手時的情形他們也看到了，心中亦是驚懍那老人神鬼莫測的身手，見老人走來，不由自主地紛紛向兩邊讓開來。

老人與秦起牛奔就那樣旁若無人地，一直走向城中。

眨眼間，三人的身形已沒入了黑黯的夜色中。

司空不老仍然呆呆地站着，咀裏呢喃道：「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薩麼星終於移動腳步，走到司空不老的身前，見到司空不老那種樣子，不禁吸了口氣，但仍忍不住道：「司空前輩，酒仙宇文一清是什麼人物？怎麼晚輩沒有聽聞過這個人物？」

司空不老像是從大夢中醒覺過來般，震動了一下，吁口長氣，道：「一定是他，想不到他仍然在世，這眞是令老夫做夢也想不到！」

一頓接道：「你知道麼？此人的輩份比老夫還要高上一輩，年紀也比老夫大得多，算起來，沒有一百歲，也有九十八九了，難怪你沒有聽說過這號人物了！」

薩麼星聽得直眨眼，難以置信地道：「司空前輩，怎麼那老傢伙的樣貌看　比你還要年輕？」

司空不老嘆口氣道：「薩麼星，你不是那麼孤陋寡聞吧？難道你不知道，武林中有一種最上乘玄奇的內功心法，是可以令到一個人延年益壽，返老還童的麼？」

薩麼星猛地睜眼道：「前輩說的莫非是玉清紫氣神功？」

司空不老點點頭。「正是。」

薩麼星却說道：「玉清紫氣神功只是武林中的一種傳說而已，難道眞的有這種神功？」

司空不老冷笑道：「若是沒有，那老傢伙怎會練成玉清紫氣神功？他又怎會看樣貌只有五十多歲，實則已達百歲的高齡呢？」

薩麼星聽了直吸了口氣，驚得說不出什麼話來。

司空不老不耐煩地揮手截道：「別說了，還是趕回去，商議一下怎樣應付那老不死的吧！」

說完，一晃身，當先掠去。

薩麼星只好閉上咀巴，朝那些黑龍幫幫衆揮揮手，展開身形，追向司空不老。

那些幫衆急不迭撒腿跟着奔了下去！

×　×　×

金獅銀虎堂雖然被燒毀了幾處地方，但大致上仍不算毀損到成爲一堆瓦礫，不少房舍仍是完好無損，至少，那座大堂就一點也沒有損毀。

故此，金獅霍丹與銀虎楚中樓以此作爲總堂所在地。

而事實上，在倉促之間，也很難找到適合的地方，暫作總堂。

何況，總堂是堂中弟子熟悉的地方，正好用以召集散處在城中各地的弟子的地方。

這時候應該有三更天了，而金獅銀虎堂却內外一片通明，而且戒備森嚴，堂中燭火高燒中，端坐着霍丹、楚中樓、孟龍、林穎、方達、吳正諸人。

除了孟龍、林穎外，霍丹等四人皆是身上裹了不少布條，不過精神却很好，六人的臉上皆露出焦急企盼的表情，不時將目光射向大門口那邊。

「孟兄，令師怎麼在這時候還未到？」霍丹終於忍不住開聲問：「會不會……他們……」

下面的話他一想不妥，便忍住不說出來。

孟龍亦是有點焦急地道：「算起來，家師就算沿途喝酒，亦應該趕到了，會不會被黑龍帮的人在城外截住，纏着他老人家呢？」

林穎却道：「師兄，師父又怎會被那些人纏住的？不過，還有牛兄秦兄兩位要他老人家護着，那就難說了。」

霍丹忙欠身欲起道：「孟兄、林姑娘，霍某這就帶人到城外看一下！」

「不用了！」外面有人叫了一聲。

跟着又有人大叫：「大堂主二堂主，快出來迎接老爺子啊！」

衆人一聽，便認出是牛奔的語聲，而孟龍林穎聽出叫第一聲的人，是他們的師傅，兩人喜得同時叫道：「是師父他老人家來了！」急忙從椅上站起來，向堂外奔去。

而霍丹楚中等人亦慌不迭離座，奔向外面。

衆人才奔到堂口，便已看到那老人與牛奔秦起兩人正好走了過來，孟龍林穎忙欠身道：「師傅，你老人家終於來了。」

老人瞪眼道：「龍兒穎兒，可是說爲師來遲了？」

孟龍立刻閉上咀巴。

林穎却道：「師傅，你老人家看不到的麼？您老人家若是早來半天，霍堂主他們也就不會身受重傷，死了那麼多人！」

老人這才張開那雙醉眼，四下看了看，皺起了眉頭，再打量了霍丹等人一眼，才吁口氣道：「怎麼？黑龍帮的人打上門來了？」

「可不是麼？」林穎嘟着咀道：「若不是徒兒兩人及時趕到，只怕……」

老人擺擺手截道：「好了，別說了，進去再說吧。」

霍丹楚中樓這時才有機會向老人抱拳行禮道：「晚輩參見老前輩。」

老人瞧瞧霍丹楚中樓，頷首道：「快別多禮，嗯，你兩個就是小唐的傳人，很好，很好。」

兩人忙側身讓開，躬身道：「老前輩，請進。」

老人嘟喃一聲：「唉，若再那樣多禮，老朽眞是悶也悶死了。」

牛奔忙趨前道：「兩位堂主，屬下兩人幸不辱命，終於將老爺子找回來了。老爺子是個不慣拘束的人，請兩位堂主也別太拘禮了。」

秦起亦上前見過霍丹楚中樓兩人。

衆人落座之後，老人首先開聲道：「黑龍帮除了司空不老薩麼星之外，還請了那些邪魔外道的高手？」

霍丹欠身道：「回老前輩，還有一個天蝎子陰毒、黑臉獸魏元秀，還有不少高手，不過，晚輩懷疑除了這些人之外，可能還有一位隱在幕後的極害厲人物。」

老人這時已酒意全退，聞言愕了愕，道：「何以見得？」

霍丹道：「這一點，晚輩也拿不出什麼證據，只是一種感覺，同時，晚輩也感覺到，黑龍帮這一次請來了像司空不老這等絕世兇人，不會只是志在敝堂這樣簡單，憑司空不老等人的身份輩份，應該不會將敝堂放在眼內，若沒有更大的目的，相信他們不會忽然對敝堂感到興趣。」

老人頷首說道：「嗯，有些道理，老朽在路上也曾經想過這個問題，像貴堂這種不算大的堂口，確實『請』不動司空老怪這種人出手對付，其中必定大有文章，司空老怪才會『紓尊降貴』，出手對付貴堂。」

一頓接道：「可是，他們的眞正意圖是什麼呢？」

銀虎楚中樓攤攤手道：「老前輩，這一點正是晚輩等人百思莫解的地方，江州一帶，根本就沒有什麼足以引起像司空不老這種身份的人覬覦的武林異寶什麼的，像晚輩們這種小堂口，更不足以引動他們加以對付，這眞是想極了腦袋也想不透的事。」

霍丹也接口道：「他們肯定有所圖謀的！」

老人想了想，搖搖頭道：「這種想不通的問題，說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不說也吧，還是喝酒吧！」

林穎却道：「師傅……」

老人擺手道：「丫頭，爲師知道妳想說什麼，其實，趁這段時間，咱們正好喝酒，若爲師料得不差，他們必會在這一兩天之內攤牌的。到時，不是什麼都明白了麼？又何必在這時大費腦筋去猜謎？穎兒，妳知道麼？這對女孩子來說，特別容易老的，那就大大的不妙了！」

說時有意無意地瞥了坐在林穎身邊的孟龍一眼。

林穎臉一紅，嗔道：「師傅，您老人家又……」

老人大笑道：「妳要爲師不說，快拿酒來！」

林穎直跺脚，老人却笑得更大聲，霍丹是個機靈的人，立時笑說道：「老前輩，晚輩這就去叫人拿酒來！」

老人的目光刹時一亮，咂咂咀唇，笑道：「哈哈……，還是你夠爽快，不愧是小唐的好弟子！」

×　×　×

老人所料果然不差，黑龍帮在翌日的正午時分，派出了帮中一名執事，向金獅銀虎堂下戰書！

這亦等於是攤牌了！

約戰的地點，是江州城外十里處的鬥龍崗！

而且指名約戰老人！

但在戰書上署上大名的，依然是翻天蛟凌放，這就令到霍丹楚中樓等一衆人思疑不已了。

因爲，憑凌放的身份輩份，均不足於與老人相排平論，更遑論身手了，那麼，對方葫蘆中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只要想一下，對方連司空不老也擱不住老人進城，試問，若無比司空不老更厲害的人物，又怎能與老人相比，那豈非是自尋死路？相信天下間，很少這種的蠢人吧？特別是像司空不老這種人，更不會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因爲，他還想長生「不老」呢！

老人拿着那封戰書嘟喃着：「他們若非有什麼陰謀詭計，便是有所仗持，斷不會貿然挑戰老夫的，嗯，爲了愼重計，老朽還是親到黑龍帮走走，龍兒，穎兒，你兩個立刻到鬥龍崗查看一番，若有發現，

立刻回來告知爲師，若沒有，則留在那裏，一直到明天早上爲師與霍堂主等人來到，你倆明白爲師的意思麼？」

孟龍林穎立時應道：「師傅，弟子明白！」

「那快去吧，爲師也要去一趟黑龍帮了。」老人說着，便往外走去。

孟龍林穎亦即時離開了金獅銀虎堂。

老人這一去，直到黃昏時份才轉回來，却是喝得醉薰薰的，也沒有對霍丹等人透露，在黑龍帮中有無甚麼發現，倒頭便睡。

而霍丹楚中樓等人自然亦不敢驚擾老人的醉夢。

不過，他們却一點也不着急，因爲他們相信，老人若是在黑龍帮內發現了什麼古怪，斷不會這樣輕鬆的！

而他們亦知道，老人看似終日無酒不歡，長在醉鄉，實則，那只是一種避世的碍眼法，若是醉倒的人，又怎可能戲弄得薩麼星司空不老這兩個煞星？

所以，老人越是這種毫不在乎的樣子，他們越放心。

直到晚上，孟龍林穎仍沒有回來，這就表示兩人在鬥龍崗沒有什麼特別情况發現。

黑龍帮挑戰的時間是在明天早上日出時分，既然暫時沒有什麼事，霍丹等人也樂得去睡一覺，養精蓄銳，好赴明天的決戰！

不過，在總堂內外，仍然是戒備森嚴的。

× × ×

翌日。

當第一道日光從天際浮動的雲中透射出來，金輪浮現的時候，鬥龍崗上，幾乎是不分先後，從崗南崗北兩個方向，有兩批人登上了崗頂！

從南面登崗的，爲首之人正是金獅霍丹、銀虎楚中樓，那不用說，這方面的人是金獅銀虎堂的人了。

而那老人就走在金獅銀虎的身後。

從崗北那面登崗的，走在最前的是斷了一條左臂的翻天蛟凌放，跟着是魏元秀、陰毒、薩麼星諸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傍着司空不老走着的一位用紫布罩套頭，身穿一件寬大的紫色長衣的人物！

雙方在崗頂上那塊約有三數十丈的平地上站下來之後，皆互相打量着對方，而很自然地，黑龍帮那面的人皆將目光集中在那老人的身上，而金獅銀虎堂那面的人，却將目光落在那個布罩幪頭的神秘人身上！

好明顯，那名幪頭神秘人應該是這一次約戰老人的主要人物了。

老人自然特別注意那位神秘人物，可惜，由於此人頭上套着布罩，只能從那兩個眼洞中看到那人的一雙閃閃的目光，更由於他穿了一件又寬又長的長衫，連一雙脚也遮了起來，故此，根本無法斷定此人是男還是女的。

那神秘人亦透過那兩個眼洞，射出兩道閃亮的眼神來，注視着老人。

雙方的人中，大概只有金獅銀虎與翻天蛟凌放例外，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三個人自一站定，便怒目相視！

× × ×

互相默然注視了足有一盞茶時份，終於，司空不老首先開聲了。「宇文一清，站出來吧，你不承認也不成了！」

老人笑笑，洒脫地走前兩步。「司空不老，那又怎樣？」

這老人果然就是有酒仙之稱的宇文一清！

可惜，在塲的人中，除了司空不老等三數人外，全皆從未聽聞過酒仙的大名，所以，雙方面的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這也難怪金獅銀虎等人的，因爲酒仙宇文一清乃是位成名垂一甲子以上的隱世異人，當宇文一清四十年前隱跡江湖時，他們可能還未出娘胎，試問，他們又怎會對這位不求聞達的隱世異人有所聞的呢？

這只有老一輩的武林人物，還記得起酒仙宇文一清這位異人！

而宇文一清在四十年前已是五十多歲，四十年後的今天，應該也有九十多歲了，但他仍然像是四十年前的樣子，那就眞是不可思議了，莫非他吃了長生不老之丹藥？

司空不老目注宇文一清──老人，陰陰地道：「不怎麼樣，只要你能夠將玉清紫氣錄交出來，你還是做你的醉貓醉狗，咱們决不再麻煩你。」

老人瞇着一雙眼，冷冷笑道：「司空不老，這大概不是你的主意吧？憑你，還不敢動老朽的念頭！」

「不錯，那是我的主意！」接口的却是那位幪頭神秘人！

老人刹時雙眼一睜。「咦，妳這見不得人的醜八怪，終於開聲了！」

那幪頭神秘人一開聲，任是誰也聽得出，那是個女子婦人的聲音，不禁好奇地齊齊注視着那神秘人。

幪頭神秘人聽了宇文一清的話，那襲紫衣無風自動起來，好一會，才語聲尖脆地說道：「宇文一清，你敢說老娘是醜八怪！」

宇文一清哈哈一笑道：「妳若不是醜八怪，爲何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好，老娘就讓你看一下，是否醜八怪！」幪頭人說着忽然伸手扯下了幪頭的紫布罩。

衆人的目光不由爲之一亮！

那幪頭神秘人這一除下紫布罩，展露在衆人眼前的，却是一張風韻猶存的姣美臉龐！

這張臉龐上竟然連一絲皺紋也沒有，鳳眼蛾眉，瓊鼻瑤咀，姣美中顯露出一種雍容的神態來，一頭髮絲烏黑鑑亮，但看她的年紀應該有四十上下了。

宇文一清瞧着這張姣美雍容的臉龐，不禁張口結舌地脫口叫出：「鳳若，原來是妳！妳……妳原來還未死？」

那紫衣婦人冷厲地一笑，目光怨毒地盯着宇文一清。「宇文一清，你估不到吧？不過，老娘却料到，你一定未死！」

「所以，妳便以金獅銀虎堂的生死存亡，將老朽引出來了？」宇文一清臉上的表情極之複雜。

霍丹楚中樓等人看到宇文一清居然與那婦人是素識的，不禁驚疑的好奇地靜聽下去。

那婦人鳳若狠聲道：「說起來，那是老娘知道你在二十年前，曾經對當時的金銀堂主唐鐵楝許下一個諾言──只要你在生一日，若是金銀堂遭到危難，你便出面爲之解救一次，是不是？」

宇文一清點頭道：「不錯，妳是怎樣知道的？老朽記得當年向唐鐵楝許下這個承諾時，就只有老朽與小唐兩人！」

「這一點老娘無需要告訴你，這不是重要的問題。」丁鳳若冷然道：「重要的是，老娘知道了這個秘密，便善加利用，果然這就將你找出來了！」

說起來，宇文一清在二十年前之所以對唐鐵楝許下這個承諾，那是因爲酒的關係。

當年，宇文一清隱跡江湖後，便以酒爲伴，一半是爲了當年的恨事，想以酒來痲醉自己，省得時常想起那件恨事來，一半却是素所嗜之，故此，便成了一個常在醉鄉的酒徒。

恰巧，唐鐵楝也是個嗜酒之人，而且酒量驚人，那一年在江州臨江樓上巧遇宇文一清，兩人皆被對方的酒量所吸引，由是便對喝起來，結果，兩人皆大醉如泥，由唐鐵楝的手下扶回金銀堂（金獅銀虎堂的前身）。

宇文一清醒過來後，却在金銀堂內逗留了足有一個月，每日皆與唐鐵楝對飲爲樂，由是兩人成了莫逆之交，宇文一清有感於唐鐵楝是個「知音」人，臨離去時，便慨然對唐鐵楝許下這個承諾。

而唐鐵楝在這一個月的相對中，察覺出宇文一清乃是位隱跡江湖的異人，於是便將這個承諾緊記在心，病危時告知了霍丹，要他緊記在心，萬一金獅銀虎堂眞的遇上危難，便到江州附近一帶找尋宇文一清。

而宇文一清在臨離去時，亦曾告知唐鐵楝，他終此一生，都不會遠離江州一帶的。

說起當年那件恨事，乃是他在未退隱江湖的事了，而且與眼前這位稱做鳳若的婦人大有關連。

原來，這婦人姓丁，名鳳若，在宇文一清三十五歲那年，她只有二十歲，乃是江湖武林中出名的大美人。

只是，又誰想到，她是個心如蛇蝎，野心勃勃的女子。

那時候的宇文一清經已名噪江湖，人稱酒君子，雖則已三十五歲，看上去却像二十許年紀，而且相貌不俗，擧止洒脫，乃是一位頗受同道注目的年輕一輩中的高手。

好不幸，他在一個偶然的塲合，邂逅了丁鳳若。

而丁鳳若顯然是有意認識他的。

從此，兩人便郎情妾意，兩情繾綣起來，直到一年之後，他發覺自己珍藏的一册武林寶典──玉清紫氣寶錄不翼而飛，而丁鳳若亦不辭而別，他才恍如大夢方覺，知道這一年來丁鳳若對自己的一片柔情蜜意，乃是爲了接近自己，好偷取玉清紫氣寶錄。

他當時又氣又怒，尚幸玉清紫氣寶錄乃是分上下兩册的，他爲了防範覬覦寶錄的人偷盜，故此將上下兩册分開來藏放，而下册比上册猶爲重要，他將之放在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幸好他不是兩册一齊藏放，所以，丁鳳若偷去的只是一本上册！

但這已經是不得了的大事，要知道，這兩册玉清紫氣寶錄乃是三百年前，一位名叫玉清上人的野道長──一位武林異人將他一生窮研武學，及天下各家各派的內功心法所得的精髓，記錄成册，乃是江湖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練功寶典，而據說，只要修練成玉清紫氣神功，不但功力通玄，更且能益壽延年，說不定還可以長生不老，而且不會衰老下去，試想想，有這樣神奇的功效的寶錄，凡是練武的人那個不想得到？

而這兩册寶錄乃是他的恩師臨終時傳給他的，並嚴囑他不得向外洩漏，以免惹禍上身，更會引起武林動亂。

他亦嚴遵師囑，一直守秘，沒有向任何人透露半絲有關寶錄的秘密，却不知道丁鳳若是怎樣探查出來的。

失去了寶錄，他當然要追回來，他一直在江湖上追查了六年之久，才將丁鳳若找出來。

那時候，丁鳳若已學會了寶錄上所載的神功，而且還有所成，那樣子只比六年前老了那麼一點點，但宇文一清對她已一點愛意也沒有了。

他只想取回寶錄上册。

但丁鳳若却堅不交還，於是兩人便動上了手，幸好他習會了玉清紫氣寶錄上下兩册所載的神功，故此，在激戰了二百五十個回合後，終於將丁鳳若制住，並從她的身上取回那册寶錄。

本來，他是想一掌斃了她的，免得她恨怒之下，向江湖上將自己擁有玉清紫氣寶錄的秘密說出去，但到底不忍心，而他亦不是個嗜殺的人，於是，告誡了她一番，便放了她，轉身離去！

那知道他却差點死在這蛇蝎心腸的女人手上。

就在他轉身離去的刹那，丁鳳若却悄然掩撲上去，一指點向他的背心大穴。

到他驚覺時，心中大吃一驚，身形陡地一偏，丁鳳若那一指便堪堪擦着他的背側點過，而他在側身的刹那，一掌反臂揮拍出去，拍擊在丁鳳若的腰臂上，將她擊得斜飛出去，滾落一道足有百丈深的斷崖下。

當時，他以爲丁鳳若必死無疑，察看了一下，便離去。

雖則丁鳳若對不起他在先，但自殺了丁鳳若後，他便一直耿耿於懷，而且亦生出了避世的念頭，終於，他在五十八歲那年，自動失踪了。

那時候，他已經被武林同道改稱爲酒顛！

那是因爲他自殺了丁鳳若後，每天喝醉之後便顛顛狂狂的緣故。

× × ×

「鳳若，妳將老朽引出來了又怎樣？」宇文一清這時已猜到了丁鳳若的意圖，但却明知故問。

「你這是明知故問！」丁鳳若冷笑一聲。「你已是個糟老頭，難道老娘會要你不成？當然是要你那兩册玉清紫氣寶錄的

下册了！」

霍丹楚中樓等人都聽說過玉清紫氣寶錄這回事，聞言之下，一個個聳然動容，將目光集中在宇文清的身上。

就連薩麼星、陰毒本人亦是動容不已，因爲，他們是司空不老邀來的，司空不老只對他們說，事成之後，必有他們意想不到的好處，他們却想不到，原來是爲了玉清紫氣寶錄！剎時間神情大振！

宇文一清哂然道：「妄想！」

丁鳳若却道：「這不是妄想，老娘爲了長生不老，容顏不改，在滾下那斷崖不死之後，便隱居潛修，終於給老娘想出了一個尅制你的辦法來了，不信，你可以試試！」

「師傅，就讓弟子兩人將這狂婦先拿下來吧！」說話的是孟龍林穎，兩人是從鬥龍崗的東面飛奔上來的。

宇文一清却搖手道：「龍兒穎兒，你兩人快去替爲師弄兩罎酒來！」

孟龍林穎皆不明白師傅何以在這緊要關頭，還要喝酒，聞言之下，林穎却道：「師傅……」

「快去，連爲師的話也敢不聽麼？」宇文一清喝了一聲。

兩人從未見過師傅對他們這樣疾言厲色的，相顧一眼，應了一聲：「是，師傅。」委委屈屈地飛身向崗下掠去。

牛奔這時閃身上前道：「老爺子，晚輩知道您老人家一定會酒癮發作的，故此帶了兩瓶酒來，喏，老人家先喝兩口解解饞。」

說着遞了一瓶酒給宇文一清。

宇文一清伸手接過，笑對牛奔道：「哈哈，還是你深知老朽之心，眞是孺子可教！」

牛奔忙道：「老爺子爲了敝堂的事即將與那些狗雜種大戰一場，晚輩好應該替您老人家效勞的。」

宇文一清將瓶塞拔出來，喝了一口酒，抹抹咀巴，舒口氣道：「好酒，可惜太少了點。」

接又「骨嘟骨嘟」一口氣喝了大半瓶酒，這才轉對那婦人道：「妳的心性若不是那樣狠毒，傳妳玉清紫氣寶錄下册的修煉方法又如何？妳別妄想了，妳這種人若是多活一年，那只會令到有更多的人受妳所害，老朽這一次就算是死，妳也休想得到玉清紫氣寶錄的下册。」

那婦人聽着宇文一清的說話，臉上神色數變，狠毒地怒視着宇文一清，切齒道：「宇文一清，你以爲你修練成了玉清紫氣寶錄上下兩册的神功，老娘便奈何不了你麼？今日倒要教你知道老娘的厲害，老娘不會殺你，但却一定可以從你的身上，取到那册玉清紫氣寶錄！」

宇文一清一口將那瓶酒喝光，甩手將之抛開，哈哈大笑道：「鳳若，老朽已年近百歲，可不是三歲小孩子了，妳以爲妳說出那番話，可以將老朽嚇倒不成？哈哈，妳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只管施展出來，看奈何得了老朽？」

丁鳳若冷然一笑，撇撇咀道：「宇文一清，話是你說的，那老娘就教你嚐試一下，老娘窮十二年時間苦心研創的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的厲害！」

宇文一清一聽，神情微震，悚然道：「鳳若，原來妳已練成了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怪不得妳敢口出狂言，敢動老朽的念頭了。」

丁鳳若看到宇文一清那種驚震的神情，以爲宇文一清心有所懼，不禁尖笑道：「宇文一清，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你若是立刻將那册玉清紫氣寶錄下册交給老娘，老娘也不爲已甚，保證不傷你們一人，也不再動金獅銀虎堂的一根汗毛，怎樣了？」

宇文一清哂然道：「鳳若，妳別妄想了，區區一個金獅銀虎堂自然不放在妳的眼內，所以妳不屑動它，若是被妳練成玉清寶錄下册上的神功，相信那時候妳的野心是志在天下武林了，那可眞是乖乖不得了。」

一頓接道：「哼哼，區區一個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老朽自信還能夠應付得了。」

丁鳳若尖叫一聲：「宇文老鬼，旣然你嫌命長，那老娘只好不念當年那段香火之情，成全你了。」

接一聲：「佈陣！」

司空不老、薩麼星、陰毒、魏元秀，還有五名穿一色杏黃衣褲的漢子，轟應一聲，展動身形，就欲佈陣。

宇文一清却伸手連搖道：「慢着，時候還早，咱們有的是時間，老朽酒癮發作，待老朽的兩名從兒將美酒弄來後，老朽喝個夠癮，才動手不遲！」

丁鳳若一雙狠厲的目光瞬也不瞬地盯視了宇文一清好一會，才朝司空不老等九人擺了擺手，說道：「好吧，老娘就讓你死也做個醉鬼，看你能夠玩出些什麼花樣來！」

司空不老等九人在丁鳳若擺手示意下，將身形停下來，看來，他們九個人一定是事先在丁鳳若的指示下，將那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演練了無數遍，早已經練熟了。

宇文一清道：「鳳若，這裏地方不大，人又多，而老朽也不欲他們有所損傷，是以，咱們可到那面崗下的空地上動手，不至受到騷擾，妳認爲怎樣？」

丁鳳若眼珠一轉，遂即點了點頭道：「嗯，這樣也好，免得到時候人多亂了手脚。」

其實她一早就考慮到，在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將宇文一清圍住之後，若是金獅銀虎及孟龍等人在情急之下，闖陣搶救宇文一清，那時就大有麻煩了，因爲他們若是一經將陣勢佈展開來，心神與功力便全部集中專注施壓向被陣勢所困之人，若是受到騷擾，威力便會因心神分散而減弱，這對被圍之人的乘機反擊是極端有利的，何況是像宇文一清這種功力已到出神入化境界的罕絕高手，那更是對彼極之有利而對己極之不利，她早就想藉詞移地佈陣的了，宇文一清一說，正合了她的心意，她焉有不同意之理？

× × ×

孟龍師兄妹兩人終於提着兩罎酒回來了。

老人也沒有說什麼，就像是飢渴的駱駝般，急不及待地將泥封拍開，雙手捧起

一罎酒，張開口，有如長鯨吸水般，鯨飲起來！

在衆人的訝異的目光注視下，老人居然不用喘一口氣，便將一罎酒飲了個清光，最妙的是，居然連一滴酒也沒有濺出咀邊。

老人這種熟練的牛飲法，除了孟龍師兄妹是見慣不怪之外，其餘的人俱是看得大睜雙眼，嘆爲觀止。

老人將那個空酒罎抛落地上，接又捧起另一罎酒，依法鯨飲起來。

依然是點滴不濺，將那罎酒喝光。

司空不老等人看得動容不已，驚疑地看着臉不紅，氣不喘，連肚皮也不漲的宇文一清。

金獅銀虎等人却頗爲老人担心，但也被他神乎其技的喝法驚呆了，因爲兩罎酒少說點也有四十斤，相信天下間就算是再善飲的人，也不可能將四十斤酒在一個時辰之內喝下肚，只怕不被漲死，也會被「淹死」。

老人却連肚皮也沒有稍漲，更像沒有喝過酒般，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牛奔性直，早已忍不住上前道：「老前輩，您沒事吧？現在，大敵當前，您……您……」

宇文一清已笑着打斷他的話，伸手拍拍他的肩頭道：「你看，老朽不是好好的麼？不是越喝越精神麼，你不用替老朽担心，老朽自有道理！」

牛奔瞪着一雙牛眼，瞪着老人，老人的神態果然是一點不妥也沒有，而且比未喝酒時還要精神，不禁傻了般抓抓大腿，喃喃道：「這眞是奇之又奇了，若是我老牛喝了這樣多的酒，就算不醉死，也會漲死。」

宇文一清朝他眨眨眼，笑着說道：「等一下還有你奇的事情發生，你別看走了眼。」

說完轉對丁鳳若道：「老朽已喝夠了，咱們下去動手吧！大概妳早已等得不耐煩了。」

丁鳳若驚疑地瞧着宇文一清，吸口氣道：「宇文老鬼，你的酒量是越老越厲害了，旣然你已喝夠了，那咱們就下去吧，老娘確實不耐煩了！」

說着當先向崗下東面那塊空地掠去。

司空不老等九人緊接掠下去。

翻天蛟凌放等人早已得了司空不老的吩咐，崗留在上。

宇文一清哈哈一笑。「丁鳳若，妳一定是心急想得到老朽那册玉清紫氣寶錄的下册了吧！」說着，身形便欲向崗下掠過去。

孟龍師兄妹却一閃身上前，將他阻住，恭敬地道：「師傅，待弟子兩人替您老人家打發那些人可也。」

宇文一清咂咂咀巴，打了個酒呃，說道：「龍兒，你們若是能夠應付得了他們，爲師也樂得自在自在，喝酒過癮了，別再說了，退下去，協助霍堂主他們，提防黑龍帮的人乘機下手，你兩個看到麼？那些帮衆中，確是混了不少的高手，沒有你兩個的協助，萬一動起手來，只怕霍堂主他們應付不了！」

孟龍師兄妹兩人不敢違拗師命，齊應了聲：「是！師傅你老人家小心！」這才退回金獅銀虎的身邊。

「老前輩，晚輩等着與您老人家再大醉一場！」牛奔做着喉嚨叫。

宇文一清大笑回答道：「呵呵呵，老夫還未够癮呢！等會正好與你再喝他三百斤！」

呵呵笑聲中，人已行雲流水般，向崗下掠去。

× × ×

東面崗下的那塊空地上，以丁鳳若爲首的司空不老等十人，已佈成了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並且將宇文一清圍在了陣中！

這個倒轉天地九陰十絕陣果然怪異，崗上的金獅銀虎及孟龍師兄妹等人望下去，只見以陰毒爲首的其中五人，以「梅花問竹」之勢，頭下脚上地倒豎起來，而且就像車輪一樣翻轉起來；而丁鳳若司空不老等五人則身形遊走不絕，與陰毒等五人翻轉的方向相反，交錯着遊走翻轉着，只看得衆人眼花繚亂，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來。

不一會，交錯遊走翻轉的身形居然完全將被圍在陣中的宇文一清的身形遮掩了，根本看不到！

金獅銀虎等人望到這種情形，心中無不惴惴然，因爲，他們居高臨下，仍然無法看到那陣中有絲毫的破綻露出來，換言之，被圍在陣中的人更加發覺不到，自然亦無從下手破陣而出了！

而好明顯的，這只是陣勢初期發動的威力，若是佈陣的十人發動攻擊，則其威力不知怎樣驚人了！

本來，在崗頂上的金獅銀虎與翻天蛟凌放兩方面的人皆有乘機在這時一決生死强弱的心意，但這時候雙方俱被崗下面的情形將心神全部吸引了，誰也不想再動手了！

因爲崗下面的決鬥換言之亦等於是他們的決鬥，下面決鬥的那一方勝了，亦就等於上面那一方面的人勝了，別忘了，他們雙方皆是以下面那決鬥的雙方作其靠山的！

陡地，崗下傳來一聲尖厲的叱喝：「殺！」

崗上衆人聽得心神一震，更加將注意力集中在即將發動致命的一擊的崗下那像走馬燈般的陣勢！

而他們亦聽出喝出那一聲「殺」的是丁鳳若。

孟龍師兄妹比崗上的任何人都要緊張，因爲那是關係到他們的師傅——宇文一清的生死榮辱的緊要關頭。

崗上每一個人皆是目不轉瞬，屏息着觀望着。

而崗下那圍着宇文一清像走馬燈般交錯疾轉的人影，在丁鳳若那聲「殺」字出口的刹那，陡地人影一分，車輪般橫轉的人影與電閃般遊走的人影乍然一合，十人恰好分成了五雙，每一雙皆是頭脚交錯貼合在一起，倒站的人則以雙脚勾着站着的人的脖子，猛地倒拗起來，雙掌齊揚，疾劈向被圍在當中，一動不動站着的宇文一清！

而站着的人則將雙掌按在倒拗起的人

的背心大穴上，將自己本身的內家功勁傳到對方的身上，這一來，兩人的功力融爲一體，那種從雙掌上發出的掌勁，何止倍增！

何況，五雙人劈出了十股強猛如濤的掌勁，那一種威力，更是非同小可，在剎那間，崗下風起雲湧，天地亦彷彿爲之一變！

孟龍師兄妹緊張得已忘記了呼吸，緊握着雙拳，瞪着雙眼，望着崗下。

牛奔却已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叫。

也就在牛奔驚叫聲出口的剎那，陡地被圍在陣中，一直沒有動過的宇文一清忽然張口發出一聲穿雲裂石的長嘯。隨着他那一聲長嘯的發出，他的口中有如蛟龍噴雨般，噴酒出一股酒雨來，那飄散的酒味，連崗上的人也嗅到。

「嘻嘻，原來宇文老前輩早先喝下的兩罈酒，有這等妙用，我老牛這一回可眞是大開眼界也！」牛奔又忍不住地讚嘆出聲，金獅銀虎等人也被崗下瞬息突變的奇景看得呆住了。

這時崗下眞是奇景迭出，因爲就這剎那之間，只見崗下是一爿濃濃的酒霧，不但將丁鳳若司空不老等十人罩蔽得影踪不見，就連宇文一清亦被酒霧所籠蔽了，但正中頂上的酒霧却有如噴泉般，噴湧翻瀉不已，從崗上望下去，那酒霧有如翻湧的雲海般蔚爲奇觀！

陡地，酒霧翻湧激蕩不已，同時間霧中響起五下有如焦雷般的炸響聲，接着，一條人影有如夭矯神龍般，從急激翻湧排蕩的酒霧中衝天射了起來。

孟龍一眼瞥到，驚喜地脫口大叫道：「師傅，是師傅他老人家！」

牛奔亦驚喜地大叫道：「是老爺子勝了！」

金獅銀虎雖然沒有叫出聲來，但同時長舒了口氣，亦是一臉興奮之色。

但翻天蛟凌放那邊的人則臉色大變，雖然這時候酒霧還未消散，看不到丁鳳若司空不老等人的情形，但從宇文一清能夠從丁鳳若誇口自言神妙無方的倒轉天地九陰十絕陣中破陣而出這一點，知道誰勝誰敗了。

果然，在酒霧消散之後，只見丁鳳若、司空不老等十人分作五雙，各自萎頓在地上，而丁鳳若那風韻猶存的艷麗容顏，居然像變魔術般，變得鷄皮鶴髮，滿臉俱是皺紋，那模樣，有如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婆子！

反觀宇文一清，雖則他的咀角上有一抹血漬，（這時他正凌空一個轉折，飛掠上崗頂，是以崗上的人皆看到），但身法仍然矯健靈活，眨眼間，在金獅銀虎及孟龍師兄妹的歡呼聲中，飄落在崗頂上。

孟龍師兄妹急忙趨上前去，關切地道：「師傅，您老人家沒有什麼吧？」

宇文一清長吸了一口氣，用衣袖抹去咀角的血漬，哈哈一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受了點內傷，不碍事的。」

接目光一掃，落在牛奔的身上，伸手道：「牛老弟，還有一瓶酒呢？快拿來，老朽這一次眞的酒癮來了。」

牛奔忙將那瓶酒遞給宇文一清。

宇文一清接過，拔開瓶塞，噓了口氣，一仰頭，居然一口氣將那瓶酒倒入肚子內！

「吁——眞痛快！」宇文一清長長吐了口氣，咂着咀唇，一副陶醉的樣子。

「老前輩，晚輩斗胆請問，適才老前輩用的是什麼玄功手法，破了他們的倒轉天地九陰十絕大陣的！」金獅霍丹又敬又佩地恭聲問。

宇文一清拿眼掃了一下崗下正掙扎着站起來的丁鳳若、司空不老等十人，肅容道：「說實話，老朽若不是近年來練成了玉龍噴霧法，再加上玉清紫氣神功配合施爲，先是用酒霧將他們籠蔽，使他們看不清楚老朽的身形方位，加上又被酒氣所薰，令到他們薰薰然的，功力隨之一滯的剎那，老朽立刻運起十成十的玉清紫氣神功，硬接了他們五掌，將他們的內腑震傷，並順手點上了他們的氣海穴，令到他們的一身功力被點破，此後，他們再不能爲惡江湖了！」

頓一頓又道：「幸好那五名杏黃衣衫的傢伙的功力遠遜丁鳳若等五人，若是功力相若，老朽就破不了那個陣！」

「宇文一清，你好歹的手段！」丁鳳若顫抖地嘶聲尖叫着。「你爲何要點破了老娘的一身功力？那還不如一掌劈死了老娘還乾脆了！老娘這一副模樣，怎能再見人？」

宇文一清冷然道：「丁鳳若，妳原本就應該是這副模樣的，老朽只不過還妳本來面目，何毒之有？再說，老朽已在四十年前，立下誓言，永不殺人，如今老朽散了你們一身功力，令到你們不能再爲惡江湖，正是一舉兩得也！」

丁鳳若悲叫一聲，昏倒在地上。

司空不老等人則毫不理會昏倒的丁鳳若，拖着蹣跚的脚步，佝僂着身子緩緩離開。

「師傅，那老婆子妄想長生不老，容顏永駐，不惜用盡手段，倒頭來却一場空了，而且還她本來面目，眞是痛快！」林顥拍着掌高興地說。

金獅銀虎同時抱拳朝老人道：「老前輩，晚輩們不知要怎樣多謝您老人家的援手相助才是！」

宇文一清呵呵笑道：「哈哈……那還不簡單！」

銀虎一怔，不解地道：「請老前輩明示！只要晚輩等才能力所及……」

「二堂主，在你來說，那眞是輕而易舉之事！」牛奔插口道：「只要二堂主你立刻準備美酒，與老爺子他老人家暢飲一番，不就成了！」

宇文一清大笑不止。「牛老弟，你的話正對了老朽的心意——來！咱們喝個不亦樂乎！」

金獅霍丹忙說道：「難得您老人家有這個興緻，晚輩等敢不與您老人家暢飲一番！」

「呵呵，那就快走吧，老夫的酒癮又來了！」宇文一清說着已邁開脚步向崗下走去。

金獅銀虎、孟龍師兄妹及牛奔秦起等人，立時呼應一聲，與高彩烈地隨在宇文一清的身後，向崗下走去……

（全文完）

祝枝山巧破明珠案

民間趣事　　萬雲龍・編繪

1　明代的蘇州才子祝枝山家中有一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光彩奪目，凡是有幸看到這顆珠子的人，都羡慕不已。

2　一日黃昏，總管急匆匆地稟告他："那顆夜明珠不見了！"



3　他連忙隨總管從裏到外仔仔細細地搜尋了幾遍，不但夜明珠沒有找到，甚至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沒發現。他想：什麼人這樣狡猾，不露痕迹地把寶珠盜走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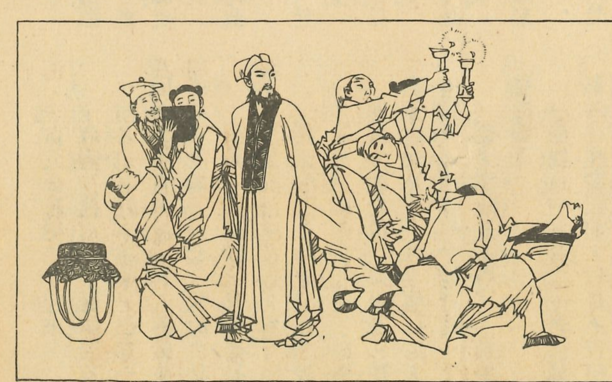
4　他肯定出了家賊，於是想出一個破案的妙計：把全體僕人叫到祠堂；祠堂裏黑洞洞的，隱約可見供桌前面凳子上有一個鉢子。



5　他說："大家只知道我有一顆夜明珠，却不知我還有一個護寶的法器——察心鉢。這鉢，沒有做歪心事的人摸了它，會覺得沁凉潤脂；做賊的人摸了它，會立即被它黏住，並且大叫起來。"



6　他叫大家依次走過去摸鉢，直到最後一個人摸過了，也沒有人發出聲來。



7　他吩咐把燈點亮之後，略一巡視，突然用手一指，厲聲喝道："他就是賊！"於是命人把那人抓了起來，經審問，果然是那人偷走了夜明珠。請您猜一猜祝枝山是根據什麼作出判斷的？　（答案見本期）

龍刀鳳劍（下）

兩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凌霄·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藍天雲，呂沁寒各自奉師命前往生死岩赴生死約會，上一代的怨仇落在年輕一代身上，他們兩人就這樣莫明其妙的拚鬥起來，正在危急之時，黃九公適時出現，阻止了這場拚鬥，也挽救了他倆的生命，此刻，突見呂沁寒的兩名婢女慌張地跑來報信，說是藏劍宮出了事，呂沁寒忙帶着兩婢女飛奔而去……黃九公向藍天雲敍說他師傅刀公齊天壽和劍婆孟飛烟昔年的恩怨情仇，原來刀公、劍婆原是一對情侶，後來因別人從中作梗而反臉成仇……黃九公命藍天雲去打傷來犯的藍衣人，藍天雲只得依計行事……

寃仇盡化解　刀劍結同心

但見刀光電閃，勁氣生風，那藍衣人慘嗥一聲，頓時血花四濺，當眞是斷了一條手臂。

藍天雲收回金刀，冷冷一笑道：「區區說過不要你的性命，但從今以後，你們再敢踏入青城山一步，藍某就必取你等性命。」

那藍衣人左臂跌在地上，但却並未皺眉，只是自行點住脈穴，止住出血，冷冷的看了藍天雲一眼，拾起斷臂，一言未發，疾步轉身退去。

隨他回來的人，也護衛在藍衣人四週，同時走開，藍天雲長長的吁了口氣，褒好金刀，這才轉身向着孟飛烟立身之處走來。

黃九公這時哈哈一笑道：「老弟，恭喜你做了一樁好事！」

藍天雲右臂挾着金刀，抱拳道：「老前輩過獎了……」

目光轉向孟飛烟，立時單膝一曲，見禮道：「晚輩藍天雲，叩見孟老前輩！」

孟飛烟柳眉一皺，沉聲道：「你可是齊天壽的弟子？」

藍天雲見她這等口氣，自是不敢起來，應聲道：「晚輩正是天山門下……」

孟飛烟道：「你可知道？齊天壽乃是老身生死大敵？」

藍天雲聽得怔了一怔，抬頭道：「這個……」

他忽然發現，孟飛烟雖然號稱劍婆，但實際上却是一點也不老，如是換去道裝，應是一位明艷照人的少婦！

藍天雲有了這等想法，剎那間竟是忘了答話。

孟飛烟似是知道了藍天雲的心意，冷冷一笑道：「藍天雲，你……在想什麼？爲何不答老身的問話？」

藍天雲這才覺出，自己一時吃了一驚，竟然做出這等失禮之態，大爲不安，連忙低聲道：「晚輩先前並不知道。」

孟飛烟道：「此刻你是知道了？」

藍天雲道：「老前輩既然告知，晚輩慮會忘記？」

黃九公聽得笑了起來。

敢情，他這句話雖然回答得甚是愚蠢，而且也是就事論事，但却十分有意思，因爲那不啻是說，齊天壽從來沒有對自己的弟子說過孟飛烟是他的仇敵。

果然，孟飛烟聞言竟是呆了一呆，道：「你師父沒告訴過你麼？」

藍天雲道：「家師從未說過。」

孟飛烟臉色瞬間變了數變，冷笑道：「他從未對你提起過老身，那必然是十分瞧不起老身了！哼！他以爲天下就只有他的震天刀厲害麼？老身就一千個不信。」

藍天雲暗道：糟了！她果然是不講理得很！

但他口中却道：「老前輩莫要動怒，家師在晚輩面前，只是不曾提起妳老與他有仇之事，對於妳老的劍法，可就推崇備至，讚不絕口！」

孟飛烟聞言，臉色稍霽，但仍然冷冷接道：「老身劍法，號稱無雙，誰要他來臭奉承？」

藍天雲不禁一怔，忖道：這是什麼話？不提起妳，說人家看不起妳，讚揚妳的劍法，却又變成臭奉承，這等人可眞是難以打交道得很了！

他心中剎那之間，想了不止十種不同的回話方式，但想來想去；可就想不出一個十分適當的措詞！是以，他只好低頭不答。

孟飛烟見他不曾說話，冷笑一聲，道：「老身可是說對了麼？你師父並不眞是佩服老身那無雙劍法吧！」

藍天雲若非經過黃九公事先交代，此時幾乎要脫口回她一聲不錯。

但他口中却是說出了相反的話道：「家師並無此意，老前輩誤會了。」

孟飛烟這時忽然沉吟不語。

黃九公驀地哈哈一笑道：「大妹子，不論妳怎麼想，還是先要藍老弟站起來說話吧。」

孟飛烟失聲道：「是啊！無論如何，這孩子對我總還十分恭謹！不像他師父那等討厭。」

黃九公說道：「那就讓他起來說話多好？」

孟飛烟道：「藍天雲，你起來吧！」

藍天雲暗暗吁了口氣，閃身而起。口中十分禮貌的說道：「多謝老前輩……」

孟飛烟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罷了！」

她目光在藍天雲身上轉動，竟是久久不曾再說什麼。

藍天雲挾刀肅立，不敢有所移動。呂沁寒更是芳心怦怦亂跳，生怕藍天雲說錯了話，惹來無限痲煩。

只有黃九公一派從容之色，豪放的軒眉一笑，道：「大妹子，劍婆、刀公都已有了傳人，只有老花子我，到今天依然孤家寡人一個，看來花子打狗棒的廿四手絕活，是找不到可傳衣鉢的人兒了！」

孟飛烟怔了一怔，道：「黃兄這是何意？丐帮子弟何止千萬，你怎的不找上一個根骨絕佳之人，把你那玉掌仙杖兩樁功夫留傳世上呢？」

黃九公笑道：「難！難！難！想這世上縱然還有根骨甚佳之人，但恐怕也比不上呂丫頭和藍老弟二人了！老花子這一身玩藝，八成只好隨我埋入黃土啦！」

孟飛烟失笑道：「黃兄，你怎麼這等沒有志氣？」

黃九公大笑道：「不是老花子沒有志氣，實在是找不到够格的弟子，大妹子，花子寧可絕藝失傳，可也不能隨便收個不成材的弟子。」

孟飛烟道：「黃兄倒是固執得很……」她忽然改變話鋒，目光射向藍天雲道：「藍天雲，你可是代師前來赴約的麼？」

藍天雲道：「不錯！」

孟飛烟道：「你跟老身的寒兒，可曾分出了勝負？」

藍天雲聞言，怔了一怔，暗道：莫非呂沁寒回來之後，尙未提及雙方較量的情形麼？倘是如此，自己自是不便說出結果了。

當下接道：「晚輩等尙未分出勝負，便被黃老前輩所及時喝阻。」

孟飛烟看了黃九公一眼，道：「黃兄，你眞的喝阻了他們？」

黃九公笑道：「不錯，老花子不忍見到他們弄出兩敗俱傷的結局，是以出面阻止他們。大妹子，妳認爲我做的不對？」

孟飛烟道：「這是我跟齊天壽二十年前約定的事，黃兄怎可就憑一念仁慈，壞了我們二十年來的心願呢？」

黃九公笑道：「大妹子，妳……當眞還是那麼惱恨齊兄麼？」

孟飛烟臉色一變道：「黃兄，你這是什麼話？難道要我向他認錯嗎？」

黃九公笑道：「大妹子，二十年啦，

再大的火氣，也該消磨盡了是不是？眼下還談什麼孰是孰非，豈不是無聊麼？」他話音頓了一頓，見那孟飛烟並未反駁，立即接道：「何況，這些事情，你們又何必牽連到下一代的身上呢？」

孟飛烟沉吟了一會，道：「黃兄之意，要化解齊天壽跟我的怨忿麼？」

黃九公大笑道：「什麼怨忿？這些年來你們還沒有想通麼？一點點誤會，又何必長記心頭呢？」

當着孟飛烟面前，能够說出這等話來，除了黃九公，武林中只怕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孟飛烟看了藍天雲一眼，再看看呂沁寒，忽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也許，黃兄沒有說錯。」

黃九公這會兒可是眞的開心的笑了，大聲地說道：「大妹子，妳終究是個明白人！」

這時候，藍天雲也暗暗的嘆了一口大氣。

他知道，孟飛烟如是沒有化解兩方面怨恨之心，自己今天就很難全身而退，此刻聽到孟飛烟這麼說，不啻爲他解決了一個最大的難題。

孟飛烟雙眉却是一皺，接道：「黃兄，老身雖然有心化解這樁誤會，但也不能這般容易……」

黃九公怔了一怔，道：「妳還要出什麼花樣麼？」

孟飛烟冷冷道：「不錯，寒兒與藍天雲仍然要分出一個高下！」

藍天雲巳放寬的心情，頓時又懸向半空。

孟飛烟說來說去，還是要自己和呂沁寒分出勝負，這化解恩怨四字，豈不是形如空談一般麼？

呂沁寒粉臉之上，刹那間滿佈愁容，很明顯，她芳心之中，對師父的這等決定十分的不滿，但她却又無法說出口來。

黃九公搖着滿頭白髮，嘆息道：「大妹子，妳這又何苦呢？他們……」

孟飛烟道：「黃兄，我主意巳決，你不用再費口舌了！」

黃九公望着藍天雲苦笑了一下，孟飛烟竟然又道：「不過，黃兄也不用心中不安，這一回我不是要他們刀劍相搏，爭强鬥勝了！」

黃九公聞言，大喜道：「妳打算怎樣使他們分出高下呢？」

孟飛烟微微一笑道：「這個……我要他們去爲老身辦一樁大事，誰能辦得功德圓滿，誰就是勝了。」

黃九公笑道：「這敢情很好！但不知是樁什麼事？」

孟飛烟驀地臉色一黯道：「黃兄，藍天雲一刀砍斷了司馬靈的左臂，爲老身惹來了多大的禍害，別人不知，你總該知道的了！」

黃九公沉吟道：「以妳這位表兄的爲人，藍老弟斷他一臂並不爲過，當時若是老夫出手，只怕他決難活着離開了。」

藍天雲這才知道，自己適才傷的那藍衣文士，竟然是武林中大有名頭的「逍遙公子」司馬靈！心頭一震，不由得暗自叫了一聲：「好險！」

原來那「逍遙公子」司馬靈在武林中的聲望，乃是一方霸主的身份，他那所座落在江南金陵地面的「風月草堂」，更是武林中少年人嚮往的聖地，據說美女之多，多如過江之鯽；是以江湖上傳言，風月草堂之內，差不多每隔一天，便要召開一次無遮大會，接待那些慕名前往的武林高手，日積月累，無形之中，使得司馬靈勢力漸有凌駕六大門派之上，皆因那些去風月草堂之人，無不沉溺其中，成了司馬靈的忠心奴才。

藍天雲却能一刀斷了他一臂，嚴格的講，那可是徼天之幸，錯非藍天雲一上來便全力運刀，使着那股迫人的刀氣，逼得司馬靈爲之氣懾，休說他傷不了對方，弄得不好，只怕還要傷在對方的手下了。

想到這裏，暗暗的出了一身冷汗。

他尋思之間，耳中聽得孟飛烟道：「黃兄，司馬靈的爲人，雖然十分可憎，但他對我的痴心，以及姑姑對我撫育之恩，我却不能忘記，否則，我又怎會容他至今呢？」

敢情孟飛烟自幼便父母雙亡，全靠司馬靈的母親將她扶養長大，她不便對司馬靈動手，果然情有可原了！

黃九公笑道：「不錯，不錯！這等忘恩負義之事，大妹子自是做不出來的了！但不知妳要這兩個孩子去作什麼？」

孟飛烟說道：「風月草堂爲害武林之勢，似巳逐漸形成，我是想……」略一沉吟，接又說道：「要他們各以一身的武功，同闖那風月草堂，看誰能將司馬靈生擒活捉！」

黃九公忽然大笑道：「好主意……」但他突地眉頭一皺，接着又搖頭道：「不對啊！」

孟飛烟道：「那裏不對了？」

黃九公道：「想那司馬靈眼下的身份，儼然不在六大門派的掌門人之下，風月草堂的實力，更是不可輕視，妳要藍老弟和呂丫頭兩人前去，那不是送羊入虎口，沒藥可救麼？」

孟飛烟冷冷一笑道：「黃兄，你別忘了，他們是刀公劍婆的傳人，若不是十分凶險之事，又怎能較量得出那齊天壽和我的武功高低？」

黃九公沉吟道：「老花子總覺得這事有些不妥！」

孟飛烟道：「黃兄，你再多說也沒有用處了！老身心意巳決，明日一早，他們便可動身前去金陵了。」

看來孟飛烟的決定，誰也無法更改，黃九公搖頭一嘆，張了張嘴，話兒尚未出口，藍天雲巳朗聲道：「孟前輩此舉，晚輩甚爲同意！」

藍天雲身爲赴險之人，竟然不怕，黃九公縱然想說什麼，此刻也不好意思再講出來了。當下苦笑道：「老弟，你既是存下這等雄心壯志，老花子自也再不反對便是……」

× × ×

一個月之後，這天正是重陽令節。

往常每逢燈火初張，便自熱鬧非凡的秦淮河畔，今天却顯得有些意外的冷靜。

偌大的河面，只有幾艘畫舫在點綴着少見的淒切風光。

這時，沿着秦淮左岸的樹蔭下，忽然出現了兩名少年公子。

當先之人，長的甚爲瘦小纖弱。但他容貌之清逸俊美，眞如天上金童下凡一般，一身藍緞夾袍，上面綉了姑蘇名家手藝，在燈光中不時閃閃發亮。

藍衫人後面的那一位，則生的十分雄偉，方面大耳，劍眉星目，舉手投足之間，別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氣概。

兩人在樹蔭下張望了一會，忽然那位雄偉的公子右手一招，向着河中一條掛着五盞紗燈的小船招了兩招。

那條小船上的梢公，竟能瞧清他的手勢，急急打槳，把小船掉到岸邊。

兩人步上了小船，便自走入艙內。

梢公一語不發，迅快的打槳，向上游駛去。

兩岸燈火，有如奔馬般向後倒退，船行之速，梢公臂力之强，若是被凡人瞧到，定要引起莫大的震駭！

但此刻巳是初更時分，除了少數的幾條船而外，兩岸根本沒有了人。

頓飯時光過後，小船就在東岸停槳繫纜。

艙中的兩人，緩步而出。

那梢公神態恭敬的向那白衫公子道：「藍大俠，由此上岸，往前再走三里，便是那天下聞名的風月草堂了！老朽暫時迴避一下，情非得巳，尚望藍公子和呂女俠見諒！」

敢情這兩人正是藍天雲和呂沁寒。

藍天雲連忙抱拳笑道：「老丈好說了！見到常帮主之時，尙望代兄弟向他致候，且等此間事了，兄弟定然去丐帮總壇面謝！」

原來那梢公乃是丐帮長老所扮。

呂沁寒微微一笑道：「金長老，黃公公眼下可來到金陵沒有？」

金長老一笑道：「老朽這位師叔，一向有如天際神龍，是否巳然前來金陵，除非他老人家自己出現，任何人想找他，只怕也無法找得到了。」

呂沁寒似是略感失望，道：「他說過要來的嘛！」

藍天雲忽然笑道：「賢妹，妳巴望着黃老來此作甚麼？」

兩人一路行來，在稱呼上巳然換成了兄妹名份，不過，在外人之前，因爲呂沁寒巳着男裝，藍天雲便稱他賢弟，此時認爲這位梢公乃是丐帮長老，自然不便隱藏形迹了！

呂沁寒抬目看了他一眼，幽幽的嘆了口氣，道：「藍大哥，我……唉，黃公公既然不來，那就算了！」向那金長老拱手爲禮，轉身上岸而去。

藍天雲見她不把想說之話說出，倒也不便追問，只好謝過梢公金長老，跳上岸去，和呂沁寒並肩而行。

兩人心中都在想着事，是以誰也沒有開口，盞茶不到，巳然來到那風月草堂的莊院之前。

藍天雲舉目望去，只見這號稱天下第一艷窟的風月草堂，在外貌上並不顯得如何的有氣派，只不過像是一個大戶人家的院落一般。唯一不同處，只是那莊院的大門，建築得有些像知府衙門。

而且，那門外上馬石的附近，各自站了兩名持刀大漢。

藍天雲一面打量，一面向身邊呂沁寒道：「賢妹，咱們是正面上前拜見麼？」

呂沁寒道：「小妹問過店家，今晚這風月草堂之中，高手如雲，咱們如動手，可不能選在此時。」

藍天雲一怔道：「若是如此，咱們何不改天再來呢？」

原來他們是兩天前便巳抵達金陵，並且由藍天雲出面打聽有關風月草堂的一切動向，得知今晚在這風月草堂中有一番盛會，名義上敬老大會，幾乎所的江南名家都在應邀之列，其實是否有別有所謀，呂沁寒是打聽不到的了。

藍天雲話音一落，呂沁寒立即笑道：「藍大哥，放過今日機會，咱們縱能入內，只恐也查不出什麼頭緒來呢！」

藍天雲見她說得如此肯定，倒是不好反對，接道：「賢妹說的定有道理，但不知道你我怎生進得去？」

呂沁寒一笑，道：「依你之見，咱們應該怎生入內？」

藍天雲笑道：「當然是報出名號，入莊拜見才對！」

呂沁寒其實不消問，便巳知道藍天雲的想法，只因他的爲人方正不阿，要他偷偷的入內，自是不大可能。

但今日來此的目的，乃在查看莊中虛實，若是明往拜莊，一個不巧，就會惹出不少是非來了。是故，藍天雲話音一頓，呂沁寒立即笑道：「不成，今兒咱們必須暗中入莊。」

藍天雲一呆道：「爲什麼？」

呂沁寒道：「咱們不能打草驚蛇！」

她微微一頓話音，接道：「大哥，你別忘了，咱們可不是當眞前來吟風弄月的，倘若你眞要打前門報名拜莊，那可是你的事，小妹決不奉陪。」

藍天雲皺眉說道：「賢妹之意，可是從現在開始，咱們就分頭行事，展開較量麼？」

呂沁寒在心中嘆了一口氣，暗道：「這個寃家眞是心性太直了！這三十天朝夕相處，他怎的還不知道我的心意呢？難道非要我對他說出口麼？」

敢是這呂沁寒一縷芳心，早巳繞在藍天雲身上了！

至於劍婆要她和藍天雲分出高下之事，她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 × ×

藍天雲眼見呂沁寒沉吟不語，心中大爲奇怪，接問道：「賢妹，妳爲何這等沉吟？」

呂沁寒在心中罵了一聲：「你眞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但口中却是笑道：「大哥，小妹在想，倘若咱們分頭行事，不知能有幾成勝算？」

藍天雲道：「原來如此，但不知賢妹可曾想了出來。」

呂沁寒心中好不生氣，脫口道：「當然想出來了？」

藍天雲道：「咱們有多少把握？」

呂沁寒嗔道：「四成把握不到。」

藍天雲頓時大大一震，失聲道：「那……豈不是糟了？」

呂沁寒見他一臉茫然之色，心中大是不忍，嫣然一笑，連忙低聲道：「大哥，小妹倒是有一個辦法，可使咱們的勝算，增到八九成左右，只是，恐怕大哥不會同意。」

藍天雲道：「賢妹不妨說將出來，愚兄也許會應允呢！」

呂沁寒道：「咱們是分則必敗，合則兩利。」

藍天雲一怔道：「賢妹，妳……莫非忘了孟老的囑咐麼？你我本是爲了較量武功高低而來，如是合手行動，那又怎生分出誰勝誰敗呢？」

呂沁寒暗道：「誰說我要跟你分勝敗啊……」

只是，她口中却無法說出這等話來，只好沉吟道：「大哥，你一定要分出高下麼？」

藍天雲怔怔的道：「這……是尊師之命，我豈敢忽視？」

但他目光觸及呂沁寒那雙幽怨的大眼以後，不由得心中怦然大震，忖道：「她……當眞是無意爭出個你上我下麼？那又爲了什麼呢？」

原來他爲人忠厚木訥，直到此刻，還沒有想出那呂沁寒已然愛上了自己。

呂沁寒幽幽的嘆了口氣，道：「大哥，看樣子你……你……是一點都不喜歡我啦。」

藍天雲見她忽然扯到喜不喜歡她這句話，縱然是再笨的人，這時也明白了八九分了！

他楞楞的望着呂沁寒，終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賢妹，我明白了。」

呂沁寒粉臉刹那間羞得通紅。她有勇氣說出來，却沒有勇氣接受他的回答。

呆呆的，兩個人互望了一眼，這一場本來是生死間不容髮的爭鬥，忽然間像是撥開了雲霧，見到了青天。

藍天雲揚眉一笑，接道：「賢妹，我們暗中入莊也好。」

呂沁寒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藍天雲這麼木訥的人，居然會回答的這麼機智，自然是大大的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

藍天雲被她笑得一怔，訥訥道：「我說錯了什麼話嗎？」

呂沁寒這時芳心之中，十分暢快，笑道：「大哥，咱們繞到後面去吧！」

她不指出藍天雲是否說錯了話，而是要他準備入莊，藍天雲自也不好再說，當下接道：「如此甚好……」

兩人本是站在離開莊門三丈之處的林中，這時便向右側迂行過去。

這一帶的地勢，本來十分空曠，疏疏落落的點綴了一些柳林，但眼下已有一半枯萎，是以可以看得甚遠。

但他兩人都是武功絕高之士，行動之間，有如一縷輕烟，雖是那風月草堂的莊外有着不少值更之人，却是並無一人能夠發現兩人形跡。

呂沁寒領着藍天雲轉到莊後，指着一處矮牆道：「大哥，小妹已然打聽明白，這段矮牆的後面乃是莊中的廚房，咱們最好打由此處入內，不易被人發覺。」

藍天雲點了點頭，道：「愚兄一切從命。」

呂沁寒嫣然一笑，纖腰微擰，便自落向牆內。

藍天雲見她直接向那矮牆內撲去，心中一驚，此時此刻，他可不願她涉險了。

是以他突然一提眞氣，騰身而起，足足拔高三丈左右，目光已將牆內的一切瞧得清清楚楚。

呂沁寒落地前，倘是牆內有什麼埋伏，藍天雲此刻定可先行出手將對方制住。

不過那牆內並無埋伏的跡象，兩人已然落下地來。

藍天雲看了一看，鼻中鑽來陣陣香味，不由得笑道：「賢妹，這兒果眞是厨房哩！」

呂沁寒按了按嘴，低聲道：「大哥，咱們還是別驚動那些人才好。」

悄悄的拉起藍天雲，便往前面一間房舍奔去。

藍天雲但覺她玉手柔若無骨，不禁心中一蕩，幸而這時兩人都是全神貫注四週，否則，只怕藍天雲大有舉步維艱之感。

前面的這間房子，看來頗似下人們住處，一片寂黑，不聞半絲人聲，呂沁寒低聲道：「大哥，咱們好歹得抓住一個人問問才成。」

藍天雲心中也正在想着要抓一個人來，聞言笑道：「不錯，咱們若不問個明白，胡闖亂撞，總是不妙，只不知要怎生下手才好？」

呂沁寒笑道：「過了這排房舍，便是莊中的花園，小妹相信那花園之中，必是有人巡夜，咱們下手抓上一個就是。」

藍天雲笑道：「愚兄這就去抓上一個來。」

脫開呂沁寒玉手，便自閃身奔過那排房屋。

呂沁寒皺眉笑了一笑，也未出聲阻止，只緩緩地輕移蓮步，無聲無息的跟了上去。

她剛自轉到那排不見人影的房舍之前，只見藍天雲已然挾着一人，大步走了回來。

呂沁寒暗道：「他怎地如此之快？」

尋思間，藍天雲已將那人放在地上，笑道：「妳來問他如何？」

呂沁寒凝目望着那人，只見他生得甚是魁梧，一臉慓悍之色，雖然穴道被制，依然毫無乞憐之態。

呂沁寒笑道：「大哥，咱們找間空的屋子，進去再問吧！」

藍天雲道：「使得……」他根本不曾去找，只是順手推開了一間，便將那人提了進去，接道：「賢妹，這一間倒是甚爲乾凈。」

呂沁寒未等他招呼，便已跟了進來，笑道：「大哥，這是女人的臥房啊。」

藍天雲皺了皺眉，道：「怪不得有些脂粉香味，賢妹，要不要拍開他穴道？」

呂沁寒道：「大哥，解開他的啞穴，諒他也不敢喊叫。」

藍天雲伸手拍開那人啞穴，順手在他肩頭一按，道：「不許大聲呼救，乖乖照實回話，在下決不要你性命，否則，在下適才已閉住你混身主脈，一個時辰不能解開，閣下可就生死兩難了。」

呂沁寒聽得心中暗笑，忖道：「他居然也會嚇人，天下那有一按之下，便可閉住一個人混身脈穴之理？」

不過呂沁寒明白，這大漢決不會不信藍天雲之言，只因一個人一旦生命掌握在別人手中時，自是免不了患得患失得很。

當下冷冷哼了一聲道：「閣下可是風月草堂的下屬？」

那大漢眉頭皺動，一直在想着怎樣方能保住性命，聞言笑道：「區區吳大可，乃是花園總管。」

呂沁寒道：「很好，你只要願意合作，咱們馬上就會放你……」話音一頓接道：「那司馬莊主，現在何處？」

吳大可搖頭道：「莊主出莊似已很久，眼下何在，區區不知，不過，莊主夫人正在前廳待客，兩位只消去到前廳，便可查出分曉。」

藍天雲怒道：「這厮胡說。」

呂沁寒道：「大哥且勿動怒，他只怕說的乃是實話。」

藍天雲道：「賢妹怎知他沒說謊？」

呂沁寒笑道：「想那司馬莊主被你斷去一臂，在未曾找到續骨膠接好斷臂之前，必然不肯會見武林中人物，倘是他不願讓手下之人知道他斷去一臂，藏在莊中一處秘密所在，那也不足爲奇！」

藍天雲一笑道：「是啊！這等簡單的道理，虧是賢妹說了出來，否則，愚兄倒要錯怪了吳大可的了！」

吳大可說道：「過了風流花園，便可望見一棟石樓，莊主平日就住在那石樓之中。」

呂沁寒道：「聽說莊中今日乃是舉行敬老大會，不知敬的那幾位老人？」

吳大可道：「區區只知道其中一位之名，其餘的四五位，恕區區無法奉告。」

呂沁寒道：「你知道的那一位？」

吳大可道：「屠龍叟安老人。」

他只稱老人而不名，足見這屠龍叟在他心目中地位何等的崇高！

別說吳大可，連呂沁寒聞言，也不由得一呆道：「屠龍叟安老前輩麼？這可是有些出人意外了！」

藍天雲也皺眉道：「賢妹，家師提過安老的爲人，他怎會和風月草堂的人混在一起，當眞是叫人不解了。」

呂沁寒道：「大哥，咱們可要去前廳瞧瞧？」

藍天雲道：「當然要去。至少，咱們要查出除了屠龍叟之外，還有什麼人也是重九敬老會上的佳賓啊！」

呂沁寒笑道：「不錯，但不知大哥要如何發落這吳總管？」

藍天雲道：「這等人我們也不用爲難於他，暫時點了他的穴道，放回花園之中便了。」

呂沁寒沉吟道：「小妹認爲不妥。」

藍天雲道：「那裏不妥？愚兄相信他不致說出你我形迹。」

呂沁寒道：「那可不一定哩……」

吳大可臉色連變，忙道：「兩位不用担心，區區縱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說出有人侵入花園之事，即令兩位不怪罪於我，莊主只怕也不會容我再任總管了！」

藍天雲道：「莫非這花園總管還很有地位麼？」

吳大可道：「公子可是說對了！這風流花園總管，爭的人可多啦……」

呂沁寒臉色一沉道：「你一派花言巧語，顯見得是個奸詐之徒，咱們如是放走了你，不消盞茶時光，那司馬莊主便會趕來了，是也不是？」

吳大可頓時臉色大變，失聲道：「姑娘……妳不相信區區的話麼？」

呂沁寒冷笑道：「我如是相信你的話，那眞是自投羅網了。」話音一頓，向藍天雲道：「大哥此人是誰，你可知道？」

藍天雲道：「愚兄聽他自稱花園總管，賢妹忽出此言，莫非他並不是那花園總管麼？」

莊玉寒道：「不錯，他非但不是花園總管，更不是等閒之人，在月風草堂之中，數來也是第三號人物了。」

藍天雲一怔道：「那……他是誰？」

這時吳大可驀地雙手一揚，直向呂沁寒拍過去，他明明已被藍天雲制住了穴道，此刻居然雙手可以自由行動，並且出手攻人，足見這人一身武功不弱，已然能夠運氣自解穴道了。

呂沁寒忽然格格一笑道：「你是『八臂神龍』武達柯，是不是？」

說話之間，纖手一揚，已將他拍出掌力化去。

藍天雲適時大喝一聲道：「躺下。」

只見他出手一點，那人倒眞應聲躺了下來。

呂沁寒看了那死穴被藍天雲隔空點住的武達柯一眼，笑了一笑道：「大哥，這人乃是此莊的總護法呢！」

藍天雲皺眉道：「他既是能够自行解穴，足見一身武功甚是高明，但他爲何那麼容易被我將他擒來？」

呂沁寒笑道：「大哥，他是故意讓你將他擒住的。」

藍天雲大爲詫異道：「爲什麼？」

呂沁寒道：「小妹聽師父說過，這風月草堂中的大大小小之事，多是由一位『八臂神龍』武達柯主持，先前小妹尚未想到他便是武達柯，直到他已然自行運功衝開穴道之際，小妹才恍然大悟……」

藍天雲道：「賢妹，愚兄仍然還想不出妳怎生瞧破了他的行藏，難道他衝開穴道之時，妳已經看了出來麼？」

呂沁寒道：「不錯，那一刹那間，他曾露出得意之態！」

藍天雲道：「原來如此，到底賢妹心思靈巧，若是換了我，只怕就瞧不出來了。」但他話音一頓，又道：「賢妹，還有一點叫愚兄糊塗得很。」

呂沁寒道：「那一點？可是奇怪小妹認出他的身份麼？」

藍天雲道：「不錯！」

呂沁寒道：「這姓武的乃是魔教高手『毒王天尊』翁信的弟子，練有一種奇功，可在不動聲色之下，自解穴道，小妹見他一面說話，一面居然將穴道衝開，是以小妹就想出來，必然是武達柯了！」

藍天雲道：「這道理本是十分明顯，賢妹如是不說，愚兄恐怕永遠也想不出來了！」

呂沁寒嫣然一笑道：「大哥，此人似

是容他不得，何不就此除去？」

藍天雲沉吟了一下道：「賢妹，他可是萬惡不赦之徒麼？」

呂沁寒說道：「很壞！風月草堂中，十樁淫惡之事，這姓武的傢伙至少要佔了七樁。」

藍天雲道：「這麼說來，殺之並無不當了。」

劍眉聳動，忽地加上一指，那本已人事不知的武達柯，立即一命嗚呼！

呂沁寒皺眉道：「大哥，這姓武的屍首怎辦？」

藍天雲伸手抱着武達柯的屍體，便將他塞向房中的牙床之下。

呂沁寒一笑，接道：「這倒是好法子，明兒準教住在此房的丫頭們嚇個魂飛魄散！」

話音一頓，接道：「大哥，咱們可以走啦。」

藍天雲道：「賢妹，那屠龍叟如若眞在前廳，咱們可得小心一些才好！」

呂沁寒微微一笑道：「嗯！小妹記下了。」

兩人迅快的出了那間臥房，直往前廳而去。

他們穿過花園之時，只見有不少少女在那花叢之下行走，間或也有幾個勁裝大漢，來往巡查，但他們兩人全都十分小心的避開。

出了花園，果然在左側方向有着一棟小石樓。

但眼下兩人距離那石樓，尙在半里之外。

呂沁寒低聲道：「大哥，武達柯所說的石樓，倒是不假，只是咱們今晚沒有時間前去探看了。」

藍天雲笑道：「反正也不急在一時，賢妹，那大廳不知何在？」

呂沁寒道：「大約就在前面了。大哥，今晚咱們此來，目的只探查他們動靜，不到必要，大哥可莫出手啊！」

藍天雲笑道：「愚兄知道，賢妹請放心……」

說話之間，兩人業已又穿過了兩進庭院。

這時，隱隱約約已可見到前面的房舍，全是燈火明亮，人聲嘈動。

藍天雲知道已然接近前廳，不由得輕輕的碰了走在前面的呂沁寒，用傳聲說道：「賢妹，咱們可要由外側繞行過去？」

敢情此時兩人正停身在一處極大的天井之旁，倘是由左右兩側過去，要比穿過這天井自是安全得多。

呂沁寒舉目打量了一下四週景況，答道：「大哥，如果小妹料的不錯，穿過天井可能比走兩側更好！」

藍天雲一怔道：「爲什麼？」

呂沁寒道：「風月草堂在武林中極有地位，從來不會想到有人打他們的主意，是以在這等內室之處，必然不會派人看守護衛，咱們只消大大方方的走過去，應是決無問題！」

藍天雲笑道：「如此甚好，愚兄領頭便是！」

當先舉步，穿過天井。

呂沁寒容他走到對面的屋簷之下，這才隨後而去，果然不出她所料，並未有人現身查問。

沿着走廊，兩人繞過這棟房舍，剛自轉過屋角，忽然眼前燈光大明。

敢情是這棟房舍之前，乃是一個極大的花廳。

風月草堂的敬老盛宴，就擺在這花廳之中。

藍天雲吃了一驚，立即縮回身子，向後退了一步。

這一來，正好撞上站在他身後的呂沁寒懷中，藍天雲但感背脊上傳來一陣熱流，直撞得他心神一蕩！

呂沁寒的感受更甚於他，險險羞得尖叫了出聲。

總算兩人都還機警，雖然同時都混身發熱，羞不可抑，但依然強自抑制，立即把心神貫注在花廳之中。

只見那寬大的花廳之中，擺了四五桌酒席，每桌坐了五六個人，看樣子都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

當中的一席，坐了六名老人，一名美艷逼人的少婦！

十多位青春美女，穿着薄如蟬翼的輕紗羅衫，隱隱的露出那健美的胴體，不住在酒宴之前，斟酒上菜。

藍天雲看得暗暗罵了一聲：「呸！下流！」

但呂沁寒却看得甚爲不安，只因那些少女穿得太少，使她覺得自己身爲女人，有着羞於爲同類之悲。

這時，只聽得那美艷逼人的紅衣少婦笑吟吟的輕啓朱唇，向當中席上首座的一位白髮黑衣老人道：「屠龍前輩，放眼天下，眞正當得武林大老之名，除了你，又有何人？你老萬萬不必客氣了。」

原來這位老人，正是「屠龍叟」安無凡。

那黑衣老人冷冷的一笑道：「人言司馬夫人能說善道，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了！」

那紅衣少婦格格一笑道：「老前輩過獎了。」

黑衣老人安無凡目光忽然一轉，藍天雲雖然是站在角落之處探頭外望，但他彷彿覺得，安無凡這一眼，有如利刃一般射向自己兩人。

頓時，藍天雲吃了一驚。忖道：「他莫非已經知道有人在此窺伺麼？」

這時，耳中忽然傳來一陣尖細的聲音道：「藍老弟，那司馬靈眼下正在養傷，如是你想勝過那呂姑娘，不妨冒險去那石樓一行……」

藍天雲聽得怔了一怔，他已然聽出，這傳聲之人，竟然是那「天涯神丐」黃九公。

但他明明瞧不出大廳之中，有黃九公的影子，是以，倒不知該不該回答了。

不過，藍天雲很快就明白了。

敢情，這時那黃九公又說話道：「老弟，老花子已跟安兄掉了包，此刻老夫就坐在花廳首席之上，至於你的形跡，那是安兄用傳聲告知於我，只是，你既然與呂丫頭在一起，不知你是否可以擺脫得了她？否則，老花子可也帮不上忙了。」

藍天雲只聽得心中大爲感激，忖道：

「這位老前輩當眞熱情感人……」

他刹時間有了決定！

只見他轉過身子向呂沁寒傳音道：「賢妹，黃老前輩說的話，妳聽到了麼？」

呂沁寒呆了一呆搖頭，答道：「沒有啊！」

藍天雲頓時明白，黃九公的傳聲，乃是對他一人所施爲，是故呂沁寒根本沒有聽到。

呂沁寒話音一頓，立即接道：「大哥，黃老前輩在那裏呢？他……」

藍天雲微微一笑，道：「那大廳中的屠龍叟便是老前輩所扮！」

呂沁寒道：「有這等事？那眞的屠龍老人？」

藍天雲說道：「據黃老相告，眞的屠龍老人，此刻正扮作他的模樣，正躲在暗處……」

呂沁寒忽然失聲道：「哦！小妹明白了！」

藍天雲不知她明白的什麼，只好皺眉在暗影中望她那如花玉面發楞。

呂沁寒道：「大哥，必是那黃老前輩要屠龍老人暗中助你，將那司馬靈先行活捉，是不是？」

藍天雲不善作偽，聞言只能點頭道：「黃老本有此意，不過……」

呂沁寒忽然伸手掩住他的嘴，道：「大哥，你不用往下說了！」

藍天雲被她柔荑所掩，只覺得一股奇異的香味撲入鼻內，心中又是一蕩。

但他尅制了自己的衝動，接着道：「賢妹，愚兄既已答應和賢妹共同下手，那自然是不會變卦的了。」

呂沁寒搖了搖頭，竟然整個的嬌軀投入了藍天雲胸前，低聲道：「大哥，小妹改變主意了！」

藍天雲一呆道：「爲什麼？」

呂沁寒道：「小妹希望大哥獲勝！」

藍天雲雙手不由自主的環過她的纖腰，刹那間更忍不住雙臂用力，將她緊緊的抱住！

但他口中却道：「賢妹，愚兄言出如山，永無更改，咱們決不可分出勝負來，否則，孟老前輩的面子可不好看了！」

呂沁寒的嬌軀軟得像蛇，一陣扭動，說道：「大哥，你是男人，所以，該贏的是你，小妹可不在乎什麼名不名了！」

藍天雲心中大爲感動，糊糊塗塗的忽然低下頭去，只見呂沁寒粉臉微仰，嬌艷的臉上一片酡紅，兩眼微啓，彷彿在期待着什麼。

這種動作太以誘人，藍天雲縱是鐵石心腸，這刻也有些矜持不了！

只見他的身子一傾，兩人立即抱成一團。

過了不知多久，藍天雲突然離開了她的櫻唇。

原來此刻那黃九公又在傳聲說道：「老弟，你怎麼了？爲何還不和呂姑娘分手呢？」

藍天雲聽了他這句話，心中也弄清楚了一樁事，想必那安無凡就在這附近隱藏，是以，他才可以告知黃九公，自己並未和呂沁寒分離。

但他俊面之上，這時忽然燒得發燙！皆因安無凡若是瞧得到自己，那自己和呂沁寒兩人的親熱情狀，豈不也落入這老人眼中麼？想到這裏，他立即鬆開了雙手。

呂沁寒仍然沉醉在綺思之中，藍天雲忽然鬆手，倒叫她大感意外，正待再貼過來，藍天雲已然說道：「賢妹，咱們先設法找到安老人如何？」

呂沁寒一呆道：「屠龍前輩？」

藍天雲道：「不錯。」

呂沁寒道：「大哥知道他在何處？」

藍天雲道：「想必就在這附近……」

他略爲頓了一頓話音，又道：「只因他老人家隨時隨地都在瞧着我倆，咱們只要離開此處，這老人必會隨後而來……」

呂沁寒聽得臉上一熱，如果地下有洞，她必然會鑽了下去。

實際上她無洞可鑽，唯一可以遮羞之處，自然只有藍天雲的懷中。

這一來，藍天雲也不禁怔住了！心中暗想，她怎麼了？明明知曉安老人在一旁看得到，她爲何還要這樣？

×　×　×

藍天雲尋思不已，耳中聽到呂沁寒道：「大哥，這不是羞死小妹了麼……」

藍天雲心中暗道：「可不？但妳爲何還要如此呢？」

當然他口中不便說出，只好笑道：「賢妹，咱們還是快走……」

拉着她便向來路退去。

呂沁寒縱然覺得不好意思，但此時此地，却已不容她有時光深思了。

兩人退到花園附近，只見黃九公正在一叢花樹之下，向他們招手。

藍天雲連忙閃身上前拜見。

呂沁寒則是眉頭一皺，暗道：「如是他有什麼話不便讓我聽到，我又何必過去呢？」

當下站在月門入口陰影之中，不再移動。

藍天雲正待回轉身去叫那呂沁寒，黃九公已低聲道：「你是藍天雲麼？」

藍天雲一怔，恭聲道：「不錯，老前輩可是安老人？」

這位天涯神丐，果然是安無凡所扮的，聞言笑着道：「那黃花子告知你了？是麼？」

語音一頓，接道：「老弟，那司馬靈的住處，老夫已代你查探明白，倘是你想去生擒，今晚倒是大好的時機！」

藍天雲笑道：「多謝老人家指點，晚輩這就招呼呂姑娘同去。」

安無凡皺眉道：「你……怎的約她同去了？據老花子相約，他只是說一心助你勝過那丫頭啊！」

藍天雲沉吟了一下，道：「老前輩，那呂姑娘已然決心放棄了爭鬥之心，是以要她同去無妨……」

當下約略的把兩人商量的結果，說了出來。

安無凡失笑道：「是了，老夫明白了！敢情那丫頭看上你了！」

藍天雲俊面泛紅，低聲道：「這……晚輩只是想化解兩家的誤會，也許經此一來，孟老婆婆就不會再記恨家師了！」

安無凡忽然盯着他看了一會兒，笑道：「老弟，你這番話叫老夫不得不信，既

然你們存下這等孝心，老夫自然樂於玉成了！」

藍天雲大為感激的謝道：「多謝老前輩。」

安無凡舉手向站在暗處的呂沁寒一招，用傳音之術說道：「呂姑娘，妳可以過來了。」

呂沁寒溫馴的姍姍而行，見過了禮，安無凡笑道：「姑娘，老夫姓安，不過假冒黃花子，妳別認錯了！」

呂沁寒笑道：「晚輩記下了。」

她竟然當作不知，藍天雲只聽得心中暗暗高興！

只因由此可知，呂沁寒果然是眞心的信任自己了。

安無凡道：「姑娘，妳和藍老弟的計較，老夫認為可行，只是眼下如要刦走司馬靈，只怕比原定的計劃又難得多了！」

藍天雲呆了一呆，道：「為什麼？」

安無凡道：「這個……」

他看了呂沁寒一眼，笑道：「姑娘，老夫說將出來，你可別要在心中罵我和老花子才好！」

呂沁寒心想，八成這兩位老人家在打我的主意，好使藍大哥擒走司馬靈了。

她口中不但沒有見怪，反倒跟藍天雲一般，十分感激二老，當下笑道：「晚輩不敢！」

安無凡笑道：「原先老夫和黃花子不知你們已經聯手，為了相助藍老弟，咱們就決定暫時讓呂姑娘陷身敵陣，吃一點苦頭，等到藍老弟抓走了人，再由老夫將呂姑娘救走……」

藍天雲聽得心中大驚，失聲道：「那可怎麼使得？」

安無凡笑着說道：「眼下自然是使不得了！否則，老夫又何必說咱們要多費手腳呢？」

呂沁寒嫣然一笑道：「安老前輩，晚輩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安無凡道：「姑娘有什麼話，說出無妨！」

呂沁寒說道：「晚輩認為，先前之計，依然可行！」

藍天雲一怔，大聲道：「不可！愚兄豈肯容妳涉險。」

安無凡沒有說話，只是含笑地望着兩人。

呂沁寒說道：「大哥，你聽我說完好麼？」

藍天雲道：「賢妹，不論妳怎麼說，愚兄就是不容妳涉險。」

呂沁寒道：「大哥這番心意，小妹心領了。其實，小妹作為誘敵之人也不見得便是涉險啊！」

藍天雲道：「這風月草堂中的高手如雲，賢妹如若一旦陷身敵陣，愚兄可想不出怎生才能不涉險境……」敢情他這等想法，也並不為過。

但呂沁寒却道：「大哥，以後我會件件事情都依你，但今天的事，却望大哥聽信小妹一次。」

藍天雲還想分說，安無凡忽然笑道：「老弟，你就依她一次何妨？」

呂沁寒道：「大哥，小妹的武功足以自保，你又何必放心不下呢？而且，安老前輩既是應允相救，這事自更是無問題的了。」

藍天雲說道：「賢妹，咱們易地而處，且由愚兄去作那誘敵之人，你看好是不好？」

呂沁寒道：「不好！」

安無凡微微一笑道：「藍老弟，你如果再這麼推三阻四，可就不像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了！一切就照老夫與花子之計行事，呂姑娘，妳此刻可得去至前廳了。」

藍天雲道：「且慢，何不等晚輩抓住那司馬靈以後再去呢？」

安無凡笑道：「老弟，有一樁事，只怕你決不會想到，那司馬靈居住之處，除了有幾名高手護衞以外，還有一道十分秘密的告警設備，如是無人設法延阻現在花廳之中的那幾個老傢伙，就算你我勝了他們，但想帶走司馬靈那就太難了！」

藍天雲道：「老前輩既如此說，晚輩不得不信，但不知晚輩擒住那司馬靈後，又將如何處置？」

他言下之意，乃是想探問安無凡，自己可否將司馬靈放在某處隱秘所在即行趕回來相助呂沁寒。

安無凡自是聽得出他話中之意，笑道：「這一點花子兄已有安排，出莊三里，秦淮河邊，自是有人接應，老弟只須將司馬靈交給他們即可。」

藍天雲笑道：「黃老前輩已然要丐帮弟子等候，晚輩倒是放心了！」

當下轉頭向呂沁寒道：「賢妹，妳可得小心一些啊！」

呂沁寒道：「小妹自會當心……」嬌軀一擰，便自轉身疾奔而去。

安無凡笑道：「老弟，這位姑娘對你，可說是情義雙全，尚望老弟莫要辜負了她才好……」

藍天雲訕訕的有些不好意思，低聲道：「老前輩，呂姑娘的師父對我似是甚有成見，是以晚輩只怕根本沒有機會可以長時與她相守……」

他這話意中的感慨，安無凡焉有聽不出來之理？當下笑道：「老弟，孟飛烟那一關，老夫担保你可以闖得過去！怕的倒是一旦你們行走江湖，少不得會引出其他事故，那可就得靠你們自己了。」

藍天雲心中凜然一震，口中却道：「多謝老前輩……」

說話之間，兩人已行抵那座石樓的前方五丈不到。

屠龍叟安無凡指了指左面的一叢竹林，道：「老弟，老夫在此處不便明裏伸手，暫時隱身竹林之中，且等你擒住司馬靈之後，老夫自會現身為你斷後。」

藍天雲笑道：「晚輩正有此心，外間一切，仰仗你老了！」

雙手抱拳一禮，轉身直向着那石樓奔去。

就在他抵達石樓前丈許左右，突然耳中傳來一陣鑼鳴。

藍天雲心中一動，迅快的一伏身軀，掩在一株枯柳之下，凝目向那座石樓望去，暗道：「莫非他們已發現了我麼？看來，一時大意，却把事情弄得糟了……」

尋思之間，只見那石樓之中，奔出數人。

這些人身法之快，有如電掣雷轟，果然都是一流高手，藍天雲明白，如是自己一旦陷身這些人包圍之中，決非三招兩式便可脫出，遑論再去抓人了。

一念及此，那四五名高手已然飛奔出了花園，直往前廳而去。

藍天雲頓時瞭然，敢情呂沁寒已經現身，驚動了花廳上的宴會，才會傳出了警訊。

當下他不再猶豫，一躍而出，直撲石樓之內。

他深恐樓內高手並未全走，是以，他的身法雖快，但行動却是十分小心，遠遠望去，有似一隻受驚的夜鳥，一閃而沒。

藍天雲踏入石樓，目光一轉，發覺這樓下的屋中竟不見人影，他毫不遲疑，很快的沿着右側的石樓，直往樓上闖去。

他明知樓上如是司馬靈的養傷所在，八成是有人護衞，但因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便顧不得許多硬衝了上去。

他右手已經抽出金刀，如果那樓梯口上有人攔阻，恐怕不容躲過他的震天一刀的威力。

但他上得樓來，却是未見有人攔阻。

藍天雲雖是覺得有點兒意外，只是，已然無法深思，略一定神，運起目力向前後瞧去，只見那長長的走廊，兩側均有一道門戶，右首那間，露出了燈光，左首一間，却是重重垂簾不見一絲燈光。

藍天雲迅快的想了一想，舉步向那垂簾的門戶行去。

這一着他可沒有錯，抬刀掀開門簾，那房間之內，當眞坐了一人。

微弱的燈光，照在那人臉上，甚是枯黃，由左肩斜斜的到右脅之下，半個身軀都被白布包住，赫然正是那位傷在自己刀下的「逍遙公子」司馬靈。

司馬靈緩緩地抬起頭來，但他一眼便瞧到來的不是自己手下之人，不禁怔了一怔。

再等他看明了來人是誰之後，竟是大大變色，失聲道：「怎麼又是你……」

藍天雲發覺自己沒有料錯，心中大為得意，朗朗一笑，喝道：「司馬莊主，你必是想不到吧！咱們居然又碰頭了。」

司馬靈冷冷喝道：「你斷我一臂，此仇此恨，老夫正愁找不到你，你自行送上門來，那倒省去我不少心力了！」

藍天雲大笑道：「司馬莊主，你雙手未殘，尚且不是我一刀之敵，如今只剩一臂，區區來了，你又能將我如何？」

司馬靈臉色微微一變，但迅快的又恢復正常，冷笑道：「你可是叫藍天雲？」

藍天雲笑道：「不錯，你的記性不壞啊！那天區區只隨口說了一下，你就記得，足見你眞是很惱恨於我的了。」

司馬靈道：「老夫原想將你碎屍萬段，但你既然找上門來，那就不妨減罪一等，只取你的性命便是！」

藍天雲聽他說得如此輕鬆，心中暗暗一驚，忖道：「他為何如此？難道在這房間之中，還有什麼古怪？」

他抬目四看，發現這房內委實沒有什麼可以威脅到自己的事物，要有，除非是在這司馬靈所坐的床前，安裝了什麼翻板之類機關而已！

當下笑道：「司馬莊主，你的口氣很大，但在下却毫不害怕，區區已然瞧出，你在這床前裝有埋伏，想誘我上床，是也不是？」他話音一頓，目光電射在司馬靈臉上，瞧着他的表情，果然那司馬靈聞言，臉上露出了喜容，藍天雲忽然哈哈大笑，凌空出指，點了司馬靈右臂穴道，接着道：「其實，那埋伏並不在你的床前，是麼？」

司馬靈呆了一呆，怒道：「藍天雲，你是個無賴……」

藍天雲大笑道：「區區非是無賴，只因防你詭計，不得不爾！」大步走到司馬靈身前，又道：「你不用指望有人相助於你，整個風月草堂，諒也保不住啦！」

司馬靈這回眞的吃驚不小，失聲道：「藍天雲，你們來了很多人麼？」

藍天雲大笑道：「可不是，你這風月草堂已是毀滅在卽了！」

他說話之間，左手已然按在那司馬靈的肩頭之上，右手金刀更是舉起，冷冷喝道：「司馬靈，你怕不怕死？」

司馬靈一怔道：「死麼？那當然是很怕了。」

他回答得十分乾脆，藍天雲不由得大笑道：「正是，正是，每一個人都該怕死，你倒是沒有故意做作，不失一代高手的風度！」

司馬靈微微一笑道：「藍天雲，你少得意，老夫如是死在你的手中，你這一輩子也休想再在江湖上現身了。」

藍天雲聽得大感興趣，笑道：「為什麼？」

司馬靈道：「老夫的朋友，在武林中，不下千萬，你只要踏入江湖一步，他們便會為老夫殺你報仇！」

藍天雲道：「倘是如此，區區却是不在乎得很，不過，在下已然決心不取你的性命了。」

司馬靈怔了一怔，似是有些不信的冷笑道：「假仁假義，豈能騙得了老夫？」

藍天雲笑了一笑道：「區區向來言出必踐，既然說過不取你性命，那自是作數的了。」

突然伸手，將司馬靈抓起，接道：「不過，在下却要將你送到一處所在，要你今生今世永遠再也沒機會為非作歹！」

司馬靈只恨得牙癢癢的，但此刻休說穴道已然被制，即令不曾被制，可也無法與藍天雲動手。

他怒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藍天雲順手又點了他的啞穴和兩腿上的經脈，這才將他夾在左脅之下，飛身躍下石樓。

屠龍叟安無凡適時大步而來，笑道：「老弟，大功告成了，可喜可賀！」

藍天雲見他現身，心中大喜，忙道：「老前輩，這司馬靈可否煩請你老代為送到河邊？」

安無凡笑道：「你呢？」

藍天雲說道：「晚輩要去到前廳瞧瞧，以免黃老前輩和呂沁寒姑娘兩人應付不了。」

安無凡沉吟了一下，接過司馬靈，轉身而去。

藍天雲眼望着安老人越過花園矮牆離

去，這才展開身形，撲奔前面的花廳。

他剛自穿出月門，便已聽到陣陣喝叱之聲，藍天雲心中一急，竟然一躍而起，越過那層房舍，直落天井之中，右手金刀一擺，頓時有兩名大漢作了刀下之鬼。

他舉手之間，連斃兩人，只把風月草堂的手下之人全都鎮住，原本全都鎮住，原本擋在前面的人，這時全都紛紛讓路。

藍天雲神威凜凜，直往花廳行去。

容他轉過屋角，這才發現，花廳中的情勢，遠不如想像的激烈。

由黃九公假扮的屠龍叟，仍然坐在首席之上未動。

另外的幾位老人，也都還談笑自若，只有那身為主人的紅衣少婦，正和呂沁寒在一起拚鬥。

不過，在廳外的一片草地之上，還有幾對人打得甚是兇猛，但一時之間，倒也不易分出勝負。

藍天雲突然現身，對呂沁寒不啻是增加了千軍萬馬一般，手中的劍勢忽然揮洒自如，眨眼之間，便將那紅衣少婦迫退了五步。

藍天雲大喝一聲，道：「賢妹，愚兄前來助妳了！」

金刀一舉，便向那紅衣少婦砍去。

這時，那坐在黃九公身邊的一位老人，突然大笑道：「小娃兒，老夫來也。」

灰衣人影一閃，一股極大的潛力狂湧而來。

藍天雲見有人現身，當下收回金刀，喝道：「閣下可是風月草堂屬下之人？」

那灰衣老人笑道：「老夫不是！」

藍天雲冷笑道：「你既不是風月草堂屬下，大可不必出手。」

灰衣老人道：「為什麼？小娃兒，你可知老夫是誰？」

藍天雲道：「管你是誰？區區只是勸你莫要出頭最好！」

灰衣老人大笑道：「瞧你手中的金刀，頗似刀公之物，你莫非是齊天壽的弟子麼？」

藍天雲道：「對！尊駕怎麼稱呼？」

因為對方提及自己的師父，他神態中的狂傲，頓時減去了七分。

灰衣老人笑道：「老夫姓尤，名喚恨天！你聽說過麼？」

藍天雲失聲道：「原來是索命無常尤老前輩，失敬了！」

尤恨天笑道：「娃兒也知道老夫的名號麼？可是令師相告？」

藍天雲道：「家師常提起尊駕，尤其對尤老的那套索命追魂鞭，讚不絕口。」

尤恨天哈哈一笑道：「過獎了！其實，老夫的鞭法，比你師父的那震天刀法可就差得遠了！」話音一頓，接道：「老弟，你怎麼稱呼？」

藍天雲道：「在下藍天雲！」

尤恨天略一沉吟，道：「藍老弟，你可是與風月草堂有什麼仇恨麼？」

藍天雲道：「在下本身與他們無仇無恨，不過，為了天下武林，在下有心要毀去這風月場所。」

尤恨天笑道：「原來如此！這麼說，你老弟乃是行俠仗義，替武林除害而來的了！」

藍天雲道：「正是如此！」

尤恨天道：「有志氣，有胆量！不愧刀公傳人！經你這麼一說，老夫倒是不好攔阻於你了！」

藍天雲大感意外，笑道：「老前輩高抬貴手，晚輩甚為感激！」

尤恨天哈哈一笑，側身退回席中。

藍天雲急步趕到呂沁寒身旁，大聲道：「賢妹，司馬莊主已被愚兄擒住了！」

他此言一出，那紅衣少婦宛如挨了重重的一擊，手中劍勢一挫，險險被呂沁寒一劍刺穿她的左胸。

但她一身武功果然十分了得，失神之下挨了一劍，却能迅快回手攻出一劍，將呂沁寒逼退三尺。

藍天雲一伸金刀笑道：「賢妹，妳且退下。」

呂沁寒櫻唇微動，似是想說什麼，終於沒有說出，按劍退了三步，凝目注視着那紅衣少婦。

藍天雲劍眉一揚，向紅衣少婦道：「妳可是此間的女主人方瑤卿麼？」

敢情紅衣少婦正是「紅衣鬼劍」方瑤卿，也是「逍遙公子」司馬靈的如夫人。

原來這司馬靈對孟飛烟十分痴情，雖然知道孟飛烟不可能答應下嫁自己，但數十年來他依然虛懸中饋，不曾正式娶妻。

方瑤卿柳眉聳動，看了看左胸前一片血漬，這才冷冷接道：「不錯！你把莊主怎麼樣了？」

藍天雲大笑道：「不會怎麼樣，在下只是將他送到一處地方，要他過一陣子清心寡慾的歲月！」

方瑤卿呆了一呆，說道：「眞的如此麼？」

藍天雲道：「區區豈是說謊之人？」

方瑤卿顯然大為洩氣，嘆了口氣道：「公子，你與我那夫君有仇麼？」

藍天雲道：「沒有仇！」

方瑤卿極為惑然的苦笑道：「公子，你與我夫君無仇，為何將他擒去？」

藍天雲大笑道：「道理簡單得很，在下只想為武林同道除一淫窟！」

方瑤卿變色道：「公子要毀去風月草堂？」

藍天雲道：「不錯！妳如想司馬莊主平安無事，在下勸妳最好乖乖的聽話！」

方瑤卿沉聲道：「公子，你好似有什麼條件要談，是麼？」

藍天雲道：「在下果然有話要說。」

方瑤卿長長的吁了口氣，道：「公子何不說出來聽聽呢？」

藍天雲看了呂沁寒一眼，接着道：「在下之意……」

這時忽然有兩名少女，如飛奔到方瑤卿身邊，低聲的說了幾句話，方瑤卿臉色連變，終於點了點頭，揮手要二女退下。

藍天雲笑道：「妳此刻可是相信在下已將司馬莊主擒去了？」

方瑤卿雙目中已然有了淚光，低聲道：「公子，妾身求你一樁事，行麼？」

藍天雲道：「什麼事？」

方瑤卿說道：「你能不能把妾身也擒去？」

藍天雲原以為她的要求，十之七八只是想和司馬靈見上一面，但決未想到，原來她竟是甘作階下囚，以便陪着司馬靈。

他怔了一怔，搖頭道：「不行！」

方瑤卿大出意外，呆呆的道：「公子，你眞狠心……」她話聲甫落，忽然那位坐在尤恨天身邊的中年婦人大聲道：「方師妹，妳何必求他？妾身只消將他拿下，不怕他不將我那妹夫送回來。」

藍天雲道：「妳是什麼人？口氣倒不小！」那中年婦人道：「迷魂仙娘石小梅，你聽說過麼？」

藍天雲一怔，忖道：「原來是尤老的妻子，我可不要得罪她才好！」

當下笑道：「原來是烏蒙三義中的石女俠，在下聞名已久，幸會得很！」

石小梅冷笑道：「藍天雲，我那夫君雖然被你三言兩語說動，不願與你為敵，但我可不是那麼好說話……」

藍天雲笑道：「石女俠，倘若妳眞的有本領將在下拿住，只怕司馬莊主立即就將送命了！」

石小梅還想再說什麼，方瑤卿忽然喝阻了在旁邊打鬥的那一批人，長嘆一聲，道：「師妹，這事妳不要過問了，只要夫君無恙，什麼條件我都可以答應！」

石小梅憤憤的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方瑤卿幽幽的看了藍天雲一眼，道：「藍公子，你要妾身怎樣，才不會傷害我夫君性命？」

藍天雲笑道：「很容易，解散風月草堂，從此不再興風作浪，敗壞風俗！」

方瑤卿道：「就是這些麼？」

藍天雲道：「就是這些！三個月之後，在下自會前來察看，如是妳依約行事，到時在下自會引妳去見司馬莊主。」

方瑤卿深深一福道：「妾身遵命。」

藍天雲轉身拉起呂沁寒玉手，雙雙向那黃九公和席上的幾位老人一禮，笑道：「咱們可以回去覆命了……」

× × ×

青城藏劍宮中，半年後的一個黃昏。

一席熱騰騰的素席，擺在大廳之中，席上坐了七人，乃是四男三女。

女的是孟飛烟、呂沁寒和方瑤卿。

男的則是黃九公、藍天雲、司馬靈和屠龍叟安無凡。

孟飛烟目光在藍天雲和呂沁寒兩人臉上一轉，笑道：「藍賢侄，令師昨日飛函相告，你和寒兒的婚事，他已應允，一切並且托請老身代為主持，老身與黃兄、安兄商量，決定在一月之後，為你們舉辦大禮，司馬表兄和表嫂則將趕去蘇州為你們備辦一些嫁妝用具，你們如果想要什麼，不妨自己告訴他們……」

藍天雲紅着臉，有些手足無措！呂沁寒則偎在孟飛烟身側，半晌不敢抬頭。

只有黃九公看得大感興趣，哈哈笑道：「你們害什麼羞？生死之爭，變作生死良緣，兩代情仇，也化為仙侶，老花子和屠龍老兒，作了現成的兩代大媒，正是武林中少見的大事，來，來，咱們先浮一大白，明日便好去辦正事了……」

屠龍叟大笑道：「不錯，咱們可不能只管小的不管老的，刀公劍婆的事咱們也該辦上一辦……」二老大笑聲中，孟飛烟的粉臉，竟也像那宮外的夕陽，發出了艷紅的光輝！

（全文完）

［騙中騙］奇案實錄

左慈·文
可飛·圖

老千奇行（上）

面對難題

有很多種職業的人，戴手套並不是爲了天冷要保護手，而是他們職業的必需，不過也有一些戴手套的人，實在想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來，例如，交通警爲什麼要戴上手套呢？就費解得很。

自從發現每一個人的指紋相同的可能性極少，因而發明了指紋偵探術之後，作奸犯科的人，爲了難免留下指紋，也喜歡在作奸犯科之際，戴上手套。不過手套不論用多麼薄的質地來製造，戴在手上，總使一雙靈巧的手，在感覺上打了極大的折扣，人的皮膚，天生有着極其敏銳複雜的感覺器官，對手所觸摸到的一切，都可以有直接的了解，然而，戴上手套的話，就差得遠了。

束手無策

據偷竊的老手稱：眞正有資格的賊，是不戴手套的，但是也有的偷竊的老手稱：戴上手套行事，可以確保事後不會被追查。

和世界上任何事情一樣，總是有不同的意見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以下的一則故事，和手套有極大的關係，和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也有極大的關係。

× × ×

「這種保險箱，沒有人可以打得開——除了它的主人，它有着複雜的電子密碼裝置，它的主人可以自己選定密碼，並且可以隨時更換，一組七位數字組成的密碼，沒有人可以慢慢地去試，因爲轉錯了一個號碼，配在保險箱內的警鐘，就會通過傳聲器而响起來！」

講這番話的人，是一個頭頂半禿的中年人，他的一隻手，按在一隻四呎高深灰色保險箱上——按在保險箱上的手指，在不斷地敲打着，通常來說，這是一個人感到躊躇滿志時的自然動作。

他的另一隻手，在他講話的時候，不斷揮動着，在加強他講話的語氣。

在他面前的有三四十個人，有的拿着照相機，一望而知是記者，還有很多是保險箱的代理商，那個頭頂半禿的中年人，是這種新型保險箱的製造廠的老板，蘇振民。

蘇振民吸了一口氣，向各人笑了一笑，有些人在私議，蘇振民又道：「這種保險箱，還可以選擇時間掣，也就是普通保險庫才有的那種，選擇了時間掣是有它的好處，就算知道密碼，不到時間，也打不開來，它絕對防火，防水，防止一切酸性液體的侵蝕，各位，對這具保險箱的安全，是不是還有什麼疑問？」

那是毫無疑問的事，這具保險箱，無疑是世上最堅固的，最保險的了！

座位上的人在低聲交頭接耳，在衆多的人之中，有一老一少兩個人，坐在一起，這一老一少兩個人，好像對保險箱的介紹人蘇振民並沒有興趣，而一直盯着那具保險箱在望着，而且他們的臉上，也始終帶着微笑——兩個人的微笑，稍有不同者，老的那個，微笑是鎮定，智慧的，而少的那個，他的微笑，則顯示了他那種毫不在乎的性格。

老的那個，大約有六十歲，頭髮有點花白了，鬍子剃得很光滑，穿着全套西裝，質地高貴，剪裁合體，看起來像是一位高貴的紳士。而少的那個，約莫二十五六歲，衣着很隨便，頭髮很長，可是一點也不蓬鬆，一眼就看得出經過小心的修剪，同樣整齊剪過的，是他上唇的鬍髭，他交叉着手，好像不論發生什麼事，他都可以維持這個舒服的姿態不變。

老的那個略側了側身，低聲道：「你聽，這是世界上最堅固的保險箱！」

少的那個笑了一下，伸手在上唇的小鬍子上，摸了一下，道：「自從有保險箱起，每一個保險箱的製造商，都說他自己的出品，是世界上最牢固可靠的！」

老的挺了挺身，使他的背向後靠了靠，道：「但是事實上——」

少的那個，提高了聲音，接着那老的話，道：「事實上，沒有一具保險箱是眞正牢靠的！」

蘇振民正被七八個記者包圍着，打開了保險箱的門，指着厚厚的門，在解釋着保險箱奇妙的構造部份。因爲那少的一個這句話的聲音十分高，所以蘇振民也聽到了，他立時抬起頭來。

蘇振民一抬起頭來，就擺出一副接受挑戰的武士的姿態，說道：「剛才我聽到一位先生的話，是那一位先生有這樣的看法？」

少的那個作了一個滑稽的神情，像小學生一樣，舉起手來，道：「我！」

蘇振民皺了皺眉，出現了這樣的情形，那是意外，但是他立即知道，這種情形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

他製造保險箱已經有很多年了，早年，每當推出一款新的保險箱，在宣傳之際，最通常的辦法，就是公開懸賞，徵求能將之打開的人。

不過這個辦法已經很久沒有人用了，因爲事實上，近二十年來，各廠出品的保險箱，大都是十分堅固，構造複雜，決不是側起耳朶，聽聽數字鍵盤轉動的聲音就可以打開來的了。

蘇振民禮貌地點了點頭，轉過身來，像是舞台明星一樣，指着那具保險箱，用誇張的聲音道：「先生，那麼，這具保險箱，可以改變你的觀念了！」

那個少的聳了聳肩，好像不想再辯論下去，蘇振民略呆了一呆，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那少的又舉起了手來，蘇振民笑一笑，道：「請隨便提出來！」

那少的道：「剛才你說，七位數字的號碼，可以隨意選擇，是不是？」

蘇振民道：「不錯！」

這時，有幾個新聞記者，對着那少的拍起照來，有幾個記者，已經打好了腹稿：「世上最堅固的保險箱，有人表示不信。」這當然是能夠引起讀者興趣的花邊新聞。

在拍照的時候，那少的又現出微笑來，可是那老的却轉過了頭去。這時，說話的是那個少的，所以並沒有什麼人注意那個老的。

那少的指着自己的頭，道：「要是一個記性不好的人，忘記了自己選擇的那個號碼，那麼，有什麼辦法？」

蘇振民聽了，「呵呵」笑了起來，道：「沒有辦法，先生，就算將保險箱抬到我們這裏來，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讓保險箱中的東西，永遠留在裏面！」

蘇振民的這幾句話，相當有戲劇效果，引起了一陣讚嘆之聲。

那少的搔了搔頭，像是因爲難不倒對方，而在傷腦筋，他忽然又笑了起來，道：「七位數字是相當難記的，忘記的可能性相當大，你不認爲這是這種保險箱的缺點麼？」

蘇振民斬釘截鐵地道：「不，這不是這種保險箱缺點，是優點！」他頓了一頓，又强調着道：「這保險箱，是用最堅固的金屬製造的，要用鋸，燒的方法弄開它的話，要有第一流的高級工業配備，還得花很長很長的時間，這正是這種保險箱的優點——」

蘇振民笑了笑，又道：「當然，它的銷售對象，也不會是普通人，一定是有着極貴重物件需要貯放的人，例如某一位中東的酋長，就訂造了一具十二尺高的！」

那少的笑起來，道：「要放什麼？放他的妃子？」

這句話引起了轟堂大笑，蘇振民也高興地搓着手，這個介紹會，顯然很成功，那少的走向前來，很多人都走過來看，老的也走了過來，蘇振民指着門裏面的數字鍵盤，繼續解釋着保險箱的構造。

那少的伸手在保險箱內壁敲着，發出堅實的金屬聲，他又去轉着門內的數字鍵盤，問道：「裏面是什麼號碼，外面就要轉什麼號碼，對不對？」

蘇振民心裏在想：看他的樣子，也不像是買保險箱的人，不過他還是道：「是的！」

他一面說，一面將門內的鍵盤上的數字，轉成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後，用力關上了門，道：「各位，請看，現在，只有這個號碼，才能打開保險箱！」

保險箱的門外，也有可以轉動的七列數字鍵，蘇振民故意將一列數字鍵轉到「二」字停下來，一陣刺耳的聲響，立時響了起來。

蘇振民攤手道：「看，它會自動報警！這是世界上最牢靠的保險箱！」

那少的像是發現了什麼似地，興奮地高聲叫了起來，說道：「看，這保險箱最大的毛病，是轉錯了號碼，就會發出警號聲來！」

蘇振民望着那少的，微笑着，完全是一副準備接受挑戰的姿態，說道：「爲什麼？」

那少的道：「轉錯號碼，就會發出聲音來，這等於告訴人，這個號碼不對！」

這時，自保險箱中發出來的警號聲，連續不斷，十分刺耳，任何人講話，如果希望對方聽到的話，都必需提高聲音來叫嚷。

而在週圍的人，對那少的和蘇振民的爭論，都感到十分有趣，爲了要聽清楚他們在講些什麼，都擠近來聽着，反倒是那個老的，悄悄地退了開去，坐了下來。

蘇振民的態度很鎭定，他道：「是，那又怎樣？」

那少的道：「每一組數字鍵盤，只有十個數字，九個會發出聲響來，是不正確的號碼，這就等於告訴人家，剩下的那個，是正確的號碼了！」

旁邊的人，發出了一陣竊竊私議聲，那少的神情自滿，他感到巳擊中了這具保險箱的要害！

可是蘇振民却仍然笑着，道：「你是知道第一個數字是什麼的！」

那少的道：「當然！」

蘇振民作出了一個「請」的姿勢，說道：「請將第一組數字鍵轉在正確的數字上！」

那少的立時動手，將第一組的數字鍵，轉在「一」上。剛才那組密碼，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一個數字是「一」。可是，他呆了一呆。

那少的剛提出了這樣的指責，他自然是認爲選擇了正確的數字之後，警號聲就會停止了。

可是，當他將第一組的數字鍵，轉到了「一」字停下來的時候，警號還在繼續着，「嗚嗚」地響着，聽來極其刺耳。

不過，比起蘇振民陡然爆發出來的大笑聲來，警號聲似乎還要好聽一些。蘇振民一面笑，一面伸手拍着那少的肩頭，道：「先生，你想到過的，你想我們的設計師會想不到麼？在七組數字中任何一個數字錯了，警號聲就響起來，而一直要等到全部號碼撥對了，它才停止！」

蘇振民說着，迅速地撥着數字鍵盤，一直到出現了七組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排列，警號聲才戛然而止，蘇振民一拉，門也打了開來。

四週圍爆發出一陣驚嘆聲，自然是讚嘆這具保險箱設計之精妙。

而蘇振民也像是對那少的發生了興趣，他問道：「先生，你還有什麼想像中的方法，可以使這具保險箱失敗的，不妨提出來！」

那少的臉上神情，多少有點尷尬，他回頭，翹首望着，像是想向那老的求助，不過在他身邊的人很多，他看不到那老的在什麼地方，而當他回過頭來時，却對準了蘇振民笑嘻嘻地，等候他答覆的臉。

那少的咳嗽了一聲，道：「有，譬如說，我想，警號聲一定是通過電源發出來的，如果在電源斷絕的時候，那麼就有機會——」

蘇振民一揮手，就打斷了那少的話頭，他道：「先生，請你注意，第一，不知道密碼，打不開保險箱，第二，電源估計至少可以使用十年，强力的水銀蓄電池，可以供應長壽電源，因爲轉錯號碼，引起警號發出的事，究竟不會每一天都有的！而十年之後，先生，我們當然會有更新的保險箱供應了！」

那少的神情更尷尬了，他抓着頭，又向保險箱指了一指，道：「如果事先放一具電視攝影機，那麼，就可以將門內的號碼，傳到外面的電視機上！」

蘇振民笑得更輕鬆了，他立即道：「先生，要照你說的那樣做，先得打開保險箱，而你別忘記，你是打不開保險箱的。而且，我們也有了預防！」

蘇振民伸手，在保險箱門內的數字鍵盤上，撥了一撥，一塊金屬片移下來，遮住了數字鍵盤。

那少的看來有點手足無措了！

蘇振民又笑着，再關上了保險箱的門，用手指敲着，道：「而且，這部門的主要結構部份，是有着防止X光透視設備的，這是一具完美無疵的保險箱，敢向任何職業性的竊賊挑戰，沒有人可以不知密碼而將它打開！」

蘇振民講到這裏，頓了一頓，又伸手拍着那少的肩頭道：「不過，你說得對，先生，這保險箱的唯一缺點是，如果你忘記了密碼，那麼，你放在這保險箱中的東西，可能永遠取不出來！」

蘇振民的話，引來了一陣鼓掌聲，連那少的，也自然而然地鼓着掌，接着，他擠出了人叢，離開了。

蘇振民代表的這家保險箱製造公司的這次公開招待會，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第二天，報上都有詳細的記載，報導這種最新的，完全無法攻破的保險箱。

而保險箱製造公司的廣告，更是別出心裁，那是一句警告：「小心！放在本保險箱內的珍藏，可能永遠也取不出來！」

蘇振民能够想出這樣精采的語句來做廣告，當然是因爲那少的所講的話，給他的靈感。

這種保險箱的銷路相當好——以它訂價之高昂而言，應該是銷路極好。

這世界上，富翁究竟很少，而且，所有的富翁，總有點需要珍藏的東西，自然也都希望有一具沒有人可以攻得破的保險箱。

而保險箱的廣告，也繼續刋登在世界

性的，有地位的雜誌和報紙上。

一年過去了。

在世界性的，有地位的雜誌上，又出現了大幅的廣告，廣告是和這種保險箱有關的，除了說明這種保險箱仍然是目前最可靠的保險箱之外，而且還列舉了一連串在過去一年中，購買這種保險箱的顧客的名單，其中有好幾個國家的元首，著名的世界大富翁，鑽石商，中東部落的酋長，以及不少國家的機密機構，並且指出，過去一年來，世現盜竊集團，連碰都不敢碰這種保險箱一下，最後，還幽默地稱，還好，過去一年來，保險箱的主人，都能記得他們自己選擇的號碼，所以至今爲止，還未曾發現有東西放在保險箱內面無法取出來云云。

這個廣告一發表，有錢人之間，又起了一陣轟動，彷彿自己要是沒有一具這樣的保險箱，就不够資格，據稱，美國某大富翁的酒會上，最熱門的話題，就是該富翁新置的這一類型保險箱。

× × ×

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有許多新型的建築，但是也還保存着很多古老的建築——石板築成的狹窄的街道，兩旁全是白堊剝落的古老的房屋。小孩子在成梯級的街道上奔逐嬉戲，賣熟食的攤子搖着斷續的鈴聲，灰色的白鴿飛起又落下，看來恬靜，寧謐。

在一幢外表看來，和其它幾百幢舊房子完全一樣的舊房子的三樓，這時，正有幾個人，圍着一張圓形的桃花心木桌子在聚議。

這間黝暗的房間中的一切，或者說，任何一件東西，叫一個識貨的古董商人看到了，可能會立時昏過去。就說那張直徑五尺半的圓桌旁，桌子旁的那種雕花，內行人一看就可以看出來，那是法國瓦羅亞朝時代的宮廷精品，而如果是對考古學有知識的人看見了，一定也可以知道，這張桌子，是西班牙海軍的全盛時期，由法國致送給西班牙皇室的禮物。

要是一個警務人員，尤其是國際刑警，或是來查古董失竊的警探看到了這張桌子，他一定可以知道，那是六年前，在博物館神秘失踪的幾件價值連城的古董之一——這全然是一個謎，一張直徑五尺半的大圓桌，如何可以通過森嚴的警衛而被人偷走的。這張桌子雖然有着這樣的來歷，但是坐在桌子旁的五個人，却完全將這張桌子當作普通的桌子一樣，那個坐在近窗口的胖子，雙手揑着掌，甚至在桌上「砰砰」地敲着，每敲上一次，他滿臉的胖肉，就顫動一下，神情十分激動，房間內的光綫雖然黑暗，但是隨着他雙手的移動，還是發出了好幾股奪目的光彩。

那種光彩，全是他手上所戴的戒指所鑲的鑽石和寶石發出來的。

那胖子的雙手，一共戴了七隻戒指，右手三隻，左手四隻，在他對面的一個衣着十分整齊，留着整齊小鬍子的漢子，雙眼一直盯在那胖子的手上。

那瘦個子是著名的珠寶鑑賞家，也是世界出名的珠寶竊賊——忘了說一句，在這裏的五個人，任何有資格的警務人員看到他們其中的一個，只怕也會昏過去——來自意大利的齊泰維伯爵。

齊泰維伯爵是眞正的伯爵，一點不假，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區，他還有一幢十分宏偉的古堡，每年化在維修這座古堡上的費用，就得使他時不時去偷一點珠寶回來，變換了原來的形狀去出售。齊泰維伯爵望着那胖子的雙手，心中嘆了一口氣。

齊泰維伯爵之所以暗自嘆氣的原因，倒絕不是因爲看上了胖子手上的那些鑽石和寶石，他只不過是在嘆氣，隨着時間的過去，人會改變得叫人認不出來。

胖子的手指，又短又臃腫，看來笨拙不堪，看了這樣的手，誰能想得到，就是這雙手，在二十年前，十五年前，甚至十年前，還是世上最靈巧的一雙手，曾經被全世界的竊賊，公認爲無可比擬的偉大的手？有誰能想到，這個胖子，有着這樣臃腫笨拙一雙手的人，有一個「玲瓏手」的外號？

齊泰維伯爵又嘆了一聲，以他對珠寶的豐富知識，他自然可以一一叫出玲瓏手上那些鑽石和寶石的名稱來。玲瓏手右手中指上那一顆略爲帶點粉綠色的鑽石，是世界上同類鑽石的三顆中列第二大的一顆，正確的份量是七點四三卡拉。右手無名指上的那一顆紅寶石，叫着埃及美人，歷史上可以溯到公元七百年之前。右手小指上的那顆粉紅色鑽石，是著名的「粉紅之星」的姊妹鑽，雖然小得多，但一樣是稀世奇珍。

左手食指上是一枚樣子古怪的翡翠戒指，齊泰維伯爵當然知道，這枚綠得、完整得用顯微鏡也找不出任何瑕疵來的翡翠，並不是眞正的戒指，而且是應該戴在大拇指上的，是中國人最早用來扳弓弦的，這枚板指的來源，可以上溯到乾隆皇帝的一個佞臣和坤。如果要列舉自古以來，世界上擁有珍寶最多的十個人的話，這位深得乾隆皇寵信的鈕祜祿先生，無疑可以位居榜首。

玲瓏手左手中指上是一塊藍寶石，無名指上是一顆長條形的青色珍珠，在他小指上的又是一顆鑽石，那顆鑽石，在座的幾個人的眼中看來，應該算是次貨了。

齊泰維伯爵又暗中嘆了一口氣，看來玲瓏手的境況，已大不如前了，不然，以他的身份，是不應該配戴這樣的次貨的。玲瓏手自己，顯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動作，在有意無意之間，總要掩飾一下他左手的小指。

玲瓏手用帶着濃重的法國口音的聲音在吼叫，雙拳在桌上拍着，道：「這簡直是一種侮辱，一種無可饒恕的侮辱！這種情形，絕不能再繼續下去！」

其餘的人都不出聲，一個頭上紮着土耳其式的頭巾，身形高大，面目莊嚴的中年人，自他的上衣袋中，取出一個鼻烟壺來，打開蓋，用力吸着，發出「嗤嗤」的聲響，玲瓏手瞪着他，道：「土耳其皇，我不相信你能一直忍受着這樣的侮辱！」

被稱着「土耳其皇」的那人，抬起頭來，他深目高鼻，雙眼有神，顯然是正統血裔的突厥人，他小心地放好了那隻鼻烟壺——他是要小心，那隻用一大塊硬度達到九度的藍寶石雕成的鼻烟壺上，雕着十七個維妙維肖的土耳其美女，他曾自誇這

一隻鼻烟壺，可以及得上伊斯坦堡博物院中的任何一件珍藏。

不過從他那種過度小心的神情和動作來看，他的境況可能也大不如前了，他是不應該如此小心的，土耳其皇當然不是眞正有權位的皇帝，但要不是土耳其出了一個叫凱末爾的人，而這個人居然又在一九二零年，將土耳其皇帝自寶座上趕了下來，那麼，現在坐在這間房間裏的土耳其皇，就眞正是不折不扣的土耳其皇了——當然，即使他自己陳述的皇族系統來看，他要眞正當上土耳其皇，還得下一番功夫，例如，先得殺掉他的幾個堂兄弟之類。

土耳其皇有驕人的專長，他精通各種古代文字，對回教文化有極深刻的研究，自然，對回教範圍內的一切古物，也有極其豐富的知識。回教世界包括了目前的石油世界，是一個最富有，從地上直接生產黃金的世界，這一點不可不知。

土耳其皇放好了鼻烟壺，又有點不放心地伸手在口袋上拍了拍，他像是並不是在回答玲瓏手的問題，像是在自言自語，他道：「是啊，眞是侮辱，阿德巴酋長，弄了一個最大的。」

沒有人知道阿德巴酋長是何許人，中東的阿拉伯地區，有許多小部落，一個小部落的酋長，可能只有幾百個人歸化統治，但也可能有十口以上的油井，那就够了，西方的石油公司看到了他，就得將他當祖宗一樣！

土耳其皇又咕嚕了幾句，向另一個風儀麗都的西方美男子望了一眼，道：「哥耶，你應該最沒有損失了，不會有人將畫放在保險箱裏的！」

被叫着「哥耶」的美男子，陡地激動了起來，揮着手，想說甚麼，可是他却只是嘆了一聲，道：「本來是沒有那一個傻瓜會這樣做的，可是現在不同了，自從有那種保險箱，唉，別提了！」美男子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六尺二吋的高度和眞正的藝術家風度，土耳其皇叫他「哥耶」，其實他的正式名字，應該是「哥耶四世」，據他自稱，他是大畫家哥耶和被哥耶作過裸體畫的那位絕色美人的私生子，是以，他的體內，充滿了藝術，浪漫，高貴，神秘的血液云云，哥耶四世，的的確確是一位藝術家。

哥耶四世對藝術品，尤其是油畫的鑑賞能力之高，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他十六歲那年，就曾寫文駁斥大英博物館中三位專家的鑑定，而舉世都公認他是油畫鑑別的天才，他能在一個最細微之處，來判斷一幅名家油畫的眞假，而令人嘆服。自然，有一些所謂「爲人忽略的細微之處」，經他指出之後，才爲世界的藝術鑑賞家所注意，根本原來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他的傑作。

哥耶四世的傑作，一直是收藏家夢寐以求的珍品，不過有一點令他悲哀的是，他不能在作品上簽上他自己的名字，而要簽上別人的，說穿了，他專賣假畫。

他不但賣假畫，也賣眞畫，他的眞畫的來源，在於他巧妙的手段，世界各地收藏名畫的博物院，對哥耶四世的態度，眞是又敬又怕。敬的是他對藝術品的鑑賞能力，而怕的是他巧妙的手法，說不定甚麼時候，經他鑑定過的眞畫，變成了假畫，而要命的是，假畫也沒有人看得出來，因爲，判別這幅畫眞假的權威，就是哥耶四世！

哥耶四世在阿根廷有一個規模龐大的畫廊，當任何一個博物館有失竊的消息傳出來之際，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就自然而然，會集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來，等候哥耶四世開出價錢，公開或暗中進行交易。

哥耶四世的日子一直過得很好，不過這時候看來，他也不免有點垂頭喪氣，因爲在他的口中，竟然講出了「別提了」這樣的話來。

只有老頭子才會說這種洩氣的話，而哥耶四世只不過四十歲，而且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齊泰維伯爵又嘆了一聲，這一次，他不是暗中嘆息，而是大聲嘆出了聲音來的。他是這間屋子的主人，也是這次聚議的召集人，他們這幾個人，全是最頂尖的人物，不過這一年來，顯然每一個人的日子都不好過，連自己在內，他向看來又要發作的玲瓏手作了一個手勢，示意他且慢說話，然後向將椅子傾向後，看來神態很優閒的第五個人望去。

那是一個中國人，年紀很輕。

這個年輕的中國人，齊泰維伯爵，玲瓏手，土耳其皇和哥耶四世，對他都很陌生——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却偏偏是事實。

然而，我們對這個年輕人却並不陌生，他就是一年之前，那種新型的保險箱才推出時，在記者招待會上，一老一少兩個中那少的。

當齊泰維伯爵望向他的時候，他放平椅子，坐直。

齊泰維伯爵有點不滿地搖着頭，說道：「像這樣重要的聚議，中國人不應該不來的！」

年輕人向他笑了笑，說道：「我是中國人！」

玲瓏手對年輕人的回答有點發怒，道：「我知道，普通的中國人有幾萬萬，不過我們要見的中國人，只有一個，他應該來的！」

土耳其皇作出檢閱軍隊的姿勢，高舉着雙手，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們，而我們，要看中國人！」

哥耶四世瀟洒地道：「中國人沒有來，可能由這位先生帶來了他的意見。」

哥耶四世稱那年輕人爲「這位先生」，好像這年輕人不是中國人。而事實上，在他們幾個人的心目中，「中國人」只是獨獨一個人的代名詞，而不指其他人。

那年輕人又挺了挺身子，道：「我叔叔說——」

他講了四個字，頓了一頓，屋子中所有的目光，立時集中在他的身上。

年輕人低下頭去，先搖了搖頭，又道：「我叔叔說，事情總有結果的時候，各位，他的忠告是，結束吧，我們完了！」

那四個人的反應，多不相同，玲瓏手臉上的胖肉之中的那一雙小眼睛，瞪得眼珠像是要跌出眼裏來一樣，十分惱怒。

哥耶四世戲劇化地將手拍在他自己的額上，不斷發出「拍拍」的聲響。齊泰維伯爵「哦」地一聲，站了起來，又坐了下去，然後又站了起來，看他的神情，像是要說話，可是甚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又坐了下去。

土耳其皇「哼」地一聲，無目的地揮着手，看來他陷入了極度的失望之中了。

那年輕人略等了半分鐘，繼續說道：「當這種保險箱初次公開介紹之際，我叔叔和我就曾經仔細地研究過，而我們獲得的結論是，我們無法戰勝這種保險箱，所以，這一年來，我叔叔完全處在退休狀態之中！」

那年輕人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補充一句，道：「我也是！」

玲瓏手舉起拳，「砰」地一聲，在桌上敲了一拳，極不客氣地瞪着那年輕人，道：「小伙子，我們不知道你有過甚麼輝煌的記錄，雖然我們不懷疑你有參加我們會議的資格，但是千萬別在老前輩面前提甚麼退休！」

玲瓏手的話很不客氣，可是那年輕人並沒有生氣的表示，他只是微笑着，站了起來，準備向外走去。

那年輕人一直來到門口，才道：「各位，本來，我們的工作是不值得誇耀甚麼的，不過玲瓏手先生懷疑我不能提到退休兩個字，我倒希望知道，三年之前，東方最大的販毒黨，因爲保險庫裏，失去了大批庫存的現金而互相猜疑，幾個大頭子之間，終於互相火併收場，這件事，是由甚麼人造成的！」

年輕人講這句話的時候，態度很悠閑，好像他在說的事，只是三年之前，他曾經看過一場脫衣舞一樣的輕鬆。

可是，當他說完之後，原來坐着的四個人，却一起站了起來，其中，玲瓏手因爲身子太胖，而且又站得急了一些，所以在他站起來之際，他坐的那張椅子，「砰」地倒了下來。

不過，並沒有人注意那張椅子，四個人的目光，盯住了那年輕人。他們都知道那件事，自從五十年代起，一切黑勾當的組織，比起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來，聰明了不知道多少，現代的經濟學理論，給了他們極大的帮助，他們學會了公司組織法，懂得如何運用，分配他們所掌握的天文數字的資金。所以，阿爾卡邦時代一去不返了，黑組織中的頭子，在嚴密的現代化組織中，絕少再有火併的事情發生了，組織和組織之間的磨擦也減少到了最低限度，可以說，黑組織已進入了黃金時代了。

不過，在黑組織的太平歲月中，也不是全然沒有例外的，遠東最大的黑組織，在三年前的那次火併，導致這個組織七個大頭子喪生，兩個被同黨出賣給警方，一個吞槍自殺，整個組織分崩離折，這件事，却是震動了全世界所有的黑組織的了。

在這間房間中的四個人，當然不是甚麼黑組織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不多不少，有着若干手下，而且他們所做的事，也未必見得合法——事實上，沒有任何地方有一條可以容許他們這種人公開活動的法律，所以他們對於這件發生在遠東的事，來龍去脈，也都很清楚。

他們全知道，導致這件火併的直接原因，是這個黑組織的保險庫中，所有的現金，珍藏，包括兩箱西班牙金幣在內，突然不翼而飛，因而引起了大頭子之間互相猜忌而造成的。

這件事之引人入勝，還不單在於黑組織自己人的大火併，而是那一大筆錢——專家估計在一億美金左右，似乎並沒有落在任何人的手中，而像是在空氣中消失了一樣，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而如今，這年輕人陡然提出了這件事來，他們當然無法不震動。

四個人在站了起來之後，玲瓏手首先喃喃地道：「中國人！我早就懷疑這件事是中國人幹的，只有他，才有這樣的魄力和勇氣！」

那年輕人轉過身來道：「如果你所說的中國人是指我叔叔而言，那你錯了！」

玲瓏手又瞪大了眼睛，齊泰維伯爵的聲音變得十分尖銳，陡地叫了起來，道：「不見得是你吧，年輕人！」

那年輕人點了點頭，道：「你的估計很正確，伯爵！」

土耳其皇在喘氣，聲音很急促，道：「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是怎麼做的？」

那年輕人仍然微笑着，道：「這件事已經發生了，可能或者不可能，根本不應該再作討論，至於我是怎麼做的，那是我的業務秘密，我不會說，就像你不會告訴我如何用假貨換出了伊斯坦堡博物館中那塊眞綠玉的經過，對不對，皇帝陛下？」

土耳其皇略呆了一呆，滿面笑容地向那年輕人走了過去，伸手在那年輕人的肩頭上拍了拍，道：「對，你說得對！」

玲瓏手仍然瞪着眼，道：「我不信，我不信！」

哥耶四世也揚着手，道：「各位請注意，我們這位年輕朋友，有着極豐富的想像力，或者是他的精神狀態不健全，有着一種特別幻想當作曾經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代入自己！」

那年輕人並沒有答辯，他只是平靜地道：「我叔叔接到了四位的通知之後，就決定派我來參加會議，和四位見面，在我臨走時，他除了叫我將他的意見轉達給各位之外，還叫我提一提那件事，他也料到各位可能不相信，所以叫我帶了一件東西來！」

齊泰維伯爵道：「甚麼東西？」

年輕人並不直接回答，反問道：「當年，那黑組織的保險庫中，最著名的一件東西是甚麼？」

聽到那年輕人這樣問，四個人都快樂地笑了起來，他們笑得簡直極其純眞，好像他們已看到了那東西，而且那是屬於他們的一樣。

玲瓏手笑瞇瞇地道：「年輕人，你來考我們了，誰都知道那是一張瑞士銀行在一九四九年發出的一張面額一千萬瑞士法郎，不限年期，隨時都可提取的本票。」

那年輕人點點頭，說道：「是，我臨走的時候，我叔叔對我說：孩子，爲了使他們相信你曾做過那件事，把這張本票帶去吧！」

四個人的笑容凝止，玲瓏手的雙眼重又睜大，他們都看着那年輕人，隨隨便便地從上衣裏面的口袋中，取出了一張紙來

，看他取那張紙出來時，那種不在乎的神情就好像他在取一張洗衣服的單子一樣。

他取出了那張紙，將之抖了開來，順手遞給了哥耶四世。那年輕人將這本票遞給了哥耶四世，而不是遞給其他人，這證明他對在座的四個人的特長，有着深切的了解。哥耶四世是一個藝術家，對所有藝術品眞僞的鑑定，對所有名人簽名的鑑定，是世界性的權威。

絕代尤物　霹靂手腕

哥耶四世接過了那張本票，先拉了兩拉，使紙張發出「拍拍」的聲響，以鑑定紙張的質地，然後，他走到窗前，將窗帘拉開一角，藉着陽光來看本票印刷的顏色——雖然房間裏的燈光很明亮，但是專家知道，只是在陽光之下鑑別顏色，才是最可靠的。

然後，哥耶四世戴上了鐘表匠用的那隻嵌在眼中的放大鏡，審視着本票上的簽字。三分鐘後，哥耶四世抬起頭來，道：「各位，這是眞的，用這張本票，加上三小時的飛機航程，瑞士銀行決不會問你這張本票的來歷，就會將一千萬瑞士法郎，完全照你的意思處理。」

哥耶四世一面說，一面將那本票遞給齊泰維伯爵，伯爵略看了一下，又遞給了玲瓏手，然後，又轉回那年輕人的手中，而那年輕人，又毫不在乎地，將那張本票，隨便放進了衣袋之中。

那年輕人道：「現在，各位相信了，而且，也不懷疑我可以提到退休這個名稱了？」

四個人都不約而同地點着頭。

那年輕人又道：「請相信我，我曾經打開過那黑組織幾乎不可能打開的保險庫了，但那保險庫只不過是『幾乎不能開』，並不是『絕對不能開』，現在我們面對的保險箱是『絕對不能打開』的，所以，我完全同意我叔叔的見解我們完了！」

四個人互望着，慢慢走到那張桃花木的桌子旁，坐了下來，誰也不出聲。

年輕人望着他們，充滿了同情，他又道：「而且，我們也得正視事實，請問，這一年來，四位自己出手，憑四位的經驗，還能逃走，但是四位的手下，和我們的同業，有多少因此進了監獄？」

四個人全不出聲，哥耶四世雙手掩臉，齊泰維伯爵，土耳其皇都故意轉過頭去。玲瓏手苦笑了一下，道：「好，我們接受你和你叔叔的意見，不過我還想問你一句話。」

那年輕人揚了揚眉，道：「隨便！」

玲瓏手伸手，向那年輕人指了一指，道：「你爲甚麼一直放着那本票，不去兌現呢？」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四位，這是我們共同的悲哀，玲瓏手先生，你手上的每一枚戒指，如果變賣了，都可以使你舒舒服服過一輩子，可是你不能將它們脫手，因爲它們太有名了，而我們又不是小毛賊，小毛賊可以將寶石剖碎來賤售，而我們是頂尖兒的人物，我們要保持藝術品的完整，你不能脫售你手中的珠寶，哥耶先生不能脫售他的名畫，理由只有一個，它們太出名了，我們只能留着觀賞，不能將它變錢！」

年輕人的這一番話，顯然像針一樣，直刺進了在座四個人心底深處的悲哀，使他們心中的悲哀，立即在臉上，流露了出來。

玲瓏手喃喃地道：「可是你的情形不同，沒有人會追究那張本票的來歷的。」

那年輕人道：「是的，表面上看來這樣，但是，那黑組織有十二個大頭子，其中兩個，下落不明，要是這張本票兌現的消息一傳開去，他們就會知道這件事，是甚麼人做的，我不認爲在這樣的情形下，我還有機會活上三天！」

四個人都不由自主地點着頭，他們全都幹不法勾當，是如此之巧妙和充滿了藝術性和機智，比起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兇狠匪徒來是完全不同的。

那年輕人又道：「而我將這樣一個和我生命有關的秘密，毫不保留地告訴你們，那是基於我叔叔和四位的交情，和對四位的看重，也希望四位因此接受我叔叔和我的意見。雖然我知道四位現在的情況不很好，可能銀行戶口裏已經沒有甚麼錢，但還是別再動那類保險箱的腦筋，以免身敗名裂的好！」

年輕人的這番話，講得極其懇切，四個人都現出激動的神情來，齊泰維伯爵站了起來，高舉雙手道：「你遠道而來，我還不致於不能招待你，你喜歡怎麼渡過你的日子，只管告訴我！」

年輕人有禮地鞠了一躬，道：「我想去碰碰運氣。」

伯爵他們，顯然都知道「碰碰運氣」是甚麼意思，玲瓏手苦笑了起來，道：「你知道麼？本來，我們也要到蒙地卡羅去，要是我們能對付得了那種保險箱，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個臭名昭彰的逃亡政客括到的財產的一部份！」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我也聽說了，這個逃亡政客在統治了他的國家十五年後因政變而逃亡，聽說他囊括的財產，光是現金，就有二十億美金，而其中的四億，他是隨身帶着的！」

哥耶四世拍着身子，道：「對，就放在那種可咀咒的保險箱中！」

伯爵搖着頭，喃喃地道：「發明這種保險箱的人，簡直不知道人世間甚麼是公平的！」

土耳其皇嘆了一聲，道：「就算他失去了四億，他還有十六億！」

玲瓏手攤着他的肥手，道：「雖然，中國人說的絕對不可能，就是絕對不可能，但我們反正全閑着沒有事，各位要不要看着我手下拍回來的電影。」

那年輕人道：「我看不用了吧，看了只不過使人更加傷感。」

土耳其皇忙道：「看看也好，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話——說望梅可以止渴，看看也好的！」

年輕人沒有再堅持他的意見，玲瓏手已提起了一隻公事包，取出了一大卷影片來，伯爵已經移開了一隻小櫥，拉出了一具電影放映機來，同時，將對面牆上的一張波斯掛毯捲起來，現出了銀幕。

玲瓏手熟練地裝上了電影片，放映機

發出了輕微的聲響，銀幕上出現了機場。

玲瓏手解釋着，道：「這是他到達蒙地卡羅的情形。」

在銀幕上首先看到的，是一大羣記者，一架飛機，已經降落，正自跑道的一端，緩緩轉了過來，警察在維持着秩序，飛機是一架重型運輸機，有着極大機腹的那種。

玲瓏手道：「飛機是他包下來的，經過改裝，等一會各位可以見到他下機時的情形，這傢伙，他眞會爲自己和他財產的安全着想！」

飛機停了下來，可以看到記者和維持秩序的警察，在發生爭吵，等到飛機停定，機腹下的一塊斜板，打了開來，三輛有着密封車廂的中型卡車，自機腹中緩緩駛了出來，三輛卡車的外型，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三個司機全都膚色黝黑，而戴着黑眼鏡。

兩輛警方的摩托車開路，三輛中型卡車立時駛了開去。

在銀幕上，可以看到大羣記者，目定口呆地望着三輛卡車駛開去。

哥耶四世開口問道：「這算是甚麼玩意兒？」

玲瓏手道：「一共是九個人，在三輛卡車中，三個司機是誓死効忠他的人，別看他們是司機，他們原來都有少將的軍銜。那傢伙拋下了他的妻子，而帶走他的一個情婦。還有五個，一個是他的女婿，還有一個是他的女兒，另外三個，是神槍手，他們的保鏢，他們分別在這三輛卡車之中的。」

土耳其皇問：「保險箱呢？」

玲瓏手道道：「別心急，等一會就可以看到了！」

這時，銀幕上看到的，已經是蒙地卡羅的市區，可以看到三輛卡車在行駛，而街兩旁，所有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望着這三輛卡車。

拍攝這段影片，一定花了不少工夫，拍攝得極其清楚，三輛卡車終於停了下來，停在一家大酒店的門口，而酒店門口，佈滿了穿制服的護衞隊。

玲瓏手又道：「這傢伙，僱用了兩百名護衞隊來保護他，像其他的富翁一樣，他包下了這酒店的頂樓，你們看酒店的頂上！」

鏡頭向上移，移到了酒店的頂上，可以看到，在酒店的天台上，至少有三十個武裝的護衞員在巡邏着。

鏡頭又回到酒店大門口，三輛卡車停下，其餘的人，幾乎全被隔離在兩百碼以外，當中那輛車先打開門來，一個身形高大的人下車，車中伸出一條斜梯，那人是駕着一輛小型的起重車下車來的，而在那小型的起重車上，放的就是那具保險箱！

一看到了那具保險箱，在房間裏的五個人，都齊齊嘆了一口氣。連那年輕人在內。

那具保險箱有六呎高，三呎寬，三呎厚，裏面放的，是四億美金現鈔。

鏡頭突然移近，可以看到保險箱門口，那七組字盤的，這對在座的五個人來說，是絕不陌生的。事實上，他們每人，也同樣有這樣的一具保險箱，雖然沒有那麼大，在過去的一年中，他們都曾詳細地研究過不用正確密碼而打開它的方法，可是結論是：不可能。

接着下車的，是另一個大漢，而再接着下車的，是一個身形魁梧，挺着大肚子，戴着黑眼鏡，約莫六十歲左右的人，這就是那流亡政客。

跟在那流亡政客之後的，是一個極其美麗，至多不過二十五歲的東方美女，幾個人一下車，立時在嚴密的保護下，進了酒店。

在另外兩輛卡車中，也有人下車，政客的女婿，女兒，其他人等。

影片放映到這裏，就結束了，玲瓏手還像是意猶未盡，說道：「要不要再看一遍？」

放映機的聲音停了下來，屋子中很靜，街上傳來斷續的孩子叫嚷聲，和一種小販的推車上傳來的鈴聲，玲瓏手的話，得不到任何反應。

玲瓏手又向各人問道：「要不要再看一遍？」

屋子裏又靜了片刻，才聽得齊泰維伯爵說道：「事實上，我們都已看過許多遍了！」

玲瓏手像是炸彈爆發一樣，突然地吼叫了起來，道：「看過了好幾遍又怎麼樣？這是我三個最好的手下，花了不知道多少心血拍攝回來的！」

哥耶四世發出一下苦澀的笑容來，道：「我和我的四個最好的手下，爲了這件事，所花的工夫，比你更多，可是我沒有埋怨甚麼！」

屋中的電燈亮着，着亮電燈的那個年輕人，他一雙銳利的目光，正望定了哥耶四世。

哥耶四世像是有點侷促不安，半側過身子，避開了那年輕人的目光，喃喃地道：「別這樣望着我！」

那年輕人卻仍然緊緊盯着他，說道：「爲了這件事，你和你的手下，做了些甚麼了？」

哥耶四世並沒有回答，只是攤了攤手，看他的神情，好像他在說：我做的事，是不值一提的。

那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叔叔說——」

土耳其皇站了起來，伸手直指着那年輕人，道：「不管你叔叔說些甚麼，我們已經決定了那樣做，也做好了一切準備，總不能就此罷手的！」

年輕人望着那四個人，視綫在他們的身上，一個一個掃過去，然後才道：「好，我沒有意見，曾經有人對我說，他能飛到火星去，只要在手臂上綁上一個紙製的翅膀，我也沒有意見！」

玲瓏手漲紅了臉，哥耶四世的神情相當沮喪，玲瓏手向着哥耶四世大喝道：「給他看！」

哥耶四世搖了搖頭，說道：「有甚麼好看的？」

玲瓏手衝了過來，伸手抓住了哥耶四世胸前的衣服，粗魯地搖着，道：「給他看！」

哥耶四世的身子搖幌着，推開了神情激動的、喘着氣的玲瓏手，自口袋中取出

了一大叠面額的美鈔來，用力向那年輕人拋了過來。

那年輕人的反應十分快，一伸手，就將那叠有一寸來厚的大面額美鈔，接在手中，他甚至連看也不看，就道：「精緻的偽製品！」

齊泰維伯爵叫了起來道：「你是猜到的！」

那年輕人搖頭道：「不是！」

他講了「不是」兩字之後，轉過頭去看哥耶四世，道：「這裏是兩百張新鈔票，哥耶先生，我想你知道它們和眞鈔之間的分別，它重了多少克？我看，大約是四克到六克之間。」

哥耶四世口中喃喃地說道：「五點一克！」

玲瓏手攤開手來，道：「那也就是說，如果每一張分開來用，根本不容易有人察覺！」

那年輕人道：「也許，但是以各位的用途來說，被人發現使用偽鈔的機會，是百分之一百！」

土耳其皇連忙說道：「我們不是要使用它，事實上，我們印得多，總數接近三億！」

那年輕人吹了一下口哨，將那一大叠美鈔，在手中上下拋着。

齊泰維伯爵走近那年輕人一步，道：「年輕人，你已經料到了我們的計劃，是不是。」

年輕人點着頭，走向哥耶四世，將鈔票還給他，拍了拍他的肩道：「這些偽鈔，眞是藝術品，如果它們是小面額，而總數又不超過一百萬的話，只怕在市面上流通永遠也不會有人發覺。」

哥耶四世聳聳肩，道：「照你的辦法，連成本也不夠！」他忽然笑了起來，道：「或許你想不到，我們印這些假鈔票，每一張成本超過十元美金吧！」

年輕人略呆了一呆，道：「那麼，你總共花了多少本錢！」

齊泰維伯爵道：「超過一千萬美金，不過，它的利潤很高，全部脫手，可以得回三億！」

年輕人又轉了轉身，視綫再度在屋中那四個人的身上掃過，道：「你們原來的計劃是，在那逃亡政客的保險箱中，用這批假鈔票，將眞鈔票換出來！」

齊泰維伯爵、土耳其皇、哥耶四世、玲瓏手四個人都不出聲，只是點了點頭，那年輕人也不再出聲，坐了下來，用手托着下顎，沉思着。

那年輕人大約沉思了三分鐘之久，忽然笑了起來，道：「這眞是世界第一的好計劃，你們想想看，當那逃亡政客以使用假條鈔的罪名被捕之時，那是甚麼樣的情景？」

他一面講，一面忍不住笑着，玲瓏手首先跟着大笑了起來，接着是土耳其皇，齊泰維伯爵，最後哥耶四世也前仰後合地笑了起來。

他們五個人一起笑着，要是不明白情由的人，看到了這種情形，一定以為他們五個人全是瘋子了！

笑聲瀰漫，足足持續了五分鐘之久，那年輕人才一面按着肚子，一面道：「大笑對健康有益，各位，花一千萬美金，不一定可以換到一場大笑，現在已經換到了，也就沒有甚麼損失了，是不是？」

他講話，和各人揮着手，又向門口走去，四個人的笑聲陡地停止，玲瓏手叫道：「你眞的要走了。」

年輕人點了點頭，道：「是的，能叫那個逃亡政客使用假鈔票被捕，固然是天下最有趣的事，但是我們，或者說各位，因為弄不開那保險箱，在行事的時候被捕，那就是天下最無趣的事了！」

四個人都眨着眼，那年輕人道：「再見！」

齊泰維伯爵忙道：「你還是到蒙地卡羅去。」

那年輕人點頭道：「是的，我說過，想去碰碰運氣。」

他說着，拉開門，向外走了出去，又順手將門關上，據他離去之後，四個人都呆了片刻，然後，他們一同來到窗口，將窗帘掀起少許，向外面張望着，他們看到那年輕人神態悠閒地在石階上向下走着。而且，並沒有轉過身，就像是背後長着眼睛一樣，向後揮着手，那令得屋中的四個人，忙不迭將窗帘放了下來。

土耳其皇首先「哼」地一聲，道：「他說要到蒙地卡羅去碰碰運氣，那是甚麼意思？」

玲瓏手嘀咕了一句，說道：「別聽他的話，東方人全是靠不住的！」他的話一出，土耳其皇立時瞪着玲瓏手，玲瓏手激動地說道：「我敢打賭，這年輕人到蒙地卡羅去，一定是和他的叔叔會合，中國人在蒙地卡羅等他！」其餘三個陡地吸了一口氣，哥耶四世問道：「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齊泰維伯爵搓着手，說道：「我們也去，好讓我們的老朋友，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玲瓏手格格地笑了起來，土耳其皇走過去，拉開窗帘，讓已經西斜的，金黃色的陽光，照進房間來。

× × ×

西斜的陽光，光芒映在海面上，在海面上泛出一層層金波微蕩的光芒來。浮在那閃動的、黃金般燦爛的光芒之上的，是許多艘遊艇。

大多數遊艇整齊地排列着，也有不少正在駛出去，和有不少正在駛進來，海鷗在懶洋洋地飛翔，和這裏的人一樣——沒有什麼人來到蒙地卡羅之後會想到工作，而只是想到享樂。

這是一個享樂的地方，從停泊遊艇的海灣向前望，是一望無際的海洋，轉頭望去是各種各樣的建築物，在那些建築物中，有着各種各樣的享樂設備，只要你有錢，你會覺得人生的快樂原來是如此無窮。

就算躺在遊艇的甲板上，一動不動，也很少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比得上蒙地卡羅的。

那年輕人——就是那個年輕人——這時就躺在甲板上，幾乎一動不動、海水的蕩漾，使遊艇的船身，有時也會傾斜一下，每當這個時候，他身邊的杯子中，浮在金黃色的酒中的冰塊就會輕輕相碰，發出悅耳的聲響。

那是一艘大約八十呎長的遊艇，在這個幾乎可以稱得是世界遊艇展覽的海灣上，那只不過是一艘小遊艇而已。所以，這艘遊艇，和其他的幾百艘，一起排列着，一點也不引人注目。

那年輕人閉着眼睛，躺得如此之安靜，看來是完全睡着了。不遠處，有一陣嘻笑傳來，嘻笑聲漸漸傳近了，他仍然一動不動，那嘻笑是來自一羣，或者說是幾個女郎，她們在緊靠在一齊排列着的遊艇上，一艘一艘橫越過來，遊艇上的人，都向她們友善地揮着手。

雖然這裏的美女之多，這世界著名的，但是五個如此動人的女郎聚在一起的機會，還不多見。

嘻笑聲漸漸近了，四個美女，都從旁邊的一艘船上，跳上了年輕人的遊艇，又嘻笑着奔了過去，而最後一個，在跳上了年輕人的船上之後，在甲板上只奔了一步，像是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整個人向前仆了過來，正好仆向躺在椅子上的那年輕人。

她顯然無法控制自己了，所以像任何女人一樣，在她快要壓倒那年輕人的身上時，她發出了一下尖叫聲。而那年輕人就在這時，睜開眼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很有點像電影裏的情節，那女郎直撲了上去，那年輕人立即張臂將她抱住，帆布椅子塌了下來，年輕人抱着那女郎，在甲板上打着滾，其餘四個女郎已奔遠了，一切似乎陡地靜了下來。

當那年輕人和那女郎停止滾動之際，他們都已經來到了船舷的一邊，年輕人仍然抱着那女郎，他的手按在那女郎腰肢上，那女郎穿的是露腰裝，所以年輕人的手，直接地碰到她柔滑的肌膚。

他們互相睜大着眼睛，那年輕人一時之間，竟無法斷定這女郎是什麼地方的人，但是無可懷疑的是，那是他一生之中所見過的美女中，最美麗的一個。

她的膚色，是均勻的淡棕色，像是塗上了一層奶油那樣地柔和優美，她的頭髮是黑色的，眼珠是黑色的，可是她決不會是中國人，也許只有越南美女，才有這樣大而清澈、那樣動人的眼睛。

那年輕人還在打量她，但是她已經輕輕推開了他，站了起來，年輕人還躺在甲板上，在這個角度，他更可以欣賞那女郎那雙綫條優美、修長而毫無瑕疵的美腿。

那女郎掠了掠長髮，很大方地道：「對不起！」

那年輕人站起來，女郎已經轉過身，向外走去，年輕人挺直了身子，道：「等一等！」

女郎轉過身來，明亮的眼睛在夕陽餘暉中閃動着，年輕人作了一個手勢，道：「我們的相遇，不是很突然嗎？」

女郎微笑着，點頭，表示同意，年輕人也微笑着，可是他一面陡地伸手，緊緊握住了女郎的手臂，近乎兇狠地道：「你替誰在做事，說！」

女郎在剎那之間，張大了口，臉上的那種驚訝的神情，和她雙眼之中所流露出來的那股驚恐的神色，使得那年輕人的心中感到了一股歉意。

她什麼也沒有說，也不掙扎，只是那樣望着對方，年輕人鬆開了手，吞着口水，道：「對不起，我想我可能弄錯了，你或者不應該怪我，蒙地卡羅是一個奇特的地方，太奇特了。」

女郎沒有說什麼，後退了幾步，才緩過一口氣來，說道：「你懷疑我是什麼樣的人？」

年輕人揮着手，道：「別提了，你不會是！」

女郎像是很感興趣，說道：「間諜？特務，負有神秘使命的特種人，你是什麼人！」

年輕人盯着女郎，道：「別再逗留在這裏！」

女郎吁了一口氣，道：「好的，可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是什麼人！」

她現出一股傲然的，高貴的神情來，將長髮攏到了腦後，然後道：「奧麗卡公主。」

年輕人的反應，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只是聳了聳肩。

女郎反倒睜大了眼睛，反問道：「怎麼，你時時有機會和一個公主說話？」

年輕人道：「不，第一次，不過，我才和一個皇帝見過面，所以不覺得什麼特別！」

奧麗卡公主作了一個奇妙，動人的神情，扭着身子走了開去，越過了船舷，去到了另一艘船上，接着，她又越過了那艘船。

她還沒有走上岸，已經被暮色完全包圍了。」

年輕人略呆了一呆，轉身走進船艙去，船艙中有一個人正在打電話，一面用筆在紙上紀錄着什麼。

玲瓏手他們四個人，究竟是第一流的人物，他們的估計不錯，年輕人到蒙地卡羅來不單是為了碰碰運氣，還另外有目的，至少和他叔叔在這裏會合這一點，他們是估中了，在打電話的正是「中國人」。

年輕人走進來，坐下，「中國人」已經放下了電話，手中拿着那張紙望着年輕人，道：「要聽聽有關她的資料麼？」

年輕人有點沮喪，道：「我不想她眞是我想的那種人！」

這句聽來很模糊，但是「中國人」心裏完全可以明白他侄子的意思。

他道：「我也希望不是，但我們既然是在這樣奇特的地方，而她又是這樣奇特的一個女郎，了解一下她的來歷也很應該的，對不對？」

年輕人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點頭，說道：「好，我想她和越南的皇族是有點關係。」

「中國人」看看手中的紙，道：「對，他是越南皇族的一個顯赫人物，和一個希臘女子的混血兒，一直風頭極勁的人物，在各種高級交際場合出現，一度是德國一個著名花花公子的密友，那個花花公子有一次送給她的聖誕禮物，是一座有兩千多工人的工廠，她一直到現在，還擁有那工廠百分之八十的股權——」

年輕人忽然揮了揮手，道：「什麼性質的工廠。」

「中國人」略呆了一呆，看他的神情

，他像是想問：「那有關係麼？」但是這句話，他並沒有講出來，只是嘆了一聲道：「你比我想得更多，我想我是老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拿起電話，電話接通之後，他問了一句，聽了一會，又放下電話，才說道：「是精密工業產品製造廠，她的工廠的產品中，最出名的一種，是小型電腦控制鎖。」

年輕人伸手在臉上抹了一下，手移開時，他神情苦澀。

「中國人」望着他的姪子，道：「不是偶然的？」

年輕人道：「我想不是，但是，誰會知道我們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呢？」

「中國人」又說道：「或許，只是巧合——」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船艙外已經響起了一個洪亮的聲音，道：「中國人，你眞的老了，只有老人，才會對任何事都作出樂觀的估計！」

一聽到那聲音，「中國人」揮起手來，又重重地拍下來，拍在自己的身上，而一個身形魁梧的人，也老實不客氣地自己推開門，走了進來。

進來的人，是齊泰維伯爵。

齊泰維伯爵一進來，就直走向「中國人，張開雙臂，抱住了「中國人」，用力拍着他的臂，「中國人」推開了他，伸手指着他的鼻子，說道：「你聽着，我們來這裏，另外有目的，決不是你們計劃中的那件事。」

伯爵笑着，道：「計劃是可以改變的，是不是？」

「中國人」像是很惱怒，來回地走了幾步，然後提高了聲音，道：「不能，因為你們的計劃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根本不可能！」

伯爵坐了下來，望着「中國人」，說道：「別激動，中國人，或許你另外有計劃，但是，有什麼比四億美金的現鈔更動人！」

「中國人」冷冷地道：「天上的每顆星都很動人，你去弄一顆玩玩？」

伯爵吁了一口氣，道：「直到我來到這裏，我才知道，打這四億美金主意的，不但是我們這幾個老前輩，而且還有不少後起之秀，他們全是年紀很輕的人，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的姪子，竟然和老頭子的意見一致。」

年輕人冷冷地插了一句口，道：「我是個冷靜的人，不是一個狂熱夢想者。」

伯爵現出很失望的神色來，道：「看來我們直接見面，也沒有用處！」

「中國人」斬釘截鐵地道：「沒有，絕對沒有。」

伯爵站了起來，他剛站起，一陣刺耳的警車聲，傳了過來，連續了三四分鐘之久，伯爵連忙來到窗口，取出一隻小型望遠鏡，向岸上看着，然後，他轉過身來，道：「或許你們是對的，我想第一批狂熱的夢想者已經觸礁了。」

「中國人」和年輕人都不出聲，伯爵像是決不定是去是留，而電話鈴却突然響了起來。

「中國人」立時拿起電話來，他只是聽着，當他聽到一半時，伯爵身上，忽然響起了「滋滋」聲，伯爵取出了一隻小盒子來，按下了一個掣，那時「中國人」已經放下了電話，伯爵過去，拿起電話，撥了號碼，對着電話號碼吼叫道：「太遲了，你們的報告，比『中國人』的手下，慢了一分半鐘！」

他憤然放下電話，「中國人」道：「七個也很有點經驗的被捕，一個被擊斃，他們是屬於法國西南部集團的，是——」

伯爵憤然道：「是那個法國蠢才的手下，我眞希望他也在其中。」

「中國人」道：「你如願了，他在內，我看，至少要二十年之後，才有機會看到他了！」

伯爵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吁了出來，道：「或許我不公平，那法國人也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了。」

「中國人」斟了兩杯酒，遞了一杯給伯爵，抹着酒杯，道：「當然是第一流的，只不過他有一個缺點。」

齊泰維伯爵抓着酒杯，瞪着「中國人」，從他抓着酒杯那種出力的情形來看，他像是想將那隻酒杯，揑成碎片，他疾聲道：「什麼缺點！」

「中國人」緩緩地道：「他不肯相信那種保險箱是攻不破的！」

齊泰維伯爵的面肉在抽搐着，他自然聽得出，「中國人」雖然說的是那個失手的法國人，但實際上是在說他，他的耳根不禁有點發熱。

「中國人」又道：「他昨天來見過我，我也勸過他，可是他不肯聽我的話！」

伯爵覺得喉嚨有點發乾，他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以他那樣老於喝酒的人，竟未曾辨出那是什麼酒來，而且，由於吞得太急，竟然還引起了一陣嗆咳。

不過那一陣嗆咳，多少也掩飾了他的狼狽，他抹着口，道：「我看他也不會貿然行事，一定是有了準備的！」

「中國人」點頭道：「不錯，他設計了一套聲波消除設備，可以使那保險箱發出的警號聲完全聽不到！」

齊泰維伯爵陡地一怔，道：「有這樣的設備，他應該成功！」

「中國人」微笑着，道：「當時，他也這樣說，當我勸他別去的時候，他還出言譏嘲我，說我老了，已經沒有冒險的精神，已經完全不行了！現在，伯爵，你說我眞的老了麼？」

齊泰維伯爵沒有回答「中國人」的這個問題，却急急問：「他既然能使那具保險箱不發出聲音來，他就有可能得手！」

「中國人」和那年輕人一起注視着伯爵，伯爵的神情有點很不自在，他的額上，甚至在沁出汗來，這表示他的心情極其緊張。

齊泰維伯爵的心情緊張，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幾個人，花了那麼大的本錢，希望又是如此之大，這次計劃要是不成功，他們每個人以後可以說再也沒有機會在全世界的盜賊世界中建立聲望了。

所以齊泰維伯爵必需知道那法國人失手的原因。

「中國人」的聲調仍然不急不徐，他道：「當時，我對他說，聲波有很多種，有的聲波，根本不是人的聽覺器官所能聽

得到的，但是却可以使儀器有感應，我當時對他說，如果他四億美金的現鈔，放在一隻保險箱中，他會不會讓人家憑一套簡單的消除聲音裝置，就可以將保險箱打開來？」

齊泰維伯爵不自由主，喃喃地道：「當然不會！」

「中國人」道：「你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他不明白，代價不輕啊，他不明白這個道理，要使他在監獄中渡過十年以上的寂寞光陰！」

齊泰維伯爵的面肉，又抽搐了起來，可是沒有多久，他就回復了鎮定，道：「眞對不起，我突如其來，打擾了你們，眞對不起！」

齊泰維伯爵一面說着，一面向後退去，出了船艙，那年輕人連忙在船艙圓窗中向外看去，他看到齊泰維伯爵走過一艘又一艘緊靠在一起停泊着的遊艇，上了碼頭，在岸上早有一輛車子在等着他，齊泰維上了車。

直到看到車駛走，那年輕人才轉過身來，道：「叔叔，你看他會相信我們不是為這具保險箱而來的麼？」

「中國人」的回答得極快，道：「當然不會，可是他不會再特地來找我們，他一定在暗中跟踪，監視我們，等我們下手，他們好從中取利！」

年輕人皺了皺眉，道：「事情已經夠困難的了，他們還想在我們下手時出手，不是更困難了麼？」

「中國人」笑了起來，道：「如果我們事先料不到，當然是增加困難，但如果我們已經料到了，那麼，就不是增加困難，而是增加便利，明白了麼？孩子？」

年輕人好像還不是十分明白，可是他對他叔叔顯然有着超特的信心，是以他充滿了信心地微笑着。

齊泰維伯爵的車子，在豪華大酒店的門口，停了下來，穿制服的，身形高大，看來像是電影小生一樣的司機先下來，打開車門，讓伯爵下車。

伯爵一下車就看到酒店門口，還停着幾輛警車，大批警方人員在進進出出，當他走向酒店大門口之際，他還抬頭望了一望。

酒店的建築物，在近距離仰觀之下，有高不可攀的感覺，不過，伯爵還可以看到，酒店天台上，那些護衞人員仍然在。

伯爵走進了酒店，酒店大堂中的人，在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竊竊私議，他們在談論的事，當然是才在這個酒店頂樓發生的劫案。

齊泰維伯爵放慢了脚步，在他由大門口，走到電梯門口之際，他已經在緊張的，充滿了興奮的閒談中，多少知道了一些事情的概況。

他進了電梯，電梯上升到了十二樓，伯爵走了出來，在走廊中走着，最後來到豪華套房之中。

玲瓏手、哥耶四世、土耳其皇全在，齊泰維一進來，他們就齊聲道：「你知道了？」

齊泰維伯爵道：「不完全。」

玲瓏手面上的胖肉抖動着，道：「那蠢才，他在白天下手！」

哥耶四世道：「白天和晚上有什麼不同？事實上，他下手的時候，那政客根本不在，他是看準了這一點才下手的，那政客在賭場！」

土耳其皇道：「是的，在賭輪盤，我就坐在他的旁邊！」

齊泰維向土耳其皇望去，土耳其皇又道：「我和他的手氣都不很好，輸了很多，他自始至終不出聲，只是下注，也一直戴着黑眼鏡，後來，有兩個人來到他的身後，向他低語幾句，他才講了一句話！」

伯爵忙道：「那兩個人當然是來告訴他，關於有人打他保險箱主意的事了，他反應怎麼樣？」

土耳其皇攤着手，道：「他的反應？他可以說沒有反應，只是道：『隨他們喜歡怎樣下手好了！』你們聽聽，他早知道，他的錢妥當得很！」

玲瓏手不住地將雙手手指抓緊又張開，那種憤懣的神情，像是他想用手去扼死那個政客！

齊泰維伯爵又問道：「酒店裏的情形怎麼樣？」

玲瓏手的手剛好握着拳，是以他立時伸拳，在桌上用力敲了一下。

玲瓏手敲了一拳之後，憤然道：「那蠢才，他有兩個手下，從天台想逃走，跌死了，連他自己也未能逃出頂樓，要不是他立時跪地求饒，只怕也叫當場打死了，眞丟人！聽說他帶來的設備倒不少，有一套——」

伯爵接口道：「有一套可以消除保險箱發出的警號聲的設備！」

玲瓏手睜大眼，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伯爵回答很簡單：「中國人說的！」

房間中靜了片刻，土耳其皇才道：「你果然見到了中國人，他還說些什麼？」

齊泰維攤着手，道：「他說，他們不是為了這個流氓政客的四億美金而來。」

玲瓏手哼地一聲，道：「你相信？」

齊泰維立時道：「我當然不信，所以，我一離開了他們的船，就已命令六個人，日夜不停二十四小時監視他們行動！」

哥耶四世陡地吸了一口氣，道：「為什麼？」

齊泰維伯爵搓手，道：「我認為『中國人』有他一整套的計劃，我們做不到的事情，他可能做得到，只不過他不肯講給我們聽！」

玲瓏手又在桌上大力敲了一拳，道：「所以，我們暫時只是監視他，不要去干擾他，等他得了手，我們再從他手中找好處！」

哥耶四世站了起來，搖着頭，道：「那不行，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

土耳其皇冷冷地道：「哥耶，他要是不肯將他的計劃講給我們聽，那就表示，他和我們，已經不是朋友了！」

齊泰維也忙道：「對，他勸我們不要下手，他自己却在計劃着下手，這算是什麼朋友？」

哥耶四世的神情像是很傷感，攤了攤手，喃喃地道：「本來，在四億美鈔面前，還有什麼的朋友？」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蕭三公子和鍾木蘭本是一雙情侶，鍾木蘭自從嫁了南宮學之後就很少和他來往，蕭三公子這次奉命來京師，又和她作短暫的幽會，並告知鍾大先生也來了，住在安樂侯府，因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便和木蘭分手，帶長樂郡主過安樂侯府，和徐廷封一起上朝，將獻給皇上的龍袍，內有密函交給皇上，藏在龍袍袖內，皇上會意，藉試穿龍袍將密件看過，劉瑾也沒有放過，嚴密檢查，藉皇上試穿的刹那，發現袖上的縫綫，知道有蹺蹊，但詐作不知，這個閹宦的老奸巨滑，竟然騙過徐廷封等人，擺在心裏，徐廷封告退回府，見到了傅香君……

招募邪門派　抗朝野羣雄

徐廷封點點頭，方要說什麼，憶蘭已上前來拉着他的手。「爹，這個傅姐姐很喜歡蘭蘭，你讓她住在這裏陪伴蘭蘭好不好？」

徐廷封還未答話，朱菁照已插口道：「我也喜歡你，以後我天天都來陪伴你。」她隨即伸手去拉蘭蘭的手。

「不要你陪伴。」蘭蘭急急的躲開。

朱菁照轉向徐廷封撒嬌。「表哥，你看蘭蘭，這樣害怕跟我一起。」

「你總是嚇唬她，不害怕才奇怪。」徐廷封淡然一笑。

憶蘭轉到徐廷封另一側，又嚷：「爹，蘭蘭喜歡這個姐姐，你留她住下來啊。」

徐廷封微一頷首，笑顧傅香君。「傅姑娘意下如何？」

「表哥，我要留下來你總是左一句不方便右一句不方便的，這個姓傅的你却要讓她留下來。」朱菁照一旁大嚷。「我回去跟爹爹說——」接一跺脚，轉身離開。

徐廷封大爲尷尬，待要叫住，蕭三公子已然含笑搖搖手，隨即追在朱菁照身後。

徐廷封只有一聲歎息，回顧傅香君。「我這個表妹一向任性，你不要放在心上。」

「不會——」傅香君目光一轉。「我也該去看看鍾老前輩的了。」

「師父在你後面。」

傅香君回頭一望，鍾大先生果然已走到來了，開口第一句便問：「蘭蘭玩得還開心吧。」

「開心——」蘭蘭雀躍着走過去。「師公，我要傅姐姐留在這兒。」

鍾大先生笑顧傅香君。「傅姑娘不遠千里而來，怎能够不留？」

傅香君却道：「晚輩還有其他的事情，不便留下。」

「傅姑娘初到京城，人生路不熟。」

「江湖人早已習慣。」傅香君轉問道：「未知老前輩有什麼要晚輩做的事情，請吩咐。」

「沒有。」鍾大先生沉吟接道：「苦師太是廷封的姑姑，與我又是多年交情，你切莫當外人看待。」

「老前輩言重。」傅香君溫柔的笑了笑。「先師交托的事情既然已辦妥，晚輩也要告辭了。」

「你去意已決，我們亦不敢强留。」鍾大先生無可奈何的。

憶蘭急拉着傅香君。「姐姐，你眞的要走……」

傅香君看見憶蘭簡直要哭的樣子，心裏一軟，笑笑。「姐姐不會這麼快離開京城，一有空便來找你。」

「一定的——」憶蘭很認眞。

傅香君含笑點頭。「一定。」

×　　×　　×

徐廷封憶蘭送到門外，看見傅香君背影消失才回身，憶蘭不由又問了：「姐姐一定會再來的？」

「你喜歡這個姐姐？」徐廷封反問。

「姐姐也喜歡蘭蘭。」

「這就是了，她怎會不再來看你？」徐廷封那刹那的心情很奇怪，他也是希望傅香君會再來。

×　　×　　×

徐廷封回到內堂坐下，鍾大先生才問道：「廷封，你知道傅姑娘的師父是那一個了？」

徐廷封點頭。「姑姑她……」

「這難道還會是假的。」鍾大先生取出那支麈拂。「這支麈拂是他留給你的。」

徐廷封接過，感慨之極。「這是先父送給姑娘的，徐家人丁凋零，想不到連——」

「生老病死，在所難免，在她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解脫。」鍾大先生接將信取出。「還有這封信，是給我的，你也無妨看看，也知道她的一番苦心。」

徐廷封疑惑的將信接過，一看之下，心頭不禁茫然，這實在他意料之外。

「你覺得傅姑娘怎樣？」鍾大先生接問。

「應該沒有比姑姑更了解她的了。」

「廷封——」

「師父——」徐廷封截住。「這個非常時候弟子實在無暇兼顧兒女私情。」

鍾大先生不能不同意，也絕對相信姻緣天定，不可以强求，相反一定要來也沒有人能夠阻擋避免。

× × ×

傅香君事實第一次入來，人生路不熟，離開了安樂侯府，一時間難免有些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

這一次入來，她因為有目的，一路走來，然一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覺，現在目的已達到，再加上與憶蘭的一番嬉戲，非獨徬徨，而且感覺孤獨。

她到底是一個感情豐富的少女。

漫無目的的走了也不知多遠多久，她才突然發覺有人在後面跟踪，原以為錯覺，再走一程，終於肯定。

跟踪她的是一個年青道士，一面跟踪着她一面左顧右盼，彷彿本身亦被甚麼人跟踪着。

她實在奇怪，更奇怪的是那個道士四顧並無其他人，看見她回頭望來，竟然向她招手，隨即走進一條小胡同內。

「這到底是甚麼人？」她不由轉身舉步，向那邊走去。

道士在胡同內等着她，看見她走近來，一揖。「傅姑娘——」

「你是——」

「在下陸丹。」道士抬起頭來，果然是鐵御使陸遷的兒子陸丹。

傅香君對陸丹這個姓名並沒有記憶，但印象中却好像在那裏見過，她心念一轉再轉，終於省起來。「我在武當山上見過你。」

「在下原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雖然趕不及無敵門之戰，仍然被師叔公燕冲天選中，選入室弟子，傳授六絕，姑娘上山找雲大哥的時候，見過一面，只是在下當時並非現在這般裝束。」

一提到雲飛揚，傅香君不禁又黯然神傷，茫然應道：「能夠入道也好。」

她是想起了苦修庵內苦跪三日三夜，仍然得不到苦師太答允，不讓為她剃度出家。

陸丹却說道：「在下只是為了掩人耳目。」

「哦？」傅香君並不怎樣奇怪，從陸丹方才的舉止，她已經看出陸丹顯然在逃避什麼。

「家父陸遷——」

「鐵御史？」傅香君微喟。「劉瑾連你也不放過啊？」

「若非南偷老前輩師徒相救，早已死在北盜與皇甫兄弟手下。」

「我在入京途中已聽到令尊被劉瑾陷害的事，大都為令尊的遭遇難過，只是劉瑾的勢力太大，就是說也悄悄裏說，不敢張揚。」

「他自稱九千歲，連皇帝也受他控制，避忌三分，又何況一般的平民百姓？」

陸丹咬牙切齒。

傅香君上下又打量了他一眼。「你喬裝留在京城，莫非要找機會報仇？」

陸丹歎息。「劉瑾大都在宮內，左右又有高手保護，要殺他談何容易，只是有半分機會，在下也不會輕易放過，況且天下之大，何去何從？」

傅香君安慰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你可以回武當山練好武功才回來。」

陸丹垂下頭。「武當派連番禍刦，雲大哥又不知在那兒，縱然有苦學之心，也不知道該向那一個請教。」

傅香君聽着亦不由黯然，武當山上的情形的確是這樣。

「雲大哥應該回去的。」她喃喃自語。「觀日峯决戰獨孤無敵之後，他留在少林寺三年，現在少林寺的事情已然了結，回武當山也是時候的了。」

陸丹詫異地追問：「雲大哥現在在少林寺？」

「不在的了。」傅香君搖頭。「江湖上的消息看來你知道的實在不多。」

陸丹點頭。「年來都是留在先父左右，京城中江湖人原就不多，同門又少，一般並無往來。」

「難怪連雲大哥協助少林寺擊敗白蓮教不老神仙這件轟動江湖的大事你也不知道。」

陸丹苦笑接問道：「那麼現在到那兒才可以找到雲大哥？」

「我也在找他。」傅香君黛眉深蹙，憂形於色。

陸丹多少也聽說過有關雲飛揚傅香君的遭遇，看見傅香君這個樣子，亦有些感慨。

傅香君一聲歎息，茫然地接道：「也許他已經回去了武當山，可是，一路上我都沒有消息。」

陸丹道：「本派方面也沒有。」

傅香君轉問：「武當派在京城附近的弟子有多少？」

「不足十個。」

「雖然不多，對你應該也有帮助。」

「他們甚至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担心連累他們？」

陸丹搖頭。「這是私仇。」

「你錯了。」傅香君一正面色，道：「劉瑾禍國殃民，人人得而誅之，經已成為公敵，為免更多無辜的人受害，俠義道上的朋友都應該聯合起來，看如何對付這個人。」

陸丹詫異的看着傅香君。「你以為應該這樣？」

「俠義道上的朋友以我所知，都是這個意思。」傅香君反問：「你認為這樣有什麼不對？」

陸丹搖頭，苦笑，道：「我到底不是一個眞正的江湖人，但相信很快我便會習慣。」

「你出口不再在下在上的，已經比較接近江湖人的了。」

陸丹啞然失笑，傅香君接道：「這件事上希望我也能夠助你一臂之力。」

「多謝傅姑娘。」陸丹不由自主地一揖。

「又來這種客氣態度說話了。」傅香

君又問：「你是否要到什麼地方去？」

「只是到處走走，看看有什麼消息，想不到遇上傅姑娘。」陸丹目光一轉。「傅姑娘有事在身？」

傅香君早已留意附近經過的人都投以奇怪的目光，也明白一個少女與一個道士在小胡同內說話事實是有些奇怪，應聲：「已經辦完了。」隨又道：「我們也該走的了。」

陸丹點頭接問：「傅姑娘現住在什麼地方？」

「我是今天早上進城的。」

「城東郊白雲觀是武當派弟子的產業，觀主靈霄子是玉石師兄的入室弟子，絕對可以信任……」

「我知道有這個人。」

「傅姑娘若是還沒有落脚的地方，無妨暫時入住白雲觀。」

傅香君稍作考慮，點頭同意，也希望能夠從武當派弟子的口中知道雲飛揚的下落。

雲飛揚若是出現，武當派的弟子是不是多少都會有些消息，想想陸丹連雲飛揚力挫不老神仙這件事也不知道，傅香君不由苦笑，但無論如何，那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都已因而暫時消失。

× × ×

在劉瑾的心目中，陸丹當然並不重要，他要對付的人也實在太多，甚至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一個新的對象出現，却也不覺得怎樣煩惱，有時甚至認為是一種樂趣。

近日唯一令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安樂侯與長樂郡主替寧王送龍袍進宮這件事。

袍袖內到底暗藏什麼秘密？劉瑾想不透，也難免一想到便悶悶不樂。

由於他不時都掛在口上，所以每當他露出悶悶不樂表情，侍候他左右的皇甫兄弟立即便覺察。

皇甫忠每一次都不表示意見，到底還有一點小聰明，知道這個時候還是不表示意見為妙。

皇甫義却看不透，從兄長口中知道劉瑾因何悶悶不樂，一心只想着如何表現聰明機智，又怎肯錯過這個機會，隨即問：「九千歲可是又想起了那件龍袍？」

劉瑾淡應一聲，皇甫義接道：「龍袍內一定藏着什麼秘密。」

「什麼秘密？」劉瑾問來直截了當。

皇甫義怔在那裏，皇甫忠看在眼內，不由歎息在心中，劉瑾目光轉到他面上，漫不經意地又問：「最近又有什麼特別消息？」

皇甫忠沉吟着。「今天早上李尙書曾經到樊太傅那兒下棋……」

「這是小事……」

「樊太傅言語間對九千歲頗為不敬，甚至說九千歲妄自尊大，顚倒朝政。」

劉瑾反而笑了。「這等書獃子，老糊塗，起不了作用，不必再理會。」

「都指揮使方誠與同知劉愼昨夜醉酒，對九千歲頗多怨言。」皇甫忠鑑貌辨色，語聲稍沉。「有關報告已送到，九千歲可要現在過目。」

「不看也知道說我什麼，也不是第一次的了。」劉瑾冷冷的一笑。「早晚總要找一個機會將他們除去。」一頓突然問：「兩位教主什麼時候進來？」

皇甫忠神色不覺變得有些緊張。「今夜亥正將由崇文門進城。」

「好極了。」劉瑾大喜。「這件事才是要緊，怎麼現在才告訴我？」

「消息才到，也正是要九千歲突然高興一下。」皇甫忠恭恭敬敬。

劉瑾大笑。「他們肯全力相助，又何愁大事不成？」一頓又問：「需要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九千歲放心，一切都已經準備妥當了。」

劉瑾點頭。「都交給你們了。」身子隨即往後一倒，舒舒服服的臥下來。

× × ×

亥正，崇文門抬來了兩具棺材，看守城門的兵卒都已經換上劉瑾的人，對過暗語無誤，皇甫兄弟立即吩咐將城門打開，讓棺材抬進來。

抬棺材的八個壯漢其貌不揚，一身仵工裝束絕無破綻，肯定經過一番仔細的挑選。

由崇文門進來也是經過詳細考慮部署，一路上都有劉瑾的心腹錦衣衛暗中監視保護，確保安全，遇有可疑的人等，立即截查。

儘管如此，為了避免一般人的注意，皇甫兄弟並沒有跟八個壯漢走在一起，一旁繞開。

八個壯漢抬着棺材穿過大街小巷，先進入一間長生店，棺材抬進長生店理所當然，要掩人耳目，這無疑是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

長生店內有一條秘道，通往一間名為福祥的皮貨店內，這條秘道固然工程不少，連接秘道的那間地下室也一樣不簡單。

棺材在密室當中放下，八個壯漢退倒兩側跪下，密室內已等着十多個不同裝束的人，也都連忙跪下來。

一扇暗門即時打開，皇甫兄弟也到了，雖然沒有跪下，也一正面色，肅立在一旁。

棺蓋也就在此際緩緩滑開，毫無聲息的滑落地上，兩個一身金衣，面容乾癟，既高且瘦，殭屍也似的中年人從棺材中坐起來，正是白蓮教不老神仙座下天地人三尊當中的天地雙尊，現在江湖上人稱苦海雙妖的仇不恨仇不悔兄弟。

他們一身銀衣現在已轉換金衣，面貌與之前雖然並無不同，膚髮的顏色已顯著的有了變化，原來烏黑的頭髮已變成灰白色，蒼白的肌膚上也浮現出無數的血絲，甚至白多黑小的眼睛已多了一個血環，正好裏着眼瞳，令人看來更覺妖異。

「蓮花淨土，光明極樂，彌勒降世，普渡衆生。」密室中的白蓮教徒隨即高呼：「教主萬福。」

天地雙尊淡然一笑，站起身子，雖然還未找到碧玉令，號召天下所有的白蓮教徒歸順，在歸順他們的白蓮教徒面前，他已儼然以教主自居。

「皇甫兄弟見過兩位教主——」皇甫忠皇甫義，不敢怠慢，趕緊上前施禮。

「兩位不必多禮。」天尊揮揮手。「是九千歲派兩位來的？」

「正是。」皇甫忠接道：「九千歲府

中巳經作好了安排，只等兩位教主——」

「有些事是不便在九千歲府中做的。」天尊笑笑。「京城中的武林中人近日可有什麼行動？」

「沒有。」

「那麼當中可有比較難對付的？」

「得數南宮世家的老太君與崑崙派的掌門人鍾大先生了。」皇甫忠並沒有將南偷也算在內，他們不錯是技不如人，但始終認爲南偷不過是北盜一類，不能與老太君鍾大先生相提並論。

天地雙尊相顧一眼，天尊笑了笑。「叫九千歲放心，老太君鍾大先生我們兄弟放在眼裏。」一頓轉向那個毛皮店老闆裝束的手下。「東西都準備好了。」

「回稟兩位教主，巳經準備妥當，隨時可用。」

「很好——」天尊又笑笑，那種笑容令人看來不寒而慄。

「也是時間了。」地尊接揮手。

兩個白蓮教徒急急轉動牆壁上的一個機括，軋軋聲中，一扇暗門打開，一陣驚懼的小孩子哭叫聲隨即傳出來。

天地雙尊身形同時掠出，腳不沾地，幽靈般飄入暗門內，那扇暗門隨即關上。

那個老闆裝束的人接向皇甫兄弟一揖。「兩位請——」

他們進來的那處那扇暗門經巳打開，皇甫兄弟也沒有多說什麼，舉步走出去。白蓮敎徒魚貫跟在後面，在那扇暗門關閉同時，一陣凄厲的小孩子慘叫聲隱隱約約的從密室內的密室傳出來。

那羣白蓮教徒若無其事，無動於中，皇甫兄弟聽着却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他們雖然是黑道中人，也知道天地雙尊在修練一種邪門內功，但想到竟然以小孩子爲材料，難免他心有些不大舒服。

× × ×

劉瑾方面的消息無疑非常靈通，安樂侯府徐廷封鍾大先生與紫竹院南宮世家方面表面上的確並沒有什麼對劉瑾不利的行動。

安樂侯府方面尙且有徐廷封陪同長樂郡主送龍袍進宮見皇帝這件事，紫竹院方面則一片平靜，與之前老太君的進京靜修並沒有分別。

事實紫竹院內的情形也的確如此平靜，表面上大家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也似乎經巳習慣，只有南宮明珠是例外。她原是準備到京城來有一番高興，可是大家都甘願悶在紫竹院內，除了鍾木蘭曾經外出一趟，其他的顯然都提不起興趣。

想到外出，明珠自然想到鍾木蘭，平日她與鍾木蘭也是比較談得來。

大清早看見她找到來，鍾木蘭却是很奇怪，這時候她正在寫畫，明珠突然闖進，要將畫收起來巳經來不及了。

畫上畫的是花草，題詩兩句，却將她此刻的心情表露無遺，她就是害怕明珠看破她的心事。

「春心莫與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明珠眼利，心思也敏銳，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五嬸，你又在想五叔了。」

鍾木蘭鬆一口氣，眼圈却不由紅起來。「你是來找我的？」

「今天你要不要進城去？」明珠壓低了聲音。

鍾木蘭搖頭，明珠立即道：「隨便找一個藉口太君也會讓你進城去的。」

「爲什麼？」鍾木蘭有些詫異。

「只要你開口，太君一定會答應讓我跟着你的。」明珠終於說出了心意。「整天留在紫竹院，快要悶死了。」

「太君知道，一定會怪責我的。」

「你不說她怎會知道？」

「她只要問到，我還是要說的。」鍾木蘭搖頭。「而且我今天還要……」

明珠截斷她的話。「我眞的很想進城去看看。」

鍾木蘭還是搖頭，明珠看來也明白她的性子，不再說下去，一頓足，轉身跑出了房間。

鍾木蘭看似要叫住，站起了身子，但隨即坐下來，搖頭歎了一口氣。

× × ×

出了鍾木蘭的房間，明珠繼續往前跑，轉轉折折，衝越花徑，險些與從月洞門走進來的姜紅杏碰個滿懷。

姜紅杏一把抓不住，脫口問：「明珠？你要到那兒去？」

「不知道——」明珠頭也不回，繼續跑向前。

「是那一個氣着你，告訴我，我替你作主。」姜紅杏追上明珠。

「人家在紫竹院快要悶死了，叫五嬸帶進城去，她這又担心那又担心這的，其實就是不跟太君說，悄悄的跑出紫竹院，悄悄的回來，太君又怎會知道？」

「你要進城去？」姜紅杏笑了。「我以爲什麼事情，原來只不過……」

明珠截道：「我若是懂得城裏的道路，早就溜出去了。」

「二嬸帶你去怎樣？」姜紅杏忽然這樣問。

明珠一怔，驚喜。「眞的？」

「只是你不要說出來。」姜紅杏左右看看。

「這個當然。」明珠急着問：「是不是現在？」

「看你，這樣着急。」姜紅杏又回顧一眼，拖着明珠跑進竹林裏。

竹林的盡頭一道高牆，出了高牆也就是出了紫竹院的範圍，以她們的輕功，要越過這道高牆當然易如反掌。

× × ×

什刹海絕無疑問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對長住京城的人尙且如此，初來步到的明珠更就不在話下，一路走來左顧右盼，眼睛忙過不了，聽到銅鑼聲，一問姜紅杏知道是賣解的，更加興奮，嚷着要過去看熱鬧。

姜紅杏沒有阻止，但也沒有走過去，只是吩咐明珠：「你到那邊去可不要走遠，回頭我到那邊找你好了。」

「二嬸要到那兒去？」

「看有沒有合適的，走去買些胭脂水粉。」

「二嬸這樣美還用得着胭脂水粉？」

「小孩子懂什麼？」

「我也提不起興趣。」明珠雀躍着奔向那邊人叢。

姜紅杏看着她去遠才移動腳步，神色也凝重起來。

她對明珠說去看胭脂水粉，却走到一間皮貨店前，這間皮貨店也竟然就是天地雙尊藏身的福祥皮貨店。

那個老闆身份的白蓮敎徒正坐在櫃面後看見客人進來方待招呼，目光一落，突然一怔。

姜紅杏的右手正放在櫃枱上，春葱也似的纖纖五指合在一起，有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與老闆的目光落下同時才緩緩分開，一根接一根，先是中指，然後食指拇指無名指尾指。

老闆的左掌隨即放在櫃枱上，有意無意的五指屈曲伸展，正反三種變化。

姜紅杏右手五指亦三個變化，才問：「老闆，沒有更好的了？」

「有，裏面看。」老闆親自將姜紅杏迎進去，一面的笑容，眼神却是難以言喻的詭異。

姜紅杏的眼神也是。

× × ×

小子今天與往日一樣賣力，在明珠擠進來看熱鬧之前巳經戴上花花白白的假鬚假髮，以彩筆在面上畫上皺紋，化裝成一個糟老頭兒，也學着南偷的動作，只是沒有捧着那個大紅葫蘆，醉酒喝酒的動作却是一模一樣，維肖維妙。

來看他們表演大都是老顧客，給小子的滑稽老態逗得捧腹大笑。

南偷彷彿想不到小子有此一着，看着却是不住的跳脚，七竅也似要冒烟，罵一句喝一口酒。

小子也不去理會，拳脚兵器之後大變戲法，「空壺取酒」「碎扇還原」「雲帕取菓」「大變金錢」「小變銀錢」「仙人開鎖」一套接一套，層出不窮，最後還來套「八方鷄蛋」，只見他雙手翻飛，左一抓，右一抓，頭頂腦後耳朵眼睛鼻子嘴唇，手到處，都有一個鷄蛋給抓出來，載滿了一籃子，衆人雖然知道完全是他手快，却也不能不佩服他這份快，還有這份多，也都奇怪這麼多鷄蛋他藏在什麼地方。

最後一個節目當然就是討賞，他捧着銅鑼繞場一周，叮叮噹噹的銅錢紛紛落在銅鑼裏，數目也實在不少，觀衆也陸續散去。

明珠在他第一次捧着銅鑼經過的時候毫無反應，只是奇怪的看着他那雙手，他也沒有理會，可是一周轉下來發覺明珠仍然站在那裏，銅鑼很自然的又遞到明珠面前。

明珠探手將一錠銀子拋進銅鑼裏，那錠銀子怕不有十多二十両，落在銅鑼裏發出「噹」的一聲巨响。

小子立時一呆，也實在有些意外，看一看明珠，又看看周圍，他是想起了朱菁照。

朱菁照的年紀與明珠接近，出手比明珠更寬綽，但情形不同，朱菁照當時是弄壞了他們很多碟子，趕跑了他們很多觀衆，而且又是郡主的身份，隨行蕭三公子以外還有婢僕侍衛等一大羣。

明珠一直靜靜的一旁觀看，衣飾也不像是什麼王親國戚，周圍也不見她的隨從，又完全是入世未深，初出茅蘆的模樣。

小子目光回到明珠的面上，不由自主搖頭。「小姑娘，不用給這麼多的，隨便幾個銅錢可以了。」

「老伯，就當作是我拜師學藝好了。」明珠一本正經的。

小子一怔，這才留意，也這才發覺明珠原來這麼漂亮，却仍然忍不住笑起來。「小姑娘就是喜歡開玩笑，街頭賣藝有什麼出息，不學也罷。」

「方才大家不是看得很開心？我學好了變給家人看，一定也很開心的。」明珠牽着小子的袖子，「老伯，你就敎我變這個八方鷄蛋好了。」

小子目光落在明珠纖纖玉手上，心頭不由一動。「你眞的要學？」

「是眞的。」明珠隨即到那邊拿來了幾個鷄蛋。「這些鷄蛋，其實應該放在那兒？」

「你先學會了拿鷄蛋再說其他。」

「我看你是這樣的。」明珠右手春葱也似的五指拿起了其中一個鷄蛋，學着方才小子的動作。

「要是這樣拿如何變得動？看清楚，是這樣。」小子拿起了另一個鷄蛋。

明珠看着學着，她絕無疑問很聰明，可是這個拿鷄蛋的動作總是差一點兒，小子以幾個不同的角度讓她看清楚，最後還是忍不住伸手去握着她的纖纖玉手。「手腕靠後一點兒，食中指不要太用力，喏，這樣才對。」

他目的完全在要明珠眞的學會這個八方鷄蛋，增加明珠對自己的好感，沒有絲毫輕薄之心，明珠也不以爲意，冷不防背後一隻手突然抓來，一把將她拉開。

她回頭望去，只見姜紅杏站在後面，一面怒容的望着小子。

「二嬸，出了什麼事？」她很奇怪。

姜紅杏放開抓着明珠右臂的手，搖頭道：「你還是黃花閨女，怎能夠這樣隨便讓一個男人拿着你的手？」

明珠目光轉回小子面上。「他年紀也這麼老了……」

小子怔在那裏，聽明珠這樣說，不由接上口：「可不是，要不是生來命苦，孫女兒也有她這麼大了。」說着他一面以手比劃。

姜紅杏目光很自然的落在小子那隻手上，笑罵：「你這個老匹夫，毛手毛脚還來這許多說話。」一掌隨即拍去。

小子只是閃避，當然有些狼狽，口裏一聲：「好男不與女鬥」姜紅杏一掌又拍到，低頭方好閃過，那知道姜紅杏那一掌還有變化，五指一垂一拂，拂向他眼目。

好一個小子，居然還能夠立即來一個鐵板橋，避開眼目要害，頭戴假髮還是不免被拂飛丈外。

小子一驚接一個「懶驢打滾」，滾出了丈外，一躍而起，雙手拍着腦袋。「好毒辣的婆娘，幸好我反應快，一顆腦袋才沒有搬家。」

姜紅杏沒有追前，冷笑。「我早就懷疑一個老人怎會有一雙皮光肉滑的手，果然不出所料。」

（未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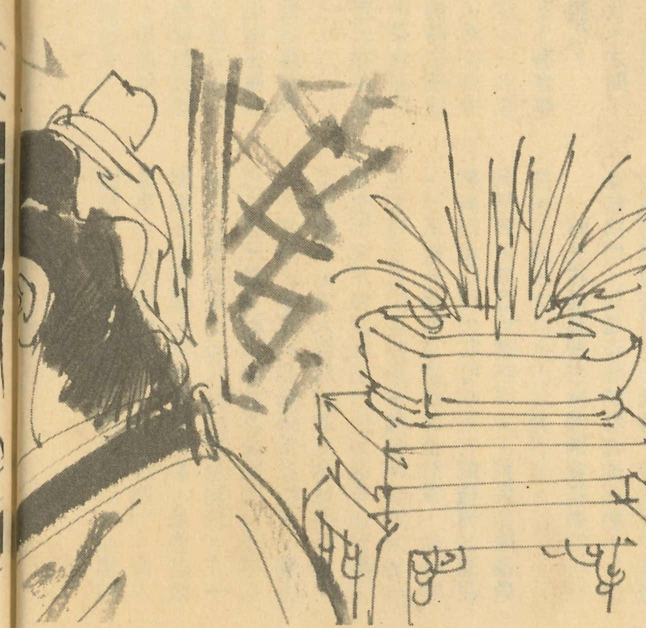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陰風神魔歐陽胆原是同郭子羽同行，因郭子羽被打下山溝之後，他也同時遭人暗算，押到韓莊，關在地牢內。此時桃花仙子也來到這裏，適遇有人來韓莊找碴，歐陽胆趁機逃出來，找到了郭子羽等人，再由郭子羽、嬌嬌和他三人去找桃花仙子算帳，裴小蝶和方玫回終南山去。三人住在客棧內遇到了邵堃——她是丐帮已故帮主邵大龍的妹妹，她也是來找桃花仙子算帳，因此，四人商量約桃花仙子來三仙祠決鬥，却被桃花仙子把他們包圍，用雷火彈將他們擊散，郭子羽受傷被擒，桃花仙子爲他療傷後，又將他放走……

「鷹飛江南」故事續篇／高皐·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





用武林絕學 解少林危機

桃花仙子那封書信之上是這樣寫着的：「兄弟：此地景物宜人，足堪終老，他日有暇，姊姊會來看你的，祝珍重，知名不具。」

郭子羽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她要我老死此郷，認爲我不能活着離開這裏？哈哈——她太小看郭某了。」

「不，公子，佝僂瘴毒性奇特，公子千萬不可大意。」

郭子羽神色一呆，他以爲除了他此地已別無人在，想不到竟然還有一位姑娘。

她是丐帮四嬌之中的第三嬌，名叫高倩娘，由於她站在陰暗之處，所以郭子羽並未察覺。

他向高倩娘瞥了一眼，道：「姑娘，她走了？」

高倩娘道：「是的，這幢宅子就只有公子及小婢了。」

郭子羽道：「妳爲何不走？」

高倩娘道：「公子身負重傷，不能沒有人侍候。」

郭子羽道：「是她的意思？」

高倩娘道：「不，是小婢請求的。」

郭子羽道：「姑娘是要眼看在下毒發身死，然後去向她報信？」

高倩娘道：「你錯了，公子，佝僂瘴雖是沒有解藥，只要調養得法，再活個三五十年決無問題。」

郭子羽一怔道：「這我就不懂了，如果我還能活個三五十年，莫非姑娘還要陪在我的身邊？」

高倩娘道：「人生碌碌塵寰，究竟爲了甚麼？可惜有些人連想它的時間和機會都沒有，豈不是一件憾事。」

郭子羽道：「這的確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不過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姑娘要用三五十年去想，妳不覺得太過浪費？」

高倩娘微微一笑道：「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只要能夠想通它的道理，再多花一點時間又有何妨。」

郭子羽哈哈一笑道：「想不到姑娘具有如此超人的見識，實在令人佩服，姑娘適才曾說在下所中的毒名叫佝僂瘴，它是沒有解藥的？」

高倩娘道：「小婢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聽到夫人詢問一個苗人，他們交談的主題就是佝僂瘴。」

郭子羽道：「哦，請姑娘說下去。」

高倩娘道：「那苗人說佝僂瘴服食之後，百日內逐漸變爲佝僂，練武之人會武功消失，半點眞力都無法提聚，不過中毒者雖然成爲常人，但不影响正常壽命，如若年歲尚輕，再活三五十年也可以，只是沒有解藥，要夫人愼重使用。」

郭子羽道：「多謝姑娘相告，妳可以走了。」

高倩娘幽幽道：「公子要攆我走？」

郭子羽道：「姑娘前途似錦，用不着在這兒浪費青春。」

高倩娘道：「不，公子，人活着一定要有活下去的意義，小婢留在這兒是實現理想，絕不是浪費青春。」

郭子羽道：「姑娘的理想是什麼？」

高倩娘道：「文君當爐，紅拂夜奔，是兩位爲理想而奮鬥的古人，小婢不敢跟古人相比，只是想效法她們而已。」

郭子羽道：「說得好，不過相如文采風流，李靖胸羅玄機，這兩位古人却不是我能比擬的，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姑娘如果要留在這裏，在下可要告辭了。」

高倩娘道：「公子要離開？」

郭子羽道：「柳桃兒要我老死此鄉，我豈能叫她如願。」

高倩娘道：「可是你身負重傷，怎能行走江湖？再說，夫人雖然不在，難保她不留人監視咱們。」

郭子羽道：「毒傷既然死不了，有什麼好怕的，至於留人監視麼，姑娘放心吧，對一個身中奇毒之人，她何必再浪費人力。」

高倩娘道：「公子縱然要走，也得再留幾天，待小婢替你解開被制的穴道，然後運功試試。」

郭子羽道：「多謝姑娘。」

高倩娘名列丐帮四嬌，功力自是不弱，她解開了郭子羽的穴道，並帮他行氣運功，但他們無法尅制佝僂瘴奇毒，連續三日運功，郭子羽一點眞力也提不起來。

最後他放棄了自行運功袪毒的打算，準備趕往彈鋏谷跟裴小蝶方玫會合，他相信只要與方玫運起陰陽道，必然可以將毒力逐出體外，如果嬌嬌脫險，她也會去彈鋏谷，憑他們幾個人的合作，他不相信尅制不了佝僂瘴的毒力。

第四天，他們改扮成一對五旬上下的夫婦，一逕向彈鋏谷奔去。

× × ×

江湖上原是風雲險惡的，但打從公孫冠當上武林盟主之後，各門派之間倒也相安無事。

如今可有熱鬧好瞧了，說不定會一夕之間天下大亂。

原因是這樣的，武林盟發下桃花令，命令各門各派的掌門人，於八月初一赴開封武林盟報到，此舉是爲了發揚武道，强化武術，所以各掌門人必須携帶該門派的武功秘笈，以便集中研究。

武林門派分歧，各自擁有他們的不傳之秘，有些武功雖是視如骨肉也不得傳授，限制之嚴可見一般。

現在武林盟主不僅要各派掌門親自投到，並須携帶各派的武功秘笈公開研討，這項舉措豈不是强人所難。

因此江湖鼎沸，人心惶惶，一些在烈日下揮汗奔走的糾糾武夫，幾乎都是一張焦急不安的面孔。

郭子羽高倩娘也是揮汗奔走的一對，他們與各派弟子相較，是一樣的愁苦，兩樣的心腸，因爲他比別人更愁，更苦。

此時日正當中，火傘高張，郭子羽想趕到榮陽縣城去投宿，但途程還有三十里路，以他目前的體力，就有力不從心之感了。

高倩娘瞧得有點不忍，因而出聲勸慰道：「公子，你身中佝僂瘴毒，不能這麽消耗體力，否則毒力會提前發作的。」

她說話之際，迎面走來一名頭裹紅巾，身着紅衣的老者，他原已與郭子羽等擦身而過，此時身形一旋，快逾飈風，一閃之間，便已攔住郭子羽的去路。

高倩娘吃了一驚，立即横身郭子羽之前，向紅衣老者嬌叱道：「你待怎樣，爲甚麼攔住咱們的去路？」

紅衣老者道：「別緊張，姑娘，老夫沒有惡意。」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前輩必然有什麼指教了，請說。」

紅衣老者雙目深陷，面呈紫醬之色，只要瞧他一眼，就知道他必非中原人氏。

他以一雙銳利的目光，向郭子羽注視半晌道：「你果然中了佝僂瘴毒，異青呢？他怎樣了？」

郭子羽說道：「異靑？晚輩並不認識他。」

紅衣老者一怔道：「你中的佝僂瘴毒不是異靑下的？」

郭子羽道：「自然不是，晚輩跟他素不相識，他怎會向晚輩下毒。」

紅衣老者道：「向你下毒的是誰？」

郭子羽道：「當代武林盟主夫人，桃花仙子柳桃兒。」

紅衣老者哼了一聲，由懷中掏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黑色藥丸交給郭子羽道：「用魚湯送下去，再運功三週天其毒自解。」語音一落，健步如飛，刹那之間已經走得踪影全無了。

郭子羽瞅着掌中的兩粒解藥，滿面疑惑之色，道：「姑娘，這……」

高倩娘道：「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名叫異靑的苗人，必然是瞞着他的尊長，偷偷的前來中原，臨行時他偷了尊長的佝僂瘴毒，却無法取得解藥，所以……」

郭子羽道：「所以他說佝僂瘴是沒有解藥的。」

高倩娘道：「公子不信？」

遼子羽道：「除了這樣，別無解釋，怎能不信？」

高倩娘道：「那麼……這解藥……」

郭子羽道：「在下已經是一個廢人，別人何須再浪費兩粒毒藥，走，咱們找魚湯去。」

前行不遠就有幾家小店，此地濱臨黃河，魚蝦倒是方便得很，他要了一個房間，服食解藥之後就在房中調息。

待運功三週天，只覺眞力泉湧，毒傷盡除，遂一躍而起，向爲他護法高倩娘抱拳一揖道：「多謝姑娘。」

高倩娘嫣然一笑道：「這是公子吉人天相，何必謝我。」

郭子羽道：「請問姑娘，家兄郭子丹夫婦，當眞是被柳桃兒所擄？」

高倩娘道：「沒有，那只是誘你入網的一項計劃。」

郭子羽道：「好，咱們走。」

他們仍按原計劃奔向彈鋏谷，由於整個武林，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除了武林盟，當得是人人自危，路上既然沒有人找碴，他們自然很順利的到達。

彈鋏谷景物依舊，氣氛却顯得嚴肅無比，這固然是爲了武林盟發來的桃花令，更重要的還是爲了郭子羽的失落。

如今方玫裴小蝶空勞往返，陰風神魔及嬌嬌脫險歸來，而且郭氏家族也趕來了，現在郭子羽與高倩娘來到，彈鋏谷怎能不掀起興奮的熱潮。

在歡敍天倫之樂後，郭氏二老立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議的結論是與其任人魚肉，倒不如奮起反抗。

但武林盟的實力不可輕侮，必須集天下忠義之士才可一搏，於是，他們訂下了幾項步驟。

第一，由郭氏二老親赴少林，再由少林掌門出面結合武當，在同仇敵愾之下，想來當不致有太大的問題。

第二，方玫裴少蝶再往終南，只要請得終南三俠出山，就可以操得到一半的勝券。

第三，向江湖宣佈，不承認公孫冠是武林盟主，並號召忠義之士，爲各派存亡，及生靈塗炭而獻上一份心力。

除了第三項由武孟嘗馮追負責辦理，其他各項另有指定之人負責進行。

赴少林的是郭氏二老，夫人陳琪、費蘭卿、陰風神魔，及郭子羽。

去終南的原是方玫裴小蝶，後來郭子羽將嬌嬌送給方玫，高倩娘送給裴小蝶，她們就變作主僕四人了。

× × ×

少林武學博大精深，若千年來，無論江湖如何動盪，社會如何變遷，執武林牛耳的，仍然非少林莫屬。

近百年來，少林寺的幾位掌門，大都動修佛課，疏於武學，一經積習成風，少林寺在武林的聲譽，也就一落千丈了。

少林當代掌門可眞禪師是一個佛理精深的有道高僧，武功却只能擠身於一流高手。

一流高手雖是不多，至少也有十個八個，以這樣的武功去闖江湖，必然可以揚名立萬，但要領導武林，使人們尊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那就不大可能了。

可眞掌門的情形正是這樣，好在他是佛門弟子，並不在乎那點虛名。

在承平歲月，他這種處世態度沒有甚麼不對，但遇到江湖動亂，强大的暴力指向佛門之際，他們就吃足苦頭了。

最初，對武林盟他們是委屈求全，如今，武林盟要各派掌門到開封報到，並須帶去本門的武功秘笈，這就使他們無法接受了。

少林寺經過幾次高峯會議，決定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一面加强研習武功，一面作好嚴密的備戰準備。

這天晌午時分，郭氏二老等一行來到少林，立即被巡山弟子攔阻，同時警哨頻傳，鐘聲大鳴，整個少林寺僧都在警訊中集結了起來。

最先率衆馳援的是知客兆安大師，他見郭氏二老等並無動武之意，因而打了一個問訊道：「各位施主駕臨敝寺，請問有什麼指敎？」

陰風神魔哼了一聲道：「少林是十方善地，人人都可以來，怎麼，咱們進香禮佛也不行麼？」

兆安大師道：「在平時自然可以，但是……」

陰風神魔道：「但，但什麼？莫非貴寺正面臨生死存亡？」

兆安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既是身在江湖，何必明知故問。」

郭鐵鷹雙拳一抱道：「老朽郭鐵鷹見過大師。」

兆安大師合十一禮道：「不敢當，施主還有什麼指敎？」

郭鐵鷹道：「魔道橫行，正義難張，凡屬武林同道，都有挺身赴難的責任，你說是麼？大師。」

兆安大師道：「施主之意是……」

郭鐵鷹道：「老朽希望貴寺能排除門戶之見，同仇敵愾，號召天下正義之士，共商挽救武林浩刦的大計。」

兆安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用意至善，貧僧十分佩服，請到客房待茶，待貧僧稟報敝掌門親自接見。」

於是，郭鐵鷹等會見了少林掌門，他首先說明來意，希望少林掌門共襄義舉，再對裴小蝶闖寺傷人之事表示歉意。

可眞禪師喧聲佛號道：「一切都是天意，施主勿須自責。」

語音一頓，回顧兆安大師，道：「兆安……」

兆安大師道：「弟子在。」

可眞禪師道：「傳老衲之意，叫你可慧師叔走一趟武當，咱們聯名發佈武林帖，號名天下忠義之士共抗强暴，看武當掌門有何意見。」

兆安大師道：「弟子遵命。」一轉身，逕向房外馳去。

遣走了兆安大師，可眞掌門忽然面色一肅道：「郭老施主，老衲有一個問題請敎，希望老施主能夠作持平之論，誠實的回答。」

郭鐵鷹道：「好，老朽只要知道，決不作半句違心之論。」

可眞掌門點點頭，略作沉吟道：「百年前江湖上高人倍出，最著名的是南北二聖，靈空神尼，及浮萍子等四大名家，影响所及，才有今日的武林橫禍。」

郭鐵鷹道：「老禪師說的是。」

陰風神魔道：「照掌門的說法，武林中如果出現靑出於藍的弟子，或丕振家聲的奇才，不僅非武林之福，還會爲江湖帶來災害，爲了防患未然，咱們應該及早將他除去！」

可眞掌門喧聲佛號道：「施主誤會了，老衲絕無此意。」

陰風神魔道：「掌門語含玄機，咱們凡夫俗子難以理解，何不請說個明白？」

可眞掌門道：「武術本無正邪之分，但看使用者的心術如何分野而已，天生奇材必有用，這個用字却暗含無窮的玄機與天意。」

一頓接道：「老衲是請敎郭老施主，如果以少林武術跟南北二聖等四大名家相較，敝寺是不是當眞不如他們？」

郭鐵鷹道：「少林武術精深博大，莫測高深，縱然是一個天生奇材，窮畢生的歲月，也難以盡獲其中的神髓，當年的四大名家，雖然各有所長，仍然難與少林相比。」

可眞掌門長長一吁道：「老施主果然是持平之論，無可諱言的，少林寺所以落得今日的困境，其原因有二，一是後代子弟不肖，而且偏重佛理，疏於武學，二是奇材難求，朽木難雕，所以敝寺的武術才江河日下！」

郭鐵鷹道：「老禪師勿須傷感，此時奮起直追，爲時並未算晚。」

可眞掌門搖搖頭，說道：「災禍迫在眉睫，臨時抱佛脚，焉能發生作用？除非是……」

郭鐵鷹道：「除非怎樣？」

可眞掌門道：「除非找到一個武術已有小成的天生奇材，老衲願意將他收歸門下，予以百日閉關，必可臻於大成……」

郭鐵鷹道：「這就難了，天生奇材是天地靈氣所鍾，此種人有如鳳毛麟角，此時到那兒去找？」

可眞掌門目光向郭子羽一瞥，然後微微一笑道：「除非老施主不同意老衲的計劃，尋找天生奇材倒是並不困難。」

郭鐵鷹心頭一動，暗忖：「老禪師指的莫非是羽兒？當然，在他們兄弟姊妹之中，以羽兒最爲出色，但也不能稱爲天生奇材，難道是我這個作父親的不知其子之美麼？」

可眞掌門雙掌一合道：「阿彌陀佛，老施主必然已經知道老衲的心意了，江湖千萬生靈的存亡，武林若千門派的興滅，只在老施主一念之間。」

郭鐵鷹道：「老禪師言重了，老朽只是顧慮他有沒有一肩担天下的能力，担心他會使老禪師失望。」

可眞掌門道：「是非因果，數有前定，這是佛祖的意旨，老施主何須担心。」

郭鐵鷹道：「既然如此，老朽答允就是。」

語氣一轉，續道：「羽兒，掌門要收你爲俗家弟子，快點拜師。」

此種發展的結果，郭子羽早已在他們交談之中領悟，郭鐵鷹叫他拜師，他却神色不動的淡淡道：「爹，孩兒已有師承，如果棄師另投，會被原來的師門及江湖朋友不諒解的。」

可眞禪師道：「背師別投，的確爲江湖所忌，但，如果是爲了武林安危，令師泥丸道長是出家人，他必然深明箇中道理，不會作無謂之爭，再說老衲會派人向令師說明此事，小施主儘可安心。」

郭鐵鷹道：「老禪師既如此說，你就不必顧慮了，快拜師吧。」

於是，郭子羽成了少林寺的俗家弟子，這又是一項機緣巧合。

少林掌門將一粒封存已逾百年的「天心大還丹」交給郭子羽服下，然後將他送往長老院，由三名碩果僅存的長老，以本身眞元，爲他伐毛洗髓。

這是一樁十分艱巨的工作，但少林三老終於完成了，費時三十天，郭子羽已脫胎換骨，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從第三十一天起，由可眞掌門親自傳授，所習的武功包括「菩提禪功」，「降龍伏虎掌」，「達摩神劍」，「金剛指」，「沾衣十八跌」，「天龍禪唱」，「百步神拳」，「佛手十三拏」。

以上這些武功，無一不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學之一，也是少林武學的精華所在，數百年來，少林弟子能夠學全這些武功的，千萬人中很難找到一個。

郭子羽是練武的奇才，但以時間過短，兩個月內如何能習成這些艱深無比的曠代絕學？

這就要歸功於伐毛洗髓了，一顆天心大還丹，再加上少林三老以眞元相助，使他功力之高，幾達天人境界，只要他吹一口氣，就能使碧海揚波，巨石崩裂，放眼天下，他不作第二人想了。

以他這等絕代功力，再加可眞掌門是一位有道高僧，作師父的不見得精於這般武功，却能敎授得法，如此一來，還能不事半功倍？

百日之期眨眼就過，郭子羽已是今非昔比，但他的氣質更冲謙了，平易近人，像一個經過十年面壁的老僧一般。

在藝成之日，可眞掌門給了他一個箇

短的告誡：「一，天心就是人心，今後一切作爲均應以慈悲爲懷。二，他現在是少林弟子，不得再用其他門派的武功。」

這是師命，師恩深如海，郭子羽自是唯命是聽。

在他百日練功之期，少林寺曾經警訊頻傳，原因是武林盟規定各派掌門報到之期，少林武當彈鋏谷等少數幾個門派，竟敢抗命不到。

武林盟再給少林一個機會，在郭子羽藝成的第二天午時是少林寺的最後限期。

當晚，可眞掌門召開了一次會議，職司較高的弟子全都參與。

郭氏家族是外人，但也是貴賓，何況同仇敵愾，目標一致，所以也被邀列席。

可眞掌門首先咳了一聲道：「兆明，你將敵人的情況，以及本寺的處境，作一簡單的報告。」

兆明大師與兆安大師，是目前少林第三代弟子之中出色的人物，掌門要他報告，他應聲立起，先向掌門及在座的各位尊長行了一禮，然後言簡意賅的作了一番報告……

「武林盟神火隊長蓋世雄，率領的神火隊員共有九十六人，冷家莊主曲日華，親率東北兩院各級武士一百五十人，丐帮五丐之一的鐵丐，率領四袋以上的弟子兩百人，及三十六名紅衣血丐。

這般人包圍少林，斷絕本寺一切對外交通，使咱們困守愁城，陷於孤立。

本寺可用的弟子，羅漢堂一百二十人，一碍堂八十五人，初祖堂一百六十三人，其他弟子均須各守崗位，不能用以出擊的。

以雙方實力及人數相較，本寺是以寡敵衆，落了下風，尤以神火隊的神火轟天彈，見物就燃，威力無邊，並隨風散播劇毒，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

羅漢堂住持可慧禪師道：「咱們的人數是少了一點，但實力並不弱於對方，惟一顧慮的是神火轟天彈，它是一種毒絕天下的利器，咱們只怕難有防禦之力。」

三老之一的元觀長老道：「老衲有兩點意見，提出來供各位參攷。」

可眞掌門道：「師叔請說。」

元觀長老道：「第一，毒火遇物即燃，咱們不能讓神火隊接近本寺，其次，神火轟天彈既是毒絕天下的利器，必然是一種煉製不易，價值昂貴之物，神火隊雖有九十餘人，但携帶的神火彈可能不會太多，咱們只要讓它消耗殆盡，神火隊就不足畏懼了。」

這的確是兩項根本辦法，但要付諸實施可就難了。

阻止神火隊迫近少林，並消耗他們的神火彈，少林弟子有能力做到，但代價太大，那將是一項慘重的犧牲。

慘重犧牲以後呢？難道冷泉莊與丐帮會同情少林寺不戰而退？

這些前因後果，在座的全都明白，不毀掉武林盟的神火隊，少林數百年的基業必將毀於一旦，如是用同歸於盡的戰法毁掉神火隊，少林基業不見得就能保存。

因此，會議陷入了低潮，與會者全是一副嚴肅悲戚的面孔。

此時郭子羽立了起來，道：「叔祖，恩師，各位師叔：弟子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可眞掌門道：「不要緊，你說。」

郭子羽道：「咱們對付神火隊，如果投入龐大的人力，可能帶來重大的傷亡，冷泉莊與丐帮如若乘機進犯，咱們就無力應付了。」

可眞掌門道：「你有兩全的辦法？」

郭子羽道：「弟子想獨闖神火隊，先搏殺蓋世雄，再除掉那些神火隊員。」

可眞掌門略作沉吟道：「三位師叔認爲如何？」

元觀長老道：「這原是老衲的本意，以羽兒一身所學，成功的機會應該十分之高。」

可眞掌門點點頭道：「師叔說的是，羽兒，你準備何時前往？」

郭子羽道：「此時月黑風高，利於掩蔽行藏，弟子想立刻行動。」

可眞掌門立即道：「好，爲師祝你成功。」

陰風神魔隨着道：「小兄弟，我跟你去。」

郭子羽道：「小弟只是暗中突擊，不是挑明了搏鬥，人多了只怕不便。」

可眞掌門道：「歐陽施主胆大心細，而且江湖閱歷十分豐富，多他一個人想來不會碍事。」

郭子羽道：「是，恩師。」

他與陰風神魔裝束了一下就待起程，知客兆安大師携來一柄寶劍，道：「師弟，這是本寺珍藏的一柄古劍名爲『無痕』，是師父叫愚兄拿來送給你的。」

郭子羽接過無痕寶劍，入手輕飄飄的，好像是羽毛製成的一般。

再看劍鞘雖是色澤深黑，但却光可鑑人，上面雕鏤着許多圖案，精細華美，確非凡物。

及抽出劍身，但見有如一泓秋水，湧來凌人的寒氣，以陰風神魔及兆安大師那等功力之人，也禁不住連退兩步。

郭子羽雖不識貨，却也知道這是一柄前古神兵，不由對兆安大師雙拳一抱道：「敬謝師兄恩賜，小弟就此告辭。」

兆安大師道：「師弟小心點，如若遭遇困難，不妨退回來再作商議。」

郭子羽道：「多謝師兄關懷，小弟會當心的。」

他們別過兆安大師，立即聯袂向前山急馳，待經過少林門下的最後一道關卡，與敵人的居處已不足一里了。

負責這道關卡的，是第四代弟子，法名永年，他向郭子羽行了一禮道：「師叔意欲何往？」

郭子羽道：「本掌門諭探查敵情，這兒距離敵人還有多遠？」

永年道：「禀師叔，距離咱們這兒不足一里，有一個小小的山村，武林盟的神火隊就住在那裏，村前有一座高約五丈的小山，山上沒有樁卡，師叔如想進入山村，只怕難逃小山匪徒的監視。」

郭子羽道：「我知道了，你們小心防守就是。」

永年道：「是，師叔。」

郭子羽不敢怠慢，一幌身逕向那座小山撲去。

小山上共有七人，一名領頭的，六名神火隊員，他們分三班守望，每班只有兩人輪値。

這兩人是東西向往返走動，他們目光也只是往少林寺方面瞧着。

在他們的想法，這是多餘的，少林寺的和尚，只是關在籠子裏的病貓，和尚發不了威，就算發威也起不了作用。

他們絕未想到清風也會殺人——

那的確像是一陣清風，由他們的身前一拂而過，只不過那一拂却拂斷了他們的喉管，連一哼都沒有哼出，就悄無聲息的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小屋裏歇息的還有五個，這般人的命運沒有兩樣，清風拂面，喉斷身亡。

這當然是郭子羽的傑作，他解決了神火隊的觸角，一逕向村莊撲去。

這裏有十幾家居民，大都是竹籬茅舍的低矮房屋，只有一幢較具規模的瓦房，像是一個中產之家。

村子裏有巡邏的隊伍，瓦房前站有四名彪形大漢，不必費半點事，一看就知道神火隊長蓋世雄必定住在這裏。

郭子羽由後院越牆而入，輕如落葉，快似飄風，神不知鬼不覺的就摸進瓦房的心臟地帶。

此時夜色已深，整棟房子似乎都進入睡夢之鄉了，惟一例外的只有一處，那兒還點着一盞混黃的油燈，並且有人在那兒呻吟，喘息。

郭子羽有過這種經驗，他一聽就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莫非蓋世雄還帶來了妻小？

這就叫他爲難了，因爲，窺人私隱是不道德的行爲，但，如果那人當眞是蓋世雄，總不能就此放過！

於是他悄悄接近那個房間，用手指點破窗紙，向房裏投下一瞥。

啊，大被同眠，一床三好。

其實床上人根本就沒有蓋被子，只是三條寸縷皆無的肉虫。

而且他們正在上演妖精打架，那精彩的場面，幾乎使郭子羽目瞪口呆。

他只瞥了一眼，就趕緊收回目光，現在該怎麼辦，他不由遲疑起來了。

床上是一個年約五旬的大鬍子，及兩名二十上下的年輕少女，郭子羽並不認識蓋世雄，自然不知道大鬍子是何許人物。

只有一點可以確定，大鬍子必然是武林盟神火隊的，因爲放置油燈的桌上，除了一堆衣物，還有一把帶鞘的長刀。

只要此人是神火隊的就留他不得，因此，郭子羽不再遲疑，一記金剛指點了出去。

只要此人是神火隊的就留他不得，因此，郭子羽不再遲疑，一記金剛指點了出去。

大鬍子馬上失風，他身下的女郎驚嚇得張口欲叫，郭子羽迅速彈出兩指，使她們一起安靜下來。

他先取衣衫蓋上兩名女郎的身體，然後詢問其中一名道：「你們是誰？」

「我是大牛的渾家，這位是我的小姑子。」

「誰是大牛？」

「大牛就是我的丈夫嘛，你這個人怎麼攪的。」

「對不起，我不懂渾家就是妻子，不過我還是不懂，這位老兄，該不會是大牛吧？」

「當然不是，他……他是蓋隊長。」

「這我就明白了，蓋世雄，淫人妻妹，罪該萬死，在下殺你不算過份吧？」

找對了正主兒，他立下煞手，金剛指點上死穴，超渡了姓蓋的。

目光一轉，瞪着兩名嚇得發抖的女人道：「安靜的睡一下，一個時辰之後妳們再起來。」

隨手點了她們的暈穴，再搜出蓋世雄的一個革囊，裏面盛着十顆神火轟天彈，這是一項意外的收獲。

然後逐屋搜尋，九十六名神火隊員，沒有漏掉一個，不過他手下留情，除了蓋世雄及小山上的七名嘍囉，沒有再傷一個生命，只是廢掉他們的武功，叫他們不能再做壞事。

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出擊，至少可以解除少林寺眼前的危機。

雖然如此，可眞掌門還是不敢大意，直到次日的午時，全寺都處於嚴密戒備之中。

結果一個敵人都沒有出現，經派人向四週搜索，方圓數十里之內，找不出一個敵人的踪影，看來他們是逃了，神火隊全軍覆沒，他們那還有待下去的勇氣！

搜不到敵人不算稀罕，稀罕的是搜到羅漢堂住持可慧大師，以及一名武當門下丹陽道士。

他們全都身負重傷，丹陽道士且已暈死過去，如非可眞禪師熟習地形，將他救到一個隱秘的山洞躲藏，這位名列武當四大弟子之一的小道士，只怕早已陳屍荒山了。

少林門下將他們抬回，經過一連串的施救，他們的生命總算保住了。

翌晨，可慧禪師已大爲好轉，當可眞掌門前來探視時，他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報告。

「禀掌門，小弟離山兩日，就已遇到丹陽道士。」

「唔，你們同返少林，必然另有原因了。」

「是的，武當被强敵包圍，丹陽是來求救的。」

「有這等事？」

「據丹陽道士說，包圍武當的是武林盟的青紗隊，八卦門，以及黑道瓢把子杭堅等三夥，武當並不畏懼他們，却顧忌青紗隊的毒沙。」

「那就糟了，遠水難救近火，就算咱們立刻馳援，只怕爲時已晚！」

「丹陽說武當弟子已退守天柱峯絕頂，該峯天風剛烈，高寒澈骨，仰攻既不容易，毒沙也無法發揮威力，只要防守得宜，短時當不致發生意外。」

「話雖如此，咱們仍需爭取時間。」

「小弟也是這般想法，不幸的是遇到冷家莊的伏兵，咱們寡不敵衆，差一點就見不到掌門師兄了。」

可眞掌門明瞭武當處境之後，除了囑咐可慧禪師安心養傷，並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商榷如何援救武當。　（未完・八）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老叫化諸葛酒尊打走了萬絕頭陀，又為岳小玉解去被點的穴道，然後問鐵老鼠關於展獨飛的下落，知道他和鐵老鼠因盜取朱員外的玉山羊，雖然是贋品，知道有人弄鬼計，因此將計就計，假的也偷走，却被長白山獅吼堡的金旗十煞圍攻，身受重傷，幸被氣節帮的副帮主鄺火救走回莊去了。於是和鐵老鼠、岳小玉等去鄺家莊找到鄺火，原來鄺火是受容樓四公子容游之委託，將展獨飛救回莊內，為他治傷，却又被一個白衣女子刼走，不知去向。諸葛酒尊聽後正在着急，此時來了郭冷魂拄了一條黃金巨杵走進來，把自己的經歷的事訴說一遍……

失踪難處置　先救傷扶危

「這就是了，」郭冷魂淡淡道：「當年褚老帮主把一個這樣重要的職位交托在鄺兄手上，必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鄺兄若為了一時之挫敗而自暴自棄，豈非有負老帮主臨終所託？」

鄺火連忙說道：「鄙人不敢！鄙人不敢！」

郭冷魂嘆息一聲，道：「郭某看得出，鄺莊主絕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但鄺兄又可曾想到，一個人在逆境之際，求死是相當容易的，倒是想活下去，想殺出一條血路，却比引刀成一快還更困難得多，到了如此田地，一死了之絕非勇者所為，反而是懦夫的怯懼行徑！」

鄺火聽到這裏，不禁汗流浹背，面如紙白，顫聲道：「郭大堡主教訓得很對，鄙人知罪！鄙人知罪！」

郭冷魂道：「鄺莊主太言重了，郭某不才，只是在瀕臨絕命之前，才斗胆向鄺兄痛陳厲害，還望鄺兄痛定思痛，三思而後定！」

鄺火忙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鄙人從今以後，自當發奮圖強，無論如何決不有負褚老帮主所託！」

諸葛酒尊哈哈一笑，道：「不要再自我深責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這兩句話就算是每天說八百遍，聽一千六百遍也是絕不嫌多的。」

岳小玉心中暗笑，忖道：「這兩句話，近來的確聽得不少，以後想忘記都很難了。」

諸葛酒尊對着鄺火談笑自如，但回頭一看郭冷魂，却又不禁眉頭深鎖起來。

「郭老弟，螻蟻尚且貪生，鄺火聽君一席話之後，相信日後再也不會自暴自棄，但你又怎樣？」

郭冷魂居然也笑了笑，道：「諸葛大哥，你看我像個甘於自暴自棄的人嗎？」

諸葛酒尊白眉一揚，朗聲說道：「當然不像。」

郭冷魂嘆了口氣，道：「我若早存自暴自棄之想，此刻必然躲在百勝峯的狗窩裏，悄悄地等待着死神的降臨，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不甘心！」

諸葛酒尊凜然道：「若換上是老叫化，也一定同樣大大的不甘心！」

郭冷魂道：「所以，我要窮最後有生之日，做盡一切該做而未做的事。」

諸葛酒尊道：「殺象如，這件事做得很好！」

郭冷魂道：「我殺了象如後，忽然又想起了一個人，所以就騎了一匹快馬趕了回來。」

岳小玉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郭大哥想起了甚麼人？」

郭冷魂望着他，灰白的臉上忽然綻出了摯誠的笑容：「是你這個小無賴。」

岳小玉看見他這張臉孔，不由胸口一熱，撲到他懷裏叫了起來：「郭大哥，你不會死的！你不要離開咱們！我要你留下來！」

郭冷魂抱着他，手指漸漸用力，聲音却是開始有點顫抖：「我不離開你們，我會留下來……」

岳小玉仰視着他，忽然「哇」的放聲大哭起來。

鐵老鼠惱了起來，伸手便要扯開岳小玉：「不要再煩着郭堡主了。」

但他的手還沒有觸及岳小玉，郭冷魂已一掌把他摔開，同時喝道：「誰都不許分開咱們，就算是死神也不能。」

鐵老鼠給郭冷魂摔了一下，但却不惱恨，只是心中酸苦得可以，險些也想哭了出來。

只見郭冷魂抱得岳小玉更緊，但聲音却越來越微弱，他撫摸着岳小玉烏黑發亮

的頭髮，忽然說：「那個趙王八是不是欺負得你很厲害？」

岳小玉點頭不迭，道：「不錯，他以老欺少，倚老賣老，是個老王八中的老王八。」

郭冷魂微微一笑，道：「從今後起，你再也不必為這個人而憂心忡忡了，我最憎恨他這種人，所以就用那根黃金巨杵把他的頭顱敲個粉碎。」

岳小玉興奮地拍掌，道：「好極了，郭大哥連除二害，眞乃壯哉。」

郭冷魂哈哈一笑，面上的表情顯得很是高興，但他才笑了兩下，面上就泛起了一層淡淡的金芒。

這種淡淡金芒出現在一個人的臉上，那是很異樣，也很可怕的事。

岳小玉也看出情況不妙了，連忙問諸葛酒尊：「前輩，郭大哥怎麼了？」

諸葛酒尊難過地嘆了口氣，彷彿想說話，但最後却是欲言又止。

而就在這時候，廳外忽然有人漫聲說道：「神醫在此，專治奇難雜症，保證起死回生，醫死人決不收錢……」

這人前面幾句話都很動聽，但到了最後一句，却是不禁令人為之啞然失笑。

鄺火才聽見有人在外面叫喊，臉色已變得很不好看，須知鄺家莊佔地廣闊，這廳院距離莊院大門最少也有五六十丈之遙，而這人叫喊之聲居然就在廳外，顯見是潛入莊內已久。

倘若沒聽見最後那一句話，鄺火還勉强可以忍耐得住，但等到「醫死人決不收錢」這七個字鑽入耳朵後，鄺火不禁為之勃然大怒，立時氣沖沖地衝了出去。

只見廳外樹蔭底下，站着了一個頭髮焦黃，顎下鬍子稀稀落落的灰衣中年漢子，只見他背負藥囊，手搖虎撐，嘴裏還不斷的唸唸有辭，完全是一個江湖郎中的模樣。

鄺火從來都瞧不起這些走江湖的郎中，認為此輩絕大多數都是不學無術的騙子，這時候看見自己莊院深處也居然出現了一個這樣的人，不禁為之怒火中燒，險些馬上就要動手揍人。

但他還沒有動手，那灰衣郎中就已指着他的鼻子，說：「這裏有隻蚊。」

鄺火更怒，喝了一下，又罵了一聲：「放——」但下面那一個不雅的字還沒出口，鼻子上已給灰衣郎中結結實實地打了一拳。

鄺火雖然算不上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頂尖高手，但他首先給人在鼻尖上指了一下，然後才給人一拳打在鼻子之上，這種事情也着實令人太難以置信。

但這種事情却已發生了。

鄺火明明是看見那郎中一拳揮了過來的，而他也不是沒有閃避，但不知如何，到最後這一拳仍然是不偏不倚地打在自己的鼻子上。

這一拳的力道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總之，鄺火沒有給打得暈倒過去，但却也疼得差點連尿也撒了出來。

這時候，鐵老鼠也已走了出來，睹狀立時怒叱道：「何方鼠輩，竟敢在此出手傷人？」

那郎中悠然一笑，道：「有閣下在此

，不才又豈敢自稱鼠輩？」

鐵老鼠與鄺火都是怒火中燒，正待雙雙出手，忽聽諸葛酒尊在背後叫道：「兩位且慢。」

鄺火怒道：「此人不學無術，到處招搖撞騙，今日竟然騙到鄺家莊中，又豈可輕易饒恕？」

諸葛酒尊沉聲道：「鄺莊主稍安毋燥，這位大夫若是不學無術之輩，也不能輕易地就潛進戒備森嚴的鄺家莊來。」

鄺火臉上一紅，心想此言不無道理，其實諸葛酒尊沒有把他臉上中拳之事也一併說了出來，已經是客氣之極。

那郎中聽見諸葛酒尊這麼說，臉上的神情大爲得意，抱拳笑道：「這位大叔，未知跟丐帮可有甚麼淵源？」

諸葛酒尊也抱拳答禮，道：「老叫化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乃『酒王之子』諸葛酒尊是也！」

那郎中聞言，立時翻身便拜：「原來是中原第一奇丐在此，請恕不才眼拙，該掌嘴，該掌嘴！」說着，果然在兩邊面頰各掌一記耳光，但力道之輕，只怕連蒼蠅也無法打死。

鄺火看在眼裏，心中怒火又再重燃：「這算是掌甚麼嘴？簡直形同兒戲！」

那郎中嘻嘻一笑，道：「身爲良醫者，絕不可妄自戕害自己的身子，否則用力重了，連醫生也暈倒在地上，又有誰來挽救病人的性命？」

「放屁！」鄺火怒道。

「有理，」諸葛酒尊却同時點頭，接着又對鄺火說：「我不是說放屁有理，而是說醫生言之成理。」

鄺火吸了一口氣，忍不住道：「莫非諸葛前輩認爲他眞的是個甚麼了不起的神醫嗎？」

諸葛酒尊說道：「最少，這位仁兄，有勇氣承認自己是個神醫，那就很不簡單了。」

鄺火道：「天下間吹牛之人，多如牛毛，鄺某就不相信他有甚麼眞材實學。」

那郎中却毫不介意，反而哈哈一笑，道：「就連不才，也不相信自己的勞什子醫術，可是蒼天無眼，偏偏就敎不才那樣的騙子，年年都活人無算。」

諸葛酒尊忙道：「還沒請敎神醫高姓大名？」

那郎中說道：「不才姓公孫，叫公孫咳。」

「咳嗽的咳？」

「正是，蓋因不才出生之日，家父咳個不停，是以一怒之下就爲孩兒取了這麼一個名字。」

諸葛酒尊想了一想，便自笑道：「好父親，好孩兒，好名字，好爽快，想不到笑公爵公孫兄居然生下了你這樣的兒子，眞是可喜可賀。」

「笑公爵？」鐵老鼠當時怔住，「莫非這位……這位……神醫的老子，就是公孫世家的老爺子公孫我劍？」

公孫咳哈哈一笑，說道：「不要又老子又孫子了，總之，公孫咳的老子就是公孫老爺子，這一點倒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

諸葛酒尊臉上立時露出了振奮之色，道：「你來得正好，這裏有人病了……」

「不是病，而是受了傷！」公孫咳道：「實不相瞞，郭堡主中了血花蓮之事，不才早巳知道。」

諸葛酒尊一怔：「原來你是爲了郭堡主跟到這裏來的？」

公孫咳點點頭，道：「不錯。」

諸葛酒尊忙道：「救人如救火，就請神醫從速入內爲郭堡主治療。」

公孫咳「唔」了一聲，向鄺火欠了欠身，又故意氣他一氣，過：「不才可以進去嗎？」

鄺火咳嗽兩下，雖然心裏還是不相信公孫咳有甚麼治病療傷的本領，但碍着諸葛酒尊在旁，也只好含糊地說：「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而就在這時，岳小玉的哭聲忽然傳了出來。

岳小玉的哭聲一傳出，諸葛酒尊的一顆心就向下沉了。

這種哭聲，無論如何都不會是甚麼佳兆。

衆人進入了廳子，只見郭冷魂已面如金紙，硬挺挺的躺在地上，而岳小玉則俯伏在他的身上大哭不已。

諸葛酒尊在那一瞬間，只覺得天旋地轉，差點沒有昏倒過去，甚至連在他身邊的鄺火，也覺得這位中原第一奇丐的身子有點搖搖欲墜之感。

最鎮定的只有一個人，那是公孫咳。

只見他不慌不忙地把岳小玉抱開，然後就用九支金針插在郭冷魂的身上。

岳小玉不知道這些金針是用來救人的，還以爲公孫咳想再傷害郭冷魂，但諸葛酒尊立刻向他解釋，說公孫咳是個很了不起的神醫，他是在用金針插穴之法，希望可以把郭堡主救活過來。

只見公孫咳在郭冷魂身上插了九支金針後，又用右掌抵在他的胸口上，口中還不斷唸唸有辭，衆人雖然與他相距不遠，却也聽不懂他到底在唸些甚麼。

說也奇怪，就是這樣，約莫過了一盞茶時光左右，郭冷魂面上的金芒巳漸漸消褪，而且居然還出現了一絲淡淡的血色。

而且，他那僵硬了的手指也可以活動起來了。

岳小玉高興得爲之雀躍三尺，興奮地說道：「郭大哥沒有死！他仍然活着！」

公孫咳冷冷一笑，道：「他當然仍然活着，剛才他只是穴道血氣閉塞而巳，但若由庸醫診斷，只怕巳把這個半死不活的人放進棺材裏！」

岳小玉道：「郭大哥是不是可以脫離險境了？」

公孫咳道：「脫褲容易脫險難，他現在還可以再活三個時辰。」

鄺火陡地暴跳起來，怒道：「公孫……神醫，你說甚麼？」

公孫咳道：「你又不是個聾子，難道我還說得不够清楚嗎？」

鄺火顫抖着說：「你不是說過可以起死回生嗎？」

公孫咳道：「你今年幾歲了？人家說甚麼你都信個十足十，難道你以爲一個人嚥了氣之後，眞的還可以治癒過來嗎？」

鄺火漲紅着臉，過了好一會才道：「但郭大堡主現在還沒有嚥氣，而且連面色也好看得多。」

公孫咳道：「那是因爲我用了大量內力支撐着他，唉，經過這麼一攪，不才又最少損折了一個月的功力啦。」

鄺火怒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只損耗了一個月的功力，簡直是微不足道！」

公孫咳嘿嘿一笑，道：「不才每年治病逾百宗，若次次救人都損耗一個月的功力，只怕不到半年就得一命嗚呼去也！」

鄺火一怔，半晌才道：「但郭大堡主和別的病人不同……」

「有甚麼不同？」公孫咳冷哼一聲，道：「是不是有三顆腦袋，八條胳臂？」

鄺火臉色一變，正待發作，諸葛酒尊巳喝道：「不要再爭吵啦，就讓郭堡主再活三個時辰算了，反正這三個時辰也是白白檢回來的，若再去求人，只怕大家的面皮都會變得花花爛爛。」

公孫咳瞪了諸葛酒尊一眼，忽然笑道：「諸葛大叔不必激將，小侄若沒有兩下子功夫，還不敢在大叔面前獻醜。」

諸葛酒尊故意板着臉，道：「你現在是不是兩下子功夫全都巳經要出來了？」

公孫咳道：「小侄只用了一下子功夫，還有另一下子功夫，看來也非要使出來不可了。」

諸葛酒尊道：「第二下子又是甚麼功夫？」

公孫咳道：「用藥。」

諸葛酒尊道：「用甚麼藥？」

公孫咳道：「說到要用甚麼藥，那就考究功夫的很了，像郭堡主那樣的傷勢，只要用錯了一分藥，無論是過輕或者是過重，都會釀成萬刦不復的悲劇。」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說道：「郭堡主中了血花蓮掌力，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悲劇，天下間，該死的人何只萬千，但這些人個個平安大吉，却要讓郭老弟來受此災刦！」

公孫咳冷冷道：「這是命數如此，諸葛大叔休再囉唆！」

他說話的方式甚是奇特，有時候嘻笑怒駡，但有時候却一本正經，絕對不假辭色。

諸葛酒尊雖然初次與公孫咳見面，但跟其父笑公爵公孫我劍却巳相識了數十年，素知公孫我劍爲人荒誕不經，每喜憑一己之喜惡而行事，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是諸葛酒尊也不以爲忤。

公孫咳又再仔細觀看了郭冷魂一會，才把背上的藥囊解了下來。

他從藥囊裏找出了七八個瓷瓶子，分別傾出了數顆至十數顆藥丸，然後又很小心的把所有藥丸放在一個水晶杯內。

接着，公孫咳又在藥囊裏拿起了一個拳頭般大小的玉葫蘆，他把塞子拔出，從葫蘆裏倒出了半杯似血非血，似酒非酒的汁液來。

岳小玉覺得很古怪，忍不住便問：「這是甚麼東西？是否瓊漿玉液？」

鄺火眉頭一皺，心想這小子非要大碰釘子不可，誰知公孫咳却對岳小玉和顏悅色，微笑着答道：「你說對了一半。」

岳小玉道：「是前一半對了？還是後一半對了？」

公孫咳又微微一笑，道：「前一半並不完全對，後一半也不完全錯。」

岳小玉奇道：「這是甚麼意思？」

公孫咳道：「這玉葫蘆裏裝着的並不是瓊漿玉液，而是蝎漿毒液！」

鄺火聞言，面色倏變：「這豈不是毒藥嗎？」

公孫咳笑道：「當然是毒藥，而且毒性之烈，連三貞九烈的女人也比不上。」

鄺火哼一聲，道：「女人三貞九烈和毒性猛烈簡直是風牛馬不相及，怎可以混爲一談？」

鐵老鼠却問：「公孫先生把藥丸摻放在毒藥之中，未知用意何在？」

公孫咳笑笑道：「當然是給郭堡主服下。」

鄺火神色驟變：「公孫先生莫非欲憑此法來減輕郭大堡主所受痛楚？」

公孫咳道：「正是如此。」

「萬萬不可！」鄺火怒道：「你若沒本領治好郭大堡主的掌傷，大可速離此地，若要毒殺於他，鄺某絕不答允！」

公孫咳駭然道：「鄺莊主何出此言？不才幾時說過要毒死郭堡主了？」

鄺火道：「你不是說要用毒藥餵給郭堡主嗎？」

公孫咳道：「是呀！但這毒藥儘管可以毒死咱們這裏每一個人，但郭堡主喝了下去，却反而只會有益無害！」

鄺火陡地呆住，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公孫咳瞪了他一眼，道：「你若中了血花蓮掌力，也不會給這種毒藥毒死！」

鄺火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岳小玉也瞪了他一眼，道：「你還不明白嗎？這自然是以毒攻毒，兩種毒性相生相尅的結果了。」

公孫咳哈哈大笑，道：「聰明！聰明！一點就透！」

他一面笑，一面把混和着幾種藥丸的蝎漿毒液倒入了郭冷魂的嘴裏。

諸葛酒尊忽然長長的吐出口氣，道：「郭老弟總算有救了！」

公孫咳却搖搖頭，道：「還是差得遠啦！」

諸葛酒尊吃了一驚，道：「你不是巳經用了藥嗎？難道這樣還保不住郭堡主的性命？」

公孫咳嘆息一聲，道：「若是別的傷毒，小侄保證可以藥到回春，但血花蓮掌力……唉，請恕小侄無能爲力了。」

鄺火陡地暴跳起來，戟指怒道：「俺早就知道你這種人靠不住——」

「住口！」諸葛酒尊臉色一沉，道：「這裏雖然是你的地方，但老叫化却要斗胆，請閣下安靜一些！」

鄺火立刻閉嘴，諸葛酒尊接着又說：「若不是公孫大夫全力保住郭堡主的性命，郭堡主現在早巳嚥氣，所以咱們就算再焦急，也不能把事情怪責在公孫大夫的身上！」

鄺火聞言，知道諸葛酒尊所言屬實，只好連連賠禮，向公孫咳表示歉意。

公孫咳乾笑兩聲，道：「鄺莊主是急人之難，才會有此失常擧措，不才又怎會

放在心上？但郭堡主的掌傷，只怕很難有治癒的希望了。」

諸葛酒尊心中一沉，道：「賢侄可否再想想辦法？」

鄺火道：「俺願傾盡全力，爲郭大堡主此事而奔波。」

公孫咳沉吟了片刻，才道：「不才先前費了一番功夫，雖然未能使郭堡主化險爲夷，但如今估計，也最少可使郭堡主多活一個月左右。」

諸葛酒尊搖頭道：「一個月太少了，最少也要他再活一百年！」

公孫咳道：「要他再活下去，也許只有一個辦法。」

諸葛酒尊忙道：「願聞其詳。」

公孫咳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把郭堡主帶上飲血峯，向血花宮宮主練驚虹求取解藥！」

諸葛酒尊「啊」的一聲叫道：「眞是越老越糊塗了，怎麼連這最簡單的事情也想不出來？」

但公孫咳却冷笑道：「這法子說來簡單，其實却比登天還難！」

岳小玉奇道：「却又何難之有？」

公孫咳哼了一聲，道：「血花宮宮主練驚虹，是武林中最難纏的大魔頭，他有兩個外號，第一個是『茹毛飲血鬼獨夫』，另一個則叫『六親不認斷腸人』，嘿嘿，只要聽聽這十四個字，就不難想像得到他是何等樣的人了。」

鄺火憤然道：「練老魔簡直就不是個人！」

岳小玉望着鄺火，忽然道：「你爲甚麼要罵練驚虹？」

鄺火道：「他把郭大堡主害得不似人形，俺自然要罵他，而且還要罵個够本够利！」

岳小玉道：「怎樣才算够本？你又怎知道郭大哥一定是練驚虹打傷的？」

鄺火氣忿然地說：「血花蓮掌力是練驚虹的獨門武功，郭大堡主給這種歹毒的掌法傷了，那自然是練驚虹幹的好事！」

諸葛酒尊却大不以爲然，道：「只怕未必。」

鄺火道：「不是練驚虹又是誰？」

諸葛酒尊道：「若是練驚虹親自施展血花蓮掌，郭堡主只怕已挨不到這個時候了。」

公孫咳也點頭同意，道：「諸葛大叔言之成理，照小侄判斷，傷害郭堡主之人，多半是血花宮中其他高手。」

諸葛酒尊白眉緊蹙着，說道：「血花宮門下，會有多少高手懂得使用血花蓮掌力？」

公孫咳道：「據家父估計，應該不出三人。」

諸葛酒尊沉吟道：「待郭堡主稍爲清醒，大可向他問個明白。」

公孫咳搖搖頭，道：「在這一個月之內，郭堡主是再也不會清醒過來的。」

諸葛酒尊一怔：「爲甚麼會這樣？」

公孫咳道：「因爲他中了血花蓮掌力在前，又服下蝎蝥毒液在後，全身力氣都已虛耗了。」

諸葛酒尊嘆了口氣：「實在是太難爲了他。」

公孫咳哼一聲，道：「你怎麼不說難爲了小侄？不說難爲了自己？」

諸葛酒尊訕訕一笑，接着把話題岔開：「令尊大人近來如何？」

公孫咳兩眼一瞪，說道：「除了他身上的虱子之外，又有誰會知道他近來是怎樣？」

岳小玉奇怪地望着公孫咳，道：「你父親身子很骯髒嗎？是不是每個月才洗澡一次？」

公孫咳搖搖頭，道：「家父的身子一向保持得很乾淨，他每逢生日都一定洗澡的。」

岳小玉「噢」了一聲，恍然大悟地說：「這就難怪身上有虱子了。」

公孫咳捂着鼻子，道：「但他身上的虱子，全都不姓公孫，而是姓丐。」

岳小玉奇道：「這是甚麼意思？」

公孫咳說道：「像咱們公孫世家那樣顯赫的武林望族，又怎會有甚麼虱子？只不過家父喜歡跟丐帮的叫化混在一起，所以久而久之，丐帮大大小小老老嫩嫩的叫化子身上的虱子，都跳到我父親的身上來了。」

岳小玉聽後皺眉道：「怎麼不除掉牠們？」

公孫咳說道：「我除掉過一隻，是雌虱。」

岳小玉大是奇怪：「你怎知道那一隻虱子是雌的？」

公孫咳道：「那隻倒楣的虱子肚子十分肥大，必然是有了身孕，既有身孕，自然是雌虱了。」

岳小玉笑道：「你怎樣對付牠？」

公孫咳道：「用指甲戮死牠，雖然手法不怎麼純熟，遠遠不如丐帮那些大叫化，小叫化，老叫化，嫩叫化，但我內力深厚，所以戳下去的時候，只聽見『必剝』一聲，接着那雌虱慘叫兩下就一命嗚呼去了。」

岳小玉聽得津津有味，道：「這很有趣。」

「不是很有趣，而是很殘忍！」公孫咳搖頭嘆氣，道：「就是爲了幹掉這隻母虱，家父把我臭罵了九百二十八頓。」

岳小玉一怔：「你爲父除虱有功，本該重重有賞才對，何以還要挨罵？」

公孫咳道：「家父說：『虱子也是有生命的，常言道螞蟻尚且偷生，虱子自然也不例外，牠只不過在我身上跑跑跳跳，正是優悠自在，與世無爭之隱士也，但你不由分說就用內家指力將牠殺掉，這樣跟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又有甚麼分別？』」

岳小玉想了想，道：「他這樣說，倒也不無道理。」

公孫咳道：「當然很有道理，所以我這個兒子聽完之後，就差點沒有吐血！」

諸葛酒尊心中不由哇哇叫好，忖道：「在江湖上，我這個老叫化已經是罕見的怪物了，但跟公孫我劍父子相比，却連人家的一隻脚趾也不如。」

他以爲公孫咳還要和岳小玉瞎扯下去，誰知道公孫咳話題一轉，而眼又直望諸葛酒尊說：「聽說諸葛大叔和郭堡主十分投契，對嗎？」

諸葛酒尊不知道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一時間倒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只聽見公孫咳又自說道：「但小侄跟郭堡主可沒有甚麼淵源，我出手救他，全然是奉了老父之命而行事而已。」

諸葛酒尊忙道：「兩位的高義隆情，老叫化自當刻骨銘心，一輩子都會永遠記着他媽的。」他不愧是個稀奇古怪的老怪物，居然在低首下氣答謝之餘，還會在後面加上「他媽的」這三個字。

若是換上別人，只怕非要大發脾氣不可，但公孫咳却毫不在意，接着說道：「不是小侄藉辭推搪，也不是小侄貪生怕死，登飲血峯之擧，小侄是萬萬不能奉陪的了，此後，郭堡主禍福之門，就全操掌於大叔手上，但願諸位此一去也，路上福星高照，回來之日個個大吉平安，那就無量佛壽兼阿彌陀佛的很了！」

岳小玉叫道：「你是不再照顧郭大哥啦？」

公孫咳道：「不才懸壺濟世，所救的絕不只是一兩個人，倘若我也跟你們登上飲血峯，那就未免太費時失事了，再說，你們就算全都有去無回，統統死在血花宮裏，也只不過是死了幾個人而已，要是連公孫咳也葬身魔域，日後只怕不知會有幾許傷病之人，無辜地死於庸醫之手，一念及此，還是要自我奉勸一句：「良醫不立危牆之下也！」

諸葛酒尊咳嗽兩聲，道：「賢侄所言有理，小岳休再阻大夫了。」

岳小玉無可奈何，只得說：「晚輩遵命。」

公孫咳嘻嘻一笑，道：「來日方長，只要大家都不死，以後一定可以再見。」

說完，大搖大擺地離開了大廳。

鄺火苦笑了一下，目注着諸葛酒尊道：「這下子可有得瞧了，容四公子先來，公孫大夫隨後，中間又還夾着了展獨飛、郭堡主，正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置才好？」

岳小玉道：「事無大小，總有先後輕重之分，鄺莊主不妨慢慢思索，然後才出主意不遲。」

鄺火目光一轉，盯在他的臉上，你年紀雖小，但鬼主意倒不小，俺現在正要問一問，你敢不敢上飲血峯？」

岳小玉扁了扁嘴，道：「爲了郭大哥，十八層地獄也要闖一闖再說！」

鄺火道：「話兒倒說得够响亮，只怕還沒進入血花宮，你就已經給嚇得心胆俱裂，滿地亂爬。」

岳小玉道：「我害言怕了，自會抱着諸葛前輩的大腿，不信他不來救我！」

諸葛酒尊不禁大笑，他笑了好一會，才道：「血花宮絕不是甚麼可怕的地方，尤其是老叫化，跟宮主練驚虹十分相熟，此一去也，包管可以水到渠成，順利完成任務。」

岳小玉一怔，鄺火也「噫」的一聲，道：「諸葛前輩和練……練驚虹眞的很相熟嗎？」

諸葛酒尊又呵呵一笑，道：「提起練驚虹，別人也許會心驚胆顫，但老叫化以前經常跟他喝酒，也經常打架，他的壓箱底玩藝兒，老叫化是一點也不怕的，所以此一行也，實在是大大的優差，你們誰都不必跟着去。」

岳小玉眯着眼，道：「既是優差，晚輩更加非去不可。」

鐵老鼠也說：「郭堡主身受重傷，要些人照應照應也是好的。」

岳小玉道：「鐵兄所言極是，況且血花宮在武林中大大有名，晚輩很想前往一開眼界。」

諸葛酒尊臉色陡地沉下：「老叫化主意已決，你們誰都不必多說！」

岳小玉冷冷一笑：「江湖上果然是人心險詐，公孫大夫固然如此，想不到諸葛前輩也是同樣工於心計！」

鐵老鼠一怔：「小岳子何出言？」

岳小玉冷冷道：「若照小岳推算，郭大哥中了血花蓮掌力之後，一直不會上飲血峯取解藥，必然有着某種難言之隱，他既可能跟血花宮，有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也可能根本不屑向練宮主求藥。」

諸葛酒尊道：「那又跟公孫大夫有甚麼關係？」

岳小玉道：「公孫大夫說郭大哥力氣耗盡，所以將會暈迷整個月之久，嘿嘿，說來似模似樣，但我小岳却偏偏不怎麼相信。」

諸葛酒尊心中暗暗驚詫，道：「你繼續說下去！」

岳小玉道：「公孫大夫是故意讓郭大哥不省人事，好讓咱們更容易向血花宮求藥。」

諸葛酒尊臉上的神情更驚詫了：「好小子，你眞是甚麼都想得出來！」雖然他並不直接承認是小玉所說屬實，但衆人從他的面色，已知道是小玉所言，實在是不中亦不遠矣。

只聽見岳小玉望着諸葛酒尊，接着又緩緩接道：「還有，前輩對小岳子也可算是用心良苦，想那血花宮主的外號既稱爲『茹毛飲血鬼獨夫』，又叫作『六親不認斷腸人』，顯見是人性滅絕，心狠手辣之輩，以前輩疾惡如仇，瀟洒任俠的性格，又怎會跟練驚虹有甚麼交情，你是有心把晚輩拋開，免得縛手縛脚才是眞的。」

諸葛酒尊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然後才喟然嘆道：「你很聰明，很厲害，老叫化眞是自愧弗如。」

岳小玉哂然一笑，道：「前輩是不是認爲小岳子言出無狀？」

諸葛酒尊道：「你說的都是事實，但却未免是太鋒芒畢露一些。」

岳小玉道：「晚輩會記住前輩教訓的話。」

諸葛酒尊道：「你是個資質極佳的孩子，但要記着老叫化一句忠告，切莫聰明反被聰明誤，做事必順要留有餘地，你明白嗎？」

岳小玉神態恭謹地說：「是，晚輩明白。」

諸葛酒尊微笑道：「你若眞的能够明白，老叫化也就放心了，但無論如何，你是不能到血花宮的。」

岳小玉委屈地說：「但我眞的很想和郭大哥在一塊兒。」

諸葛酒尊嘆了一聲，道：「老叫化知道你很有義氣，也知道你願意跟郭堡主同生同死，但血花宮之行，你去了絕不能給

郭大哥任何的幫助，倘若因此而無辜斷送了小命，又叫我這個老骨頭怎樣向郭大哥交待？」

鐵老鼠也在勸岳小玉，說道：「諸葛前輩是爲了大局着想，須知他也有他的難處……」

「不要再說了，小岳子一切都很明白，」岳小玉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好，我不去！」

諸葛酒尊這才展顏一笑，道：「這才是聽話的乖孩子。」

鐵老鼠和鄺火却同時道：「我却非去不可。」

諸葛酒尊正在沉吟着，半晌才道：「但這件事極其危險，一個弄不好，非但救不了郭堡主，就連咱們也會處身於險境之中！」

鐵老鼠道：「晚輩不怕。」

鄺火接道：「俺也不怕。」

諸葛酒尊道：「但人多並不有用，萬一練老魔以爲咱們向他大興問罪之師，恐怕形勢將會更爲不妙。」

鐵老鼠道：「鄺莊主不宜輕出，他應該守在這裏才是。」

鄺火兩眼一瞪，道：「這算是甚麼道理？」

諸葛酒尊想了一想，道：「鐵老弟之言，也不無道理，飲血峯之行，就讓老叫化和我老弟一力承担好了。」

鄺火還想爭辯，諸葛酒尊又已經道：「本來，老叫化只打算獨個兒帶着郭堡主上飲血峯的，但既然鐵老弟也有這份心意，老叫化也不想拒人千里之外，但鄺莊主是氣節幫幫主，如今正是百廢待興之際，着實不宜輕率離巢，再說，展槍王在這裏被人刦走了，鄺莊主也得查個水落石出才對。」

鄺火雙肩一聳，嘆道：「眞是亂七八糟，事事都不如意。」

諸葛酒尊淡然笑道：「人生不如意之事，本來就佔了十之八九，總要鎭定對付，正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自己方寸不亂，再大的障碍也可迎刄而解。」

鄺火點了點頭，道：「前輩高論，令人獲益匪淺。」

諸葛酒尊呵呵一笑，道：「這不是甚麼高論，只是老生常談而已。」

鄺火默然半晌，道：「前輩打算何時啓程？」

諸葛酒尊道：「從這裏往飲血峯，大概半個月行程左右而已，所以時間方面，倒不算怎樣急切，不如就在這裏叨擾一宵，明個兒清早才再趕路。」

鐵老鼠道：「如此也好，大夥兒折騰了半天，也已弄得很疲累了。」

鄺火却緊皺着眉，不再說話。

這時候，金德寶走了過來，問岳小玉：「咱們的老子不見了咱們，只怕都已急如鍋上螞蟻。」

岳小玉道：「你老子也許急得快要撤尿，但我的老子才不緊張哩。」

金德寶道：「話可不是那樣說，我看得出，你父親其實是很疼愛你這個寶貝兒子的。」

岳小玉道：「你記掛着老父，可以先行回去。」

金德寶道：「你呢？」

岳小玉道：「遲幾天才再算。」

金德寶一怔，道：「那麼這幾天你在甚麼地方磨菇？」

岳小玉道：「天空海闊，總不信找不着容身之所。」

金德寶道：「但咱們只是出來混了一兩天，就已弄得遍體鱗傷，焦頭爛額。」

岳小玉道：「你害怕了？」

金德寶道：「我甚麼都不怕，但咱們終究不是江湖人。」

岳小玉不服氣，道：「江湖人是怎樣的？」

金德寶說道：「江湖人最少也應該懂武功，和有着豐富的江湖經驗，但咱們兩樣都不行，簡直就是一對不折不扣的大草包。」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是不是每個江湖人一生下來就懂武功，才戒了吃奶就會有着豐富的江湖經驗？」

金德寶呆了一呆，才說道：「當然不是。」

岳小玉冷冷道：「這就是了，咱們又不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兒，就算現在才開始學，也是時爲未晚。」

金德寶怔了半天，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果然很有拚勁，我比不上你了。」

岳小玉道：「你洩氣了？」

金德寶搖搖頭，道：「胖寶寶沒有洩掉甚麼氣，只是胖寶寶向來就沒有甚麼大志，也沒有想過要成爲一個武林中人。」

岳小玉道：「但我很想做個江湖人，很想在武林中大幹一場。」

金德寶道：「以你的性情，大幹一場是不够癮的，最少也要大幹七八十場才够滋味。」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你倒比我還更瞭解小岳子。」

金德寶道：「胖寶寶雖然不怎麼聰明，但和你已經是多年出生入死的死黨了，難道連你是個怎樣的人都看不出來嗎？」

岳小玉瞧着他圓圓大大，却又瘀痕滿佈的臉孔：「老朋友，咱們是不是註定要分手了？」

金德寶嘆息一聲，說：「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你不要難過，好好的去幹！總有一天，我會聽見江湖上的人說：『岳小玉？他眞棒！不愧是江湖上的大英雄！大俠士！』」

岳小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忽然握住了金德寶的手道：「謝謝你，眞的很謝謝你。」

就在這時候，諸葛酒尊的聲音在他們背後響起：「你們該回家了。」

岳小玉立刻拉着金德寶的手向外走，他一邊走一邊說：「我們現在就回家，但我很快就會回來。」

「回來？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我知道，這就是江湖，我要成爲江湖人，我要在江湖中行走，就像你和郭大哥一樣，死而無悔！」

他雖然年紀細小，稚音未改，但最後那一句話，却是說得鏗鏘有聲，慷慨激昂之極。

諸葛酒尊怔怔地望着他，臉上的表情

也不知道是笑，還是充滿了無限的感慨。

他目送着岳小玉和金德寶並肩離去，而鄺火却忽然走了過來，道：「他倆要走了？」

諸葛酒尊點點頭。鄺火又問：「他倆會不會再回來？」

諸葛酒尊緩緩道：「胖的不會，聰明絕頂的小岳却一定會再回來。」

鄺火道：「諸葛前輩是不是想傳授他一些武功？」

諸葛酒尊搖搖頭，道：「不想。」

鄺火道：「但他肯定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

諸葛酒尊道：「所以我才不敢傳授他任何武功。」

鄺火道：「你怕他會走火入魔？」

諸葛酒尊道：「不是怕他走火入魔，而是我不配做他的師父。」

鄺火抽了一口凉氣，道：「以前輩的蓋世絕藝，又怎會不配？」

諸葛酒尊嘆了一聲，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老叫化的功夫，用來對付一般脚色雖然綽綽有餘，但要是遇上了眞正的絕世高手，却也難以討好得去。」

鄺火眉頭一皺，道：「那麼，以前輩之見，當今武林，誰可配稱爲頂尖兒的絕世高手？」

諸葛酒尊沉吟片刻，才道：「八十年前，武林中絕頂高手僅三至五人而已，但近十餘年來，却湜現出各有千秋之勢，就像長白山太乙眞人，以至血花宮宮主練驚虹，這兩大高手一正一邪，已經是不相伯仲，難分軒輊之局。」

鄺火道：「然則以前輩所見，是否只有太乙眞人那樣的武學大宗師，才配成爲小岳的師父？」

諸葛酒尊道：「這是很難說的，拜師學藝，最講機緣，至於師父的武功高低，往往未必最爲重要。」

鄺火點點頭，道：「難道前輩跟小岳還不够投緣嗎？」

諸葛酒尊道：「別的事情上甚投契，但要老叫化傳授他武功，却是不行。」

鄺火說道：「他若再回來，我如何對之？」

諸葛酒尊道：「不必過份執着，任其發揮，讓他多點磨練磨練，將來，他自有他的造化。」

鄺火點頭稱是，但實際上，心裏却還是並不完全明白的。但他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就算自己打破沙盆問到底，仍然是不會完全明白過來的。

諸葛酒尊又再去看顧着郭冷魂。

他已決定上飲血峯，冒一冒險！

× × ×

在龍神廟，香火仍然十分鼎盛，但廟祝岳老石的臉色，却比神案上的香灰還更難看。

岳小玉已經回來了，但他接着却對岳老石說：「我要離開平陽城，到外面去闖一闖。」

岳老石氣得連臉都灰了：「闖一闖？你憑甚麼本領到外面去闖？」

岳小玉道：「不憑甚麼，就憑着我是你的兒子！」

岳老石嘿嘿冷笑：「你眞是有趣極了，比起豬槽裏最有趣的一隻小豬還更有趣，但不管多麼有趣的小豬，終究還是個豬，除了吃豬餿水之外，又還能有甚麼作爲呢？」

岳小玉昂起了頭，道：「我不是小豬，你也不是小豬的父親。」

岳老石冷笑道：「你錯了，你是小豬，我是老豬，咱們是豬父豬子，你豬我也豬，現在能够有兩頓安安穩穩的米飯啃進肚子裏，已經是幸福之極！」

岳小玉道：「放屁！」

岳老石瞪圓了眼：「放肆！你現在是對甚麼人說話？」

岳小玉道：「龍神廟的廟祝老爺，我的老爹。」

岳老石冷冷的說道：「你竟敢罵我放屁？」

岳小玉道：「這世間上人人都會放屁，做兒子的會放屁，做父親的也同樣會放屁！」

岳老石鐵青着臉：「你越來越不像話了！」

岳小玉道：「我若越來越像話，就會變成了小豬。」

岳老石道：「做豬有甚麼不好？」

岳小玉道：「我不想有一天，任由他人宰割，所以……」

「所以怎樣？」

岳小玉道：「所以我要練武功，闖江湖，做一些我們家族裏以前從來也沒有做過的事情。」

岳老石忽然笑了，笑得很奇詭，笑得很古怪。

「你眞的很想練武功？」

「是的。」

「那麼，你打算拜甚麼人爲師？」

「現在還不知道，但我相信總有一天可以遇上明師的。」

岳老石沉默着，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才說：「你跟我來。」

岳小玉不知道父親想到了甚麼主意，但却也只得跟着岳老爹走。

岳老石把岳小玉帶到廟後的一間石屋子。這石屋子四周十分荒凉，連門前的一口井也已乾涸了很久。

岳老石把木門推開，只見屋內滿佈蛛絲，傢具也早已霉爛不堪。

岳小玉很少到這裏，因爲這裏太單調，也太骯髒。

而且，岳老石曾經對他說：「這屋子是一個屠夫的，後來他死了，就把這屋子送了給我。」

岳小玉不喜歡屠夫，所以也不喜歡這屋子。

但這時候，岳老石却把他帶到這屋子裏。

屋子很深沉，而且有着一種怪異的氣味，這種氣味雖然不致於中人欲嘔，但却聞着了也是極不舒服。

岳小玉不知道父親爲甚麼會把自己帶到這裏來，但他却一直忍耐着沒有追問。

他知道遲早會知道原因的。

（未完・五）

小啓：「飛花逐月」作者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敬希原諒。

崑崙三劍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車內的岳少俊不見了，只見胡嬤嬤被人點了穴道，仲飛瓊懷疑是火靈聖母的高手暗中搶去，正想和她理論，金鐵口慢吞吞的趕到，用千里傳音告知仲飛瓊，岳少俊已由他搶救痊癒，叫仲飛瓊馬上離開，到小廟和岳少俊聚會，又用傳音入密叫淮南三傑通知宋老大，擲鉢禪院之會，有着極大陰謀，是一個陷阱，千萬小心。然後等他們走後，才上前戲弄火靈聖母，說有人託他捎口信：「孽海無邊，回頭是岸」。火靈聖母見他存心戲弄，先用崆峒派九疑掌出擊，全被他接下，再用火燄刀掌力，他先用天氣功接住，二人功力較量，尚未分勝負……

神功導眞氣 傳天山劍招

要知火龍鏢名雖暗器，實乃火器，方才惲慧君用吸金劍接住她三支火龍鏢，擲到草地上，就化作一蓬碧燄，連山石都會燃燒，自然接不得的了。

只聽金鐵口怪叫道：「好哇，老大姐，妳們母女兩個，居然來個前後夾攻，幸虧小老兒眞金不怕火，須知金生麗水，金中有水，不然妳這把『離火眞氣』，就把小老兒一身瘦骨，當柴燒了。嘻，嘻，乾柴烈火，不燃者，幾希？小老兒就是這幾希中的一個，老大姐，我看妳也不用再費力氣，可以收手啦！」

說話之間，直立的手掌，忽然一下收了回去，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火靈聖母乘勢追擊。

火靈聖母氣得老臉發白，也只好把「火燄刀」緩緩的收回。

金鐵口拱拱手，陪笑道：「小老兒信已帶到，那也告辭了。」

說完，又偏過頭去，朝祝巧巧裂着一口黃牙，笑了笑道：「只是小姑娘妳的三支鏢，小老兒可要帶回去作紀念品呢！」

左手往懷中一塞，轉身拖着皮鞋，梯梯他他的往大路上走去。

祝巧巧道：「娘，妳老人家怎麼放他走了？」

火靈聖母目注金鐵口遠去，低聲道：「此人練成『先天氣功』，連娘的『火燄刀』都傷他不得，唉，此人不除，總是咱們的心腹大患！」

靳半丁湊上一步，欠身道：「此事還得趕快飛報教主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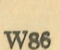
火靈聖母「唔」了一聲，回身入轎簾，一名侍女放下轎簾。

四個轎夫不待吩咐，抬起軟轎，由四名女侍，護轎而行，一路如飛而去。

× × ×

仲飛瓊聽了金鐵口「傳音入密」的話，心頭欣喜，上車之後，就不時的催着涂金標趕車，午牌方過，就趕到十二里廟。

十二里廟，廟在半山之上，山雖不高，但四面羣山環抱，有迤邐來朝之象。



據說這裏是龍脈，這條龍脈，蜿蜒而來，足有十二里長，到了這裏才結穴，如果有人把祖宗葬在這裏，就會出一個眞命天子。

但方圓百里的人都得死光，爲了這個緣故，當地的人就在龍穴上面蓋了一座廟宇，這就是十二里廟。

十二里廟，其實叫做永鎭寺，供奉的是關帝聖君。

廟有三進，依山而起，望過去極爲壯觀。

因爲廟在半山上，涂金標把馬車馳到山下，就停下來。

仲飛瓊帶着胡大娘，和春夏秋冬四婢，拾級朝山上走去。

從山下到半山，足有一千多石級，盤曲而上，其中有許多地方，舖的是長石條，非要越過兩重山嶺，才到地頭。

仲飛瓊剛到達廟門，就見到一個身穿灰布僧衲的和尚，雙手合十當胸，站在門口，正待向前問詢。

那灰衲僧人看到仲飛瓊，便迎了上來，行禮道：「女施主可是姓仲麼？」

仲飛瓊聽得暗暗奇怪，不知他如何知道自己姓仲的？

其實她可並不姓仲，因爲姐妹三個各以孟仲季三字冠在名字上，外人不知道，就以爲姓了。

仲飛瓊驚異的點點頭道：「是的，我就是仲飛瓊，大師父如何知道的？」

灰衣僧人合十笑道：「小僧奉老方丈之命，在此恭候多時了。」

仲飛瓊聽得更爲驚異，聽他口氣，他們老方丈居然有未卜先知之能，早就知道自己會來了，一面拱拱手道：「那就有勞大師父，帶我去晉謁老方丈了。」

灰衣僧人合掌躬身道：「女施主且請到裏面奉茶，請。」

仲飛瓊頷首道：「大師父請。」

灰衣僧人道：「小僧帶路。」轉身往裏去。

仲飛瓊一行人，跟着他進入山門，穿過大天井，從左首一道腰門轉入一處院落，精舍三間，佈置雅潔，正是廟中接待施主的客室。

灰衣僧人把仲飛瓊引入室中，合掌道：「女施主請坐。」

仲飛瓊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一面抬目道：「胡嬤嬤妳也坐下來。」

胡大娘依言在仲飛瓊下首落坐。

一名小沙彌手托漆盤，送上香茗。

灰衣僧人道：「女施主請用茶。」

仲飛瓊道：「煩勞大師父，請代我通報老方丈一聲。」

灰衣僧人合掌躬身道：「回女施主，老方丈此刻正在行功入定，只好委屈女施主請在這裏稍待了。」

仲飛瓊道：「不知老方丈何時可以醒來？」

灰衣僧人道：「這個小僧就不清楚了，老方丈方才吩咐小僧，在寺外恭候，女施主來了，就請到這裏來。」

仲飛瓊道：「老方丈既在入定，不好驚擾，只是我想跟大師父打聽一個人。」

灰衣僧人合掌道：「女施主請說。」

仲飛瓊道：「大師父認不認識金鐵口

這人?」

灰衣僧人含笑道:「金施主方才來過,小僧自然認識。」

仲飛瓊暗道:「這就是了。」一面說道:「方才金鐵口抱了一個傷勢極重的人……」

灰衣僧人道:「女施主說的是岳施主了。」

仲飛瓊急忙點頭道:「是的,大師父也認識岳少俊?」

灰衣僧人道:「不認識,小僧只是聽說岳施主是金鐵口的小師弟,不然老方丈豈肯答應替岳施主療傷?」

仲飛瓊問道:「岳少俊是我義弟,他現在何處,大師父可否領我去看看他?」

灰衣僧人搖搖頭道:「這個,這個,小僧……」

仲飛瓊說道:「我就是金鐵口指點來的。」

「小僧知道。」灰衣僧人合掌道:「老方丈所以要小僧在山門前迎候女施主,就是因爲今天的情形特殊,沒有小僧領路,外人縱有通天之能,也休想踏進敝廟一步。」

仲飛瓊心中暗道:「這和尚好大的口氣。」

灰衣僧人續道:「女施主是老方丈允許進入敝廟的人,小僧不敢相瞞,老方丈此刻正在禪房之中,以佛門『接引神功』替岳施主導引兩處眞氣,不能有其他人驚擾。」

仲飛瓊低「哦」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灰衣僧人合掌當胸,陪笑道:「女施主多多原諒,暫時請在這裏休息,等岳施主醒來,女施主就可以進去看他了。」

仲飛瓊道:「多謝大師父。」

但心中却不禁暗暗納罕,岳少俊任、督二脈,給七公、八公打通,後來二人遇害,把一身功力都注入岳少俊體內,連五公莊公允都束手無策。

這裏的老方丈,不知是什麼人,難道一身修爲,還超過七公、八公和五公之上不成。

但繼而一想,如果老方丈無法救治金鐵口也不會把岳少俊送到這裏來,心念轉動,忍不住問道:「我還沒請教,這裏的老方丈法號如何稱呼?」

灰衣僧人合掌說道:「老方丈法號大覺。」

大覺大師,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

仲飛瓊肅然道:「老方丈佛門高僧,不知系出那一門派?」

灰衣僧人淡淡一笑道:「老方丈已經九十多歲了,從未在江湖走動,也從未宣示過門派,小僧就不得而知了。」

說話之時,只見兩名灰衣僧人,端着食盒走入,在中間一張方桌,擺上素齋,退了出去。

灰衣僧人合十道:「時已過午,女施主諸位,遠道趕來,想必尚未進食,素齋是現成的,女施主將就着用吧。」

仲飛瓊一路趕來,心急岳少俊的安危,數日來,從未好好的吃過一餐,此刻已知岳少俊有老方丈爲他治療,心下稍安,委實覺得腹中飢餓,忙道:「多謝大師父了。」

灰衣僧人合十道:「女施主不用客氣,小僧告退了。」行了一禮,便自回身退出。

胡大娘道:「二小姐,這幾天妳一直沒有好好進食,咱們就不用客氣了。」

仲飛瓊點頭道:「不但是我,大家都沒有好好進過食,大家快坐下來。」說罷,居中坐下,胡大娘和四婢也圍着落坐。

這一頓素齋,雖然只是些青菜、豆腐、腐衣、冬筍之類,却勝過魚肉鷄鴨,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飯後,兩名灰衣僧人撤去盤碗,送上香茗,但那知客僧人並未再來,大家只好喝着香茗,枯坐等待。

時間漸漸過去,如今已是晚霞滿山,黃昏時候,依然沒有一點消息。

仲飛瓊枯坐久了,漸漸覺得無聊,不知岳少俊的傷勢,是否已經治好,她幾次站起,又幾次坐下,心頭大是煩躁。

又過了一回,那兩個灰衣僧人,又端着食匣走入,送來了素齋。

仲飛瓊忍不住問道:「請問二位大師父,貴寺那位知客大師?現在何處?」

灰衣僧人放下素齋,合十答道:「廣濟師父正在忙着,大概很快就會來的,女施主請先用素齋吧。」

仲飛瓊道:「多謝二位師父。」

兩名灰衣僧人退出之後,大家也不客氣,圍坐下來,吃過素齋。

天色已現昏暗,一名小沙彌在桌上點燃起一支蠟燭,又替人家奉上了茶,只是不見那知客僧廣濟前來。

這樣又過了一刻工夫,才見灰衣僧人廣濟匆匆走入,連連合聲道:「有勞女施主久候,如今岳施主已經醒過來了,女施主請隨小僧來。」

仲飛瓊聽得大喜,問道:「他傷勢已經完全好了麼?」

廣濟道:「岳施主只是氣血未順,早經老方丈導引歸竅,方才是岳施主調息運功,小僧奉老方丈之諭,替岳施主護法,足足化了兩個時辰,以致女施主久候多時了。」

話聲一落,接着合掌一禮,說道:「岳施主現在正在客舍中進食,客舍房中,地方不大,這幾位女施主,暫時只好請在這裏稍坐了。」

仲飛瓊點頭道:「胡嬤嬤,妳們就在這裏等着吧,不用去了。」

說完,回身道:「大師父請。」

廣濟道:「小僧帶路。」

領着仲飛瓊出了客室精舍,折入一條長廊,一路往後進行去。這是蓋在山坡間的一間客舍,廣濟大師走在前面,行到門口,就脚下一停,伸手推開木門,合十道:「女施主請。」

仲飛瓊走近門口,就已看到岳少俊據案進食,心頭不禁一喜,急步走入,說道:「俊弟弟,你傷勢果然好了。」

岳少俊看到走近來的是仲飛瓊,不由一怔,慌忙放下碗筷,起身道:「瓊姐姐,妳是什麼時候來的。」

仲飛瓊一雙鳳目,只是打量着岳少俊,覺得他雖然清瘦了些,但眉宇之間,隱

透着紫氣,一雙星目,更是明亮。

心裏知道老方丈以佛門的「接引神功」,替他把眞氣引導歸竅,連七公、八公輸入他體內的兩股眞氣,也已經在這一陣行功之後,化爲己用,功力增加了何止以倍計?

心頭自然爲他高興,一面含笑道:「我午後就來了,唉,這次都是我不好,不知道你練的是『逆天玄功』,只當你氣血逆行,硬要給你打通經絡,讓你吃了不少苦頭。」

岳少俊道:「這怎麼能怪姐姐,妳原是一片好心,當時姐姐以本身眞氣,替小弟打通經絡之際,小弟就想告訴妳,我練的是『逆天玄功』,但苦於無法開口,請妳原諒……」

仲飛瓊道:「我眞後悔,當時自作主張,沒問問清楚,哦,你快坐下來,吃飯吧。」

「小弟已經吃飽了。」

岳少俊笑了笑道:「方才小弟聽老禪師說,小弟體內,有兩股極爲强大的眞氣,滯留在任督二脈,這兩股眞氣,少說也要三五十年修持之功。如今經由老禪師的引導,已和小弟本身眞氣合而爲一,使小弟功力,增長了不下十倍,老禪師說,這是奇遇,也可以說因禍得福,只不知是不是姐姐輸給小弟的?」

「姐姐那有那麼深厚的功力?」

仲飛瓊給他一口一聲姐姐,叫得芳心甜甜的,朝他嫣然一笑道:「那是兩位老前輩,正在給你打通任督二脈之際,突然遭人暗算,所以把他們畢生功力,至少有六成輸了你的體內。」

岳少俊吃驚道:「這兩位老前輩怎樣了?」

仲飛瓊從他中「火燄刀」說起,自己暗中跟着惲夫人母女進入歸雲莊,後來易華佗趕來,說出除了金針過穴,無法救治,自己聽得甚爲焦急,如何把他從歸雲莊救出。

一直說到七公、八公中人暗算,自己準備趕上雪山去,後來火靈聖母和惲欽堯兩撥人同時趕到,攔住自己去路,才由金鐵口把他送來十二里廟療傷,詳細說了一遍。

岳少俊道:「原來小弟負傷之後,還發生了這許多故事,哦,老哥哥呢?」

仲飛瓊問道:「老哥哥是誰?」

岳少俊笑笑道:「老哥哥就是金鐵口呀?」

仲飛瓊道:「我來的時候,他正要和火靈聖母動手呢?」

岳少俊担心的道:「火靈聖母武功極高,老哥哥到這時候還沒來,不知勝負如何了?」

仲飛瓊笑了笑道:「你放心,你這位老哥哥不會輸的……」

「對極了,小老兒若是輸給一個老太婆,豈不是倒了八輩子的霉?」

金鐵口隨着話聲,一脚跨了進來,聳聳肩,壓低聲音說道:「小老兒本來早就該來了,因爲小老兒算來算去,小兄弟這兩根經脈,滯留的眞氣,導引不易,就算我師叔他老人家佛門禪功精深,沒有一兩個時辰,也無法奏功。再加小兄弟眞氣恢復了,還有一段時間,運氣行功,小老兒難得半日清閒,心裏一樂,就在前村酒店喝酒去了。」

仲飛瓊道:「喝到這時候才來?」

金鐵口摸摸酒糟鼻,苦笑道:「小老兒喝酒之前,可沒有仔細的想一想,等到喝酒差不多了,才想到小老兒不是到別處,是要上這裏來,這可不得了!」

仲飛瓊道:「這有什麼不同呢?」

金鐵口道:「啊唷,我的姑娘,妳也不給小老兒想一想,這是什麼地方,小老兒能喝得醉醺醺的來見我師叔?小老兒只好躲在山下小溪邊,睡了一覺,等酒氣過了,才敢上山來。」

仲飛瓊問道:「老哥哥和火靈聖母動手了麼?」

她也叫他老哥哥了。

金鐵口說道:「不動手,她肯放我走麼?」

岳少俊道:「老哥哥勝了他麼?」

金鐵口聳聳肩,笑道:「老哥哥沒勝她,她也沒敗,就這樣大家走了。」

說到這裏,忽然往腦後舉手敲了一下,口中「哦」道:「老哥只顧說話,忘了正經事。」

岳少俊道:「老哥哥有什麼事。」

金鐵口說道:「說起來這事情,比天還大。」

他嚥了口口水,續道:「這是老哥哥到了這裏,才聽師叔說的,他老人家要你們兩個盡快上雪山去。」

仲飛瓊聽得不禁粉臉一紅,要她和岳少俊一同上雪山去,這還用說,是要讓爺爺看去了。

大姐不是也這樣麼?她在山下邂逅了大姐夫,爺爺要她把他帶上山去,結果爺爺有了很滿意,就成了親……

她想到成親,想到那天自己口對口哺他藥丸,心頭小鹿不由得跳個不停。

岳少俊問道:「小弟和瓊姊姊去雪山做什麼呢?」

金鐵口壓低聲音道:「據師叔推測,雪山可能有變。」

「有變?」仲飛瓊心頭「咚」的一跳,急急問道:「老哥哥,你說什麼?雪山如何有變呢?」

金鐵口聳聳肩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要等你們趕到了,去細心觀察,就會知道。」

仲飛瓊疑信參半,說道:「我爺爺就在雪山,難道還會發生什麼事麼?」

金鐵口道:「事情可能就發生在令祖身上。」

仲飛瓊皺着眉頭道:「這會是什麼事呢?」

金鐵口道:「小老兒要是知道,不就成了活神仙麼?」

仲飛瓊焦急的道:「我們今晚就要走麼?」

金鐵口道:「當然越快越好,但總得讓小老兒把話說完了吧?」

仲飛瓊問道:「你還有什麼事?」

金鐵口嘻嘻的一笑,說道:「小老兒事情多着呢?這裏事情完了,還要趕到淮揚派,淮揚派的事情完了,還要趕到北海去。」

他嚥着口水，說道：「就先說這裏吧，我可得把小師弟的事情，先說一個明白吧。」

目光轉到岳少俊臉上說道：「小師弟，你練的『逆天玄功』，出自天竺密宗，全身氣血逆行，不懼任何斬脈突穴手法，但練到最後，仍須由逆轉順，可以順逆由心，這是瑜伽最上乘的境界。練『逆天玄功』本已不易，要由逆轉順，更難以登天，師叔因你體內輸了兩股極大內力，如論功候，兩者加起來，當在六七十年以上，這是最難得的機會。因此他老人家爲了成全你，多化了加倍的力氣，以『接引神功』，引導體內眞氣，順逆各循行了一個小周天。

「從現在起，你練的『逆天玄功』，已可順逆由心，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境界，你說可喜不可喜？」

仲飛瓊聽得喜不自勝，轉臉說道：「俊弟，眞該恭喜你了。」

岳少俊道：「小弟這點成就，其實都是姐姐所賜，唉，那七公，八公二位老前輩遭人毒手，小弟一定要查出兇手是誰，以慰二位老前輩在天之靈。」

金鐵口道：「咱們別把話扯遠了，你小師弟，如論功力，當今武林，大概可和他匹敵的，已是寥寥少數，但你劍法還不大行，光是上次我教你的一招還不管用。師叔他老人家，認爲敉平這場武林殺孽，可能就應在你身上，因此要我把『天山三招』都傳給你。你如今就要趕去雪山，老哥哥要把後面兩招劍法一起教你，已經來不及了，因此先教你第二招，等你從雪山回來，再傳你第三招，這樣，你在路上，就可練習了。」

說完，站了起來，招招手道：「好了，老哥哥話已說完了，快，快，我教完了，還有許多事要辦呢？」

仲飛瓊笑一笑，道：「你一直都好像很忙。」

金鐵口道：「我怎麼不忙，教完劍，馬上要趕到淮揚派去。」

仲飛瓊道：「老哥哥到淮揚派去做什麼？」

金鐵口道：「擲鉢禪院之會，已迫在眉睫，這中間有着極大陰謀，我要趕去告訴惲欽堯，還要他去轉告宋老大。八大門派的人，就是要去赴約，最好留一半人在外面，不可一下全投到陷阱裏去。」

仲飛瓊對他的說話，有些不以爲然，擲鉢禪院之會，是由大姐夫祝天俊主持的，據自己所知，絕不是陷阱，也並無什麼陰謀。

但這話，她沒有說出來，接着問道：「那麼老哥哥到北海去做什麼呢？」

「哦，對了。」

金鐵口舉手摸摸酒糟鼻，說道：「祝靈仙那老太婆的火功，已經練到十二層功力，你們以後遇上了她，千萬不可和她動手。」

仲瓊飛不信，說道：「她有什麼厲害麼？」

「有，有！她比小老兒想像的還要厲害！」

金鐵口雙手一伸，說道：「小老兒方才和她比拚內力『先天氣功』，雖然把她『火燄刀』，掌力逼住在身前三尺之外，但小老兒一雙手掌上還被燙起火泡，一件長衫，胸前全部焦了。只要再僵持下去，小老兒這把骨頭，非被她炙酥不可，妳說她厲害不厲害，差幸她被小老兒嚇住了，才各自罷手，因此小老兒非走一趟冰宮不可了。」

說到這裏，忽然埋怨道：「好了，好了，妳問個沒完，害得小老兒也說個沒停，這一來，豈不躭誤了小老兒的時間，來，來，小師弟，咱們言歸正傳，快來練劍吧。」

仲飛瓊站起身道：「天山神劍，天下劍術之祖，一定神妙無窮，我到門口替妳們護法去。」

金鐵口搖搖手，嘻的笑道：「仲姑娘，小老兒可一直沒把妳當作外人看，小師弟練劍，妳也別借故走開了。」

說着，就拉過岳少俊，詳細講解「天山三招劍法」的第二招，應該如何出手，如何變化，仔細說了一遍，然後又要岳少俊取出劍來，比劃着示範了這一記劍法。

他方才解說這招劍法，務求詳盡，也不厭其煩，解說了許多變化，和細微的動作，使人覺得這一招劍法，一定繁複無比。

那知等他這一演練，只是手執長劍，劍尖做了個曲折之狀，就把劍交給岳少俊說道：「就是這樣，你懂了沒有？」

岳少俊點點頭道：「小弟知道了。」

金鐵口道：「好，你試試看。」

岳少俊依樣葫蘆，學着他方才學劍的模樣，劍尖同樣做了個變招之狀。

金鐵口連連搖手道：「不對，不對，差得太多了！」

於是他又從岳少俊手中取過長劍，一面述說一面舉劍比劃，說出如何貫注內力，如何出劍，如何發招，說得十分詳細。

岳少俊對第一招劍法，早已十分熟悉，就是這樣，這第二招劍法，僅僅一個簡單的動作，就足足反覆練習了半個時辰，才算學對。

學對，只是出劍部位、姿勢、手法，不再有錯誤百出而已，可不是已經練會練熟了。

金鐵口道：「差不多了，你要記住就好，老哥哥可要走了。」

仲飛瓊在岳少俊練劍之時，她雖沒有出去，但也沒有去看他們，直到此時，才站起身，問道：「老哥哥，我們也該走了麼？」

「對，對！」

金鐵口已經跨出房門，回頭道：「你們自然也該上路了，此去雪山，路程可遠着呢！」

× × ×

如今距離黃山擲鉢禪院之會，已經只有三天了（那是臘月初五），南陵佟家莊，早已冠蓋如雲，八大門派赴會的人，也已經陸續趕到。

因爲對方說護法祝天俊武功高不可測，引起各大門派的重視，此次臘八之會，已經有幾位掌門人，親自趕來。

計已經到的有武林大老宋鎭山，哲嗣宋文俊，總管金甲神霍萬清，華山派掌門人商景雲，門人蕭劍鳴、少林羅漢堂主持無住大師，率同十八名弟子，衡山派金睛

靈猿竺三山、武當派玉玄子、遊龍劍客史傳鼎率同八名弟子、終南派飛虹羽士陸飛鴻、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甘玄通、六合門禿頂神鵰孟達仁，只有峨嵋派的人尙未抵達。

莊主乾坤手佟世昌，出身少林，爲人慷慨好義，這幾天莊上貴賓蒞止，這些人，平日請都請不來，自然是大大的體面的事兒。

莊上早就收拾好賓舍，也遴選好了接待人員，但莊上佟世昌還是忙得不可開交似的。

這時又有莊丁來報，說是淮揚派淮陽三傑來了。

佟世昌急忙迎了出去，果見淮揚大俠惲欽堯和淮南子胥哲夫，易華佗三人，已經由接待人員引着走入大門，正朝二門走來。

佟世昌急忙迎了上去，連連拱手道：「胥老哥三位俠駕賁臨，兄弟迎迓來遲，多多恕罪。」

淮揚三傑一齊抱拳還禮，胥哲夫呵呵一笑道：「佟老哥好說，咱們已有多年不見，難得有此機會，正好大家敍敍。」

佟世昌道：「三位老哥，請到裏面奉茶。」說罷，連連肅客。

惲欽堯問道：「佟兄，八大門派，不知已經到了幾派。」

佟世昌道：「差不多都已來了，只有峨嵋派的人尙未到達。」

他引着三人進入花廳，大家正在廳上閒談，紛紛起身招呼！

淮揚三傑向大家一一答禮，宋文俊跟着向前，拜見了姑丈。（惲夫人是宋鎭山的三妹）

宋鎭山一手撚鬚，含笑道：「胥兄，易兄二位，連袂趕來，倒是難得得很。」

胥哲夫道：「盟主只怕不知道呢？臘八會前，崆峒派已經在揚州和敝派先交上手了，兄弟和易二弟聽說諸位道兄在佟兄莊上集會，就便趕來。一來已有多年沒有和諸位道兄見面，正好借機一敍契闊，二來另有機密，向諸位提供參考。」

金睛靈猿竺三山（衡山）問道：「崆峒派什麼人在揚州和貴派發生過節？」

衡山派因「祝融經」之事，和崆峒派結下樑子，已有數十年之久，因此他聽說崆峒派的人在揚州滋事，自然是第一個想知道內情了。

胥哲夫道：「是火靈聖母祝靈仙。」

竺三山一怔道：「祝靈仙到了揚州城麼？」

惲欽堯道：「此事起因吸金劍……」

宋鎭山抬目道：「愚兄奉託岳老弟把劍送去，可是發生了什麼意外麼？」

大家聽得心中暗道：「原來吸金劍已爲盟主所得。」

惲欽堯道：「是的，火靈聖母先刦持了小女，要拙荊去以劍易人，正好岳少俊趕到……」他把岳少俊制住祝巧巧，趕去仙女廟，當着火靈聖母，以劍易人，後來如何和火靈聖母動手，中了一記「火燄刀」說了一遍。

宋鎭山聽得身軀一震，吃驚道：「岳老弟中了她一記『火燄刀』？」

少林無住大師口中低宣了聲：「阿彌陀佛。」

孟達仁搶着問道：「岳老弟當時怎麼了？」

他這句話，正是大家想急於知道的事情。

惲欽堯就把岳少俊負傷之後，如何被人以調虎離山之計，把人刦走，以及如何在黃崗寺附近，截住仲飛瓊馬車。

火靈聖母也及時趕到，逼着仲飛瓊交出岳少俊，仲飛瓊沒有答應，兩人幾乎因此動手，從他們兩人口中，聽出雪山派和崆峒派聯手，有問鼎中原之意。

宋鎭山聽得微微一怔，接着點頭道：「這就是了，岳老弟在雪峯山下遇到一位老人，曾說過四句詩，第一、二句兩句，就是『五出花開六出飛，漫山景色凝寒暉』，兄弟久思不解，如今想起來，指的不就是『雪山』二字麼？唉，雪山老人武功蓋世，崆峒派有他撐腰，這事情就不好辦了……」

惲欽堯道：「據小弟聽那仲姑娘的口氣，所謂雪山，崆峒聯手，其實只是雪山老人派了他三個孫女，協助崆峒派而已，好像雪山老人的大孫女，嫁與火靈聖母爲媳……」

甘玄通哦道：「不錯，那是總護法祝天俊的妻子。」

金睛靈猿竺三山笑起來道：「這就不對了，祝靈仙一生從未嫁過人，那來的兒子。」

惲欽堯道：「火魔女祝巧巧不是她的女兒麼？」

竺三山笑道：「不是，那是她收養的義女。」

甘玄通道：「那麼祝天俊大概也是她收養的義子了。」

孟達仁道：「二位道兄且慢討論祝靈仙兒女之事，咱們先聽惲大俠說下去，岳老弟到底如何了？」

惲欽堯道：「後來還是兄弟建議，雙方暫停爭執，先看看岳少俊傷勢如何？但打開車門，岳少俊却不見了。」

孟達仁關切的道：「那是被什麼人刦走了。」

惲欽堯道：「金鐵口。」

無住大師奇怪地問道：「金鐵口又是什麼人？」

惲欽堯就把當時岳少俊失踪，幾乎又引起爭執，却來了一個算命的金鐵口，他要仲飛瓊和自己等人先走，自己聽了他的「傳音入密」就離開了黃崗寺經過說出。

飛虹羽士陸飛鴻道：「這麼說惲大俠也不知道岳老弟的下落了。」

惲欽堯道：「不，兄弟和二位敝師兄回轉歸雲莊，那金鐵口也趕了來，當他說，岳少俊傷勢已經完全復原，目前正趕去辦一件極重要的事……」

孟達仁說道：「他沒說岳老弟去了那裏？」

惲欽堯道：「沒有，沒有，金鐵口只說岳少俊去辦的事，十分重要，天機不可洩漏。」

宋鎭山似是極爲注意，沉吟道：「此人行事滑稽突梯，武功必然極高，只是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三弟和他見過兩面，可知此人來歷麼？」

惲欽堯道：「這個小弟倒不詳細，據金鐵口自稱，他趕到歸雲莊去，是有一個口信，要小弟轉告大哥。」

「哦，」宋鎮山道：「他怎麼說。」

惲欽堯道：「據金鐵口說：「此次擲鉢禪院之會，對方早有佈置，是一個坑人的陷阱，要大哥轉告八大門派與會的道兄，最好不予理睬，不用去赴會……」

武當玉玄子道：「咱們八大門派，是應邀而來，不去赴會，只怕不妥當吧！」

衡山竺三山道：「道兄說的甚是，不去赴會，豈不是弱了咱們八大門派的名頭，再說，就算他崆峒派傾巢而出，咱們難道怕了他們不成？」

華山掌門商雲景道：「金鐵口要咱們不去赴會，總有具體的理由吧。」

惲欽堯道：「金鐵口這倒沒有說，他要兄弟轉告大哥，八大門派如果一定要去赴會，最好把人手分作兩撥，一撥赴會，一撥留作後援。」

宋鎮山一手撚鬚，徐徐問道：「她還說了什麼？」

惲欽堯道：「他只說了這幾句話，就匆匆的走了。」

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道：「咱們豈能憑一個相面先生這幾句話，就給嚇住了，崆峒派處心積慮，已有多年，就算他不舉行臘八之會，咱們也應該出面予以警告。

天下武林，絕不容許某一門派的野心份子，稱雄道霸，眞要有人甘冒大不諱，咱們就該聯合討伐，以張正義，古人得說好，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金睛靈猿竺三山大聲道：「對，就說靈運老人和祝靈仙，能有多大氣候，咱們眼下在場之人，雖不能說是天下武林的精英，也是各大門派的高手，單打獨門，縱然不是靈運老人的高手，但咱們聯起手來，還會對付不了他們麼？」

孟達仁道：「竺兄說得極是，只是咱們只有八大門派，如今總算又加了一個淮揚派，但人數總屬有限。崆峒派不但拉攏了雪山派，就是異派高手，黑道兇人，也全被他們網羅了去，人數上就超過了咱們，即以他們總護法祝天俊而言，咱們之中，只怕就無人能敵，何況他們在此次大會中，可能另有陰謀。」

竺三山大笑道：「他們縱有陰謀，尚且不懼，陰謀只是見不得人的東西，又何懼之有？

金睛靈猿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氣，容易和人抬槓，孟達仁撚鬚一笑，也就沒有說話。

無住大師雙掌合十，說道：「阿彌陀佛，老衲臨行之時，敝師兄要老衲轉告諸位道兄一句話，那就是自從昔年盟主（宋鎮山）再三懇辭武林盟主之後，大家因無適當繼任人選，就一直擱置下來，沒有再推選盟主，這幾十年來，八大門派雖然能誼如一家，但江湖上終究因沒有一個主持正義之人，有羣龍無首之感！」

這是實情，大家都聽得微微點頭。

無住大師續道：「差幸這幾十年來，江湖上沒有出什麼大亂子，因此尚能平安無事，還不覺得如何，但一旦出了事情，就使得大家無所適從。

「尤其此次崆峒派舉行了什麼臘八之會，此次大會，顯然關係着武林正邪消長大局，因此敝師兄要老衲舊話重提，無論如何，要盟主（宋鎮山）體念時艱，繼續担任武林盟主任務。一來使八大門派與會之人，可以統一號令，步驟一致，二來也可以使天下武林，明白正業與邪惡有鮮明的立場，不致信從邪言，盲目附合，此事關係十分重大，希望諸位道兄一力支持，八大門派幸甚。」

說完，連連合十。

八卦門掌門人邵玄風起身道：「大師說的極是，盟主一職，虛懸已久，如今會期已近，咱們理該推舉一位統馭八大門派，統一指揮的人選，此一人，自然非盟主（宋鎮山）莫屬了！」

與會之人，聽了兩人的話，紛紛發言，一致公推宋鎮山爲盟主。

宋鎮山道：「諸位道兄，兄弟……」

他只說了一句話，就被武當玉玄子稽首一禮，說道：「盟主，這是八大門派的公意，古人有當仁不讓之言，盟主不可再推辭了。」

宋鎮山點頭道：「既是大家的意思，兄弟絕不推辭，只是兄弟之意，兄弟只能暫攝盟主名義，等臘八之會過後，兄弟就不再担任了。那時希望八大門派能從年輕的一輩中，公舉一位勇於任事，能爲天下武林做事的青年朋友來担任，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的勁力，自然要比前浪更加强得多了。」

飛虹羽士陸飛鴻道：「這是盟主獎掖後輩的厚意，且等臘八大會之後也許江湖從此可以平靜，但公推了一位盟主，至少可以減去日後不少糾紛，因此咱們不妨再來一次選舉大會，公開競選武林盟主。」

孟達仁道：「道兄說的極是，日後之事，不妨等臘八會後，再作商榷，目前咱們要討論的，是如何應付臘八之會。」

竺三山大笑道：「如今盟主已經首肯，咱們一行人，也領導有人了，至於如何應付，古人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要看對方在會上有何行動而定，到時只要盟主一聲令下，咱們就全體出動。」

華山掌門商景雲道：「師兄，會期已近，咱們該何日起程？」

宋鎮山道：「目前距會期已只有三天，但峨嵋派的人，尚未及時趕到，愚兄之意，到咱們等過今晚，如是依然不見峨嵋有人趕來，明日午後咱們就動身如何？」

大家一致同意，不論峨嵋派到與不到，決定明日午後動身。

× × ×

艾亭，是在安徽境內，和河南交界的一個小村落，一條黃泥石子的小路，行車雖然顛簸，但還算平整。

樹梢，挑着一幅差不多已經發了白的酒帘子，正在臨風飄揚着。

多少行人，奔走了二三十里荒野，老遠看到酒帘，誰不想在林下坐下來，歇歇脚，喝上一碗，潤潤喉嚨。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樹林子底下，雖然不是杏花村，却有賣酒的棚子。

兩間茅屋，一個寬敞的松棚，放了四五張用木板釘的桌子，放上幾條板子，賣茶，兼賣酒菜。

這是晌午時光，北風勁雖，有陽光的地方，却暖呼呼的。

今兒個天氣好，這酒棚子的生意，也比平時好得多。

五張破桌子，已經有三張坐滿了人，靠東首的兩張桌上，每張圍坐着四個一式身穿着青布道袍，頭椎道髻的道人，兩桌一共是八個。

另外一張桌上，是一個老道人，鬚髮已經發白，面貌清癯，身上也穿着青布道袍，自然和八個道人是一路的了。

從他獨據一桌看來，這老道人的身份，一定高過邊上兩桌的道人無疑，也許就是他們的師長吧！

這九位道爺面前，都有一碗茶，和一碗陽春麵，他們這時正在低頭吃着麵條。

黃泥路上，傳來一聲轆轆車聲。

一輛雙轡有篷馬車，輾着碎石路面奔馳而來，到了林前，車行已經漸漸緩慢下來，終於在松棚面前停住。

但任你如何緩慢，兩匹牲口蹦起來的泥土，經風一吹，還是灰濛濛括起了一陣子。車子停住，車把式迅快一躍下車，打起了簾子。接着一陣香氣，從車上飛快躍下四個花不溜丟的青衣少女，一個個眉日如畫，身材苗條！

她們才一下車，接着下來的是一個頭髮發白，身穿青布衣衫的老婆子。

然後從車上跨下來一雙少年男女，男的不過二十左右，生得劍眉星日，氣宇軒昂，身穿一襲天青長袍，有如玉樹臨風，十分俊逸。

女的約莫二十出頭，一身玄色衣裙，冷艷無比。

他們正是趕去雪山的岳少俊、仲飛瓊、胡大娘和四名使女。

一行人走入松棚，胡大娘目光不由的朝那老道人和八個道人打量一眼。

青袍老道和其他八個道人，對岳少俊、仲飛瓊等人，幾乎視若無覩，連頭也沒抬一下。

胡大娘外號「玄狐」，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的人，眼皮子自然極寬，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這九個道士，情形大有蹊蹺，莫非是衝着咱們來的？」

須知任何事，有反常情的就有問題。

譬如自己一行人跳下馬車，走進松棚，九個道人，總有人會好奇的望上一眼，如果九個人中，沒有一個朝自己等人打量，這就是說他們早就知道自己一行人的行踪。

這樣連頭也沒抬，若無其事的模樣，豈非是裝作出來的？

胡大娘暗自冷哼：「眞要衝着咱們來的，你們就瞎了眼睛！」

松棚賣酒的是一對老夫婦，老婆子正吹着火爐，老漢看到來了貴客，急忙三脚兩步的迎了出去，含笑道：「公子、小姐請坐，不知你們要些什麼？」

岳少俊、仲飛瓊和胡大娘三人坐在一桌，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位姑娘也坐了一桌。

岳少俊道：「老丈先給我們來幾碗茶，有什麼吃的，就拿什麼來好了。」

那老漢連連應是，倒了幾碗茶送上，而後含笑問道：「公子喝不喝酒？」

岳少俊道：「我們都不喝酒，你給趕車的來一壺好了。」

那老漢又道：「那麼小老兒給諸位切一盤鹵菜，再每人下一碗陽春麵可好？」

岳少俊點頭道：「好吧。」

不多一回，那老漢切了兩盤鹵味，和一壺酒送上。

涂金標把兩匹馬拴到樹下，然後又向那老漢要了兩升黃豆和一把乾草，餵了馬匹，才洗了把臉，走入松棚。

岳少俊招手道：「涂兄請到這裏來，酒菜都給你叫好了。」

涂金標說了聲：「多謝岳相公。」走到下首一個位子坐下，朝胡大娘悄聲道：「大娘，這些道士好像是衝着咱們來的呢？」

他畢竟是老江湖，也看出來了。胡大娘口中「哦」了一聲。

涂金標又道：「他們好像是無量劍派的人。」

胡大娘哼道：「無量劍派又怎樣。」

「無量壽佛！」

那老道人忽然低宣一聲道號，仰首向天，徐徐說道：「無量劍派，很少到中原走動，和中原武林，素無過節，聽這位女施主之言，似乎對敝派很不諒解？」

胡大娘正在喝茶，聞言不覺冷嘿一聲，說道：「難道你們這些道士，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那老道人道：「善哉！善哉，貧道一行，確實是在此地等候一位施主，但與女施主無關。」

胡大娘哦了一聲道：「不知你們等的是誰？」

老道人道：「貧道等的是一位姓岳的施主。」

「姓岳？」胡大娘心中暗暗冷笑：「你老雜毛還說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一面問道：「總有名字吧。」

老道人道：「這位施主，姓岳，名少俊。」

岳少俊聽得大爲納罕，自己和無量派這位老道人素昧平生，他何以要在此地等候自己呢？」

心中想着，不覺站起身來，抱拳說道「在下就是岳少俊，不知道長在此等候在下，又有何見教？」

那老道人聽說他就是岳少俊，立即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善哉善哉，施主原來就是岳少俠，貧道就不虛此行了。」

岳少俊望着老道人，說道：「不知道長如何稱呼？」

老道人稽首道：「貧道叫封南山。」

仲飛瓊聽得暗自皺了一下眉，封南山，是無量劍派的掌門人，據說他劍術精湛，自成一派，與中原武學大異其趣，他率領徒衆，在此等候，說不定和俊弟弟有甚麼過節，這就起身道：「老道長如何知道咱們會從此經過，趕在前面，來這裏等候，想必是有人通知道長的了，不知道此人是誰，道長可否見告？」封南山含笑道：「貧道尋找岳少施主，已非一日，昨晚途遇一位老友，是他告訴貧道，岳少施主今午必然打此經過，要貧道在此等候，總算果然遇上岳施主了。」

（未完・廿六）

鐘聲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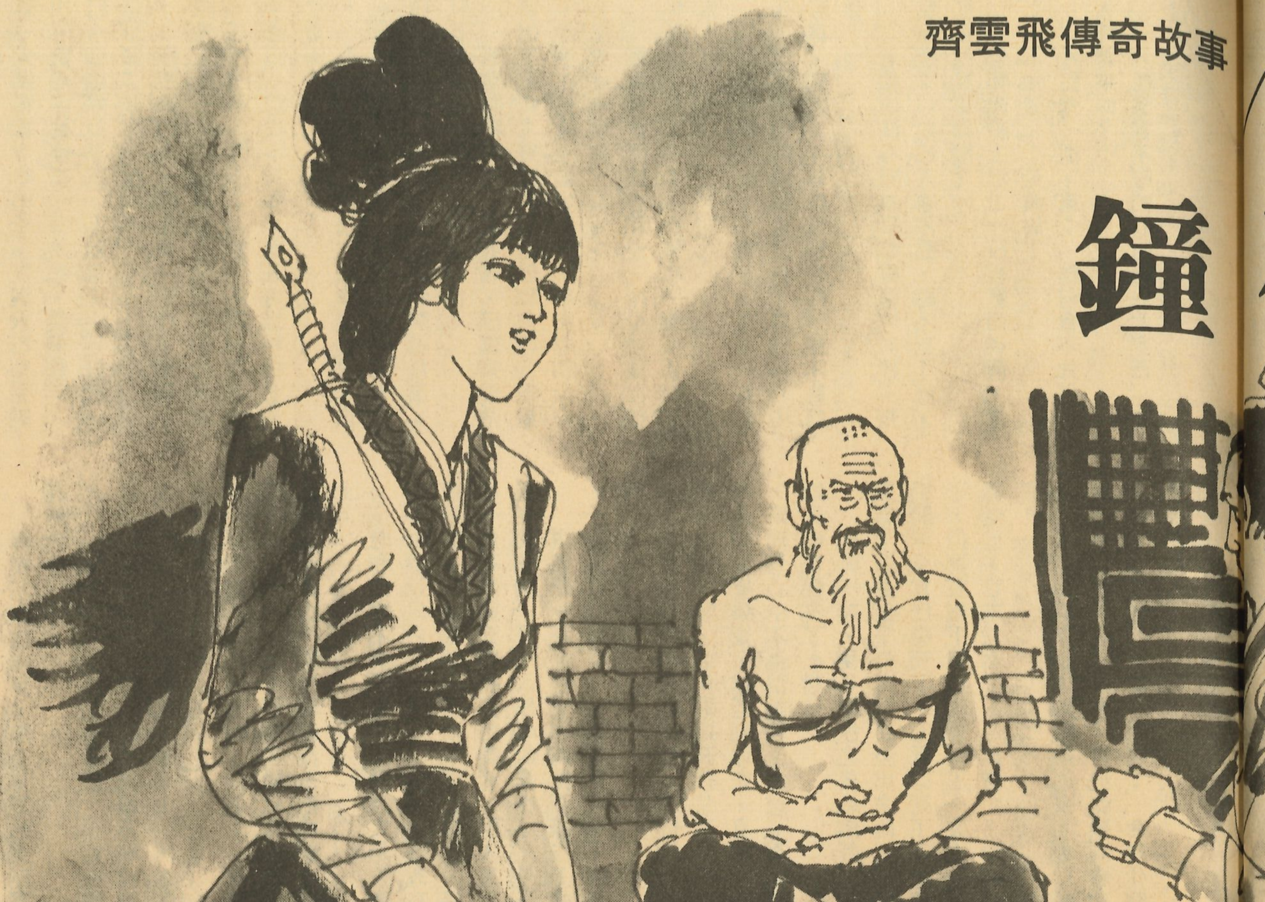
齊雲飛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由無塵小和尚帶去見主持弘達，才知道弘海自殺，是用司空業的軟劍割喉而死，便要求看看弘海焚化的屍骨，再去郊外看度千、度虛的焚化屍骨，都看不出所以然來，便和弘達回寺，一路談論弘海的死因，懷疑是司空業所殺，回寺後正想告辭，却見司空業來索回留下的軟劍，弘達不容他分說，強行將他捉着。齊雲飛回到鄭府，見關笛找他，知道司空業因救圓緣和黃龍幫糾纏一段時日，她這次來是跟踪他來至汴梁的，因此推翻懷疑司空業是殺人兇犯的看法，連忙趕去相國寺向弘達解釋，被寺僧拒絕引見，要將他和關笛捉拿……

是非難分辯　真假說不清



相國寺這一着大出齊雲飛的意料，還來不及有所反應，屁股一痛，經已腳着實地，接着光亮全失，上面的洞口已合上。

齊雲飛不愧是高手，這時候立時發覺身邊有幾個呼吸聲，下意識地道：「誰？滾出來！」

只聽關笛的聲音道：「大哥，你也跌下來了麼？」

緊接着，火光一起，齊雲飛身子向後一縮，瞇着雙眼望去，只見一個手上提着一枝火熠子，臉上掛着詫異的笑容，起初只覺眼熟，接着才省起此人竟是司空業！

「歡迎齊兄來此！」

齊雲飛脫口問道：「你怎會在此？是弘達放你的？他在何處？」

黑暗中又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哼！弘達怎會放開他？他恨不得一刀把他殺死哩！」

齊雲飛問道：「你是誰？」

那人慢慢爬了過來，臉上掛着一塊黑布，齊雲飛心頭一動，說道：「你是弘枯麼？」

「算你聰明！」

「咦，你為何也偷偷回來了？」

弘枯反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咱們在八角琉璃殿的承塵上面！」

司空業道：「其他的話不必多說，咱們的藏身之所已為他們發現，必須立即轉移！」

齊雲飛道：「只要找到弘達大師，便可向他解釋一切！」

司空業冷哼一聲：「在下實在想不到你是這種人！」

齊雲飛臉上一熱，道：「對不起，小弟日間胡言亂語，使司空兄含寃莫白……在下的確魯莽，請司空兄原諒！」

司空業冷冷地道：「不是這個，某家是說你迂腐，弘達若眞的這般相信你的，他早已現身？他旣不現身，若不是不相信你，便是他發生意外，你不必妄想！」

弘枯道：「有人走上殿頂！」齊雲飛等人立即停止交談。

半晌，關笛道：「他們還會由下面上來，既然如此，做縮頭烏龜也無法逃過大難，為何不先殺出去？」

齊雲飛道：「兩位躲在此處，本來無人知道，咳咳，這件事理該由小弟負責，待我衝出去，把他們的視綫引開！」

司空業道：「但這樣也等於是出去送死！」

「這可不一定，因為小弟跟他們的主持關係不錯！」齊雲飛道：「不過請你答應照應她！」他伸指向關笛指了一指。

司空業沉吟了一下才點點頭，關笛却道：「不行，這個方法最笨！」

弘枯冷哼一聲：「小丫頭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

關笛撇撇小嘴，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但為什麼要由我來想？」

司空業道：「可惜咱們不知道此處有什麼珍貴的東西！」

關笛道：「你想用此跟對方討價還價？哼，和尚廟除了佛像木魚之外，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

齊雲飛忽然悄聲地道：「噤聲，你們聽！」

衆人立即凝神靜聽，果然聽見外面又有鑼聲響起，可惜承塵之內，空隙極少，聽不到什麼來，齊雲飛想也不想，倏地長身而起，推開一幅瓦面，縱身跳了出去，同時長嘯一聲。

嘯聲一落，齊雲飛才聽到遠處也有一個嘯聲傳來，他心頭一怔，低頭一望，下面人影火光有移動的跡象，忖道：「莫非相國寺還有強敵？眞是天助我也！」

就在此刻，背後忽然傳來一股異聲，

齊雲飛心知有人偷襲，身子倏地一蹲一縮，讓過一柄戒刀，身子又倏地暴長，一掌拍在和尚的脅下。

「啪！」那和尚拿不住樁，雙腳發虛，向下面跌去。

齊雲飛一個風車大轉身，抽出長劍，又見到兩個和尚，那兩個和尚突見齊雲飛轉身，又見他只一招便把同伴拍下去，心中暗驚，不由退後兩步。

齊雲飛認出其中一個是度光，便向他迫去，道：「快帶我去見你們主持！」

度光道：「主持坐關，任何人也不能見！」

齊雲飛微微一呆，脫口道：「他何時坐關的？」心頭一動，改口問道：「那麼司空業呢？」

度光揮着戒刀，道：「你明明把他救走，還裝什麼蒜！」

齊雲飛心頭一動，暗道：「原來司空業是弘枯救的！」却不說破。「胡說，在下幾時救了他！」

另一個和尚道：「齊雲飛，你這奸詐的狡賊，表面俠義，內心陰險，度千和度虛師兄分明是被你與司空業殺的，還要假充好人！」

齊雲飛見下面的和尚都紛紛準備躍上來，不待那和尚說畢便向側飛去。

度光叫道：「快追！」

齊雲飛讓他們稍為追近然後再加快速度，向下躍去！下面的相國寺弟子嘩然大叫，立即作出反應。

弘航與弘慈首先排衆而出，一個提刀一個舉着禪杖，準備齊雲飛一落地便下殺手。

齊雲飛身在半空便把對方的意圖估計到，因此雙腳剛離開殿瓦，一對利眼便四處張望，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拔高三尺，然後斜飛。

弘慈輕嘯一聲，換了一個方位，提着禪杖向齊雲飛的來勢迫去。

好個齊雲飛，長劍倏地刺出，他不刺人而是刺向大殿的木柱。

「篤！」劍尖刺入木柱，他身子借力一蕩，橫飛丈七，已脫出弘慈禪杖的範圍，弘航不吭一聲仗刀奔來，齊雲飛雙脚一錯，左手一撈，迅如奔雷的抓住一個和尚的後衣，將他提起，向弘航拋去！

弘航怒哼一聲，顧不得傷敵，只好伸手接下門下弟子，待得弘慈趕來，齊雲飛已在兩丈之外。

忽然有人大叫道：「師叔，瓦上又有人！」

齊雲飛趁他們分神之際，一口氣踢翻兩人，拋飛一個，其他和尚見狀都有點猶疑，齊雲飛大喝一聲：「擋我者死！」眨眼間衝了三四丈！

航慈見狀大怒，喝道：「度明，度清快攔他！」

兩個中年和尚自人羣中竄出，猛見齊雲飛上身轉後，把手揚了揚，叫道：「看鏢！」

度明和度清武功雖然不俗，但在黑暗中却也不敢大意，聞聲立即橫飛，齊雲飛那裏有飛鏢？待得他倆發現齊雲飛使詐，對方經已去遠。

弘慈與弘航大怒，連忙喝追，後面跟

着一大批相國寺的弟子，齊雲飛已來過幾次，對寺內的情況十分熟悉，幾個起落，已令弘慈等找不到，弘航道：「這奸賊一定是藏了起來，快搜！」

齊雲飛閃入一叢花樹，看清了地形，發覺自己所處之地很接近弘寬被囚的地牢，心頭一動，忖道：「我何不躱到那裏去？他們一定找不到我，而且可以相機救出弘寬來！」

主意一定，齊雲飛立即穿過鐘亭，向一棟長屋飛去，這裏的火把及和尚都十分稀疏，是以沒人發現，他順利閃進屋裏，只見裏面有一老一少兩個和尚。

那兩個和尚剛發覺有異，已讓齊雲飛制住了暈穴！齊雲飛把兩個和尚拉到暗處，伸手在他身上摸索起來，卒在老和尚身上搜到一串鑰匙。

齊雲飛拍醒那老和尚，把長劍架在他脖子上，低聲道：「你敢哼一聲，便殺了你！」

那老和尚相貌十分嚴正，但是却甚怕死，聞言眼中閃過驚恐之色，齊雲飛心中暗喜，又道：「你乖乖地合作，便不難爲你！」

老和尚沒有開口只拿眼瞥向同伴，齊雲飛道：「他已人事不醒，聽不到！嗯，弘寬還在下面麼？」

老和尚臉上泛上一股複雜的神情，道：「不知道……是眞的！」

齊雲飛一怔，道：「爲何會不知道？你剛調來的？」

「他聲言不吃咱們送給他的東西，所以……」

齊雲飛怒哼一聲，道：「不吃東西那還能活？」

「難說……下面也有老鼠、小蛇和蟑螂之類的東西……他以前也試過不吃咱們送去的飯菜，但還是活下來……」那老和尚和盤托出。

齊雲飛不及再問原因，便道：「你現在帶我下去！」說着解開他的痲穴，但左手抓住其後衣，拇指輕輕按在他的靈台穴上。

老和尚雖不大願意，但靈台穴是人身三十六個死穴之一，不敢不遵從，乖乖在前帶路，要進去却不像出來那般痲煩，另有一扇石門通到那長長的圓管，兩人進入裏面便聞到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

齊雲飛一邊推着老和尚由石級走下去，一邊大聲叫道：「弘寬老兄，在下來救你了！」

他連呼幾遍都沒有回聲，便忙催促老和尚走快一點，奈何那道石級又狹又長，在此刻更覺難走，越近到地底，臭味越盛，齊雲飛心中不由泛起不祥之念，還未到地底他便幌亮了火熠子。

火光一起，便見鐵柵之後蜷縮着一團黑影，惡臭似乎是自那裏發出來的，毫無疑問，弘寬已經死了，而且已死了不少日子，但齊雲飛下意識的仍叫了一聲：「弘寬老兄，我來救你了……可惜……我來遲了！」

那老和尚身子忽然顫抖起來，齊雲飛突然將他身子轉了過來，再把他推到牆角，伸手摑了他一巴掌，喝道：「你爲什麼要害死他！」

老和尚苦着臉，道：「他不是老衲害的……」

「那他爲什麼不吃飯？是不是有人要害他？」

「不是的……」老和尚驚恐之至：「他嫌飯裏頭有沙，有虫又有蟑螂，所以不吃的……後來咱們便不送飯了！」

齊雲飛又摑了他一掌，沉聲道：「以前的飯有沒有這種東西？」

老和尚搖搖頭，齊雲飛道：「蟑螂和虫是你們放下去的？」

「不是老衲放的！」

「是誰？快說，不說便殺了你！」

「老衲不知……是灶堂裏的人……放的……」

「灶堂的人跟弘寬無寃無仇，爲何要做這種手脚？」齊雲飛一瞪眼，喝道：「是不是你吩咐他們幹的？」

「不是，不是……」

齊雲飛手掌按在老和尚的胸膛上，道：「是誰下命令的？」

老和尚道：「施主，你剛才只要求老衲帶你下來，老衲已完全照你的話辦，你放過老衲吧，反正老衲再活也沒多少年的命了！」

「你不老實說，便不放你！」

話音剛落，老和尚忽然迅速地抬臂振腕，把齊雲飛的左掌撥開，同時飛起一脚，踢向齊雲飛的下陰。

齊雲飛猝不及防，手掌讓他撥開，但老和尚那一腿却被他閃開。

老和尚一脚迫開齊雲飛便轉身向石級奔去，齊雲飛大喝一聲：「那裏跑？」雙脚一頓，如痲鷹般竄起，人未至，掌風已吹得老和尚的衣袂獵獵作响。

老和尚知道厲害，只得轉身抬臂也發出一掌。

「啪！」兩掌相迎，老和尚雙脚一軟，坐在石級上，齊雲飛空中沒處着力，被迫落地面，但他脚尖一點地，便立即又飛上去。

老和尚剛爬起來，走了兩級，後腿已被齊雲飛抓住，接着腰上一痲，又被封了痲穴。

齊雲飛把他拽到鐵柵前，讓他面對弘寬的屍體，再將火拿到他臉前，冷冷地道：「讓你看清楚，他死得怎樣慘！也好讓你明白爲何死後要下阿鼻地獄！」

老和尚臉上滿是驚悸之色，只喃喃地道：「不是我，不是我……」

「快說，是誰下的命令？」

「我眞的不知道……」

老和尚喘着大氣，吹動火熠子，火舌一漲，投影在牆上幌動，齊雲飛下意識地抬起頭來，這才發現牆上有一行黑褐色的字：弘達寃枉我，我死不瞑目！

「弘達寃枉我，我死不瞑目！」齊雲飛邊唸用眼睛向四周搜索。「你聽見沒有？弘寬老兄死不瞑目，他是寃枉的！」

忽然他又有所發現，便把鑰匙掏了出來，道：「開鐵柵是那一條鑰匙？」

老和尚用手指一指其中一條最大的，齊雲飛把鐵柵打開，隨即走了下去。只見弘寬的屍體上跳起幾隻老鼠，把齊雲飛嚇了一跳，而那股屍體的腐臭味，更是使人喘不過氣來。

齊雲飛閉住呼吸，用脚把弘寬的屍體踢開，然後蹲下身，把火熠子湊近，只見牆上密密痲痲的寫了好幾行字，看情況是弘寬以血指寫下的。

「自絕食之後，靈台格外清淨，有豁然開朗之感，以前的一些疑團也有了答案，弘達應該會知道我是寃枉的，但他爲何不放我出去，因爲他怕我武功比他高，出去之後，對他掌門的位子會有所影响！」

齊雲飛看到此，忖道：「弘達爲何會知道弘寬是寃枉的，就憑弘寬二十年不死，而知道他貞身未破。」他沒法判斷是或非，只得再看下去。

「爲何弘枯不在本寺？大概也是弘達生怕他的武功厲害吧？假如弘達眞的是個表面誠實嚴正，辦事光明，但實際上是個卑鄙奸詐的小人，那我還有什麼希望？不如死了反倒乾淨！」

字至此停了，但不遠之處又有另一行字：那位女香客是不是被弘達收買的？

這行字有點沒頭沒腦，但齊雲飛略一思索便知道他所言何事，女香客便是向相國寺投訴被弘寬强姦的那個女人？

齊雲飛看到此，手足不由一陣冰冷，心中暗道：「不是弘達，不是弘達！」因爲弘達給他的印象實在太好了，他是個與世無爭，淡泊名利，勘破嗔貪二念的高僧，他絕對不是卑鄙的小人！

想到此，齊雲飛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氣，一股惡臭衝進五腑，齊雲飛幾乎暈厥，這才霍然一醒，匆匆向四周看了一下便忙不迭走了出去，他一把提起老和尚，向石級走去，到了石級盡處才停了下來，他用冷厲的目光瞪着老和尚，過了一陣，老和尚身子便微微發起抖來。

「我……施主饒命……」老和尚說話時，上下牙齒碰動，發出格格的聲响。

齊雲飛道：「要我饒你一命不難，照你所知招出來！」

「我，我……」老和尚再停了一會便和盤托出：「我曾經問過灶堂的火頭，他們說是上面傳令下來的！」

「上面？」齊雲飛心頭一跳，忙問：「上面是誰？」

「我……老衲後來再問了，那火頭才說是主持的意思！」

齊雲飛好像被人拉動了心弦，只覺嗡的一响，幾乎難以站穩，半晌才沙聲問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老和尚忙道：「老衲怎敢騙施主？」

齊雲飛心中忖道：「弘達是個卑鄙小人？他害了弘寬？那麼到藏經樓偷經和殺人的，是不是他？」

一頓，他又想道：「弘海是不是自殺的？他與偷經殺人一案有關？他背後還有沒有人？這人是否就是弘達？」

他只覺得問題一個接着一個，心中千條萬緒沒法整理出思路來，因爲要由頭至終把整件案子的過程和細節回憶一次，需要的時間絕不短！

良久齊雲飛才發覺自己站在這裏，對事情絕無帮助，因此便吹熄火熠子，由管子裏爬出去，他怕解開老和尚的穴道不大可靠，因此把他放在前面，自己在後面推動，仍由石門出去。

外面一切依舊，那和尚仍倒在地上，相信相國寺的和尚沒人料到齊雲飛會來這地方。

齊雲飛將老和尚拖至小和尚身邊，再封了他的暈穴，然後走到門口，向外探視，只聽遠處傳來一陣叫喊聲和刀劍的碰擊聲。

齊雲飛只道司空業等人尚未脫困，是以又飛了出去，向叫聲來源奔去，就在他離開後，黑暗中忽然現出一道黑影，黑影一幌便閃入屋內……

齊雲飛一直到了鐘亭才發現一個相國寺弟子，不過那人只覺眼一花，齊雲飛便已飛身越過，齊雲飛越過大雄寶殿，便見到殿前空地上人影幢幢，火把耀眼，刀光劍影中，齊雲飛一眼便認出關笛，司空業、弘枯，甚至還有柳擷紅和韓鐵衣，他們的對手便是相國寺的和尚。

相國寺的和尚人數衆多，但韓鐵衣他們並不落在下風，齊雲飛心頭一怔，發覺黑暗中仍有很多人，但他們都不出手，齊雲飛目光再一掠，又有了發現，原來鐵柵外面站着一大批人，爲首那人赫然是鄭學禮。

齊雲飛恍然大悟，忽聽弘航叫道：「齊雲飛不是好好地站在這裏麼？老衲早說本寺並無擒他！」

關笛轉頭望及，叫道：「大哥，你眞的沒事麼？」

齊雲飛忙道：「請大家停手！」

弘航喝道：「本寺弟子先退！」

相國寺的和尚聞言立即退後，韓鐵衣等人亦不進迫，齊雲飛慢慢走了過去，柳擷紅問道：「齊大俠剛才去何處？」

齊雲飛向她一笑，轉頭道：「不知諸位今夜的態度，爲何有異往常？」

弘航臉露尶尬之色，道：「本寺誤會齊施主救了司空施主！」

「如今誤會冰釋，貴寺對在下料已無成見了吧？」

弘航正感難答，幸好弘德在這時大步流星走了過來，叫道：「主持有令！」

齊雲飛問道：「弘達大師不是在坐關麼？」

「剛才已啓關？」

齊雲飛等人都是一愕，想那有坐關半日的，但弘德已繼續說下去：「敝主持請齊施主入內相見！」

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難以決定該不該應邀進去，因爲假如弘達是個卑鄙的小人，那麼此去的凶吉已不問而知了！可是齊雲飛又很想得知弘達到底是不是這件案子的主謀人。

韓鐵衣和柳擷紅等人見齊雲飛沉吟不語，心中都甚是奇怪，弘德冷冷地道：「施主剛才不是說要去見敝主持，跟他解釋一件事麼？爲何現在又猶疑不決？」

齊雲飛心頭一動，道：「在下要見貴主持，是爲了向他解釋司空業並非殺人兇手，因此在下想邀司空業及證人同去！」

弘德臉色一變，澀聲道：「敝主持只說要見你一個人而已！」

齊雲飛心頭再一跳，問道：「弘達大師是否知道在下的來意？」

「老衲已告訴了他！」

「他仍堅持只晚輩一個去見他？」

「不錯！」弘德道：「施主到底去不

去？不去的話，便請離開本寺！」

齊雲飛熱血向上一衝，脫口道：「且慢……在下跟你去見他！」

柳擷紅到底是女人，心思較細，見齊雲飛的神態，隱約覺得不妙，於是道：「齊大俠你即管去吧，咱們在這裏等你！」

弘德說道：「對不起，諸位施主要離開！」

柳擷紅立即又道：「那麼咱們在寺外等你，總之咱們都知道您是應相國寺主持弘達大師之邀的！」

弘慈臉色一變，道：「施主這話是何意思？難道本寺會做出對齊施主不利的事情來麼？」

司空業哈哈一笑，道：「這可難說，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在下何當不是認爲相國寺的和尚都是四大皆空、六根清淨的，但在下師門的寶劍不是被你們主持暗吞了麼？」

弘航語帶怒意：「阿彌陀佛，請施主說話小心一點！」

齊雲飛道：「請司空兄在外面等小弟，小弟等下在弘達面前，必替你求情！」

司空業冷哼一聲：「求情倒不必，別人不知道的，只道咱們巫山派要靠利器才能揚名江湖，而且某家也怕事後齊兄又認爲這是一個陷阱！」

齊雲飛忙道：「司空兄請諒，小弟知錯，並盡力贖回前愆！」

弘枯道：「你放心，你剛才進來時說的話，他已聽見，若不是原諒了你，又怎會把你拉進承塵！」

弘航道：「閣下是誰，爲何懂得本寺的武功？」

弘枯冷冷地道：「相國寺的武功又非天下獨有，你臭美什麼！」

弘德輕咳一聲：「諸位請回去吧，若要來禮佛的，請明早再來，開門！」

司空業道：「不必假惺惺！」他雙脚一軟先飛出去，其他人也紛紛跳出去，齊雲飛則與弘德內進，兩個小和尚提着燈籠，在前面帶路。

齊雲飛邊走邊思索，心頭又驚又喜，忐忑不安，禍福難測，他見弘德帶他走的方向，問道：「貴主持在禪房中？」

弘德唔了一聲：齊雲飛又問：「貴主持是在何處出關的？」

弘德冷冷地道：「施主何不當面問他？」言畢已來至弘達的禪房外。「大師兄，齊施主已請到！」

「門沒鎖，請他進來！」裏面傳來弘達的聲音。

弘德道：「齊施主請進！」

齊雲飛看了他一眼，深深吸了一口氣，慢慢走前，到了門前，頓了一頓才倏地把門推開。

門一開，齊雲飛目光一及，見弘達上身赤裸，下身只着一件內袴，露出一對雪白的大腿來，與他那副莊嚴的寶相大相逕庭，產生一種怪異的感覺來，齊雲飛一愣，站住了脚，忘記進去。

「阿彌陀佛，魔動由心生，一切皆幻象，齊施主見到的是什麼？」

「主持不穿衣服？」

「衣服有何作用？」

齊雲飛跨進一步，道：「一爲禦寒，二爲遮恥！」

「吾一不寒，二清白，何須穿衣？」

齊雲飛冷笑一聲：「晚輩深信大師之言！然則大師何不將內袴也解下？」

弘達臉色一變，頓了一頓才道：「處子也穿褻衣，並非她已非完璧，老衲心中並不覺得還有一條內袴在身上！」

齊雲飛哈哈大笑：「大師是出家人，何來知道處子必穿褻衣？」

弘達臉色再一變，道：「聽說施主有事找老衲，但料不是因此而來的吧？」

「晚輩正想請教大師，因何晚輩一到便跟晚輩討論袴子和褻衣的問題？」

弘達過了半晌才問：「施主認爲老衲比喻不當？」

「照大師的說法，晚輩衣服穿得最整齊，豈非最不清白？」

「一個人是否清白，自有佛祖知道，別人的看法和議論，不能改變事實！」

「大師的口才越來越好了！」

弘達道：「施主態度有異……」

齊雲飛截口道：「是大師態度先有異，而晚輩之異？乃因大師之異而起的！」

弘達頭也不抬地問道：「老衲又有何異？」

齊雲飛冷笑一聲，道：「似乎今夜才開始清白！」

「施主太過執着矣！」

「大師更加執着！」

「老衲執着何事？」

齊雲飛暗吸一口氣，一字一頓地道：「大師執着於權利！」

弘達臉不變色，令人看不出他內心感受，只見他不慌不急地問道：「施主這樣說，必有何據，願聞其詳！」

「弘寬之事是冤枉的！」齊雲飛雙眼不離弘達臉上半刻，但他臉上肌肉似石刻一般，絲毫不動。「你因爲要坐上主持的寶座，所以不惜犯戒與女香客勾結誣衊師弟弘寬！」

「阿彌陀佛，施主之言眞令人失望，也幾乎使老衲懷疑你是另一個人！」弘達道：「這件事你是聽見誰說？」

「是弘寬！」

弘達笑了起來。「你爲何相信他而不相信老衲，反正這都只是一面之詞！」

齊雲飛道：「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晚輩相信他不會亂說！」

「不會亂說並不等于說對了，而且他也只是猜測而已，却無證據！」

齊雲飛道：「有些事不一定能抓到證據，何況他一直未離開過地窖，而且事情已過了二十多年，說不定那女子已經死了！就算不病死，也有可能被人殺死！」

這次弘達眉尾的肌肉跳了一下，道：「判他坐牢的可不是老衲，而是老衲師叔，二師弟的師父！」

「他也有可能被人矇騙！」

弘達不由怒道：「齊施主，你到底抓到了什麼證據，一味說老衲誣衊師弟？莫非是存心來侮辱老衲？」

齊雲飛道：「豈敢，再說另一件事，你爲何吩咐火頭僧人在弘寬的飯菜中摻沙子下蟑螂？」

弘達臉色微微一變，反問：「你這是聽誰說的？」

齊雲飛道：「聽誰說的已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有沒有此事！」

「非也，知道是誰說的，便可請他來與老衲對證，否則便是你胡揑事實，意欲侮辱出家人！」

齊雲飛道：「只怕我說了出來，那人跟你對證後要受你責罰，我雖非出家人，又於心何忍？」

弘達說道：「老衲發誓不會責罰他就是！」

齊雲飛猶疑不決，弘達嘆了一口氣，道：「老衲如此對待師弟已是仁至義盡，想不到他還會怨恨老衲！」

齊雲飛冷笑一聲：「把他因在那種不見天日的環境裏，也敢稱仁至義盡？如此天下間之仁人義士未免太多了！」

弘達閉上雙眼，語氣平靜地道：「按照規矩，他的飯菜只能有現在給他吃的一半，老衲念在兄弟之情，交給了他，已是破例，若非如此爲何別人在裏面生活不久就圓寂，而他則可活了二十年？」

「因爲他練的是童子功！精關未開，百魔難侵，此乃學武之人皆知之事！」

「到地牢裏去的，十之九都不是犯色戒的，爲何他們沒多久便死去？」

齊雲飛一怔，甚感難答，弘達忽然睜開雙眼，道：「聽說你要向老衲解釋司空施主的事，爲何還不進入正題？」

齊雲飛輕咳一聲，這才把關笛的話轉述了一遍。「晚輩深信這位義妹不會騙我，因此認爲司空業是到藏經樓偷經殺人的可能性極低！」

「那個救他的人是誰，齊施主可知悉否？」

齊雲飛雖然知道是弘枯，但弘枯也是犯寺規而隱居在外者，加上此刻他對弘達已產生了懷疑，自然不告知以眞相。「剛才見過，但他臉上幪着黑布，看不到面目，不知是誰！」

弘達淡淡地道：「老衲却覺得他是一個熟人……莫非是老衲的一位師弟？」

齊雲飛心頭一跳，至此才發覺弘達表面上十分呆板，其實內心聰明之至，當下乾笑一聲：「若是大師的師弟，又怎會跟大師作對！」

弘達微微一笑，道：「老衲的師弟並非個個均是清淨之輩！」

「但他們要跟你作對，也總要有個道理！」

弘達忽然道：「其實施主不是爲此事而來的！」

齊雲飛一怔，道：「晚輩不是爲此而來，是爲什麼？」

「起初是的，但後來便不是了！」弘達嘴角帶笑，說道：「你還懷疑老衲是偷經殺人的兇手，或者是弘海師弟的背後指使人！」

齊雲飛心頭一跳，便隨即哈哈笑了起來，心念電閃，道：「大師大智若愚，舉世無雙，眞是佩服之至！」

弘達微微一笑，道「施主找到什麼證據？」

齊雲飛道：「晚輩愚昧，遇到高手，那能找到證據！」

「齊施主好管閑事，又好胡思亂想，不肯務實，眞令人担心！」

齊雲飛道：「大師放心，晚輩至今仍活得好好的，晚輩問一句愚蠢的話，大師是不是那種人？」

「你指的是那一種？」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大師眞會作弄人！你剛才說晚輩懷疑你是兇手或幕後指使人，現在晚輩問你，晚輩懷疑有沒有道理？」

「齊施主眞是聰明，不說有沒有根據，而說有沒有道理？老衲問你，你自己認爲如何？」

齊雲飛苦笑一聲，說道：「現在晚輩才知道大師是太極門高手，把『如封似閉』和『推雲手』使得滾瓜爛熟，教晚輩難以招架！」

弘達道：「事實上齊施主的『霹靂連環掌』也令人難以招架，老衲不想多說，如果你認爲老衲是兇手，老衲也不否認，因爲這無法改變事實的眞相！」

大師好高明的一招，這又使晚輩沒法招架了！」

弘達道：「老衲身爲相國寺的主持，要看什麼東西，只須開個口，還能看不到？何須去偷經？老衲若需要看的，大可以去藏經樓看之！」

齊雲飛心頭一沉，覺得他此話甚爲合理，他沉吟了半晌，忍不住道：「也許你不想讓別人也學了經上記載的武功！」

弘達哈哈一笑，道：「施主眞會說笑！老衲若有這居心的，何須偷經，何須殺人？偷偷潛進去把經毀了，甚至放一把火，把北三房內的經書燒掉，豈不是更加簡單？」

齊雲飛心念一轉道：「也許你本有此意，只因你行動被度虛發覺，來不及放火，所以只好把經偷走，又殺人滅口！」

弘達並不生氣，反問道：「如此度虛臨死前畫下的那兩條曲綫，又是有什麼意思？」

「也許這是事後某人故意畫上去，以混淆眞相！」

弘達輕哼一聲：「像齊施主這般出爾反爾的，世間並不多見！」

齊雲飛說道：「到了現在還抓不到兇手……」

弘達截口怒道：「弘海不是麼？這可是你說的！」

「弘海只是一隻棋子而已！而且他也很有可能不是自殺，而是被殺！」

弘達道：「你認爲那是老衲偷的？那好吧，請你立即搜查，老衲這裏任你挖地三尺，只要你能找到那本經，老衲便自盡謝罪！」

「假如你不放在屋內，晚輩挖地三丈也找不到！」

「任何地方找到那本經，而又能與老衲扯上關係的，老衲一樣自殺！」

「你若藏在什麼隱秘的地方，可不容易找！」

弘達毫不思索地道：「施主在任何時候找到，都可以興問罪之師！」

齊雲飛見他說得這般堅決及自然，不由動搖起來，半晌才再問道：「大師心目中是否也有嫌疑的人物？須知偷經者對藏經樓以及貴寺的情況如此瞭解，若非貴寺弟子所爲，也必有內奸！」

弘達說道：「老衲是出家人，不像施主可以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隨便思疑別人！」

齊雲飛臉上發熱，訕訕地說不出話來，弘達又道：「齊施主若不搜查的，便請出去吧！」

齊雲飛心知就算易筋經是弘達偷的，他既敢叫自己搜查，必定不在此處，搜了也是白搜，因此道：「晚輩認為無此必要……不過……未知大師尚歡迎晚輩來貴寺否？」

「佛門大開，歡迎四方善男信女，怎會拒絕施主？」弘達道：「齊施主對此案仍不放棄？」

齊雲飛道：「不至水落石出，絕不放手！」

「若要花十年八年的時間才有結果，齊施主也不放手？」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晚輩有信心不用花那麼久！大師呢？」

「老衲身為本寺主持，怎會放手？」

「如此晚輩向你提供一條綫索！」

弘達臉上悚然色變，道：「你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請大師留心那邊的借宿者！」齊雲飛向東廂方面指了一指。

「齊施主認為他們會勾結本寺弟子幹的？」

「實不相瞞，晚輩曾經化裝混到裏面，借宿一宵，發現異狀……」

弘達急問：「什麼異狀？」

「請問貴寺弟子是否也負責那邊的安全？」

「這個自然！」

「晚上有人巡邏？」

弘達道：「本寺四周都有人值夜，巡邏倒沒有！」

齊雲飛道：「那夜晚輩發現有幾個和尚由那邊跳到這邊來！」

弘達臉色一變，道：「他們在那邊作甚？」

「立在屋頂，不知在幹什麼，但看情況是在把風！」

「除此之外，尚有何發現？」

齊雲飛搖搖頭，弘達道：「多謝施主見告，老衲將會派人去調查！」

齊雲飛向他行了一禮，向他拱手道：「晚輩告辭，請大師歇息！」

弘達道：「無塵，快替我送客！」

齊雲飛跟着無塵向寺外走去，夜風熠熠，令人暑氣全消，但齊雲飛却仍然一片迷惘，對弘達的為人下不了結論，恨不得清風把心頭的陰霾也吹掉。

經過鐘亭附近時，齊雲飛忽然覺得有人，他立即輕聲道：「且慢！」伸手把無塵手上的燈籠劈手搶了去，向鐘亭方向飛去！

無塵一愣，詫聲道：「齊施主你要去那裏？」

他的叫聲驚動了匿在遠處的值夜寺僧，聞言立即呼道：「什麼事？是不是有刺客？」

「不是，沒刺客！」無塵一脚高一脚低地向齊雲飛追去。

齊雲飛奔了幾丈便突然停住，接着向一叢花樹撲去！但他到花樹之後並無發現。他雙眼如電向四周掃射，寺內經過一番擾攘，此刻已靜了下來，連出聲也聽不到一個，齊雲飛暗忖道：「莫非我剛才聽錯了！」

他提着燈籠慢慢向鐘亭走去，亭子並不太大，容下那口巨鐘，剩下的空間又不多。那鐘花花斑斑，灰灰褐褐，一望便知鑄造的年期已甚久。巨鐘的旁邊還吊着一桿木杆，那是用來撞鐘的。

齊雲飛舉起燈籠照了一下，無塵便已到了。「齊施主請立即離開本寺，您若然參觀本寺的，明日清早，莫要累小僧給主持責罵！」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這才與無塵向大門走去。到了那裏，只見鄭學禮、柳擷紅等人仍躲在那裏，關笛問道：「齊大哥，這些禿驢有沒有難為你！」

齊雲飛道：「回去再說！」轉身向無塵拱一拱手，飛身翻過鐵柵。

韓鐵衣道：「齊兄，你進去找那老和尚，到底是為了什麼？」

齊雲飛轉頭不見弘枯，便問司空業：「司空兄，你那恩公呢？」

司空業道：「他先走了，咦？你跟他相熟麼？」

鄭學禮道：「諸位，如今夜已深了，請到舍下歇息和吃消夜吧！」

齊雲飛道：「請司空兄同行！」

司空業說道：「小弟也有話要跟你商量！」

鄭學禮大喜，便在前領路，到了鄭府，還有些家丁們在等候，他立即着人去找厨子火頭準備消夜，同時把齊雲飛等人引入書房。

衆人坐定，司空業即問：「齊兄可曾見到小弟那柄兵器？」

齊雲飛搖頭。「不過小弟知道你的兵刃留在寺內！」

司空業罵道：「弘達那老和尚，貌似老實，其實貪婪無比，竟敢私吞本門的寶劍！」

齊雲飛道：「這倒未必，他不肯將寶劍還給你，主要是懷疑你是殺人兇手而已，待得水落石出，自會交還與你！」

司空業頓足道：「若十年八年仍查不到兇手，那麼……」

齊雲飛截口笑道：「小弟相信不用這麼久！」

「奈何此刻小弟心急如焚！」

齊雲飛笑道：「當日吾兄將劍寄于彼處，證明那劍對你的用處不大，然則又何須急在一時！」

關笛抿嘴笑道：「我想那劍一定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韓鐵衣道：「這又如何？」

「他要用寶劍削斷鐵籠的鐵枝，好救出圓緣！」關笛也斜乜着司空業。「未知我有沒有看錯？」

司空業怒道：「若不是你這臭丫頭從中作梗，某家早已得手！今日若非看在齊兄的份上，便要給你好看！」

齊雲飛說道：「司空兄對圓緣情有獨鍾？」

司空業坦言應是。「那天小弟在你口中得悉她的一切，便立即趕去濮陽，也因此才會託你梢信給弘海！」

「小弟可否動問一下，吾兄那封信寫了些什麼？」

司空業道：「簡單得很，只說與你言歸于好，並謂自己要北上無法分身去取劍，請他再代小弟保管幾個月！」

「就只如此？」

司空業正容地道：「難道還有別的不成？」

齊雲飛沉吟道：「但小弟對你將劍託交弘海的目的，仍難置信，你若不想帶兵器去鐵塔與小弟見面的，後來又何須再買一把？」

司空業道：「齊兄還是先說你的吧，相信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將相國寺失經之事簡要地述了一遍。「這件事非同小可，請大家保密，尤其是那本易筋經的事！」他因為懷疑弘達是幕後指使人，所以認為失信於他並不重要。

司空業「嗤」的一聲笑了出來，道：「這件事小弟早已知道！」

齊雲飛一怔，忙問：「司空兄是從那裏得知的？」

「小弟聽見家師說過，而家師則是由弘海口中得知的！」

關笛道：「令師跟和尚的感情還很好呀！」

司空業怒瞪他一眼，道：「你敢侮辱家師，便不與你客氣！」

關笛吐吐舌頭。齊雲飛道：「這樣說來弘海跟令師的交情的確非淺！」

「他是就這件事跟家師商量的！」

韓鐵衣詫異之至，訝然問道：「此乃相國寺之事，他跟令師商量什麼？」

「研究當年少林掌門百空禪師會將易筋經藏在何處？」

「令師看法如何？」

「家師認為放在經書堆中的機會最大！但弘海表示已找過，却無所發現！」司空業道：「後來家師跟小弟提及此事，乃認為必是藏在藏經樓中！」

齊雲飛恍然大悟。「原來他把寶劍託交弘海，目的是為了多一個藉口去相國寺裏面走動，好伺機偷取！」

他雖沒把話說出來，但司空業由其眼神中看出端倪，慨然道：「如今齊兄當知小弟的動機，不過的確與小弟無關，也幸好我去了濮陽，準備營救圓緣，才避免被捲入漩渦！」

韓鐵衣問道：「齊兄，你如今是否已有了什麼嫌疑人物？」

齊雲飛本想說懷疑弘達，但話至口邊終於忍住，只搖搖頭，司空業又說道：「知道相國寺藏有易筋經的人，應該還有別人，起碼那個救我的幪面人，便很值得懷疑！」

柳擷紅忍不住問道：「司空少俠既然與他不認識，他為何會救你？」

司空業道：「小弟估計也是與那本易筋經有關，因為他不斷問我這件事！」

齊雲飛也問道：「你當時被他們抓住他如何救得到你？」

「弘慈那老禿驢制住我的穴，走在前面，經過鐘亭，那人便竄了出來，一掌迫開弘慈，順手解開我的穴道，便叫我跟着他走！」司空業道：「那人對相國寺的一切好像十分熟悉，跑了幾個彎，便把後面追的人甩掉，弘達那老禿驢下令和尚們守住各處出口，那人便叫我跟着他，後來便潛藏在承塵上，最後你便來了！」

柳擷紅道：「此人是誰，為何對相國寺的一切這般熟悉？」

關笛道：「說不定他已去了好幾次……咦，莫非經便是他偷的？」

「若是他偷的，他還不遠走高飛？」柳擷紅道：「齊少俠你莫忘記外殿那些借宿者！」

齊雲飛眉頭一皺，道：「若是他們幹的，為何他們還不離開？所以那些人也不太值得懷疑！」

「也許他們跟寺內的大和尚勾結起來，尤其是住在那一棟獨立的小院的！」

「我已把此事告訴弘達！」齊雲飛道：「我懷疑弘海不是自殺的！」

司空業頷首道：「不錯，九成是他背後的人殺死他的？」

關笛道：「如果是這樣的話，便好辦了！」

司空業冷哼一聲。「小丫頭你乳臭未乾，懂得什麼？」

關笛也哼了一聲，道：「沒人叫你答話！」

司空業臉色一變，正要發作，柳擷紅已問道：「妹妹你快告訴我，你有什麼高見！」

關笛瞟了司空業一眼，道：「很簡單！弘海在寺內的地位已不低，誰能夠指使得他動？」

此言一出衆皆一怔，隨即面面相覷起來，因為能夠作弘海的幕後指使人，地位及武功必然要比他高，這還有多少個人？

半晌，齊雲飛才道：「那人有可能不是寺內的和尚！」

韓鐵衣道：「而且也可能是弘海有什麼把柄讓他揑住，不得不聽其命令！」

柳擷紅道：「但不管如何，關姑娘的話都值得咱們考慮！」

關笛得意地瞥了司空業一眼，道：「只怕有人不服氣！」

司空業冷冷地道：「臭丫頭，你若能把兇手找出來，我才服你！」

齊雲飛道：「司空兄何必跟小孩子一般見識？」

關笛不悅地道：「誰說我是小孩子？都快十七歲了！」

就女人來說，她的年紀的確不能算小孩子，只是她身材特別嬌小，所以才予人這個印象。

就在此刻，鄭學禮走了進來，道：「消夜已弄好，請諸兄諸姐到飯廳進食！」

衆人謝了一番便魚貫出廳，消夜十分豐富，不過衆人都無心喝酒，只匆匆把肚子塡飽便散席。

鄭學禮又忙安排衆人到客房去安歇，司空業把齊雲飛拉到一邊去，輕聲道：「未知齊兄對小弟尚有否懷疑？」

齊雲飛謹慎地問道：「司空兄是指何事？」

「上次救你絕非陷阱！」

齊雲飛一笑道：「請司空兄原諒！」

「如此小弟有件事求你，懇望吾兄相助！」

齊雲飛一怔道：「是什麼事，請司空兄開口，在下若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請你替小弟取那柄寶劍！」

齊雲飛毫不思索地道：「在下必定盡力而爲，請司空兄放心，相信能物歸原主的！」

司空業大喜，說道：「不知何時能到手？」

齊雲飛沉吟道：「天亮之後，小弟便代你向弘達求情！」

司空業感激地道：「齊兄若能替小弟取回此劍，小弟也爲你找尋兇手！」

齊雲飛與他擊了一掌，道：「一言爲定！」

司空業道：「還有一件事，希望齊兄能做到，便是不要助黃龍帮！」

「你還要去刼圓緣？」

司空業目光一閃，道：「齊兄不會與小弟爲敵吧！」

「但此人身上有幾條人命，若讓她逃出生天，只怕後果堪慮，而且對死者來說，極不公平！」

「齊兄怕她恢復自由，會去黃龍帮報仇？」

「此其一，最重要的是她暴戾無情又深具野心，只怕將來又在江湖上生事！」

「假如小弟可以影响她，使她做個主婦，只在家裏不到江湖，那又如何？」

齊雲飛一笑，道：「司空兄眞有這個信心？」

「盡力而爲！」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此乃黃龍帮的事，小弟答應你袖手不管就是，不過她未必會喜歡你！」

「但我救她……」

齊雲飛一笑。「感情的事，豈能因此而得到？小弟勸司空兄還是謹愼一些，免得養虎爲患！」

司空業想了一下，道：「這是小弟的事……小弟會謹愼！」

齊雲飛道：「但她若得到自由後，又幹下什麼壞事，小弟就不能袖手，屆時吾兄勿怪！」

司空業點點頭，便返回客房，齊雲飛也到自己的客房，一推開門，便發覺房中有人，鼻中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心頭一跳，脫口道：「是擷紅？」

只聽黑暗中有人道：「是我，輕聲一點！」果然正是柳三小姐！

「什麼事？」

「雲飛，我懷疑弘達有問題，你將來與他在一起時，千萬要小心！」

齊雲飛道：「我跟他在一起的時間極多，他若要對我不利，我有三條命也早完了。」

柳擷紅道：「你莫忘記，你每次跟他在一起時，他都投鼠忌器，第一次你被囚在地窖內，是鄭學禮帶人去吵，又動用了官府，他才放你出來的，以後的幾次都有外人在旁！你還記得麼？他見到我時不斷問我的身份，還有一次韓兄也一道去！」

齊雲飛回心一想，果然如此，不由驚出一身冷汗。柳擷紅又道：「剛才更是如此，你不知我有多担心！」

齊雲飛心頭甜滋滋的，笑嘻嘻地道：「早知如此，我該故意跟那老和尚多聊一陣！」

柳擷紅啐了他一口，道：「早知道讓你給他殺了才好！」

齊雲飛道：「你怎會替我担心？」

柳擷紅粉臉倏地一紅，幸好房內黑燈瞎火，齊雲飛看不到。羞了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我本來以爲你是個……最近才知道你也有……」

齊雲飛笑道：「你本來以爲我是個浪蕩無良的登徒子，現在才知道我也有好處是不是！」

柳擷紅嗔道：「這是你說的，可不是我要說的！」

「那你想說什麼？」

柳擷紅再也坐不下去，道：「我要走了，你自己小心就是！」

「我天亮之後便去找弘達，代司空業取劍！」齊雲飛道：「何不再坐一會？」

柳擷紅在他身旁閃過，道：「我要說的話經已說畢，還不回去留下來作甚！」

言畢已出房，只留下一縷香氣。

齊雲飛若有所失，忙道：「擷紅你生氣麼？」可惜柳擷紅經已去遠。他發了一陣怔，見窗外已朦朦亮，只得收拾情懷，盤膝運氣調息。

（未完・十）

祝枝山巧破明珠案答案：

原來，祝枝山在砵上抹了一層厚厚的黑油，凡是摸過砵的人，兩手是油黑的。偷珠子的人，因爲心虛，不敢摸砵，兩手是白的。在祠堂的燈燭點亮之後，很快就被祝枝山查了出來。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應邀遊旅　參加葬禮

當天氣很好的時候，在夕陽斜照之下，凡是表面光滑的東西，都會反映出金色的光，就像是遍地黃金似的，事實上天空之中也是一片金色。

那架直升飛機的機身是光滑的，在空中掠過的時候，有時因爲角度關係，亦會反射出金色的光芒來，就像是一架黃金的直升機在空中飛過。

樹林中有兩個土人好奇地抬頭望望這架直升機。

這兩個人皮膚黝黑，身上塗着油漆，頭上插着羽毛，是那些南美洲森林區中的土人，而這裏亦是南美洲某一個地方的森林地帶。

不過，他們祇是略爲好奇而已，却並不是特別好奇，因爲這個時代，飛機到處都飛到，他們也知道飛機是一種文明人的交通工具，不會以爲是天神出現之類了。

直升飛機遠去了之後，他們就失去了興趣，而繼續在樹林中做着他們的行獵工作。

他們並不知道這直升飛機上載着的乃是幾個特殊的人物，即使告訴他們的名字，他們亦是不會知道的。

這直升飛機上有四個人，其中兩個是男人，兩個是女人。兩個女的是年輕而美麗的女郎，穿着深藍色的緊身衣褲，因爲她們長得美麗，所以這樸素的衣服，祇會使她們顯得更爲淸秀，因爲她們喜歡穿這衣服，所以她們已被稱爲「藍衣女俠」，她們是本領高強而喜歡行俠仗義的奇人。

男的兩個都是英俊的男人，不過身份却有很大的不同。

其中一個叫司馬洛，也是一個喜歡行俠仗義和冒險的人，不過却是作風不同，他是那種玩世不恭而又風流倜儻的人。

他與林鈴和李敏却是最佳搭檔，他們一起幹過不少離奇而又詭異的事情。

司馬洛現正是負責駕駛着這架直升飛機。

第四個人，那另一個男人，則比司馬洛年輕，看來最多祇有二十五歲，顯然是一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打扮新潮，而且手上戴着名貴的戒指和腕錶，一衣一履都是高價貨，他的名字叫江思靜。

江思靜忽然一指，說：「你看，那邊有一座金色的塔！」

他們都可以看到，遠遠，地平綫上有一點東西，發射着夕陽的金光，一閃一閃的。

「胡說八道！」李敏說：「在這樣的光綫之下，一塊石頭也變成黃金了！」

「我們飛近去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不，」江思靜揮揮手說：「就在這裏停住好了，不要飛近！」

直升飛機就有這個好處，除了可以直綫升降之外，還可以在空中停定下來，而司馬洛就把直升飛機在空中停定了，林鈴和李敏都拿起望遠鏡來望。

「好美麗！」李敏說。

「的確是金色的！」林鈴說。

司馬洛亦把望遠鏡擧了起來，也望過去。

他果然看到一件很美麗的東西，那是一座金色的塔，上面有着一些古怪的圖紋，很高，好像一座金色大厦似的。

看那些圖紋，顯然乃是一件很古老的東西，古時的人建築這東西匠心獨運，而且不惜人力物力，今日的人就很難做得到了。

「這塔是黃金的！」江思靜說：「這是靈屍塔！」

「我還是認爲你是開玩笑！」李敏說道。

「我們飛近一點看看不就行了嗎？」司馬洛說。

「不，不要飛近，」江思靜說：「要

看，就在這裏看看好了，可以兜一個圈子看！」

司馬洛放下望遠鏡，說：「江先生，你雖然是我的一位好朋友的兒子，不過，我却不喜歡鬼鬼祟祟的事情，你邀我到這裏來，說可能要我替你偷一件東西，現在你說這塔是黃金的，但是又不肯接近，假如你要我替你把這金塔偷過來，那我首先得告訴你，我不會亂偷東西的，除非是在道義上值得偷的，我才會考慮。其次，我亦沒有辦法把這樣大一座塔偷走，要藏得起來的東西方能偷，這樣大一件東西，用火車來搬也搬很久才能搬走！」

「我並不是要偷這塔，」江思靜說：「我祇是請你們先看看，你們好好地看看清楚吧。」

要看清楚，當然是不能單從一個角度看的，於是司馬洛駕着直升飛機，兜着大圈。

由於那靈屍塔乃是等於圓圈的中心，而他們則是沿着圓圈的圓周飛行，因此他們很長的路綫才能夠兜完這個圈子，不過也因此，他們由於是慢慢移動，就更能有機會看清楚那座塔了。

「我好像也聽過有這東西。」司馬洛說：「不過沒有注意，不大記得清楚。」

「這個地方，亦開始被文明人侵入了，」江思靜說：「亦巳經開始有遊客來參觀了，不過來的還是不多，沒有什麼宣傳，而且交通到底還是不大方便！」

直升飛機繼續在兜圈子，而夕陽很快就變得暗淡下來，因爲太陽就是這樣的，當一開始下山的時候就下得很快似的了。

「爲什麼不早些來，讓我們有多些時間看清楚呢？」李敏問。

李敏這個人的性格較爲耿直，而脾氣亦是比較急躁的，所以埋怨和批評也是特別多。

江思靜淡淡地微笑着：「我是在想，要偷東西嗎，當然是入夜的時份動手會比較好些了，所以太早來也沒有用處，環境不同，現在巳經黃昏日落，不久，天就會黑下來，而月亮亦會升起來了。」

「你還是在作着偷東西的打算，」李敏沒好氣的說：「司馬洛不是巳經對你講過了嗎？這件東西，他是偷不動的！」

「先看清楚好了！」江思靜說，一面他却舉起一隻裝上了長距離望遠鏡的攝影機，向那座靈屍塔拍攝照片。

他一面還在喃喃着說：「靈屍塔，這個名字不大好聽的，有一個屍字，胆小的遊客會聞而却步！」

「既然有一個屍字，」李敏說：「那麼，這座塔裏應該是有屍體了！」

「是的，」江思靜說：「你猜得對極了，事實上，這座塔，正是一座巨大的墳墓。」

「很有趣！」林鈴說。

「這的確是一座黃金塔，」江思靜說：「不過不是純金，而是用一塊含金量相當高的岩石砌成的，所以看上去，金光閃爍，就像是眞金的一樣了，經過科學分析也證明是一種黃金礦石。」

「經過科學分析？」司馬洛說：「誰能夠在這塔上鑿下一塊石頭拿去分析呢？我雖然所知不多，但是照我所聽到的，本地的土人是把這座塔視爲神聖的東西，不可侵犯的！」

「事實上，」林鈴補充道：「這一類的建築物也必然是保衛得很嚴密緊張的，否則亦不能夠從古時留存到現在了。」

「不錯，」江思靜點着頭：「尤其是這座塔乃是本地人的墳場，他們才不肯輕易讓人去碰，但是多年前有一位探險家就是這樣做了，他成功地在塔上鑿下了一塊石頭，也因此被土人殺死了，他的同伴把石頭帶回去化驗分析過……」

「在這些地方，」李敏插嘴道：「他們的習俗就是法律，冒犯者就是要處死，連辯護的機會也沒有的。」

「而你却請我到這裏來偷一件東西，」司馬洛放下望遠鏡說道：「難道你要我再去鑿下一塊石頭來？」

「不，不是石頭那麼小的石頭，」江思靜說：「而且他們現在巳經開化了很多，他們不會亂殺人，不然遊客怎麼可以來呢？」

「你又不是要我把這整座塔搬走，」司馬洛說，「那麼你究竟要我偷一些什麼呢？」

「讓我先把我的故事講完好不好！」江思靜說。

「你講好了。」司馬洛說。

「這座塔，沒有人知道巳有幾多年歷史，也沒有人知道是誰建的，這裏的土人說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天宮上的大神正在下棋，不愼碰跌了一隻棋子，從天上掉了下來，就成爲了這座塔！」

「很美麗的故事！」林鈴微笑答着，又舉起望遠鏡向那座塔望一望，他們的飛機此時升得較高，可以看到塔底的周圍有一圈空地，而飛機雖然不很近，巳經有些土人出現在空地上，抬頭觀看着。

「你們看看，」江思靜說：「我們不能再接近了，這是他們的聖地，再接近的話，他們就會不高興，認爲我們是侮瀆神明。」

「他們不高興時又會如何呢？」李敏問。

江思靜哈哈笑起來：「他們不高興的時候就開槍，這個時代，別看他們連衣服都不穿，他們也巳經有槍的了！」

「那麼，」李敏說：「我們還是不要太接近的好了！」

江思靜格格地笑起來：「這樣才是聰明之舉，所以我說不要飛近呀！」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都巳看清楚了，小江，你也可以告訴我，你究竟是悶葫蘆裏賣什麼藥了吧？」

他們是應江思靜之邀而到這個地方來遊玩的，而由於江思靜負担全部的費用，所以他們也認爲不妨接受了，反正三個人都是有空的，暫時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一次免費的旅遊，是多數人都歡迎的，尤其是江思靜又暗示此行是要請他們爲他做一件冒險的事情，除了司馬洛之外，林鈴與李敏亦都是酷愛冒險的人。

現在司馬洛認爲是江思靜把眞正目的講出來的時候了，便提出這個問題，而江思靜也回答道：「我爸爸的屍體就是在那塔裏！」

這個很突然的剖白使司馬洛好像受了

一下雷殛似的，假如他此時是手上拿着一隻茶杯，很可能茶杯也會掉下來的。

不過他現在是駕駛着一架直升飛機，而飛機上的人，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是操縱在他的手中的，所以他的本能使他沒有把直升飛機的操縱儀器放鬆，亦沒有做什麼特殊不對的事情。

他靜了好一陣才說：「江思靜，那即是說你爸爸巳經死去了？」

「正是！」江思靜點着頭說。

「這個——爲什麼你不早說！」司馬洛顯得不悅地說：「媽的，他是我的老朋友呀！」

「我看，」林鈴說：「假如我們不需要再留在空中的話，那我們就回到地面去再詳細談談如何？」

「很好，」江思靜說：「適隨尊意好了。」

司馬洛亦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他仍駕着直升飛機兜了一個大圈子，再看了一次那座塔，然後才飛走了。

這直升飛機可以把他們帶到相當遠，他們在一個比較接近文明的地方降落，離開了直升機，回到江思靜巳經在此地租下來了的一座別墅式的小屋子中。

那裏面是設備相當齊全的，而林鈴和李敏很自然地發揮她們的女性本能和美德，去煮了咖啡拿來了。

司馬洛用拳頭一搥自己的手掌：「江龍死了，怎麼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怎麼我連聽都沒有聽過！」

「因爲我們不能證明他是巳經死去了！」江思靜說。

「死在這裏？」司馬洛說：「屍體在靈屍塔裏？爲什麼呢？」

「這件事情，講起來就是很長篇大論了，」江思靜此時的神情亦巳嚴肅起來，因爲他們現在討論的乃是他的父親，而且亦是司馬洛所重視和尊敬的一位朋友。「首先，讓我繼續講講這座塔吧，這裏的土人很重視這座塔，而這座塔就是他們的墳場，他們的人死去了，就葬在這座塔內，因爲他們相信塔是天神丟下來的一隻棋子，是一件聖物，人葬在裏面，就可以更接近天神，靈魂一定可以升上天去，爲什麼他們有這種想法，大概也不需要我怎麼解釋了吧？他們到底還是一些未完全開化的人，很迷信的！」

司馬洛呷了一口咖啡：「那麼呢？」

「我爸爸近年喜歡遊歷和探險，」江思靜說：「半年之前他到了這裏來，與那些土人們一起小住。不要問我爲什麼，他做事情是不喜歡對人解釋的，有一次，他在村中喝了許多酒，與村中的人打起架來，但是你也知道的，他年紀巳經不輕了，打起架來總是很吃虧的，因此，他就這樣在打架之中死去了。」

「爲什麼打架？」司馬洛沉着臉，睜着眼地問，因爲他是最不高興自己的朋友給人打死的，尤其是他這位朋友他知道是一個好人。

「聽說是爲了女人。」江思靜說。

「怎樣爲了女人？」司馬洛問：「爲了什麼女人？」

「我也不清楚，」江思靜說：「因爲我當時也不在場！」

「那你又怎麼知道有這件事情呢？」司馬洛問。

「我爸爸是有一位朋友同去的，」江思靜說：「這位朋友回來告訴我。」

「這位朋友在場也不清楚嗎？」司馬洛又問。

「這位朋友是個酒鬼，」江思靜說道：「他當時巳經醉得睡着了，什麼都不知道，到他醒過來的時候，屍體都巳經下葬了。不然的話，他可能亦會同時會給打死了！」

「爲什麼你這位朋友沒有來呢？」司馬洛問。

「他巳經病死了！」江思靜說。

「噢！」司馬洛說：「原來如此！」

李敏的脾氣總是急一點的，她追問着說：「你的老頭子巳經死了，那你現在想怎樣呢？」

江思靜說：「我就是要把老頭子的屍體偷出來！」

「你瘋了！」李敏說。

司馬洛則問道：「爲什麼呢？」

「這個情形是複雜的，」江思靜說：「你得明白——」

「我不是說這個，」司馬洛說：「我是問，爲什麼你的父親是葬在這裏呢？他那位朋友爲什麼容許如此做？」

「這裏的人就是有這樣一種奇怪的風俗，」江思靜說：「是死在這裏的人，就要葬在這裏！」

「但你父親又不是此地的人！」司馬洛說。

「我也不清楚當時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江思靜說：「我祇是聽那位朋友講的罷了，似乎我的父親在這裏是受到尊敬的，他們把他葬在靈屍塔裏，亦是一種對他尊敬的表示，保證他的靈魂一定能夠升上天堂！」

「葬在這裏也不錯呀，」李敏拿起一張照片來看看，說道：「這世界上，再難看到一個更莊嚴宏偉的墓地了，就像葬在金字塔裏似的！」

「但這是我的父親，」江思靜說：「我並不同意，亦不欣賞他給葬在這樣一個地方。」

「你是你父親的兒子，而不是你父親本人，」李敏說：「也許你父親正是很高興給葬在這樣一個地方呢？你怎麼知道？不如就這樣算了吧。」

「我相信不會的，」江思靜說：「因爲我們的家族有自己的墳地，我們的家人死了，都是葬在同一個地方。」

「因此，」司馬洛說：「你就要把屍體偷出來了。」

「是的，」江思靜說：「一定要這樣做。」

「不可以跟那裏的人商量一下嗎？」林鈴說：「你是有你的苦衷，有充份理由的，他們未必會那麼不近人情吧？」

「他們並不是不近人情，」江思靜說：「他們祇是固執。我也巳經打探過了，沒有人能從那塔裏把一具屍體取回來的。他們認爲這會褻瀆天神，破壞靈氣，巳經給了他們的神了，怎麼可以取回？當然我亦沒有跟他們商量過，因爲商量過之後而他們不肯，那就要偷也不容易了，說不定

他們會加緊提防着。」

「你倒是給我們出了一個大難題，」李敏又研究着那些晒出來了的照片。「不過却是一個很有趣的難題！」

這個奇怪的地方，對她的愛冒險心理果然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而對林鈴和司馬洛相信亦是一樣的。

但司馬洛是一個精明的人。他說：「還有沒有其他的理由呢，小江？」

「另一個就是私人的理由，」江思靜說：「就是爲了遺產！」

「老頭子沒有立遺囑？」司馬洛問。

「有沒有都是一樣，」江思靜說：「我是獨子，總之他死了，遺產就是全歸我了！」

「那還有什麼困難呢？」司馬洛問。

「困難就是在遺產的方面，」江思靜說：「我知道他死了，許多人也知道他死了，但是沒有屍體，沒有醫生的死亡證，在法律上，他的死亡是不能成立的，祇能够當他是失踪了，這要等七年，假如七年之後失踪的人還不出現，這個人才算是合法地死亡了，但是我不能等七年。」

「你這樣急等着要錢用嗎？」李敏問道。

「這是一個很小的理由，」江思靜說：「我雖然花錢如流水，但是我父親的公司是有一份固定的零用支給我的，這筆錢也勉强够我用，最重要的理由還是我們家族的生意。我父親死了，生意就沒有人管，我家的生意這樣大，雖然有完善的組織，但許多大事情都還是要由主腦人決定的，不是像機器，開動了就行，我是管得來的，但是未經我父親授權，在法律上我也不能作主，我必須證明他是已經死亡了，合法地承繼了一切才行，我不能苦等七年，這樣大的生意，沒有人管，不進則退，七年之後，我們可能已經破產了。」

「哈，」李敏點着頭說：「這倒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我們家的生意做了這麼久，」江思靜說：「假如就這樣敗了下來，也實在可惜！」

「所以，」司馬洛說：「就要把屍體偷出來，運回去作證明了？」

「假如你有一個更好的提議的話，」江思靜說：「我當然是樂於接納的。」

「我沒有一個更好的提議。」司馬洛說。

「不過，」林鈴說：「假如失手，那又會如何呢？」

「這些土人，還是很迷信固執的人，」江思靜說道：「假如你們侮瀆他們的神而給發現了，那是可想而知，他們會怎樣做的。」

「也許，」李敏說：「他們也會把司馬洛殺死，放在那塔的裏面了？」

「別說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話吧？」司馬洛說。

李敏嘻嘻笑起來：「這其實對你也有好處呀，你這個人，本來是註定了必進地獄的，但是假如葬到那塔裏，你就有機會升天了！」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又拿起照片來看，說道：「這一段時間，屍體不會腐爛嗎？偷一具腐爛的屍體——」他搖搖頭：「你知道，氣味起碼很難聞！」

「這塔有一種奇怪的特性，」江思靜說：「屍體放在裏面不會腐，就像是金字塔似的，所以他們才更加相信，亦更加崇拜了！」

「那麼，」李敏又問道：「這許多年來，塔裏的屍體難道還沒有放滿嗎？」

「當然是會滿的，」江思靜說：「不過，那塔的頂上，中間有一個洞，新的屍體放入，舊的屍體就移上去，最舊的屍體就移到塔的中間，一個屍體洞裏丟下去，沒有人知道洞有多深。總之丟了這麼多年，都沒有塡滿。」

司馬洛與林鈴及李敏拿着那些照片在審視着。江思靜說：「費用方面是不成問題的，我已經準備了一大筆錢，就是爲了作這個用途，你要用什麼設備，我相信都是不難買到的。」

「我看，」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在錢的方面雖然未必就不重要，不過頭腦和技巧方面是更重要的，假如單單是錢就可以辦妥的話，你也不需要找我了。」

江思靜微笑：「那你是答應這件事情了？」

司馬洛看着林鈴和李敏，兩個藍衣女俠亦沒有提出反對。

她們果然也是像司馬洛一樣，給這件事情的冒險性所吸引了，假如江思靜現在說不必他們做了，她們才眞是心癢難熬呢！她們就是因爲血液裏充滿了那種冒險的性質，才會成爲這種人物。江思靜顯然是捉到了他們的弱點，也許是有意的，也許是無意的。

江思靜說道：「在酬勞方面，我也一定不會虧待你們，當然，在事成之後，財權到手，我是可以更加大方的，但是，即使——」

「假如事情失敗了，」李敏說道：「我看我們也未必有機會向你收取什麼酬勞了！」

「先講這件事情的做法吧，」司馬洛皺着眉頭說：「既然談判是不可能了，那就祇有去偷，去搶了，但是假如去搶，那就傷害許多人命，而這些人是善良無辜的，沒有對不起我們，我們不能這樣對他們，因此留下來的就是祇有偷的辦法，不過，看情形，要進這塔裏，却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的，」李敏說：「祇有上下兩個進口。」

「上面塔頂有透氣的洞，人是可以爬進去的。」司馬洛說。

「不過爬上去却不易，」江思靜指出。「首先，這塔的斜度很難爬。其次，這塔的表面光滑如鏡，你有試過在一面傾斜的鏡子上面爬嗎？」

「下面那個入口呢？」司馬洛問。

「這裏更不行，」江思靜說着看着腕錶。「不過，我們不如現在就去近看一下吧。」

「現在？」司馬洛奇異地問。

「是的，」江思靜說：「我已替你們報名了，報了一個觀光旅行團，現在我們馬上就要出發了。」

× × ×

於是，二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到了這

靈屍塔的下面，而且是參觀一次下葬的儀式。

這個時代，流行旅遊，因而攪旅遊的人也眞是無孔不入的，這裏的土人雖然已經與文明有了接觸，也會用槍了，但到底仍然有着相當高度的保守性，所以才會仍然如此信奉及保存着這靈屍塔的傳統的，攪觀光團的人如何說服他們准許和歡迎外人參觀就不知道了，但總之就是有辦法。

他們四個人就是與觀光團一起，一共四十個人，到了那裏去參觀葬禮的舉行。

收費並不便宜，而且是特種收費，因爲平時祇是參觀靈屍塔而已，這天晚上則是參觀葬禮，平時需要領隊花費很多唇舌去解釋，這一次則是可以親自目睹。

這裏並不是常常有人死的。

然而死人的葬禮又不是由觀光團的組織人所安排，一樣祇是用卡車把人載去，却收額外的費用，獲利當然一定是更爲可觀的。

他們站在靈屍塔外那空地的邊緣上，看着那複雜的儀式開始舉行。

他們看見這個叫烏里木族的老酋長披上了更加複雜的服裝，及身上塗上了更多的油粉，與幾個同樣地打扮得很複雜的老祭司一起禱告，幾乎全族的人都來參加禮儀。

屍體就放在空地的中間。

李敏對林鈴低聲的說道：「他們對葬禮眞是隆重得可以，死的又不是酋長的親人。」

「他們認爲族中的每一個都是親人，」江思靜低聲說：「所以一點也不苟且，他們是善良的。」

「所以，」江思靜說：「我也不希望傷害他們！」

李敏忽然在那沒有出聲的司馬洛的脚踝上踢了一脚，司馬洛給踢得差點叫出來，連忙回頭轉後瞪着她，也顯得如夢初醒似地說：「你這是幹什麼？」

「你似乎望錯了方向！」李敏說。

因爲司馬洛是正看着那個觀光團的導遊，而且是目不轉睛地。

本來，導遊正在講解，看着也未必不是應該的，不過這導遊却是一位年輕美麗的女郎，一個有着金頭髮的歐籍美女。

她正在以英語向那些遊客們逐步解釋葬禮的儀式——這觀光團的參加者多數都是西方人士，以司馬洛這個人的風流成性，他目不轉睛，就不一定是聽她所講那麼簡單了，江思靜也明白地微笑着。

「我正在聽那位小姐講話了，多吸收一些資料呀。」司馬洛爲自己辯護道。

「我看她不見得會教人去怎麼偷吧？」李敏說。

「唏，」司馬洛說：「妳不是在吃醋吧？」

李敏最不喜歡司馬洛拿她當孩子般那樣開玩笑，馬上要衝前去踢重一脚的，但是林鈴把她拉住了，低聲說：「別多事好不好？我們最好不要太惹人注目！」

江思靜也說：「我們是到這裏來工作，不是玩的，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好些。」

「誰告訴你我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司點洛說着，還偏偏離開他們的身邊，走到那個美女的身邊去。

使她們爲之氣結的就是那個美女亦相當感興趣地看着司馬洛。

李敏不服氣地說：「你看呀！這樣一個人，我們如何與他合作呢？」

「也許他這樣做也不是沒有用處的，」江思靜說：「那位小姐對這裏的情形應該比我們知道得更多。」

「而且，」林鈴說：「我們與司馬洛合作，一向成功率都很高的？」

李敏也沒有話好說了，因爲司馬洛這個人雖然是生性風流，然而他的風流，對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却往往是有帮助的。

而這時，他們亦暫時不再說話了，祇是目瞪口呆地看着。由於這個時候，靈屍塔底的那個進口正在打開。

由三十個烏里木族的人打開。

原來把進口堵住的乃是一塊巨大的方形大的方形石頭，總有十米立方，這並不是一度門，而祇是一塊方形的石頭，天衣無縫地塞住了塔底的進口，上面有一個環，這三十個烏里木族人就是用一條繩子穿在這個環把這塊石拖出來。

這巨石祇是塞在那裏，並沒有什麼鎖，祇是一拖就拖出來了，巨石底下看來亦有輪子之類，發出「吱吱」的響聲。

這個時候，林鈴與李敏（相信包括走開了的司馬洛在內），也明白了爲什麼江思靜說要從塔底的進口進去是不可能的了，這裏塔底的結構，就祇是這麼簡單而已，亦並沒有什麼重重的關鎖或者重重的機關，祇要一拖，就任何人都可以拖開——假如你得到准許的話。

這比較什麼防盜都更難對付，要找幾十個人來拖，這幾十個人如何可以都一聲不響，偷偷摸摸來做呢？而且把石頭拉開的聲音又是那麼響，而且又是在那麼當眼的地方，一動手就要受到制止了，而且要找幾十個人來做這樣一件事情，亦幾乎是不可能的。

原始的方法，就有原始方法的好處。

那個美麗的金髮女導遊正在講解，屍體都是給用藥製過的，而且那靈屍塔也有使屍體不腐的奇異特性，因此不必用棺木，正如他們所見，那屍體祇是放在一張架床似的東西上面，用樹葉蓋住而已。

「我們不可能從下面這個開口進去呀！」李敏說。

「現在，」江思靜說：「你們明白我的意思了，祇有塔頂那個開口，還可以想辦法！」

「也許，」李敏說：「可以爬上塔頂，從那個開口進去？」李敏是一個多話而性急型的女孩子，因此她講話亦是特別多的。

林鈴則是沉默型，她不出聲並不等於說她並不是在動腦筋或者想不出什麼主意來，她祇是不喜歡多講話。

江思靜說：「我雖然沒有你們的本領，並不打算自己動手，不過我是難免作過一些研究的，那塔的斜度，剛好爬不上去，因爲塔的表面光滑如鏡，雖然上面有許多圖紋，但這些圖紋却不是突出，而是在一重透明的表面之下的，以前那個科學家偷過一塊石頭出去，經過分析，發現是在石頭上刻了圖紋後再弄上這樣一層透明而

光滑的表面，古代的人是如何做到這件事情，那就不得而知了，總之假如要爬上去的話，保證爬不到十呎就要滑的地方，我們都爬過了，而且還是垂直的。」

「怎樣爬？」江思靜回顧他們，也不由得好奇地問。

「用膠吸盤，」李敏說：「我們也曾經爬上過二十層的大廈的上面，就因為大廈的牆壁是玻璃的，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種膠吸盤是專門用以搬運大片的玻璃的？就像一隻啞鈴，不過兩頭的却不是重物，而是兩隻膠吸盤，吸盤放在光滑的玻璃表面上就吸住了，再扭動吸盤上的槓桿子，吸盤內的空氣就給逼了出來，吸得更緊，抓住吸盤的柄，一個人也可以呆在上面，假如不是滑如玻璃的表面，這辦法却是行不通的，因為粗糙的表面吸盤吸不住，祇要用兩隻這樣的吸盤就行了，拉住一隻，把第二隻鬆開，舉到上面去，吸緊，然後把第一隻鬆開，舉到了更高一些的地方去，也吸緊，而把第二隻鬆開……」

「我明白，」江思靜說：「祇要這樣一隻隻地替換，也就可以一步一步向上爬了。」

「正是這個意思。」李敏說。

「這樣，」江思靜說：「豈不是要用很長時間嗎？」

李敏抬頭望望塔頂，計算一下高度，說：「我看也用不着一整夜的，四五個鐘頭時間吧。自然，下來的時候就不必如此，吊一根繩子，滑下來就可以了。」

江思靜沒有做聲，李敏顯得不服氣地說：「怎麼了？」難道你認為這個辦法行不通嗎？」

「這是一個好主意，」江思靜說：「不過，看下去再說吧！」

他們看見酋長禱告已經完畢了，而屍體就由四個土人連同架床抬了起來，在那裏的鼓聲組成的特殊音樂之中慢慢向那靈屍塔抬過去，步伐很慢，氣氛是莊嚴而肅穆的。

「眞豈有此理，」李敏說：「這是一件正經事情，那些人怎麼可以當是在看戲似的？」

「我們也是在看呀。」林鈴提醒她。

李敏亦不做聲了，覺得慚愧，因為，他們自己雖然不是以看戲的心情在看，但他們却是心懷不軌的，因此似乎比那些遊客們更糟了。

那搬運屍體的行列帶着火把進入了那一片黑暗的進口之內，不見了，奇異的音樂還是繼續在奏着。

他們聽見那個金髮美女導遊在解釋，照她所知，這塔的內部都是有許多層的，葬禮的行列到裏面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乃是因為裏面的屍體是由底層排到頂層，底層就是新的，最頂層的當然也是最舊的了，有一具新的搬進去，就要把全部屍體都移動一下，每具屍體移高一級，以便有空位容納這具新的屍體。

「那即是說，就要投進塔頂那個無底深洞之中了。」

「那麼令尊的屍體呢？」李敏說。

江思靜慢慢地抬起頭，眼光由塔底移到塔頂，等於表示這塔有那麼高，由底排到頂的屍體會很多。他說：「他是許久都還輪不到的。」

那個金髮女郎則在那邊說：「不，不能拍照片，很對不起，就是本地人，也不能夠隨便進去，更何況是外地人？而且你們亦知道，他們對拍照片的看法是怎樣的，他們認為拍照片就是把靈魂攝取，捕捉在紙上，他們是不會高興的！」

這時，司馬洛在旁邊對她講了一句什麼，她咕咕地笑了起來，在司馬洛的耳邊低聲回了一句什麼，司馬洛也笑。

江思靜說：「不能不佩服，司馬洛這個人，對女人果然是有他的一套的！」

「希望他不會神魂顚倒而忘記了工作！」李敏說。

「也許，」林鈴說：「他這樣做是有目的的，假如要對這個地方知道得更多，那麼，問這位小姐是最理想的嗎？」

「對了，」江思靜說：「想起來，說不定這位小姐還可以在這件事情上助我們一臂之力呢。」

李敏沒有做聲。她總是覺得，司馬洛假如是這樣做的話，也等於是在施用美人計，祇不過却是倒轉過來，由男人向女人施用美人計而已。這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近乎卑鄙的，不過她沒有說出來。

葬禮的行列進入塔內後，暫時就沒有什麼可看了，大家都祇是在等，而因此司馬洛也有更多機會與那個金髮女郎談話。

看上去，那個金髮女郎也果然是對司馬洛特別感興趣的，假如是當地普通遊客的話，她會敷衍算了，但是她與司馬洛講話却是用心機，也笑得很開心的。

後來，司馬洛忽然離開她而走回來，對江思靜說：「我的打火機不知那裏去了，借你的一用……」他取出一根香烟。

江思靜替他點了火，司馬洛低聲說：「留心那個穿白色西服的老人，我對他很不放心！」

他說完又回到那個金髮女郎的身邊去了。

表面看來，他祇是過來借了一個火，就稱謝而去，實在他則是已經傳了一句重要的話。

江思靜也是相當機警的，在這個方面並不遜於林鈴和李敏，司馬洛講那句話的時候他和林鈴及李敏都沒有即時四圍張望找尋，直至司馬洛回到了那金髮女郎的身邊的時候，他們才是若無其事輪流地四面望望。他們都看到了司馬洛所講的老人。

這老人是一個西方人看上去可能是一個美國人，高大而神態權威，看上去可能也是一個富有的人。他的身邊還有二個青年男人，看上去像是他的保鑣隨從之類。

司馬洛提起來了，林鈴他們便亦覺得這個人雖然是在看，但他似乎並不是眞正感到興趣，起碼不是如別的遊客所感到那種興趣。

「這個人是誰？」林鈴低聲問。

「不知道，」江思靜說：「不認識他，然而我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我似乎是見過他的。」

「想清楚呀！」李敏說。

「我正是在想！」江思靜說。

終於，那些送葬的人從進口出來了，酋長揮手下令，幾十個人便動手把那巨石推回原處，而把進口塞住了。

跟着就是在塔外舉行尾聲的儀式，祭司焚着香，繞塔而行，一面禱告着。

跟着，觀光也結束了。

那個金髮女郎請大家到村中的迎賓館去吃一些東西，他們會在這裏過一夜，明天自由活動，然後明天黃昏卡車就會把他們載回去。

她自己則是與司馬洛走在一起。

原來這村子對於旅遊事業的經營的發達程度也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的，迎賓館就是特別為了招待外地人而設，那裏是一列茅屋。

而且這列茅屋亦已成為了公衆地方了，是專門給外來的人使用的，這裏還有餐廳和酒吧之設。

有一個會英語的土人負責，領導一些其他土人招呼大家，那個金髮女導遊的工作，似乎已到此為止，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家則是在那裏吃一頓當地獨有的小食，以及喝一些當地獨有的酒，土人自己釀製的酒。

「我是不喝酒的，當那個會英語的土人來勸李敏喝一點的時候，李敏就不悅地抗議起來。

「這是對妳的健康十分有益的，」那人說：「可以驅除百病，延年益壽，是用一種不會公開的秘方釀製的，假如你錯過了——」

「我不喝！」李敏甚為不高興。「你放在這裏好了，假如是要付錢的話，我總之是會付給你的，你管我把它倒掉？」

「但是——」那個土人說。

「拉沙，這位小姐說得對，他喝不喝，是她的自由的，為什麼要騷擾她呢？放下來吧！」一把聲也插進來干預。

「是的，施米夫先生。」那個土人恭敬地說道，便馬上退開了。

這個來干預的人也就是在司馬洛叫他們要提防的人，這個人在這裏似乎也是權威的，而且顯然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了，所以他才叫得出拉沙的名字，而拉沙亦會對他畏懼。

他是仍由他第二個保鑣或者隨從護着過來的。「三位，我可以坐下嗎？」施米夫問道。

江思靜看着林鈴和李敏，徵求這二位小姐的意見，林鈴聳聳肩說：「請坐下來吧。」

假如是需要提防的人，他認為接近一些似乎較好，勝過不知道對方是在何處以及正在計劃着一些什麼。

施米夫說道：「我叫施米夫，這兩位是——」

江思靜介紹道：「林鈴小姐，李敏小姐！我——你叫我丹尼好了！」他顯然認為不適宜在這個地方公開宣揚自己的姓名，尤其是身份。

施米夫帶着諷刺的神情微笑，似乎已經猜到了江思靜是正在有所隱瞞似的。

他揮揮手，說：「別喝這個，不喝是最聰明的，這酒是用幾種蛇，幾種不知道什麼虫浸成的，還加進一種樹皮，這種樹皮是要由人用嘴巴嚼爛再吐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公開的秘方，假如公開了，就沒有人敢喝了。」

江思靜是已經試嚐了一口的，聽到施米夫這樣講，就不禁面色微變，連忙把杯子推開了。

施米夫格格地笑起來：「不過喝了也不要緊，我亦並沒有聽人講過喝了會病，而且這裏的人都那麼强，也許眞的是喝了這種酒的功勞吧，」他又指指那個在別處鼓其如簧之舌的拉沙，說道：「拉沙是酋長的兒子！」

「他是什麼？」李敏詫異地叫起來。

酋長是顯得那麼尊嚴的，但拉沙却是像一個厚顏的推銷員。

施米夫又微笑着繼續解釋：「拉沙是在外國留學回來的，他認為應該發展經濟，吸收外滙，這個地方就是他辦的，酋長並不高興，不過他祇有這個兒子，沒有辦法，總之酋長自己是不肯到這裏來的。」

「哦，原來這樣。」李敏說。

她一面在奇怪，司馬洛此時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了，以及是正在幹什麼。

司馬洛此時是正在與那個金髮女郎在樹林中漫步，他們正在互相依偎着，感情果然是已進展得飛快了。

這邊，施米夫又說：「所以，代溝的問題，是到處都有的，年紀有了距離，想法就不同了，例如你，江先生，就是另一個例子。」

江思靜幾乎整個跳了起來，他說：「你認識我嗎？」

施米夫又微笑：「江公子的大名，在有些地方是很響的，事實上，我與令尊有過一飯之緣！」

江思靜的臉上禁不住發青起來，而林鈴及李敏亦感覺到，事情是複雜起來了，怪不得司馬洛說要提防施米夫這個人。

司馬洛是講得有道理的，但是，司馬洛又怎麼知道要提防施米夫呢？

也許是那個金髮女郎所講的。

他們正在感到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好的時候，就有幾個大漢進來，在一張桌子坐下，向侍應的土人揮手要酒，這幾個大漢雖然不是本地人，但是亦並不是觀光團中的遊客。

施米夫微笑着說道：「這些是我的手下。」

「你的手下是幹什麼的？」李敏問。

「哦，」施米夫自豪地揮揮手。「他們是油田工人，我是在這裏探測石油的，你不知道嗎？」

「石油？這裏？」李敏說。

「哦，其實不是這裏，是這一區罷了，」施米夫說：「是在此里諾斯，距離這裏大概七十公哩。我手下的人晚上有時就到這裏消遣一下。」

「這裏有什麼消遣？」

「這裏有什麼消遣？」李敏問着，一面看着那些人，做這種工作的人，多數都是粗魯的人，她雖然並不是一個天生討厭男人的女人，但是看到這樣的男人，她也覺得沒有胃口。

「喝酒嘛！」施米夫又格格地笑起來：「他們似乎不大介意這酒是怎麼釀成的，而事實上假如你不去想那麼多的話，這酒也是很可口的。」

「除了喝酒之外呢？」李敏仍然很感興趣地追問。

「這裏還有女人。」施米夫說。

他看看李敏。「妳似乎不大看得起這裏的女人。」施米夫又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李敏馬上憤怒地說。

她的意思其實是說，這個地方，讓這樣的男人來騷擾，那是不公平的，這些男人做這種工作當然是相當高的酬勞，而他們會將他們的錢買虛榮的物件企圖腐化這裏的女性。

很多純樸的地方，就是這樣給污染了的，但她又不好直接說出來。

不過施米夫其實也是明白她的意思的，施米夫微笑着說：「這是公平競爭，通常，我是不容許我的手下應用什麼卑鄙的手段的！」

這時其中一個油田工人在叫道：「珍美呢？我們的公主珍美在什麼地方？」

「公主就是——？」李敏問。

「公主不是酋長的女兒，」施米夫又微笑着說：「他們指的是那位金色頭髮的女導遊，她就是珍美，珍美在這裏不正是公主一樣嗎？她對他們最有吸引力，而她也的確是很美的。」他頓一頓：「珍美在什麼地方？假如我沒有記錯，你們似乎是還有一位朋友的，他跟珍美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三個人都沒有做聲。

不過，那個酋長的兒子拉沙則顯然是正在向那些油田工人報告珍美的所在，正用手向外面指責，那幾個人每人拿着一瓦罐的酒出去了。

「我看，」施米夫說：「你們的朋友是會有一點麻煩了！」

「他風流成性，就讓他受一點教訓好了！」林鈴微笑着說。李敏不由得詫異地瞥了林鈴一眼，她知道林鈴對司馬洛並無惡意的，林鈴這樣講一定是有她的原因。

施米夫又說：「這裏的東西實在也不好吃，何不到我家去呢？我們可以舒舒服服地談話。」

「你家？」李敏問。

「在油田那邊。」施米夫說。

「在五十公里之外？」李敏說。

施米夫又微笑。「我有特種的交通工具，很快的！」

他站起來，作了一個邀請的手勢。

林鈴與李敏是無法不接受他的邀請，其實是江思靜也無法不接受他的邀請，即是因爲施米夫聲明他是認識江思靜的父親的，而既然江思靜是來想要回他的父親的屍體，他就不能不聽聽施米夫究竟有些什麼話講，施米夫這樣自己過來自我介紹，那麼他一定是有一個目的，於是他們跟隨着施米夫出去。

他們通過樹林，到了另外一片空地上，就看到了施米夫的交通工具，原來那是一艘汽墊船。這種船是頗適合在荒野中行駛的，那是因爲它的底下有螺旋槳，把空氣推向下面，而使船身升起來，這樣，船行起來就是駛在一層氣墊上，不受地面的崎嶇乾濕的影響，而這是一艘大型的氣墊船，假如有較細小的樹擋路，亦是會給它撞開的。

× × ×

在另一面，那幾個油田工人則已經找到了司馬洛了。果然是一如拉沙所料，他是與「公主」珍美在一起。

其中一個油田工人吼叫聲，兇罵着就向司馬洛衝過來。珍美連忙擋在司馬洛的面前，叫道：「不要，你們不要亂來！」

但是那人不管，而司馬洛則一閃身離開了她的身後，向旁邊移了開去，因此那人亦是不衝向珍美，而是衝向旁邊的司馬洛了。

這似乎不是講道理的場合。

司馬洛再一閃閃到了一棵樹的後面，那人不能夠隔着樹幹揮拳，就祇有企圖繞過樹幹，但他向左，司馬洛向右，他向右，司馬洛則向左。

珍美還是在叫：「不要，不要！」

但他們乃是爲了他而吃醋的，其他事情，他們也許可以對她唯命是聽，但是對着這個乃是他們的情敵的司馬洛，他們則是做不到這樣大方了。

另外的幾個人亦相繼趕到了。

本來以他們的強壯健碩，而人數又多，情形對司馬洛是相當不利的，尤其是他們把司馬洛包圍起來，就更加不易脫身了，不過也幸而他們此時乃是在樹林之中，有一棵一棵的樹幹阻攔着，包圍是不大有效的。

司馬洛在那裏竄來竄去，躲避着，那些人就是無法追上他。

而司馬洛一直都在極力躲避着，那些人就是無法追上他。

而司馬洛一直都在極力避免與他們打鬥，也相信這些不過是空有一身牛力的莽夫，而以他的精通搏擊之術，他不難把他們逐個擊倒，但他不想這樣做，乃是因爲假如他把他們全部擊倒了之後，他就更加會成爲他們的尋仇對象，而他亦是會更加惹人注意。

「你們停下來！」珍美叫道：「你們還想再殺人嗎？」

這話一講出來，那些人就忽然洩氣停了下來，而珍美亦馬上用手掩着嘴巴，後悔自己說錯了話似的。

這時，又有一個他們的人跑着趕到來了。

這人比那幾個更加高大和強壯，但是卻並不是來幫手的，他以一把雄壯的聲音吼叫道：「你們在幹什麼？」

珍美也叫道：「約翰牛，你快制止他們！」

這個叫約翰牛的人顯然是管工之類，那些人是要服從他的，而那些人見到了約翰牛，也果然是有如老鼠見到了貓兒似的，不敢再動了，其中一人說：「我們不過是來玩玩罷了。」

「在樹林中有什麼好玩？」約翰牛說：「回到村子裏去吧！」

「我們是來請珍美陪我們回去喝酒！」另一人說。

珍美憤怒地瞪着眼睛：「你們當我是什麼？我又不是酒吧女郎，我有什麼義務一定要陪你們？」

約翰牛微笑道：「他們這祇是善意的邀請罷了！」

「他們有權邀請，我也有權拒絕，」珍美說：「你沒有看見我有一位朋友在這裏嗎？」

「哦，」約翰牛說：「這位是——」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也用他們聽得懂的英語說。

「司馬洛先生，」約翰牛說：「你眞本事，也許，女人通常是喜歡溫柔的，她們不大明白，其實男人最寶貴的本錢還是強壯，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保護她！」

「我也可以保護珍美！」司馬洛說。

他也看出，這個約翰牛實在並沒有主持公道的企圖，他不過是不想鬧事。

「哦，」約翰牛說：「你也能保護她麼？」

一個油田工人也諷刺地說：「他剛才保護自己也正忙得很呢！」

「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教你們的，」司馬洛說：「那就是什麼叫禮貌，什麼叫丈夫氣概，禮貌就是不強逼一個女人做不願意做的事情，而丈夫氣概就是不會用許多人去圍攻一個人，這叫勝之不武。」

「那我們一對一如何？」其中一個工人提議。「你選擇一個！」

「很好，」司馬洛說：「假如要我選擇，那我選擇約翰牛先生吧，既然他是你們的代表。」

「你瘋了！」珍美馬上叫道。

約翰牛伸出舌頭舐舐嘴唇。「你要跟我打？」

「以後吧，」司馬洛說：「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間。現在我沒有空！」

「唔，以後吧，」約翰牛又微笑：「明天，你就離開這裏了，這個挑戰也不會實現了。」

「本來我是打算明天走的，」司馬洛說：「但是你們給了我一個留下來的理由，假如我明天走，我就是狗養的！」

珍美焦急地扯着他的衣袖，但是話已經說出來了。

約翰牛對他的手下們揮揮手：「我們走吧！」

他們露着輕蔑的神情，哈哈的笑着走了。

珍美很焦急地說道：「你打不過他的呀！」

「讓我來担心好了，」司馬洛說：「但剛才妳說他們殺過人？」

「我——我有這樣講過嗎？」珍美吶吶着。

「假如妳沒有講過，」司馬洛說：「那當然就是我聽錯了。」他的語氣則是在表示尊重珍美，明知道珍美是在說謊亦不願意進一步揭穿她。

這使珍美大爲慚愧，她伏在司馬洛的肩上，飲泣起來。

司馬洛安慰地輕撫着她的頭髮。

珍美飲泣着說：「這都是我不好，事情是由我而起的！」

「究竟發生過什麼呢？」司馬洛問：「假如你不想講，就不要提，最好就是要索性把這件事情忘掉！」

「我不能忘記，」珍美說：「他們的確是殺死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外來的老人，有一次……我……他們一定要強逼我喝酒，這個老人過來干涉，他們就打起來，這個老人已經很老，他給打死了！」

「眞可惜，」司馬洛說：「這個老人是妳的——？」

「不，不是那個，」珍美馬上又搖頭否認，「他祇是打抱不平，但是他又不自量力，我要制止也已經太遲了——」

「哦，原來有這樣一件事。」司馬洛說。

「他是沒有其他企圖的，」珍美說：「這一點我可以肯定，我也可以發誓，他祇是要保護我！」

「有時，」司馬洛說：「好人是並不容易做的！」

「不過，」珍美說：「可以告慰的就是，他的靈魂一定會升上天堂，因爲這裏的人把他葬在靈屍塔內！」

她現在講的老人，顯然就是江思靜的父親了，所謂爲了女人打架而死去了，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司馬洛說：「妳眞的相信那個嗎？」

珍美抬起頭來，嚴肅地看着他：「靈魂的事情，假如你是誠心相信的，那就是存在的了，我們都希望他上天堂，而酋長也很敬重他的行爲，所以才會把他葬進靈屍塔。」

司馬洛在心中苦笑，假如不是酋長那麼善心，也許事情就不會弄到這麼麻煩了，有時，的確是好人難做的。

他說：「這位老先生有名字的嗎？」

「一位林先生，」珍美說道：「眞可惜，我連他叫什麼名字，都沒有機會弄清楚。」

爲了某種理由，江思靜的父親並不是用自己的眞姓名出現在這個地方的。

司馬洛不由得奇怪，那究竟是一個什麼理由。

他又說：「那麼殺人的人又如何呢？就這樣算數了嗎？」

「是他們的其中一個，」珍美說道：「但是祇有他們自己知道是哪一個，而他們當然不會指證自己人，而且，他們的老板施米夫的勢力又是很大的，酋長的兒子拉沙也是靠施米夫支持而辦他的旅遊事業的。」

「唔，」司馬洛說：「就是那個酋長並不太喜歡的兒子拉沙！」

「是呀，」珍美說：「不過，這個世界是不應該冤冤相報的，殺人的人，自己一定不會有好結果。」她又焦急地搖着司馬洛：「你！你不能夠跟約翰牛打架，你是打不過他的！爲了我而受到傷害，那是不值得的！」

「爲什麼妳遍遍會把自己的價值看得這樣低呢？」司馬洛說：「一般人總是把自己看得很高的！」

「我不算什麼，」珍美說：「我不過是一個孤女罷了，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重要性。」

「至少你對這個世界沒有害處，」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在奇怪，像妳這樣的一個好女孩子，怎麼會在這個地方的呢？」

「這個故事，講起來就很長了。」珍美說。

「假如妳想講的話，」司馬洛說，「我是很有興趣聽的，而且，我們也有的是時間！」

（未完・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有情自相逢　義結金蘭盟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下武林」店的杭州分店總管宇文顯接待了兩位客人雷嘯天、仇如海，想試探他們的身份，適値總店派來巡監華心易出巡，便設計將犯店規的夥伴丁二痲子處死，華心易協助丁二痲子佯作投靠雷嘯天、仇如海，求他們搭救，雷、仇二人從各方面巳知道天下武林店的情況，雖然不清楚華心易是什麼人，但爲愼重起見，決定拒絕他們的要求。華心易見計難得逞，先將丁二痲子殺害，又派宇文顯對雷、仇二人說華心易、丁二痲子偷了店裏的金子，希望協助捉拿歸案，而自己再去請求雷、仇二人搭救，雷嘯天、仇如海不爲所動，防他有詐……

華心易道：「雷爺，小老兒要想送死，大可早就自投羅網，何必費盡心力，躲躲閃閃的來找雷爺呢？」

雷嘯天皺眉道：「依你要怎麼辦？」

華心易道：「小老兒怎敢要求。」

雷嘯天沉聲道：「我想你不必再矯作甚麼了，有話說個明白！」

華心易似乎很不好意思的樣子道：「若是能容小老兒替兩位……眞不好意思出口，唉！雷爺，收小老兒作個隨僕吧，這樣……」

雷嘯天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華老頭兒，你這可是眞心話？」

華心易說道：「小老兒這大年紀，難道……」

「難道」二字剛剛出口，雷嘯天驀地沉聲喝道：「老匹夫！你當我不知道你是那個，打！」

話到掌到，以七成眞力挾雷霆之勢，劈向華心易的右肩，雷嘯天的左手出式如爪，抓奔華心易胸口！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任憑華心易如何老辣，也不由驚心動魄，何況雷嘯天掌爪凌厲，決非矯搏！

因之，華心易立即下意識的滑步左斜，以無比巧妙的「雲燕翻翼」一招，避過雷嘯天威凌之一擊！

雷嘯天冷笑出聲，身形欺上，道：「好身法，再接一招！」

這次雷嘯天却施展出罕絕的功力，雙掌虛攝，勁風巳臨華心易頭頂，華心易避巳不及，猛集八成眞力迎上！

四掌相抵，華心易連退兩步，雷嘯天返震三尺，看上去正是半斤八兩，難分勝負强弱！

雷嘯天竟然不再攻擊，收勢而退，如巨松端立，寒着一張臉，虎目中精光注射，逼視着華心易！

仇如海俊目含威，臉上帶着冷笑，也不瞬的看他！

華心易業巳回味過來，知上了雷嘯天的當，形藏巳露，又恨又氣却又羞惱不得，正沉思以何言答對，雷嘯天却巳以冷得令人骨寒的語調，道：「閣下好身手！」

華心易笑笑，拱手道：「彼此彼此，再見！」

這老兒刁猾至極，說走就走！

那知他脚步才起，人影閃處，仇如海巳當門而立，目光依然罩在他的身上，但却阻死了退路。

雷嘯天嘿嘿兩聲，道：「朋友，千金何在？」

華心易一楞，道：「什麼千金？哦……是說被盜的千兩黃金嗎？」

雷嘯天不理睬他，却對仇如海道：「仇兄弟注意，他若想逃，儘管往死裏招呼他！」

說着，閃身到了窗下，揚聲對外面喊道：「偷盜千兩黃金的飛賊華心易，巳被困此樓！」

樓外隱身暗處的宇文顯，正準備着隨時接應華心易，聞言一楞，料知必然事敗，祇好應聲而出，登樓察看。

仇如海放進了宇文顯，雷嘯天立即一指華心易道：「總管要找的可是此人？」

宇文顯一看當時情形，巳知端倪，馬上頷首道：「正是此人，這眞要感謝雷朋友帮忙。」

說着，伸手一抓華心易的左臂，道：「姓華的，放光棍點，走！」

說走就要走，雷嘯天突然開口道：「且慢，總管忘記咱們的約定了？」

宇文顯祇得鬆手道：「我認爲雷朋友巳經問過……」

雷嘯天插口道：「總管沒認錯人？」

宇文顯答道：「沒有錯，還有個丁大寶……」

雷嘯天再次插口道：「此人怎會住進貴店？」

宇文顯道：「他是北五省『鐵筆帮』中的人！」

雷嘯天一楞，繼之道：「住敞房？」

宇文顯一笑道：「憑他這點角色，也祇配住敞房！」

雷嘯天也一笑道：「若眞以此人功力，而祇配住在敞房中的話，不瞞總管說，雷某也祇好搬進大敞房了！」

宇文顯不能不明知故問，道：「雷朋友此言怎講？」

雷嘯天別有用心的說道：「雷某之言，若總管肯以全力向華朋友一擊的話，相信不必雷某多作解釋，總管就會明白原由了！」

宇文顯暗中心驚，表面上若無其事的說道：「難道他是個人物？」

仇如海始終沒有開口，如今却接上了一句道：「若按貴店等級來說，華朋友有資格住進武字樓！」

宇文顯又是一驚，現在他越法明白，華心易非但此謀未遂，並且巳經和雷、仇兩人試過身手。

雷嘯天這時正色說道：「華朋友眞是『魯東』鐵筆帮的人物？」

華心易受不少窩囊氣，不由震聲道：「不假！」

雷嘯天依然正色地說道：「貴帮主『鐵筆』邊天壽，名震天下，雷某深信閣下在貴帮中的地位一定不會低微，請問是何身份？」

華心易出身是一絲不假的「鐵筆帮」身份果然不低，雷嘯天問這些，自然難不住他，立刻答道：「雷朋友好眼力，老朽是敝帮中的『江南堂主』！」

雷嘯天心頭一凜，沉聲道：「閣下以堂主之尊，當不至於偷竊千兩黃金吧？」

華心易一笑，道：「老朽早就說過，那是『欲加之罪』！」

雷嘯天道：「然則故掩形藏，甘居敞房，意圖何爲？」

宇文顯立刻接話道：「雷朋友，關於這些事，似應由本店來問！」

雷嘯天把臉一正，道：「話是不錯，祇是這次必須例外！」

宇文顯在他們的輪年的總監面前，不能示弱，嘿嘿的冷笑連聲，以一種傲慢而輕蔑對方的態度，道：「本總管看不出有例外的可能！」

雷嘯天字字含威的說道：「此人一再欺人，竟欲爲雷某隨僕，必有圖謀雷某者，雷某不能不問，此例外原因之一！」

華心易看了宇文顯一眼，宇文顯立即開口道：「這一點自應說個明白，不過以本總管微薄的經驗來判斷，姓華的當時急欲逃遁迫而出此下策……」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總管，雷某可能問一句較爲過份的話？」

宇文顯說道：「遇疑則質，乃我輩當爲！」

雷嘯天一笑道：「如此請恕雷某直問，貴占除總管的功力罕絕高超外，可還另有比總管功力技藝深厚的高手？」

宇文顯道：「此乃敝店秘密，恕難作答！」

雷嘯天話鋒一變，說道：「華朋友的功力，比總管高些，要想逃離本店，隨時皆可，因之這被迫而出下策的話，令人難信！」

華心易看出宇文顯巳難招架，開口道：「雷朋友說的不錯，老朽承認另有目的，這目的稍待再談，現在先問雷朋友一句，老朽能够坐下嗎？」

雷嘯天揮手示坐，四人遂皆各據一位，華心易又道：「老朽再問雷朋友一句，除上述原由，老朽應當先答所問外，可還另有其他的原因嗎？」

雷嘯天神色轉爲十分嚴肅，道：「有，有另外一個更重大的原因！」

華心易道：「老朽洗耳恭聽！」

雷嘯天一字字如敲金玉般，緩緩道：「因你並非『鐵筆帮』中『江南堂』的堂主！」

此言出口，宇文顯心頭一凜，華心易却神色陡變，那枯瘦的黑臉，由蒼白中泛出殺氣，目射毒火道：「姓雷的，這句話可要負責！」

雷嘯天沉聲道：「當然！」

華心易道：「拿證據出來！」

雷嘯天却說道：「哼！你先拿信物出來！」

華心易怒喝一聲：「好！」右手一縮，進了袖中，接着倏地探出，五指微揚，一記敲木聲響，八仙桌上巳插着一支烏亮的三寸鐵筆，正是「鐵筆帮」的信物，筆上還鑄着三個金字，那是「江南堂」！

仇如海雖不知什麼是「鐵筆帮」，但在華心易打出三寸小鐵筆之後，却巳知雷嘯天猜錯了對方，不由暗中焦急！

那知雷嘯天非但毫無不安之狀，反而若無其事的瞥了這小小鐵筆一眼，微微一笑，又道：「就祇有這個？」

華心易怒聲道：「難道還有他物！」

雷嘯天一笑，左手緩緩探入懷中，道：「當然，要不我怎說你是個……」

話聲中，左手倏地自懷中伸出，向上一揚，衆人眼神不由的也隨之觀望，豈料雷嘯天身形疾移，右手探處，巳將八仙桌上插着的小小鐵筆，握於掌中，並且立即放於囊內！

華心易再次上當，殺人之心油然而起，暴喝一聲道：「鼠輩找死！」

怒喝之下，右掌變爪，直抓雷嘯天面門，雷嘯天似知華心易這一招的厲害，竟不招架，右閃避過！

華心易怎肯罷休，雙掌飛揚，再次撲上！

雷嘯天依然不戰，身形再施，一閃就閃到仇如海身後。華心易獰笑着，一步步逼向前去，雷嘯天似是看出仇如海想要阻攔，立刻擺手說道：「仇兄弟，你別管此事！」

一言分心，先機巳失，華心易一幌而到，雙掌看似要向下撲，怎料中途倏地變勢，竟彈出五股勁風，罩定雷嘯天的前胸四處死穴！

雷嘯天神色凝重，當勁風即將上身的刹那，祇見他身形一錯，一旋，一閃，竟又避了開來！

華心易似巳怒極，黑牙咬得咯咯直響，又逼上前去，這次雷嘯天却不等華心易出手，巳沉聲喝道：「停步束手，聽雷某

一言！」

華心易沙啞着破鑼般的嗓子，道：「先還老夫的信物！」

雷嘯天聲如霹靂般，大聲喝道：「你可是『鐵筆帮』的叛徒，『神筆妙算』華惕？」

華心易猛地連退數步，鼠目露出了懼色，道：「你……你到底是誰？」

宇文顯目睹此情，暗道一聲「糟了！」正要開口，雷嘯天驀地右手探囊再出，業已多了一支金光燦燦的怪筆！

筆長五寸，粗如嬰臂，赤金所鑄，頂端鑄着一龍一鳳，桿上鑄着四個紅字，是「天下由之」！

華心易突見此筆，臉色立成死灰，雷嘯天冷笑道：「華惕！可認識這支筆？」

華心易退了兩步，竟沒答話，雷嘯天震聲又道：「華惕，你將『惕』字析爲『心易』，就認爲能够平安無事？背帮叛道之罪可以不問，但弒師大逆……」

華惕不容雷嘯天將話說完，已獰笑一聲，道：「你身携『鐵筆帮』龍鳳令筆，是帮中的什麼人？」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難爲你身任帮中堂主十年，這還用問？」

華惕冷笑一聲道：「莫非你是現任的『鐵筆帮』主？」

雷嘯天震聲道：「你雖背叛了『鐵筆帮』，但我不信會忘記帮規！」

華惕嘿嘿兩聲，道：「很好，你既是『鐵筆帮』主，這賬非常好算！」

話聲中，華惕右手在腰中一探，銀光一閃，手中已多了一柄寒霞耀目的軟劍，神態也越發猙獰！

雷嘯天那柄寬而厚的長劍，並未帶着，仍置於臥榻之上，但他絲毫不懼，小小金筆一揚，道：「華惕，你應該明白，鐵筆帮成名天下，是在那無敵的『天、地、人』三字的絕技！」

華惕軟劍一顫，又退一步，道：「是又怎樣？」

雷嘯天接話又道：「你更明白，這三字絕技，列代祇傳帮主一人！」

華惕悚然又退了一步，手中軟劍也又倏地一顫！

雷嘯天鄭重的說道：「你既已背叛了『鐵筆帮』，並敢弒師潛遁，想來不會不敢和我動手，震劍而上吧，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華惕揚腕欲攻，雷嘯天却聲調一變，又道：「記住，龍鳳筆令出手，祇用三字絕招，當者無不喪命，華惕，你要全力施展劍法才行！」

華惕雖然十分凜懼那支「龍鳳筆令」，但因面對着宇文顯，不能示弱，咬咬牙，沉聲道：「雷嘯天，老夫早已看出你不是『終南』弟子，果未料錯，龍鳳三字絕招雖狠，老夫却不畏懼！」

雷嘯天一笑道：「很好，我也想看看，你弒師叛道之後，又從那一個瞎了眼的名家身上，得到些什麼絕技！」

華惕雙目噴火，但仍遲遲沒有出手，適時仇如海緩步而近，目光一瞥華惕，劍眉一挑，道：「華老頭，雷大哥說你弒師，是眞是假？」

這句話本來多餘，不過雷嘯天却知道自己這位盟弟，絕對不作或不說無謂的事和話，必有因由。

華惕雖曾目睹過仇如海驚衆絕技，但因並非相搏，畏懼之心甚微，不似對龍鳳金筆那般胆怯，聞言獰容答道：「是又如何？」

仇如海肅色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話罷，不待華惕答話，轉問宇文顯道：「總管意爲如何？」

宇文顯無法答話，却又不能緘默，此人既能主持一方大業，自有過人的機智，眼珠一轉，侃侃說道：「身爲武林中人，當知欺師爲大不道者，自應人人得而誅之，但箇中或有隱衷，故須問個明白！」

話鋒至此一頓，神色故作沉重的又道：「在下身爲敝店此處的總管，不論遇上何事，不得不首以敝店戒規爲先，這一點必須要請三位原宥！」

他將華惕也包括其內，其居心不問可知。

雷嘯天皺眉道：「總管言之似有物未現，何不坦講當面？」

宇文顯回答道：「敝店創立伊始，就有條規限，凡寄居敝店中人，不分等級，不論男女，不管有多深的仇恨，皆不得相搏！」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總管之意，是說現在不能動手了？」

宇文顯含笑點頭道：「仇朋友原諒在下，這是敝店的規定！」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貴店這個規定，不像是維護武林正義！」

宇文顯抗聲道：「仇朋友對敝店的批評，最好三思再說！」

仇如海哼了一聲，道：「在下已三思過三次，貴店非但不像維護武林正義，並且等於是萬惡之輩的避難安樂窩！」

宇文顯沉聲道：「仇朋友，你對敝店的侮辱，怕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仇如海震聲道：「記住！貴店若付不出十倍數目，在下怕很難如貴店之所願！」

宇文顯怒聲道：「仇朋友認爲業已天下無敵？」

仇如海道：「在下武林末學，怎敢這般狂妄，貴店敢立那種莫明其妙的規矩，也許是認爲已能主霸武林了！」

宇文顯辯論不過仇如海，不由轉怒，道：「隨仇朋友怎麼說吧，此處不准搏戰就是不准搏戰！」

仇如海也動了書生的迂勁，道：「在下不惜與貴店敵對，堅持要立刻了斷！」

宇文顯冷哼連聲，道：「朋友不信，敝店有維護所立規定能力的話，請便！」

仇如海霍地轉問雷嘯天道：「大哥怎麼說？」

雷嘯天本不欲在此將結盟之事表明，如今盟弟既已改了稱呼，已不必再隱，遂正色道：「二弟稍待，我問總管一言！」

話鋒一停，對宇文顯道：「雷某兄弟本不想開罪貴店，因無怨仇而言，但總管一定要拿什麼規矩維護華惕，雷某却不能緘默！」

宇文顯道：「雷朋友對敝店有些『欲加之罪』了，雷朋友請莫要忘記，這姓華

的老頭子，是敝店首先急欲擒獲的人！」

雷嘯天道：「雷某並未忘記！」

宇文顯道：「那雷朋友就相信敝店，敝店絕無維護華惕的道理，在下身爲敝店此處的總管，不得不作此要求。」

雷嘯天緩緩點頭道：「雷某武林中人，自知總管之苦，祇是……」

話未說完，宇文顯突然似有所得般的一笑，道：「雷朋友恕在下插言，在下想起了個兩全之策！」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那太好了，雷某願聞。」

宇文顯道：「敝店不日有總店高手駕到，如今在下暫將華惕安置店中，俟敝店總櫃人到之後，此事即可解決。」

仇如海接上一句，問道：「總管有這種把握？」

宇文顯道：「以在下的身份來說，實不能保證此事。」

仇如海冷笑一聲，道：「如此這『即可解決』四字，豈不仍是廢話？」

宇文顯道：「這却不然，仇朋友祇知其一，在下因事發於所屬店中，故而爲難，總櫃來人，有作主的便利和權責。」

仇如海似有所悟，突然問道：「貴總店來人，可是店主？」

宇文顯看了仇如海一眼，道：「在下現尚不知來者何人。」

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宇文顯的這句話，連鬼也不信，不過宇文顯既說不知，再問也是無用。

雷嘯天沉思刹那，才待有言，華惕却已冷着一張醜惡面孔，陰森而猙獰的對仇如海沉聲道：「姓仇的，你讓不讓路？」

仇如海也冷冷地說道：「事未談妥，要走休想！」

華惕聞言驀地嘿嘿兩聲，倏忽全身欺進，雙掌一拍一抓，如火石閃電般擊向無防備的仇如海！

雷嘯天早已有備，以迅捷無倫的快疾身法，到了華惕的身後，右掌已印在了華惕的後心之上！

宇文顯大驚失色，急聲道：「雷朋友且慢！」

雷嘯天震聲道：「雷某絕不會現在殺他，如今等於在救他！」

宇文顯尚未聽出此言之意，仇如海却已一笑道：「大哥眞多事。」

宇文顯如今却瞭然了原由，華惕適時哼了一聲，垂下雙掌，雷嘯天却依然掌印於原處，道：「向後退幾步！」

華惕無言退了兩步，雷嘯天方始收掌，道：「華惕，你再要找死，可沒人多管了！」

話鋒至此一頓，轉對宇文顯道：「總管請你注意，華惕再若意圖逃遁或暗襲仇二弟，設若死於仇二弟之手，那可怨不得別人！」

宇文顯至此，不得不矯作的對華惕說道：「華老頭，你老實點！」

華惕殘眉一皺，忍住怒火，一言不發，仇如海看都不看他一眼，對宇文顯極不客氣的說道：「總管所說貴總店來人，何時可到？」

宇文顯道：「多則三日，也許明日就到！」

仇如海道：「來者能够作主？」

宇文顯頷首道：「當然能够！」

仇如海道：「並非小可多言，總管如何安置華惕？」

宇文顯道：「仇朋友請多原諒，這是本總管的事情！」

仇如海冷冷地說：「小可業已聲明，本不願多言，但無法放心！」

宇文顯道：「此話怎講？」

仇如海一笑道：「華惕功力很高，小可怕……」

宇文顯立即插口道：「敝總店人到之時，本總管還仇朋友個好生生的華惕，若華惕逃遁不見，本總管願負全部責任！」

仇如海意味深長的一笑，問雷嘯天道：「大哥認爲如何？」

雷嘯天沉思未答，華惕却轉身側背對着仇如海，目射兇光，掃視了雷嘯天一眼，轉問宇文顯道：「宇文總管，老夫不能不向閣下提出質疑，難道貴總管就憑這兩個人的話，要老夫受此侮辱？」

宇文顯有苦難言，今朝華惕這個人是丟得很大，但華惕是總店今年的總值監督，對宇文顯來說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華惕如此詢問，似是有心給他難爲，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豈料華惕却怒哼一聲，霍地轉身回去！

這態度，任何人都會認爲是對宇文顯所發，不慮有他，豈料華惕暗中早將「寒煞五鬼手」施出，趁這一轉之便，捷逾石火般打向仇如海！

仇如海這次更是無防，雷嘯天也接應不及，宇文顯在驚心之下，却又有些高興，他極希望仇如海被華惕慘殺！

當然，宇文顯也非常願意，華惕被仇如海擊斃，這樣他非但可以省却三萬禮金，更可從容消去賬目上的漏洞！

宇文顯認定華惕這次的突然偷襲，必可成功，設若失手，仇如海也不會再次饒他，怎樣都有利於自己，因之十分高興。

那知事出意外，就在華惕「寒煞五鬼手」印於仇如海胸前的刹那，人影一閃，仇如海失了踪影！

華惕料知仇如海在已到身後，於是身形一矮，霍地回旋，仍以鬼手拍出，豈料背後竟也沒有仇如海的影子！

華惕心神大震，面色陡變，提力左移，適時，身後傳來一聲凜人心胆的冷笑，立即覺得左軟肋上微微一痲！

此時，雷嘯天已飄身而到，宇文顯也大步而前，華惕恰巧已左移了三尺，仇如海仍然立於原處，一動沒動。

宇文顯爲了顧全面子和身份，不由對華惕道：「華老頭兒，你這……」

仇如海不待宇文顯話罷，冷冷地說道：「宇文總管，適才你曾說過，貴店總櫃來人，少則明朝，多則三日，可來杭州，對不對？」

宇文顯點頭道：「不錯，我說過！」

仇如海頷首道：「總管又說，華惕此人由總管監視到貴總店人來！」

宇文顯回答道：「在下也曾說過，因爲……」

仇如海揮手示止，接口道：「時間不早了，小可與雷大哥皆須息歇一下，如今沒什麼事啦，總管要帶華惕走的話，正是

時候！」

此言出口，非但使宇文顯和華暘大感意外，驚楞一旁，就是雷嘯天，也覺得自己這位盟弟行事難測。

宇文顯在一楞之下，立即醒悟這是唯一退出「武」字一號的機會，不再遲疑，含笑說道：「實在抱歉，使兩位沒能早早休息，失儀失禮之處，請容在下明日謝罪，如今恭敬從命，告辭了。」

說着，一拉華暘的肩臂，道：「華朋友，是時候了，請吧！」

華暘無言相隨宇文顯而出，走到樓梯口時，仇如海突然招呼一聲「且慢」，接着說道：「小可有件事情忘了告訴總管，華暘欺人太甚，兩次偸襲，小可不甘忍受，適時已點了他某處要穴！」

宇文顯聞言驚凜得停步不行，作聲不得，恰正立於門口的雷嘯天，臉上却帶着如夢初醒般的神色。

華暘心頭大凜，驀地抬起頭道：「很好，老夫只要不死，這筆賬總要清算一下的！」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很難說，希望此店總櫃上的來人，不至誤時才好！」

華暘厲聲道：「姓仇的，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仇如海根本不理，示意雷嘯天，轉身回房。

宇文顯却不能就此算了，招呼一聲道：「仇朋友請暫留貴步。」

仇如海再次轉身，面對宇文顯道：「總管有何指教？」

宇文顯含笑道：「是否華老頭被封的穴道，敝總櫃來人能解？」

仇如海道：「也可以這樣說，當然貴總店來人能解更好！」

宇文顯眉頭一皺，道：「在下越聽越覺不明白了，難道……」

仇如海插口道：「華暘還有四個對時好活，總管曾說，貴總店來人至遲三天內可到，若來人準時的話，小可保證華暘不死！」

宇文顯神色陡變，道：「仇朋友是說，那時仇朋友再拍開華老頭的穴？」

仇如海淡然道：「假如貴總店來人，仍願小可幫忙的話，小可自然是義不容辭，不過小可深信，來人必不會再令小可現醜！」

華暘牙咬得「崩崩」響，恨聲道：「姓仇的，從此你要夜夜小心！」

仇如海冷冷一笑，道：「小可從未殺人，若你願逼小可殺你的話，隨便！」

宇文顯故作爲難的神色道：「在下已經作過保證，仇朋友似乎不應該再下狠手了！」

仇如海道：「總管論事理當公正，小可設若技不如人，適才喪命在華暘『寒煞五鬼手』下的話，又當怎麼說？」

宇文顯無言可答，雷嘯天解圍道：「總管請休息去吧，雷某保證，仇兄弟年紀雖輕，却有君子度量，不會一定要華暘的命！」

宇文顯聽出雷嘯天話含激嘲，再留下去，非但與事無補，並且更將招致特殊的難堪，遂一笑說道：「承蒙指教，明日面謝。」

話鋒中，與華暘雙雙拾階而下，背後傳來仇如海話聲道：「華暘只有四個對時可活，小可言盡於此！」

宇文顯和華暘，時正走到梯階之一半，聞聲止步，接着，砰的一聲，傳來「武」字一號關門的震響。

華暘怒哼一聲，轉身欲再登樓一拚，宇文顯緊拉着華暘的左臂，狀極誠懇的悄聲說道：「總監，小不忍則亂大謀，您應該知道，最近就要來的這位是誰，憑這位的功力，何愁到時不能雪恥！」

華暘雖明知宇文顯奸險至極，但在表面上却找不出絲毫虛假，有火發不得，悶哼一聲，大步而去！

× × ×

酒美！菜香！價廉！親切！

這是「西湖」之濱，「水月酒家」的特點。

因之座上客常滿，名傳一時。

今天，是晌午飯口的時候，早已座無虛席。

靠湖一排四個窗戶，這是「水月酒家」最好的座位。

第一個窗下，八仙桌兩對面，坐着雷嘯天和仇如海。

他倆面前各有一壺酒，桌上四樣菜餚，正淺飲低酌，從容的覽望湖天景色，悠閒而舒適。

樓梯聲響，上來了一男一女。

男的，貌如潘安，却有英挺之氣，一柄古鞘長劍，懸於腰間，眉若劍，目如星，年紀僅有二十一、二。

但若仔細觀察，你能從此人冷冰冰的一張臉，和眉目之間，發覺帶着一絲殘酷而狂傲的神色！

女的，十八九歲，一張粉面晶玉雕成，黛眉微挑，朱唇如透熟櫻桃，星眸光射，眞是美絕、艷絕！

身材、高度、五官、四肢，不知是如何搭配得這樣佳妙，不論何處，添一分多了，少一分差了些！

一襲淺藍衣衫，一雙淺藍小蠻靴，靴面繡着「梅花」，肋下掛着一個淺藍色的鏢囊，背後一柄藍鞘古劍！

男的是一身粉衣，金帶，女的是一身淺藍，乍登樓頭，已將所有酒客的目光吸住，喧嘩聲不由也低了下來！

只有雷嘯天和仇如海兩個人，依然目注湖色雲空，頭都不轉，似是根本還沒有看見這一男一女！

「水月酒家」時正客滿，店家顧盼剎那，只有雷嘯天和仇如海那一張八仙桌，空有餘席，遂含笑對那個男子說道：「公子担待，小的去和第一個窗戶的客人商量一下，也許能騰出兩個座頭來，您候一會兒。」

說着才待步向雷嘯天這旁，那青年男子一搖頭，轉身意欲下樓，另覓酒家，少女却瞟了仇如海一眼，道：「哥哥，就這兒吧。」

她不等少年答話，已轉對店小二道：「好啦，你去商量吧！」

店小二到了雷嘯天跟前，略以沉思，却向仇如海道：「小的請公子高升一步，讓小的多賺點錢養家。」

這店小二能言會道，雖然有人說——

車、船、店、腳，無罪都該殺，但那兒沒有好人呢，店小二就這一句話，得到他心中所想的。

仇如海淡然一笑，讓出了位子。

現在，雷嘯天仍然坐在右旁靠窗，仇如海改坐雷嘯天身旁，八仙桌除一面靠窗外，還空着左首和中間。

這一雙年輕的男女，在店小二恭迎下入了座，要了酒菜，可是雷嘯天和仇如海，却依然遠眺湖色毫未注目。

一雙年輕的男女，坐在八仙桌的左一面，女的靠窗，正和雷嘯天仇如海兄弟坐成了對面。

酒樓上，又恢復了剛才的喧嘩，朗笑聲、談話聲、喝呼聲、猜拳聲，配合店小二的喊菜聲，亂成一片！

突然……

咚！咚！咚！咚！

如擂鼓，似巨雷震鳴暴響，由樓梯上傳來！

衆酒客被巨聲所震，幾乎無不轉頭注目樓口，適時，樓梯口上，悠悠飄飄露出來了一個大頭！

衆酒客過半驚咦出聲，實在這顆腦袋太大了，俗語說「頭如麥斗」，決非虛誇，目下這顆頭就比麥斗大！

接着又現露出了上半身，衆酒客不由驚咦聲中，一變爲哈哈大笑，舉座皆笑，聲音震耳。

那大頭上，兩道相距很遠而濃短的白眉，大頭上不見一絲頭髮，滑而光亮，小眼睛，小嘴，雪白的山羊鬍子！

這貌相奇煞，怪煞，怎怪衆酒客嘻嘻哈哈不已。

剎那，這人全身都現露了出來，笑聲更大了，原來這人只長了一個大頭，高不足五尺，四肢短小至極！

一雙手，雪白而嫩，如十歲小兒，上半身長過下半身，大頭重過看來可憐的細脖子多多，的是罕見的怪相貌！

突然……

哄笑之聲半途劃然而停，停得太奇怪，也太突然，因之這廣大的酒樓之上，立即變成了十分寂靜！

只有一串如銀鈴般的嬌笑，仍未停頓，那是出於雷嘯天正對面所坐淺藍色衣衫的少女櫻口！

雷嘯天斜目一瞥樓口，難怪衆酒客突聲劃然而止，原來那大頭老者，正以閃射着無邊殺氣的目光橫掃着衆人！

這目光狠如蛇蠍，毒如天蚣，猙獰得令人毛骨悚然！

大頭老者冷哼一聲，一干酒客俱皆神色陡變的低下了頭，自顧自的吃喝起來，但却無人談話出聲！

那根本不吃海腥的，竟也莫明其妙的伸筷向友人所點的「划水」盤中，不喝酒的，糊里糊塗乾了面前那杯酒！

衆酒客適時忘形而笑，如今却人人自畏，好像這大頭怪人的兩道目光，能够殺人似的，個個胆寒無措！

銀鈴般的嬌笑，却仍未停止，不過酒客却沒人有這勇氣，偸窺一下是誰還在笑的後果如何？

大頭怪人冷酷的目光，最後罩在淺藍衣衫的少女身上，黑眼珠輕轉，也瞥望了另外三個人一眼，又冷哼一聲！

接着，大頭老者皆以如雷般的聲調，對店小二道：「找座，兩個位子！」

他要兩個位子，想必還有同伴要來。

店小二早已看不對，恭恭敬敬含笑向前，道：「小的斗胆給爺回話，小店客滿了。」

大頭老者用手一指雷嘯天等人所坐的那張八仙桌，道：「那裏不是正空着兩個位子嗎？」

店小二暗中叫苦，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小的認爲爺不願意和別人共座……所以……」

大頭老者不待店小二話罷，道：「少囉嗦，快伺候！」

說着，他大踏步向空座處走來！

仇如海不知想些什麼，到現在也沒有移轉遠眺的目光，突覺右膝頭被雷嘯天一碰，接着聽到雷嘯天低聲道：「稍後必有事故發生，二弟要聽愚兄的話，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愚兄沒動，二弟不可多管！」

仇如海看了雷嘯天一眼，似對雷嘯天突然如此囑咐自己，極感意外，原來他正想着心事，對一切皆未發覺。

大頭老者已走到桌前，伸手拉開正面空置的坐位，緩緩坐下，仇如海不由看了他一眼，沒笑，不過臉上却閃過一絲深感意外的神色！

接着又瞥向那美極的少女，目光一亮，暗讚一聲「好美」，然後依舊目望窗外，想他自己的心事。

大頭怪人要了十斤酒，六個小菜，叫店小二擺上兩副筷盞，然後嘿嘿兩聲，眼望着那英挺的年輕男子說道：「幸會，貴姓！」

這少年自入座飲食，就沒有笑過，臉上始終像塊玉板一樣，冰冰冷，此時依然冷冰冰的說：「我不願意和生人說話！」

大頭老者冷哼一聲，說道：「包括老夫？」

少年看都不看一眼，道：「你算什麼東西，能例外！」

這句話又冷又無禮，引起仇如海的注意，才收回目光看向這個少年，豈料一望之下，心頭震盪，久久不止。

這少年似曾相識，但却記不起在何處見過。

仇如海踏入江湖僅有幾天，識人有限，立即沉思，在腦海中搜索這少年的影子，終於沒有記起。

此時大頭老者，碰個無情釘子，竟未羞惱，反而嘻嘻哈哈的笑了，笑聲止住之後，又道：「這位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少年劍眉陡揚，正欲發火，大頭老者已接說道：「老夫看出你們倆人，都活不久了！」

「哦？不會比你老兒先死吧！」

少女却無心的，以右肘壓着少年的左臂，咯咯地一連串如鶯鳴般嬌笑，然後問大頭老者道：「大頭老者，你會看相？」

大頭老者短短濃眉一皺，道：「姑娘，我姓翁！」

少女嫣然一笑，天真無邪的說道：「翁大頭，告訴我嘛，你會看相？」

「噗嗤」之聲，隨着少女的這句話，由各處傳來！

翁老頭似對少女無可奈何，冷冷地道：「不會！」

少女黛眉一挑，道：「那你怎麼胡說八道？」

翁老頭哼了一聲，道：「決非胡說八道！」

少年不耐的沉聲，道：「那是『放狗屁』了？」

翁老頭驀地哈哈怪笑兩聲，道：「告訴你們吧，是老夫不准你們活過三天！」

少年聞言，爽朗的哈哈大笑，道：「老兒！小爺今天就叫你活不過去！」

少女却一拉少年的左臂道：「哥哥別生氣，這種事一生少見，問一問也增見識嘛。」

說着，仍然天眞的問翁姓大頭老者道：「翁大頭，你爲什麼不叫我和哥哥活過三天呢？」

翁老頭無情的說道：「老夫有個規例，凡敢當老夫之面，而恥笑老夫這個相貌的人，都不叫他活過三天！」

少女哦了一聲，道：「剛才笑的人家太多了！」

翁老頭道：「老夫最後却只發現你還在笑！」

少女一點頭道：「不錯，但是我哥哥却沒有笑呀？」

翁老頭道：「他敢罵我，那就非死不可！」「

少年突地起座道：「醜怪老兒，你看錯了小爺！」

翁老頭若無其事接着的說道：「老夫說過三天，現在你不必着急，老夫這個規例，就是爲了留給那些該死的人，一綫生機……」

少女接口道：「什麼生機？」

翁老頭道：「死期是三日後的最後一個時刻，因此你們兄妹還有三整天時間，若能遠去千里，此事就可作罷！」

少女唷了一聲，道：「翁大頭，你的心腸是滿好的，還給人留了一綫生機，祇是三天的時間，若無快馬，怎能跑出一千里呢？」

翁老頭冷冷的說：「老夫就能！」

少女大喜，拍手道：「這就好了！」

翁老頭聞言一楞，道：「好什麼？」

少女道：「你吃喝完了之後就走，越快越好，三天之後，你已經到了千里以外，我笑你的事情不就作罷了嗎？」

翁老頭又是一楞，他幾乎把少女當成個傻子，或者是有心調侃自己，但注目之下，祇見少女一臉正經，天眞無邪，既非傻子，更不像城府極深有心調侃自己，不由對答不上話來！

少女却適時接着說道：「翁大頭，其實你這個規例應該改改，我知道，你絕對沒有爲這個規例殺過人，但是你每天都爲躲避要殺的人來奔跑千里，這太苦了，你這個模樣不能禁止人家笑的，你說對不對呀？」

翁老頭仍然答不上話來，這少女的一言一語，都出自眞誠、坦爽、毫無矯作，似是事情本來應該這樣一般！

翁老頭滿肚子火，就是發不出，沉默了久久，翁老頭突然站起，目注少女，一字字說道：「妳說實話，可知道老夫是誰嗎？」

少女天眞的搖搖頭，道：「從前不認識你，現在却知道你是誰了！」

翁老頭哦了一聲，道：「妳說，老夫是那一個？」

少女一笑道：「是翁大頭，我應該喊你翁老頭，不過你的頭實在是太大了，叫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翁老頭長吁一聲，道：「算我走了背運，今天這件事算了，連你哥哥也放過，不過你可要記住，再相逢最好裝作不識老夫！」

此時，酒菜正好送到，翁老頭却看都不看，拿了塊銀子，大步向樓梯口而去，把店小二楞在一旁。

適時，樓梯口上，如幽靈一般，突現出現了一條長長的影子，那是個長人，足足高有八尺半！

長人尖尖的腦袋，也是禿頭，長而狹小的臉，却配上了兩道濃眉，一雙大眼和一張闊嘴！

這相貌和那翁老頭，恰恰相反，着實令人無法忍俊，衆酒客鑑於剛才的經驗，肚裏大笑，面上却聲色不動！

大頭和長人在樓梯口相逢，長人道：「怎麼回事？」

翁老頭搖着大腦袋，道：「沒什麼，滿座了，咱們上另外一家。」

長人搖搖頭道：「這『水月酒家』的酒菜，是此間第一！」

翁老頭道：「你又不是餓鬼，饞鬼，上那兒不是一樣？」

長人兩道冷酷目光，一掃仇如海坐處，道：「在街上我聽到你和人家說話。」

翁老頭道：「不錯，是我一個故人子女。」

長人用手一指仇如海那一桌，問道：「他們？」

翁老頭道：「明知何必還問！」

長人說道：「那裏正好空着兩個座位嘛！」

翁老頭道：「讓他們晚輩的吃頓安穩飯吧，咱們另找地方。」

長人濃眉一皺，道：「我好像看到你拿銀子給店家？」

翁老頭似不耐煩的說道：「長竿（甘）子，你本來就是賊眼！」

長人姓甘，大頭却叫慣了他「長竿子」，長竿子濃眉再次一皺，搖了搖頭，莫明其妙的說道：「沒有吃東西，幹麼給銀子？」

翁老頭道：「誰像你這麼小氣，既然見到幾個晚輩在吃喝，好意思不會賬就走，眞是的，咱們走啦走啦！」

長竿子搖搖頭，無可奈何的轉身下樓而去，大頭和長竿子走過好久之後，酒客們才敢開口相談。

此時，那英挺的少年，却冷着臉對少女說：「妹妹妳是什麼意思？」

少女似乎莫明乃兄此問，道：「哥哥，什麼事呀？」

少年哼了一聲，道：「還裝糊塗！」

少女星眸連雲，道：「你又發無名火了，眞是的！」

少年怒聲道：「這也叫『無名火』？哼！」

少女生了氣，櫻唇一噘，道：「眞懊悔和你一塊兒出來，動不動就發我的脾氣，我又沒有得罪了你，吃完了飯我要回去啦！」

少年更怒，道：「正好，我本來就不想帶妳來，都是爹爹……」

少女插口道：「爹爹怎樣？你好大的膽呀！」

這句話出於她的口中，非但沒有絲毫威逼脅迫之意，反而聽來像是十分關懷和勸慰，是那樣誠摯。

少年哼了一聲，霍地站起身來道：「妳懊悔和我作伴，我懊悔帶妳出來，現在正好，妳回去妳的，我去幹我的，誰也別管誰。」

說着，看也不看自己妹妹一眼，汗巾把油嘴一擦，仰頸乾了杯中的殘酒，竟然大步下樓走了！

少女急得站起來想喊，驀地看到一干酒客都注視着自己，粉臉一紅，無言的又坐了下來。

一臉受盡委曲的樣子，令人愛煞，憐煞！

少年就這樣走了，沒有回來，少女吃喝似都失去了滋味，雷嘯天濃眉微皺，含笑對少女道：「令兄火氣眞大，姑娘只好耐心等他片刻。」

少女低垂粉臉，委屈的說道：「他不會回來了！」

雷嘯天一笑道：「不會，他……」

少女已插口道：「會的，他永遠是這個樣子，算上這次，他前後一共扔下我不管，抬腿就走，已經八回了！」

仇如海聞言一楞，雷嘯天也不由一呆，此事聞所未聞，兄弟二人不禁互望了一眼，搖頭苦笑。

仇如海想了片刻，遂問道：「姑娘貴姓？」

少女仍未抬頭，但却並不是羞澀，更是仍存委屈，因之令仇如海和雷嘯天越法覺得那少年不盡人情。

少女以銀鈴般聲調，低低的答道：「艾曉梅！」

仇如海心頭猛的一動，却想不出原因何在，他一時理解不到，這原因是他眞正名字中，也有個「梅」字。

雷嘯天適時道：「姑娘既知令兄不會回來，現在就該去追！」

艾曉梅苦笑一聲，道：「早追不上了，就是追得上，他決心獨行的話，早晚還會說走就走，何況我現在身……」

她說不去了，雷嘯天雖覺可疑，却未追問，仇如海更是一向不願問人所不想說的，遂沉默了下來。

半晌之後，仇如海道：「姑娘仙鄉何在？」

艾曉梅回答道：「不很遠，就在『金陵』！」

仇如海道：「姑娘千金之體，不應在外流浪，還是回金陵吧！」

艾曉梅星眸一翻，抬起頭來道：「我回不去！」

雷嘯天和仇如海聞言俱皆一楞，不約而同，道：「這爲什麼？」

艾曉梅粉面微紅，說道：「我不認識路。」

雷嘯天看看仇如海，仇如海瞧瞧雷嘯天，兄弟二人互相搖搖頭，一時竟不知對她說什麼才好。

終於雷嘯天經驗多些，打破沉默，道：「姑娘可知令兄去那裏？」

艾曉梅搖搖頭，道：「他一天很少說過五句話，誰知道他要上那裏！」

雷嘯天長吁一聲，道：「那麼姑娘作何打算？」

艾曉梅星眸閃閃，看看雷嘯天和仇如海，似是有話難以啓齒，仇如海心性忠厚，不由說道：「姑娘若有什麼事要小可辦的，但說無防。」

艾曉梅綻起笑容，天眞的說道：「你不騙我？」

仇如海一笑道：「小可怎能來騙姑娘呢。」

艾曉梅高興的把手一拍，道：「那就好了，你送我回『金陵』好嗎？」

仇如海聞言楞了，他沒想到姑娘竟會說這句話，一時之間呆若木鷄，不知道應如何答話才好！

艾曉梅見此情景，臉上欣慰之色頓失，道：「我知道你是騙我的！」

仇如海俊臉成了紅布，立刻回答道：「不，小可沒有騙姑娘，答應送姑娘回金陵。」

艾曉梅愁容一掃而空，歡笑着道：「我知道你是個好人，走吧！」

仇如海尷尬的看看雷嘯天，雷嘯天暗中嘆息一聲道：「二弟知道路？」

仇如海的臉又紅了，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可以打聽。」

雷嘯天暗中想笑，天下眞有這種怪事，自己連路全不知道，却答應去送別人，但丈夫一諾千金，雷嘯天只好設法解決這個困難了！

雷嘯天想到這裏，悄聲問仇如海道：「二弟，華惕還能活多久？」

這句話問得仇如海一楞，半晌，方始明白原因，道：「小弟是嚇唬他的，怕他逃遁。」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成，二弟，大哥算服了你啦！」

說到這裏，瞥目一看艾姑娘，又道：「不過這件事却須例外！」

仇如海靦覥的一笑，實在，他答應把艾姑娘送到「金陵」城，是欠考慮，是惹人得笑的愚行。

雷嘯天低聲說道：「此事愚兄本來可以替你辦的，一因愚兄怕你獨居爲人所算，再者，你的信約也要緊，決定陪你去趟金陵！」

仇如海感激的說道：「大哥眞好！」

雷嘯天悄悄說道：「此女天仙如花，二弟……」

艾曉梅適時突然開口道：「你們在談論些什麼？」

雷嘯天料知仇如海答不上話，首先接口道：「艾姑娘，我們是結義兄弟，我大些是大哥，他年輕的多，是二弟，我姓『雷』名叫……」

雷嘯天顧左右而言他，豈料艾曉梅插口道：「結義兄弟一定很好玩，對嗎？」

雷嘯天道：「兄友弟恭，是聖賢之教，怎能說是好玩！」

艾曉梅道：「那…結義兄弟幹麼？」

仇如海一笑道：「弟弱兄扶，兄哀弟慰，此兄弟之義！」

艾曉梅道：「不會像我哥哥似的，扔下我不管？」

雷嘯天道：「弟、妹同理，令兄若覺得姑娘那裏錯了，應該勸解，抖手一走，都不是作哥哥的應有態度！」

艾曉梅突然問道：「你們要是我的哥哥，會不會扔下我不管？」

仇如海道：「當然不會！」

艾曉梅神色陡轉虔誠，道：「雷大哥，二哥……」

仇如海接着說道：「我姓仇，叫仇如海。」

艾曉梅接着又道：「仇二哥，我最小，是三妹艾曉梅！」

雷嘯天和仇如海傻了，楞在那兒，說不出話來！

艾曉梅一見他倆這個樣子，道：「大概我不配！」

仇如海慌不迭的說道：「配配配，實在……」

艾曉梅那還容許仇如海再說下去，她更不管這酒樓之上有多少隻眼睛，站起身來，萬福爲禮，說道：「小妹叩見大哥，二哥！」

雷嘯天和仇如海，這一下可變成——土地爺捉「螞蚱」（蝗虫）——慌了神啦！什麼都不顧，拉起了姑娘。

頭也磕了，禮也行了，這小妹是不認不成啦！

雷嘯天到底豪放成性，想了一想，不由哈哈笑道：「好！也好！很好，這也是件武林佳話！」

× × ×

由杭州通往「金陵」的大道上，走着一馬三人！

馬如紅雲，是匹道地的西域名駒，名爲「胭脂追風」！

馬上却無人乘騎，馱着簡單的行囊，地下走的，正是在「水月酒家」結義兄妹的雷、仇、艾三位。

艾曉梅有馬，但她本着作小妹的道理，決不乘騎。

雷嘯天和仇如海雖一再相强，但在兄友弟恭大道理之下，說不過這個小妹，只好三個人一道步行。

雷嘯天經多見廣，仇如海身懷奇技，乍見艾家兄妹，業已看出人家是武林中的高手，因之步行並不覺得慢。

雷嘯天和仇如海並沒有回居處，他們知道，那「武」字樓第一號，只要不親自辭別，宇文總管會永遠留着。

一路上，兄妹三人談笑風生，雷嘯天本就豪放坦爽，仇如海在忠厚識體，艾曉梅不讓鬚眉，比親手足還親！

第一天走了八十里路，不快，當然也不算慢，但因談談說說，却無心中錯過了途中宿店！

此事在雷嘯天說來，家常便飯，仇如海也無所爲，但多了個嬌柔美麗的姑娘，却使雷嘯天深感不安。

適巧，艾曉梅開口說道：「大哥，我餓了！」

雷嘯天臉一紅，道：「三妹，咱們只顧談說的痛快，把宿處邁過去了！」

仇如海本不認識路，自無責任，但却覺得現在沒個吃住的地方，實在無法向小妹交待。

艾曉梅一聽錯過了宿啦，反而開朗的一笑，道：「大哥和二哥累不？」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三妹弱女子，還沒說累，我和妳二哥當然不累！」

艾曉梅調皮的道：「那可不一定！」

仇如海微微一笑道：「大哥，小妹又有妙詞了！」

雷嘯天道：「一路上，我不知上了多少當，被小妹問得張口結舌，但我就不認識，寧願再上一次當，小妹，怎麼說不一定？」

艾曉梅也笑了，掩口道：「女孩子不見得是弱質，有些事男孩子就辦不到！」

雷嘯天道：「什麼？」

艾曉梅道：「木蘭易裝從軍，十二年之久，難辨雌雄，要是換了個男孩子，投入女軍之中，半個時辰就露了馬脚！」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小妹，妳就會專找我這些令人不能抬槓的事說！」

仇如海有文士的風流和情趣，聞言也一笑，說道：「其實小妹這一比，不甚恰當！」

艾曉梅道：「二哥矯情。」

仇如海道：「不，我有道理。」

艾曉梅哦了一聲，道：「我就不信，二哥說說你這道理聽聽。」

仇如海說道：「木蘭從軍十二年，同營軍士，不知其爲女子之身，這就足以證明，男孩子有素不疑人的胸度，個個都是君子！」

艾曉梅想了一下，突然粉面一紅，對雷嘯天道：「大哥，二哥欺負我！」

雷嘯天一笑道：「這要說出事實，否則作大哥的也不能强蠻無理。」

艾曉梅道：「二哥說，昔日木蘭十二年矯飾從軍，未被發覺，是男子的君子坦蕩，這豈非說女子是小人行徑？」

雷嘯天嗯了一聲，轉向仇如海道：「二弟對小妹的指控，怎麼說？」

仇如海搖頭道：「小妹以『想當然』三字控我，無疑與秦檜之『莫須有』三字同功，使小弟無法心服！」

艾曉梅嬌嗔聲「大哥」，道：「二哥將我比成『秦檜』，非同小可！」

雷嘯天看看仇如海，又瞧瞧艾曉梅，搖搖頭道：「一個是八兩，一個正半斤，你們這是成心叫大哥爲難，好了，從今以後，大哥不操你們這種抬槓的心！」

艾曉梅把小蠻靴一跺，道：「不來了，大哥帮着二哥！」

雷嘯天道：「小妹，妳這可就寃枉我了！」

仇如海接口道：「以小犯上，寃枉盟兄，罰！罰！」

艾曉梅一跳丈遠，嬌笑道：「追不上，看怎樣罰！」

仇如海一笑道：「小妹，要是我追得上呢？」

艾曉梅咯咯笑道：「那要抓得住！」

仇如海道：「抓住了的話呢？」

艾曉梅連連霎動星眸，沒有答話。

（未完・三）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眞情遭白眼　歡喜一場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假極樂眞人正想害死方敏，却被一位年輕書生所救迅即逃去，溫魂這才想起，那年輕書生可能就是葉映紅所扮，心中正自焦急，溫魂和假極樂眞人忙又爲應付次日之事而商量對策……次日，極樂觀前，結集了不少武林人物，假極樂眞人煞有其事的當衆宣佈此會是爲溫魂和崑崙三子之間的糾紛而聚會，崑崙三子向溫魂討回「崑崙聖書」，但溫魂堅不承認，雙方引起爭執，假極樂眞人趁機毒死百丈禪師，場面一片混亂……馮瑩突然出現指責假極樂眞人，但現場無人相信，馮瑩更因兩枚藏於髮際的毒針引起師傅誤會……

馮瑩經他指點，心頭一寬，着地之後，立即貼地一滾，又滾出三丈開外，手在地上一按，人便騰空而起，但只是躍高一尺，便如箭離弦，向前平平射出，手再在地上一按，已然來到了懸崖之旁，身子一翻，便自一骨碌地，從山上滾了下去！

却說平台之上，馬算子見突然有人前來打岔，認得來者是醉乞向我，怒道：「向化子，你這算是什麼？」醉乞向我冷冷地道：「小丫頭無罪，你要將她處死，我看不過眼去！」

馬算子大笑三聲，向地上斷指一指，道：「這是什麼？」向我道：「這是你的手指！」此時局面何等嚴重，但向我說話，還兀自形同兒戲，馬算子不由得如同火上加油，道：「不錯，是我的手指，還用你來指教麼？」向我一翻眼睛，道：「老馬，你火氣那麼大，莫非是想要和我動手麼？」

七禽大俠馬算子此時雖然盛怒之下，但他總是個明事理的正派中人，一聽得向我那一句「你火氣那麼大」之語，心中便頓時冷靜了一下道：「我和你動手作甚？我只是恨自己爲人間養大了一條毒龍！」醉乞向我「哈哈」一笑，若是毒龍，還等你下手麼？早在你受傷之後，便已可以溜走了！」

馬算子呆了一呆，向我續道：「我眼見兩枚鐵針，自她髮髻之中飛出，這種放暗器的手法，你可曾教過她？」

馬算子怒道：「她既能弑師，難道便不能跟外人去學麼？」醉乞向我道：「我如今不和你爭辯，只是問你，我放了小丫頭，你要不要和我動手？」

馬算子長嘆一聲，道：「向化子，你一向不理閒事，爲何橫來干涉？」向我冷笑一聲，道：「我和你一樣，何你昨晚堅信溫魔之徒，不會害死千芥大師？你不要和我動手，我走了！」

他來的時候，身形何等快疾，但走之際，却拖着破草鞋，「蹋踺」，「蹋踺」地慢騰騰地跑了開去，先到石獅子旁，拾起了那隻大紅葫蘆，才一步一步地走下石階，回到廣場之上。

馬算子仔細想了一想，只覺得馮瑩雖然有時不免淘氣刁鑽，可是心地却極是善良，弑師一事，本來應該無論如何，不會做的，可是事實俱在，又不能令人有別個想法，心中難過之極，「嗤」地撕下一幅衣襟，裹住了傷處，身形一幌，來到座椅之前，頹然坐下！

那一面，鐵行頭陀與溫魂兩人，自從馬算子一向馮瑩撲去之際，便倏地分開，此時四目對注，對於馬算子突然受傷一事，也分不出心思去多管，一見事情已了，才又各自向前走了幾步。

兩人這一番再又接近，已然勢在必鬭，全是仗本身眞力，硬拚硬上，一交上手，不判生死，便難分手，毫無取巧可言，溫魂本來也毫無把握，可以勝得過佛門高人鐵行頭陀。但她既然看到鐵行頭陀衣袖之上，插有一枚毒針，心中便有了主意，

一到和鐵行頭陀，相隔只有五六尺遠近時，一笑道：「鐵行頭陀，這次眞的要領敎你佛門內功了！」

鐵行頭陀剛才曾試出溫魂的內力，和自己半斤八兩，冷冷地道：「豈敢！」兩人同時一伸手，無聲無息，已然貼到了一起。

這雙掌相交，如此了無聲息，却是大大地出乎廣場上衆人的意料之外。因爲在衆人的想像之中，兩人全是方今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內力一發，幻爲掌風，轟轟發發，理應驚人之極，却不知兩人知道這場生死拚鬪，實在非同小可，說不定拚上幾日幾夜，還不容易判出勝負。在如此持久的比鬪之中，誰能夠保持到最後一刻，尚有力量可以襲擊對方，誰就可以獲勝。

是以一上來，誰也不想太出力，因此雙掌相交之際，連一成功力也沒有用上，當然不會有想像中的那樣猛惡的聲勢！

手掌一相交之後，兩人不約而同，同時吸了一口氣，這才脚踏子午，將內力慢慢逼過，兩人俱都感到自己的內力，一逼到掌緣，便被一股極是强勁的力道，擋退了回來，絲毫不能再前進，更知如今已然交上了手，想要後退，萬萬不能！

魔母溫魂一面將內力源源逼出，一面注視着鐵行頭陀衣袖上的那枚毒針。

那枚毒針，正好在鐵行頭陀抬起與溫魂對掌的那隻衣袖之上，只有寸許不到的一截，露在外面，也就是說，溫魂只要伸手一彈，便可以使得那枚毒針，射入鐵行頭陀的小臂之中！

而只要毒針一射入鐵行頭陀的小臂之中，溫魂也可以穩操勝券。所以溫魂在仔細想妥了動手的程序之後，心中泰然，只是不斷將內力逼出，向對方襲去。當然，她不會在一上來就動手的，她要等到雙方在不多時已然筋疲力盡的時候，才驟然動手，這樣，一則，鐵行頭陀在全神貫注之際，她突然出手彈他的衣袖，也不會引起注意，二則，人人皆知其時將判勝負，毒針一中鐵行頭陀，在人家看來，更是勝得名正言順！

眼下，極樂觀前的形勢，是觀前空地上，魔母溫魂，正和鐵行頭陀對掌，只待時機一到，便下手暗害，再將鐵行頭陀除去，好讓一切事情的發展，全按他們的計劃行事。

馬算子則因爲馮瑩的事，心中既憤恨又沮喪，坐在椅上，一言不發，假極樂眞人則在他身旁監視着他，廣場上衆人眼見兩大高手以內力相拚，都是屏氣靜息以觀，暫時無事可敘，作書人不妨趁此空檔，補敍昨晚方敏被那年輕人救出以後的事。

却說方敏硬接了假極樂眞人一掌之後，騰地後退，眼看再是一掌，壓了下來，一定無法接得住，正將硬拚之際，眼前一花，已然被人挾住，向外疾退出去，方敏不知道那人是敵是友，尚待掙扎，却被那人一舉手，點了穴道，連聲都不能出。眼看溫婆婆和假極樂眞人兩人，疾馳而出，自己被那人所挾，從極樂觀正門，跑下山去，直到半山腰上，那人才將他輕輕地放在一塊大青石上，他自己也坐了下來。

方敏穴道一被封住，便不斷運氣相抗，身子一靜了下來，眞氣運轉更速，連衝幾衝，已然將穴道衝開。方敏自己也料不到那麼容易，便將穴道衝了開來，可知那人毫無惡意，點自己穴道時，下的手並不甚重，連忙一躍而起，只見那人背對自己而坐，忙道：「朋友，咱們還在山下作什麼？還不快上峯頂去，叫醒所有人，好讓他們有個準備？」

方敏天生俠義心腸，全未想到自己也是剛脫險境，只是想到了假極樂眞人的陰謀，若是付諸實行，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浩刦，所以才如此說法。

只見那人緩緩地轉過身子，以袖擦眼，眼中似有淚痕。方敏不禁一怔，想起假極樂眞人曾經呼他作丫頭，則眼前此人，應該是個女子才是，不由講不出話來。只聽得那年輕人「哼」地一聲冷笑道：「你去叫醒衆人，你難道不想一想，他們是不肯相信你講的話？只怕一個字也沒有人肯相信！」

方敏道：「爲什麼？」那年輕人嘆口氣道：「你當然不知道，一個人就算是掬出了心肝，要別人相信他的話是眞的，別人有時也不肯相信哩！」方敏一聽，暗忖他這話像是大有絃外之音，但我和他素不相識，當然不會是對我而言，便道：「那倒不見得，只要你講的是眞話，人家爲什麼不信？」

那年輕人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講話又有什麼用？到人家不相信你的時候，根本你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我就有一個最心愛的人，想和他講眞話，但是他却不肯聽我半句！」

方敏聽到此處，眼前此人，已分明是女子口音，苦笑一下，道：「姑娘，如今挽回山頂之上即將發生的武林浩刦要緊，你要是不上山，我獨個兒去關照衆人了！」身形一幌，便要離開，剛「刷」地竄上了兩丈許，忽然聽得身後，一個銀鈴也似幽怨的聲音叫道：「敏哥！」方敏一聽那個聲音，全身皆爲一震，幾乎從半山腰中，跌了下來，尚幸他功力深厚，連忙一提眞氣，斜刺裏疾滑出丈許，飄然落下，對着那年輕人，怔怔地望了半晌，道：「你……你……」

「你」了半晌，也未曾講出第二個字來，那年輕人一伸手，摘下了頭上的書生巾，在月色之下，立時露出軟緞也似，一頭秀髮，再一轉身，脫了書生袍，現出女裝來，等到再轉過身來時，手上已多了一個皮面具，現在方敏面前的，是一個美到不能再美，臉上的神色，也幽怨到不能再幽怨的美麗女子，不是別人，正是一年以前分手的葉映紅！

在方敏聽到那一聲「敏哥」的呼喚之際，已然認出了是葉映紅所發的聲音，眼下又見葉映紅盈盈地站在自己面前，心中眞不知是什麼滋味！

這一年來，他並有將葉映紅忘懷半分，但是，每當他一想起葉映紅的時候，心頭的恨念，也就不能遏制，他曾千百次地對自己說：「再也不要見她！再也不要見她！」他也曾千百次對自己說：「不要再信她的一句話，不要再信她的一句話！」

當然，他在如此又恨又憤地自言自語時，只是他一個人在旋風島上。或是對着

洶湧的浪花，或是對着呼嘯的旋風。在那荒涼的旋風島上，方敏對着這些黯淡的景象，心中已然不知多少次地下定決心，就算再遇到葉映紅，也決不能原諒她的過錯——這過錯最主要之處，不是在於葉映紅騙了崑崙聖書，也不是在葉映紅要殺害溫婆婆，方敏內心深處，最恨的是葉映紅騙走了他最寶貴的感情，令得他心中的創傷，永遠無法平復！

但是，當他在想那一切的時候，葉映紅都不在他的身邊。

而如今，葉映紅又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

方敏一見到她美麗絕倫的面龐，心中便蕩漾起和她並肩在大草原中奔馳時的感情來，藍天、白雲、輕風、綠草、再加上一對浸浴在愛河中的男女。一切，都是那樣地調和，那樣地優美！

刹那之間，方敏幾乎已要跑過去，緊緊地握着葉映紅的纖手，「好姑娘」三字，也已經衝到了咽喉。但片刻間，這一切都破碎了，像是一幅畫在薄冰上的圖畫，一下子就碎成那樣，連再要補起來都不可能！方敏又想到了葉映紅對自己的欺騙。

雖然，在實則上，葉映紅連一句假話也未曾和他講過，方敏心目中所謂葉映紅對他的欺騙，實則上只是溫魂的播弄，但方敏却如此的深信不疑，以致在心情一陣激動之後，又硬了硬心腸，臉色一沉，道：「原來是你，你還叫我作甚？」

葉映紅初見方敏臉上充滿了激動之色，還只當他心中已然幡然大悟，怎知轉眼之間，他又是臉罩重霜，心中一陣難過，强忍悲痛，幽然道：「敏哥！你當眞不要再理我了？你說，只要對人講眞話，人家一定相信的，爲什麼你連講話的機會，都不給我？」

方敏仰天大笑三聲，道：「你的話我聽得太多了，又何必再聽？你或許已經忘了在草原馳騁時對我所講的話，但我却一個字一個字地記得清清楚楚：我何必再聽你多說？」

葉映紅難過地低下頭去，道：「敏哥，你錯怪我了！我若是忘記了那時對你所講的話，何必再上武當山來見你？」方敏冷笑一聲，道：「誰知道你上武當山來，是幹什麼？又焉知你不是想看着爲你親手傷害的人，是不是够傷心，够凄苦！」

葉映紅叫道：「敏哥！是誰傷了你的心，只要你聽我把事實經過講上一遍，就會明白了！」

方敏冷笑一聲，道：「我沒有空再和你多說。」一個轉身，對天長嘆一聲，眞氣一提，身形突地凌空拔起，「刷刷刷」連竄三下，已然升高了六丈有多！但當他略一息足之際，突然眼前一花，葉映紅身形如飛，已然攔到了他的面前。

方敏毫不考慮，手腕一翻，「呼」地一掌，用力拍了出去，但這一招尚未使老，手腕已然一緊，方敏心中一怔，低頭一看，葉映紅三隻纖指，已然將自己脈門扣住，方敏雖然自知在硬接了假極樂眞人的一掌之後，眞氣運行，已然略受凝滯，但自己出手之快，已盡全力，葉映紅竟然能在電光火石般的一瞬間，將自己脈門扣住，可知她此時武功，已然遠在自己之上，怒喝一聲道：「好哩，崑崙聖書上的武功，果然給你學到了不少！」

葉映紅面如凝霜，道：「不錯，我是得到了崑崙聖書，但却不是像你最親的溫老魔所講那樣，是我偷天換日，以卑汚的手段，得到手中的！」

方敏此時，見葉映紅已然承認崑崙聖書在她手中，那裏還肯相信她所講的一切！冷笑連聲，道：「對哩，那崑崙聖書，是自己飛到你手中來的！」

葉映紅氣得俏臉發白，半晌才道：「渾小子，你如今待上那裏？」方敏道：「我上武當山去，通知馬大俠和鐵行頭陀等人，告訴他們，如今在山上的極樂眞人，乃是假的！」

葉映紅苦笑一下，道：「說你是渾小子，你果然是。如今你是殺害千芥大師的兇手，試問人家是聽你的話，還是聽極樂眞人的話？」

方敏一怔，他只是想着上山去，將自己所遭遇到的一切，講給人家聽，却沒有想到因爲夜來所發生的事，如今根本沒有一個人，會相信自己所說的話！葉映紅接着又道：「還有哩，魔母溫魂是何等樣人，你如今總應該明白了吧？」

方敏心內又是一呆，想起溫婆婆突然撞入密室來，和假極樂眞人的對答，竟像是假極樂眞人如此鉅大陰謀，是和溫婆婆合謀的一般！但在他的心目中，這一個事實，又是萬萬無法被接受的，因此略一思索，便怒道：「我婆婆是怎麼樣的人，我當然知道，何用你多說。」葉映紅一聽他仍如此說法，便知他仍是不相信自己所言，冷冷地道：「好，不論你心中如何想法，我只不准你上山去送死！」

方敏大怒道：「豈有此理！」他右手脈門被葉映紅扣住，但左手却仍然可以活動，一個理字才出口，駢指如戟，「刷」地向葉映紅「肩貞穴」點到，葉映紅一聲長笑，非但不退，反倒一側肩，迎了上來，兩人幾乎同時發動，相隔又近，方敏指一點了上去，滿擬可以一舉而將葉映紅的穴道封住，怎知事實大謬不然，雙手所觸，宛若點中了一塊又韌又滑的牛皮！

以方敏此時的功力而論，這用力一點，寸許厚的紫檀木桌面，也可以戳穿，但是點在葉映紅的肩上，却反覺得手指隱隱作痛！雙指向旁一滑，反被葉映紅伸手，封住了他臂彎下的「尺澤穴」。緊接着纖手連探數探，又已點中方敏的「肩井」，「笑腰」諸穴，方敏簡直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

那幾個穴道，雖然不是要穴，但一被封住，方敏却也動彈不得，只得圓睜雙目，怒道：「姓葉的，你待將怎樣？」

葉映紅凜然道：「不將你怎樣，我只要你聽我說一番話，你若是大聲嚷叫，我一定會不讓你出聲！」方敏性格何等强硬，一生之中，就算是遇到最兇險的情形，也未曾在任何人脅迫之下屈服過。在骷髏洲上，他已然九死一生，依然不肯答應那巨人的請求，便是一例，當下冷笑一聲，道：「除非你點了我的啞穴，否則我愛講話便講話，你却管不了我！」

葉映紅嘆了一口氣，向方敏定定地望了片刻，手一探便將他抓了起來，向前走

去，走不多久，來到了一處較平坦的所在，又將方敏放了下來，道：「敏哥，你聽我講，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就問，如果講完，你仍是不信我，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見你的面，你說如何？」葉映紅在講這一番話的時候，心中痛苦莫名，一面講，一面眼中淚花亂轉，語音誠摯已極。

方敏心中一動，暗忖一個人，若是講的是違心之言，難道眞能表現得如此誠摯？一剎那間，心情幾乎軟了下來，但隨即想起一年之前，當她還是「好姑娘」的時候，綿綿情話，何嘗不是一樣的動聽，便笑道：「我先問你，若是你未曾做虧心事，那崑崙聖書，怎麼會到你手中的？」

葉映紅道：「崑崙聖書是我師傅傳給我的！」方敏忍不住笑，道：「誰？你師傅？」葉映紅道：「不錯，是我師傅，血手印紅掌祖師！」

方敏又是一聲冷笑，道：「崑崙聖書會跑到你師傅手上去，倒也奇了！」

葉映紅道：「事實如此，不由你不信，師傅是在那金毛怪人處得來的，他在那大河盡頭處，以石子擲那金毛怪人，那金毛怪人正搶了我的一柄綠劍，遠遁而去，回手便是一隻玉盒，那玉盒中，便藏了崑崙聖書！」這一切，雖然是事實，但方敏只覺得荒誕不經，那裏肯信？此時，他正在試運眞氣，衝擊穴道，不欲葉映紅對他注意，漫聲道：「嗯，你說下去。」

葉映紅頓了頓，續道：「我在那瀑布上面，見到了金毛怪人，在石後露出一隻眼睛，向我逼視，片刻之間，記憶全部恢復，但下山以後，見了你，你却不由分說，就當我不是好人！」

方敏想起當時的情景，心中的舊創復發，又是一陣難過！

葉映紅續道：「我憤然離去之後，走了不多遠，便遇見了師傅，師傅便告訴我，他得到崑崙聖書的經過，我們兩人，就在那瀑布的頂上，日夜按照崑崙聖書上的功夫練習，怎知三個月前，師傅因爲本來所練的血手功夫太深，若是不練正派的內功，本可無事，一習正派內功，正邪不能並存，一個疏忽，血手印之毒反侵，前後不過一個對時，便自身死！」

方敏連番努力，已然衝開了一個穴道，漫聲應道：「死得一點也不可惜。」

葉映紅並不和他爭執，道：「師傅一生，殺的人不少，沒有死在仇人手下，已然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將師傅埋葬了之後，一個人仍在山頂練功，直到將一部崑崙聖書上的武功學齊，雖然功力尚淺，但我却再也不能在那荒山頂上，繼續躭下去了。」

方敏冷冷地道：「爲什麼？」葉映紅道：「我爲了要找你，我要你知道事實的眞相，不要你被人三兩句話，便蒙蔽了眼睛！」

方敏道：「你說罷！」一面仍是不斷運眞氣去衝擊被封住的穴道。葉映紅吸了一口氣，一雙澄如秋水的秀目，無限情深地望定了方敏，將一年之前，在大河附近，分手之後所發生的事，怎麼在大森林中迷了路，得到了一株七色靈芝，怎樣巧遇魔母溫魂，被她盜了靈芝，又逼出了崑崙聖書，但却只是一塊萬年紅玉，又怎樣地在旋風島上，碰到了揮雲老怪，前來生事，自己巧服了萬載玉精，又得到了綠劍，想逆河而上，尋找方敏的踪跡，終於在懸崖之上，恢復了記憶等事，詳詳細細，連最小的地方，也不漏去，向方敏敍述了一遍。

這一番，少說也講了近兩時辰，等到她講完，天色已然大明，方敏經過兩個多時辰來的努力，已然只剩「肩井穴」未曾衝開，可憐葉映紅嘔心瀝血，爲自己辯白的話，方敏根本只當作耳邊風！

葉映紅講完，停了半响，道：「敏哥！我要講的，已然全講完了，你相信不相信？」方敏此時，正在運氣衝擊最後一個穴道，眼看可以衝開，便無暇去理會葉映紅，葉映紅只當方敏是在靜靜考慮，要鄭重答覆自己，便嘆了一口氣，道：「我爲你解開穴道吧，你要是不信，我也沒有辦法，只好由得你了！」

手一伸，在方敏的肩頭一拍。那一拍，正好解去了方敏的「肩井穴」，方敏陡地一個翻身，向前一竄，便是三丈開外！

這一下變生倉猝，葉映紅不由得莫名其妙，因爲她只當「肩井穴」解開後，還有幾個穴道封住，却料不到方敏在兩個時辰之中已然將眞氣運轉了千百遍，而將其餘的穴道，一齊衝開，不由得急叫道：「敏哥！」但是她一呆之間，方敏身形，接連三個起伏，早已轉過山頭去了，葉映紅心中一陣發獃，才一提眞氣，向前追去。

却說方敏一轉過山頭，便見一條纖細的人影，輕烟也似，向山上掠去，身法快絕，認出正是北天山七禽大俠的徒弟馮瑩，想要出聲呼喚，馮瑩早已「刷刷刷」地向山上穿去，隱沒在亂石之中。

方敏略一停頓，又待向山上趕去時，忽地見眼前人影一閃，一個衣着艷麗的女子，偷偷地掩下山來，方敏心中一奇，暗忖照說此時，山頂之上，正是熱鬧的時候，如何會有人偷下山來，不由得疑雲陡生，滴溜溜一轉，便趕了過去，攔住一看，更是大奇，原來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尙金花！

方敏一見尙金花，更是要問，忙道：「尙姑娘，令師莫名其妙，死在山上，你爲何偷下山來？」尙金花正是爲了弑師一事，已然東窗事發，所以才溜下山來的，一見去路被方敏攔住，臉上竟現驚惶之色，道：「你管不着！」身子一側，便要奪路而行，方敏更是不肯放過，道：「尙姑娘，眞兇尙未找到，任何人不宜下山，你還是快些回去的好！」

尙金花明知一回到山頂，便死多活少，但方敏既然攔住了去路，却也不是好惹的，片刻之間，柔腸百轉，突然轉哗一笑，道：「方少俠，你有所不知，我下山來，眞有緊要的事！」

方敏的心目之中，尙金花雖然嬌妄之極，但是却始終是正派中人，却不知尙金花已然走了極端，竟和屈天景聯成一夥，犯下了瀰天大罪！事實上，不但方敏想不到她會幹出這樣的事，連千芥大師，在紫鬃銀刀尙培，帶了尙金花，上峨嵋金頂，懇請千芥大師收之爲徒時，已然看出她驕縱成性，胆大妄爲，因此不肯將本門上乘武功，傳授與她的佛門高人，也想不到尙

金花竟會幹出這樣的事來呢！

也正爲這樣，尙金花才能在千芥大師萬萬不防的情形之下，以玄鐵所鑄的七孔刀，害了千芥大師，而且千芥大師也眞是命數已盡，尙金花用來害她的兵刃，又恰是無堅勿摧的玄鐵所鑄，若是普通兵刃，以千芥大師武功之高，也不致於遇害！

因此，方敏一聽尙金花說她下山去，乃是有要事，倒也深信不疑道：「尙姑娘有何事下山，可得一聞否？」尙金花此時，心情已然鎭定了下來，回頭一望，未見有人追趕，顯然自己溜下山來一事，尙未爲人發覺，嫣然一笑，道：「你走近些來，我和你說！」方敏果然依言走近幾步，尙金花迎了上去，壓低了聲音，道：「方少俠，此事秘密異常，最好不要給人聽去了！你附耳下來，我大略告訴你！」

方敏聽她講來頭頭是道，更不疑惑，頭一側，尙金花又靠近了他些，幸而方敏是正人君子，不然，和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靠得如此近法，不免要生出遐思來。尙金花櫻嘴凑在方敏耳邊，道：「方少俠，你不知道，山上面，正在追究你的下落，而且——」

方敏一聽得武當山頂，正在追究自己的下落，陡地又想起假極樂眞人的陰謀來，不由得全神貫注，道：「怎麼樣？」

怎知尙金花一面講，一面已然在頭上，拔下了一枝碧玉簪來。那碧玉簪長約五寸，尖端銳利，玉質又堅，雖是一件飾物，但此時在尙金花的手中，却可以成爲專刺穴道的厲害兵刃！

只見她續道：「而且，百丈禪師突然大發雷霆，要將溫島主來替死，和馬大俠吵了起來……」尙金花只是信口雌黃，却將那碧玉簪，一點一點移近了方敏背心上的「靈台穴」，直到只有三寸距離，方敏仍是全神貫注，絲毫不察！

那「靈台穴」在人體背後，第六與第七背椎骨之間，乃是督脈上最重要的穴道，若是刺中，萬無生理，尙金花眼看得手，心中高興，一口氣地講了下去，講到一半，突然向前一送，眼看可將方敏一簪刺死之際，突然身旁哈哈一笑，一隻手伸了過來，已然將她緊握玉簪的左手抓住，敢情葉映紅早已悄然來到她的身後，而因爲她的輕功，幾乎已到「借力飄行」的上乘境界，所以兩人絲毫未曾察覺！而葉映紅直到最緊急的關頭，才突然出手，一將尙金花的右手握住，那裏還容她掙扎？肘一撞，已然封住了尙金花的「章門穴」。

方敏見突然有人出現，一驚之下，也向外退了開去，一見這等情形，自然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驚道：「尙姑娘這是做什麼？」

葉映紅冷笑道：「還用問麼？千芥大師一定是她所害的！」

方敏還待不信，但只聽得一個人冷冷地接口道：「不錯！」這次，那聲音突如其來，連葉映紅也吃了一驚，抬頭一看，只見揮雲老怪滿面怒色，後面跟着關元化，關元化肩上負着一個死人，正是屈天景！方敏見揮雲老怪突然現身，奇道：「是她害了千芥大師，你怎麼知道？」揮雲老怪一聲冷笑，道：「這賤人下手弑師，作出了連黑道上下三濫都不肯做的事，可笑佛門高人，竟然有此後人，我師弟屈死，這賤人怎能獨活？」

手向前一揚，一掌便要當胸印下，葉映紅正在尙金花的身後，雖然感到尙金花犯此惡行，死不足惜，但是却也不應該死在揮雲老怪的手下，一見揮雲老怪，皓腕翻處，一掌反迎了上來，兩人出手俱甚快疾，「叭」地一聲，雙掌互交，揮雲老怪一掌雖然用足了全力，但也被葉映紅「騰」地震退了一步！

這一下，當眞大大地出於揮雲老怪的意料之外，在揮雲老怪的心目之中，只當邪派之中，除了魔母溫魂一人之外，已然要數自己爲尊，而正派之中，能與自己爲敵的，也不過有數的幾人而已，他自然認得葉映紅，正是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却做夢也想不到葉映紅在一年之中，先服萬載藍田玉實之精，後得崑崙聖書之助，只不過一年工夫，武功已然在他之上！

揮雲老怪一步退出之後，才知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年不涉江湖，年輕的一輩之中，已然出了這樣難得的人才，面色一變，道：「此女死有餘辜，你如何出手維護她？」葉映紅道：「她雖是死有餘辜，但是却不應該死在你手，我自會押他上山，交給佛門兩大高手處理！」揮雲老怪「嘿」地一聲，道：「如此也好！」手向後一招，道：「元化，咱們走吧！」

兩人剛要離開，方敏一雙俊眼，早已停在關元化身上多時，想起母親帶着自己，在雪地中奔跑之際，就是這個關元化，手揮長鞭，緊緊地跟在後面，終於使母親中了一鞭，而那一鞭，也是母親致死的原因，心頭熱血沸騰，一見兩人要走，忙道：「姓關的，請你略停片刻！」關元化此番上山，本來只當可以爲西崆峒揚名一番，怎知在武當山上的，全是方今武林之中頂兒尖兒的人物，揮雲老怪武功雖高，但一比之下，却比了下去，以致屈天景之死，揮雲老怪只得眼睜睜地看着，如今不但連已成名的高手，不是對手，甚至連一個從未見過的年輕女娃，竟然也能一掌將師傅震退，當眞是匪夷所思，因此一聽得方敏叫喚，心中便是一懍，轉頭道：「這位朋友，面生得很哇，不知有何指教？」

方敏踏前一步，道：「你說我面生，我却還記得你。八年之前，關外大雪紛飛，你曾經做過些什麼事？」關元化一聽這口氣，分明是有心挑釁來了，冷冷地道：「關某人遨遊江湖，那裏能記得這許多事情！」

口中雖是如此說，但心內却在不斷思索，想記起究在何處，曾見過這樣一個年輕人來。方敏聽他講得輕鬆，大笑一聲，道：「姓關的，當日你一鞭抽在我母親的背上，我還是一個小孩子，那時候的情景，只怕你也想不起來了吧！」

一言提醒了關元化，不由得哈哈一笑，道：「我當你是誰，原來是你這個小雜種！」

關元化那一笑，旣然邪惡無比，出言又那麼難聽，方敏心頭怒火，再也按捺不住，厲聲叱道：「我母親因那一鞭而死，今日你償債之期到了！」關元化冷笑一聲，道：「小雜種，你要來尋我生事，還差着幾年嗎，當年你媽和我雙宿雙飛，曾有

三個多月的夫妻名份，後來碰到了方老頭，才棄我而去，你不知是不是方老頭所生的哩，還有什麼值得得意的？」

方敏自出生以來，耳際從來也未曾聽過這樣汚穢的下流話，氣得俊臉煞白，反手一摘，已然將七孔刀摘在手中，揮雲老怪在一旁一見兩人要動手，唯恐關元化不是方敏的敵手，打橫一步跨出，但他這裏身才落地，那邊葉映紅如影附形，也立即跟了上來！

揮雲老怪手按腰間，已然握住了長鞭，兩眼盯住了葉映紅，却不先動手。

葉映紅也只是似笑地望着他，好整以暇，只是將他看住，不讓他出手去助關元化。關元化一見方敏七孔刀出手，肩頭一聳，負在肩上的屈天景便「刷」地一聲，飛了出去，後退一步，仰天一笑，道：「小雜種，要和你的爸爸動手麼？黑道之上，你名份上的爸爸，少說也有二十個之多，只怕你要求一個好名聲，要想害，也害不了那麼多哩！」

方敏本來心中已怒到了極點，但是聽得關元化三番兩次，如此說法，而且道來眉飛色舞，極是自然，不由得猛地想起母親在羊皮反面留的那封信來，在那封信已完之後，還特爲註上了一筆，說自己是十惡不赦的黑道人物。

任何壞人，在自己至親愛的人面前，總是想掩飾自己的醜惡面目的，作爲一個女子，當然更沒有理由，在自己兒子的面前，道出以往醜惡的一生，雖然知道當兒子看到那封信時，自己已然死去，但也不會給兒子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的。唯一的可能，只有一個，那就是：事實上確是如此，而她以後，又亟爲以前的罪過而後悔，亟想棄邪歸正！

而事實上確是如此，這一點已有許多跡象，可以說明，崑崙六子如此不能見諒他們的大師兄，而必然要逼得他自刎於崑崙山飛雲嶺上，便可以說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了！

方敏一想到自己的母親，當眞可能是聲名狼藉不堪的人，像是立即感到了無數的訕笑之聲，在自己耳邊響起，關元化的那邪惡的笑聲，更是如尖針一樣，無情地刺着他的心靈，七孔刀一招刺去，竟然顯得軟柔無力，他這裏心靈上正受着極大的打擊，關元化豺狠成性，却是一點也不會和他客氣，「哈哈」大笑聲中，長鞭着地捲起，如怪蟒出洞，正是一招「風捲殘雲」，方敏竟如發了傻一樣，絲毫不知趨避，只是兩眼定定地望着前方，眼色空洞無比，眼看長鞭將要掠到，仍是不知不覺。

葉映紅雖然當時賭氣而行，但是在這一年來，對方敏的思戀之情，却是一絲未變，一見這等情形，大爲着急，剛要出手打救時，眼看不及，連忙氣納丹田，大聲喝道：「這廝胡言亂語，怎麼你便信了？」

這一句話，對方敏來說，不啻是當頭棒喝，立時省起，長鞭已然捲到，方敏急忙一側身，「嗤」地一聲，七孔刀對準長鞭便絞，只聽得「叭叭叭」數聲，長鞭已將七孔刀纏了個結結實實，鞭梢還在方敏右臂，掃了一下。

那一下，雖然令得方敏右臂一陣劇痛，但總算在極點的危急之中，轉危爲安！也祇要渡過了那一下極度的危急，方敏便再也不會怕他，心中一定神，自己對自己道：「不錯，這廝是故意在激怒我，好令我大怒之下，趁機出手！」立即運轉眞氣，右臂疼痛之感頓消，身形一側，左掌疾探，一掌拍出。

那一面，關元化自己一鞭揮出，眼看可將對方連人帶刀，一起捲中，但却在一眨眼間，起了變化，祇落得將對方的兵刃纏住，心內已然發慌，一見掌風習習，疾襲而至，竟然不知厲害，還不肯撤鞭後退，左掌一搖，也迎了上來，「叭」地一聲，雙掌相交。關元化雖然功力深厚，橫行江湖，聲名尙在金羅漢、曹不仁等輩之上，但方敏在旋風島最近一年苦練，內功突飛猛晋，非同小可，觀乎他剛才能一連兩次，運本身眞氣，將被葉映紅封住的穴道衝開便可知一斑。

這一對掌，關元化祇覺對方內力，宛若排山倒海而來，絕對無法抗拒，總算他見機，一覺出不妙，再也不以內力相拚，手一縮已然迴掌撤招，但饒是如此，也已騰地被震退了一步，手中的軟鞭，立時扯得筆也似直，方敏就勢右臂一揚，七孔刀一絞一拉。此時他手中的七孔刀，乃是玄鐵所鑄，無堅不摧，關元化的長鞭，又不是鐵綫蟒的骨筋，而祇是上好牛筋，油浸而成，七孔刀向後一拉，纏在刀身上的軟鞭，立時寸寸斷落，兩人同時覺得手上一輕，一個想逃，一個想趁勢進攻，祇聽得七孔刀銳嘯之聲，滿山坡盡是黑油油的刀影，一招「七星連環」，正是七孔刀法中最爲精妙的招數，關元化全身，已然爲刀影所罩！

揮雲老怪本是會家，一見方敏刀法甫經展開，便已然聲勢如此猛惡，幾乎盡得魔母溫魂眞傳，明知關元化不是敵手，大叱一聲，呼喝之聲，夾在七孔刀淒厲已極的嘯聲中，絲毫不見遜色，身形一跨，待要撲向前去，但是葉映紅却緊緊地盯着他。揮雲老怪祇跨出半步，含蓄極是陰柔的一掌，已然攔在他的面前。

揮雲老怪出道以來，數十年間，也祇有在溫魂手下，敗過兩次，一向妄自尊大，自命爲一代宗主，適才在武當山頂，眼望着師弟爲人擊斃，祇因高手如雲，不敢發作，心內已然怒極，此時竟然連番受制於一個年輕女娃，更激得他心火上升。一見掌到，「刷」地一聲，抓住了揮雲鞭，祇使用尺許長的一截，對準葉映紅的手腕，便抽了下去！

以揮雲老怪的內力而論，當揮雲鞭長得四丈七尺之際，他尙且能順手一抖，便將整條長鞭，抖得筆也似直，此際只有尺許長的一截，直砸而下，內力貫足，勁風驟生，手中所執的，那裏還像是一截軟鞭，簡直是一根鐵棍也似，而且他這一砸，看來極是簡單，實則上內中還蘊藏着極大的變化，若是一砸不中，祇須向前略伸便可趁勢幻出極是厲害的點穴招數，乃是他在旋風島上，吃虧之後苦思一年所想出來的厲害招數，本來專爲對付魔母溫魂而設，此時却對着葉映紅要避免爲他所算，則非被他逼退不可，怎知葉映紅突然手腕一翻，逕向他短鞭反抓而到！

揮雲老怪大笑一聲，心中暗罵不知天

高地厚的賤人！手略一縮，那截短鞭連顫三顫，已然點向葉映紅手腕上「陽谿」，「陽池」和「陽谷」三穴，那三個穴道，分隸三個經脈，祇要任何一個被點中，一條手臂，便自廢去。

揮雲老怪在電光火石之間，改換招式，手中的一截軟鞭，已然拿來作爲點穴橛使喚！

可是他又那裏知道，葉映紅在服食了藍田萬載玉實之後，再據崑崙聖書之內，達摩祖師所遺坐像苦練，武學造詣，已在歷代崑崙掌門長老之上，挖空心思，想闖過而未能達到目的的移位換穴那一關，以本身無上毅力，練了成功！

因此揮雲老怪一招「陽關三叠」，連點她手腕上的三個要穴，雖然着着點中，但是却根本未能封住葉映紅的穴道，葉映紅祇覺得手臂一麻，上翻之勢，祇是略被阻了一阻，疾探而上，已然將這一截軟鞭抓住，順勢一肘，向揮雲老怪的「大包穴」撞去！

揮雲老怪見一招「陽關三叠」使老，對方竟然若無其事，反覺手上一緊，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用力一拉，同時足尖向後一點。

葉映紅雖然穴道未被點中，但揮雲老怪內力貫足的那一截短鞭，在腕間連點三點，力道也是奇大，雖然軟鞭在握，但一剎那間，却未能握實，剛好此時揮雲老怪撤鞭後退，他位居宇內四邪之次，果然不是庸手，「刷」地一聲，軟鞭竟然爲他抽退！

兩人交手，算來祇有兩招，但在心理之上，揮雲老怪却因爲點穴而不中，大爲震動，因此退出之後，一時也不敢再攻。

兩人祇是相隔丈許，對峙起來，而葉映紅所站的位置，仍是將揮雲老怪攔住，使揮雲老怪無法衝向前去助關元化！

那一面，方敏一招「七星連環」，刀影直湧起丈許高下，隨即如雪花鋪地，向下蓋來。關元化祇覺得眼前發花，明知對方手中，祇有一柄七孔刀，而不可能有百數十柄，但是却無法在眼前爲無數刀影之中，分出何柄是實，何柄是虛，再加上七孔刀揮動之際，驚心蕩魄，「嘘嘘」不絕的厲嘯之聲，更是心慌意亂，祇得舞起軟鞭，護住全身再說。

但方敏此際，內力精進，每一招使出，內力便隨招而吐，刀影鋪天蓋地而至，內力所及，也已達丈許方圓，陣陣大力，早已將關元化罩住，關元化鞭才揚起，未及過頂，已然覺得頭頂兩頰，同時一涼，急忙伸手一摸，兩隻耳朵和一綹頭髮，已然被七孔刀齊根削去！

關元化這一驚，當眞是亡魂皆冒，而他心中越是發慌，七孔刀的厲嘯之聲，便越是擾亂他的心神，令得他五內無主，倉惶之間，還想逃走，但身形尙未扭動，胸前一陣劇痛，已被方敏疾探左手，當胸口連衣帶肉，一把抓住！

關元化一被抓住，方敏便收了刀勢，漫天刀影片刻之間，化爲烏有，方敏抓着關元化，向前大踏步地跨出三步，用力一按，將關元化按在一塊大石之上，厲聲叱道：「賊子，你還敢惡言穢語，汚衊我的母親？」關元化轉頭一看，師傅揮雲老怪，正和葉映紅互相對峙，兩隻眼睛，連看都不曾向自己看一眼，明知此次落入人家手中，怎麼樣也無法逃生，索性死得硬些更不出言哀求，大叫道：「你那母親，早年是武林中出名的賊婦，人盡可夫，我何嘗汚衊她來了！」

方敏聽得他仍是如此說法，心中恨極，抓住他的五指一用勁，祇痛得關元化冷汗直標，但是他却仍不改口，道：「你……媽穢行，祇要你能打聽一下，便可知詳情，就算將所有武林中人殺盡，也是無法……洗脫……的……哈……哈……哈……」

他本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此時，打不過方敏，已然身爲人制，但一張口却仍然可以出聲，因此便想令方心中難過，也算是出了一口氣，方敏越聽越怒，大叱一聲，道：「住口！」

那「住口」兩字，發出之際，方敏正惡狠狠地瞪着關元化，離關元化不足一尺，而且是恨極之餘所發，震天動地，滿山皆是回音，關元化那裏禁受得住，五臟翻騰，已然受傷，但是却還沒口罵之不已！

一旁揮雲老怪見關元化身受如此痛苦，直恨不得撕天裂地，祇見葉映紅雖然攔住了自己，但是却不時地向方敏望去，眼中流露出無限關切之意，知道這是可趁之機，正在方敏大喝「住口」之後，葉映紅又聽出方敏心中，苦痛之極，不免又掉過頭去一看。

揮雲老怪早已留心此一時機，一見葉映紅掉頭，身形展動，無聲無息，疾逾輕烟，向方敏撲了過去，待到葉映紅猛地發覺，揮雲老怪已然「刷」地在她身旁掠過，葉映紅急忙探手去抓，一抓却抓了個空，心中一急，大叫道：「敏哥小心！」一掌向地上按去，掌力與山石相觸，人便借力騰起，疾向前追了過去，那正是她師傅臨死之前，所創的無上輕功身法，「立地升天」之法！紅掌祖師的輕功，本就是武林一絕，在他創那「立地升天」輕功身法之際，因爲深參崑崙聖書之妙，實則上武功之高，已到無人能敵的地步，祇惜所練血手印毒掌功夫，太以歹毒，正邪不能並容，而他的聰明才智，又未曾到達貫通正邪兩家之長的地步，因此毒力反侵，自己也等於死在血手印手下！

因此，那一式「立地升天」之法，實在是輕功中的絕頂身法，葉映紅一躍起之後，身軀又向下一沉，已然趕上了揮雲老怪，其時，揮雲老怪離方敏和關元化兩人有五六尺的距離！

葉映紅一趕到，在半空中一個扭身，整個左臂向揮雲老怪撞了過去。

揮雲老怪正好也感到身旁勁風颯然，他在向前撲出之際，已然一掌拍出，想以深厚的掌風，將方敏罩住，因此也無法迴掌相拒，竟和葉映紅不約而同，也是半空中一側身，以肩來迎！

這一下，一個是爲了搶救愛徒性命，一個是爲了心上人的安危，俱都使出了全力，「砰」地一聲，雙肩相撞，揮雲老怪內力本就稍遜一籌，再加上葉映紅手又在地上一按，一個借刀。那地上借刀之法，和「立地升天」，異曲同工。

而揮雲老怪却根本無從着力，一上一

下，又相去甚遠，祇聽得揮雲老怪怪叫一聲，身子如斷綫風箏也似，直向上翻了出去！

正在此際，一條纖細的人影，突然連翻帶跌，從山上疾馳而下，剛好和揮雲老怪，迎個正着。揮雲老怪被葉映紅硬撞了出去，心中又怒又恨，一見對面有人，飛馳而至，也不管是誰，一口惡氣，全都出在來人身上，半空中一個翻騰，「呼」地一掌，掌風過處，砂石亂飛，逕向對方拍出！

直到這時候，方敏看清從山上下來，跑得如此倉徨的，不是別人，正是馮瑩，大叫道：「馮姑娘，小心！」可是馮瑩因爲蒙受了弒師之嫌，好不容易，逃下山來，心神本就恍惚之極，做夢也料不到，會在這半山之上，突然和揮雲老怪相遇，而且對方正在盛怒之下，一掌拍出，全力以赴！

馮瑩祇覺得面前有人攔住，身形極快，又是凌空而至，祇當是師傅追下山來，心中又是一慌，想要後退時，那裏還來得及？揮雲老怪手掌一沉一揚，一陣勁風，已將馮瑩整個人，連同無數碎石殘枝，一起捲出了兩丈開外，掌力放盡，馮瑩已然身在懸崖之外，紮手紮脚，向萬丈峭壁，跌了下去。

方敏在一旁見了這情形，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切間毫無辦法可以救她，猛一低頭，瞥見了關元化，頓時有了主意，一把提起關元化，踏前一步，叫道：「馮姑娘，快以此人墊脚！」力透五指，向前一送，將關元化拋起尺許，再是「砰」地一掌，擊在關元化的背心之上。這一掌力量何等之大，關元化早已氣絕，惡貫滿盈，但是他整個身子，却被方敏那一掌之力，擊得平平向前飛出，剛好馮瑩被揮雲老怪捲出懸崖之後，略一停神，她究竟是名家子弟，已然看出向自己出手的，並非師傅，而是宇內四邪中的揮雲老怪，一提眞氣，在半空中使了一式「孤雁迴翔」，剛好此際，關元化的屍身，已飛到她的脚下，雙足一先一後，跨了出去，一個借力，身子已然「刷」地上升丈許，手一探，已然抓到了一棵小松！

方敏這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祇見馮瑩在小松上一個幌悠，像蕩鞦韆一樣，一個倒栽觔斗，已然脚踏實地，向方敏飛馳而至，一頭撞入方敏懷中，情意無限地叫道：「敏哥！」

她一年之前，在骷髏洲上，和方敏分手，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方敏，又因爲曾誤會方敏會在最危急的時候，和那巨人講過，自己是他最親愛的人，此時身蒙奇寃爲師所逐，方敏已可以說是他唯一的親人，因此一見之下，那裏還顧得到男女之嫌？方敏見她死裏逃生，心中也好生慶慰，輕輕地在她肩上一拍，道：「馮姑娘，你已經沒事了，還怕什麼？」

那口氣，簡直將馮瑩當作小孩子一般，在第三者聽來，更是親暱無比，葉映紅在一旁看了，心中竟不知是什麼滋味！

馮瑩偎在方敏身旁，祇覺得心中的倉徨之感，已然消除了一大半，抬起頭來，一眼望見了葉映紅，奇道：「咦，你怎麼也在這裏？」葉映紅苦笑一下，並不回答，馮瑩一揚左手，道：「你還欠我一個小手指哩！是了！敏哥，我在那紫色大宅之中，突然中了一血手印，一定就是她下的手！」

方敏長嘆一聲，道：「她這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暗中傷人的本領，更是不在話下！」

兩人一問一答，聽在葉映紅的耳中，更是傷心之極，踏前一步，道：「敏哥，這樣說來，我剛才和你講的話，你全不信了？」

方敏冷笑一聲，道：「叫我怎能相信你？」

若是方敏講這話的時候，只是他一個人，葉映的心中，或許還可以在享受了無數的委曲之後，再委曲一下，但方敏在這樣講的時候，却仍然和馮瑩態度親密，緊緊地靠在一起。

試想，一個多情的姑娘，正要向心上人解釋誤會，但心上人却和另一個姑娘，那樣的親密法，誰能够忍受得住？

當下葉映紅慘笑了一聲，說道：「好！楞小子，你將來明白過來了，可不要後悔！」

馮瑩却是一點也不知道方敏和葉映紅之間的糾葛，忙問道：「敏哥你說什麼啊，你有什麼事情不明白了？」

方敏冷冷地道：「我明白得很，就是因爲我心中明白，所以才不上她的當！」

葉映紅心中的創傷，簡直無法彌補，定定地望了方敏一眼，突然轉身向揮雲老怪叱道：「老不死的，人家輕憐密愛，在這兒談情說愛，你還在旁邊作甚，還不快滾？」

揮雲老怪一生之中，以此次所受侮辱爲最大，但是，他却又明知打葉映紅不過，懷着滿腔怒火，身形一幌，便自下山而去。

馮瑩心中大是疑惑，低聲道：「敏哥，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何揮雲老怪看見她，反倒害怕？」方敏尚未回答，葉映紅已然轉過身來，道：「方少俠，怎麼不說啊？講給她聽，我是用了最汚劣的手段，在你身上，搶過了崑崙聖書，所以才有今朝一日的！」

方敏見她雲鬢散亂，臉色煞白，想是心內怒極，但想起她奪書欺情之恨，積鬱難消，大聲道：「是又怎麼樣，難道還寃枉了不成？」

葉映紅聽了，猛地大叫一聲，雙掌齊施，掌風陡生，如天羅地網也似，向兩人罩了下來，出手之快，掌力之强，兩人根本連還手的念頭都不容起，眼看要被她的掌力罩住，就算能不被她掌力震成重傷，也必定要被她掌風，捲下山去。

但就在那一剎間，葉映紅忽然長嘆一聲，硬生生地將雙掌向左一移，改向左面一塊石上擊去，「叭」地一聲，竟然將一塊四五尺見方的山石，打得四分五裂，碎石飛濺！

方敏和馮瑩兩人，心中盡皆駭然，而葉映紅已然旋風也似，衣袂颯颯有聲，懷着無限幽怨，下山去了！

方敏驚魂甫定，道：「馮姑娘，你爲什麼下山來？」

馮瑩心緒紛亂，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頓了一頓，道：「敏哥，山上的極樂眞人是假的，不知怎地，我竟以毒針，傷了師傅，逃下山來！」

那「山上的極樂眞人，乃是假的」一語，方敏是聽得懂的，後一句話，却聽得方敏莫名其妙，一時之間，也無法問清，忙道：「馮姑娘，山上的情形究竟怎樣了？」馮瑩道：「百丈禪師，已然離奇死去，如今怎樣，我也不知道，敏哥，我知道眞極樂眞人，在什麼地方，咱們快去找他出來，要不然，這一場武林浩刼又還有誰能够有這大的力量來挽回？」

方敏一見眞極樂走人還在，忙道：「他在那裏？咱們快去！」馮瑩道：「就在武當山內，不過被困在山腹迷宮之中。」方敏道：「不管怎樣，只要眞極樂眞人一出山，事情不致於糟糕！」兩人身形幌動，向前飄出了丈許，方敏才發現尚金花自彼葉映紅封了穴道之後，一直呆呆地站在當地，便停了脚步，道：「尚姑娘，我深信你此次犯下這等罪行，一定是受了屈天景那厮的調唆，就算論罪，你也未必會死，我們要去尋找眞極樂眞人，不能將你押上山去，你應存悔改之心，我將你穴道解開，你自己上山去吧。」

方敏只以君子之心度人，當作每一個人，敢作敢當，一講完，便伸手將尚金花的穴道解開。

尚金花被封時久，穴道一解，便「嚶」一地聲呻吟，蹲了下去，方敏只當她一定會照自己的話去做，一解開了她的穴道，便和馮瑩飛馳向前，怎知尚金花心入迷途，已然極深。

本來，一個人一生之中，難免有一個時期，會心入迷途，但入了迷途，不論多深，只要知道悔悟，仍是可以幡然改正，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此意。

但尚金花却毫無悔改之意，心中反倒高興已極，摸了摸懷中，千芥大師的那本「如來心經」仍在，連向山上瞧一眼都不，便自下山而去。方敏一時大意，竟而被尚金花走脫！

其實，方敏因爲不知道此時山頂之上的情形，所以才會叫尚金花自行上山待罪，而實際上，此時尚金花就算上了武當山頂，也不會有任何人注意她的，因爲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比拚內力的鐵行頭陀和魔母溫魂的身上。

兩人自從雙掌相交之後，一直一動也未曾動過，直過了小半個時辰，鐵行頭陀身上，陡然冒出了團團熱氣，他人也向前踏了半步。但是片刻之間，溫魂身上，也是熱氣騰騰，向前逼出了半步，一進一退，兩人仍是站在原來的位置上。

只不過在他們進退之際，石上却出現了兩隻深約寸許的脚印。

可知兩人此時，各運全力，生死相拚，已然是誰也不能給稍作退讓了。

衆人一見那兩隻足印，如此之深，心中盡皆駭然，紛紛湧向前來，幾乎已全來到了石階之上，醉乞向我，和其他幾個高手，走得更近。三顯頭陀師徒情切，若不是溫魂和鐵行頭陀兩人比拚的內力，正全力以赴，週身內力迸散，五尺方圓之內，武功稍差的人，根本無法踏前半步，三顯頭陀恨不得走向前去，在溫魂背後，結結實實地印上一掌，助師取勝！

一幌眼，便是一個時辰，這一個時辰，過得又是快，又是慢，使衆人感到快的，是一眨眼間，已然過了那麼久，慢的，是兩人相持到如今，除了各自的面色，越來越是紅潤以外，竟然分不出絲毫勝負！

在這一個時辰之中，溫魂已然將她的內力，向對方運送了一十七道。但是這一十七道內力，却全被對方至陽至純之力，擋了回來，溫魂見多識廣，心中有數，知道若論到內功火候，則自己在鐵行頭陀之上，但是鐵行頭陀所練佛門正宗內功，力道之純正陽剛，却是非同小可，若不是功力深過他許多，便萬難取勝，而自己的功力，却只是比對方略勝少許。

鐵行頭陀在接連擋退了魔母溫魂一十七道內力的進襲之後，也已然明白這個道理，是以只是以逸待勞，眞氣凝聚在右掌掌心，一任對方內力衝襲，堅守不攻，只要一等時機到來，便可以將本身眞力排山倒海也似，向對方襲出！

溫魂連攻之餘，未能佔得絲毫便宜，看來她內力源源而發，像是已佔上風，但是却內力損耗甚多，她自己心中明白，再要這樣下去，再是一個時辰，一等到內力損耗及半，便要爲對方所趁，而到那時候，想留得殘生，也是絕無可能之事。

溫魂既然已經想到了硬比下去的結果，心中當然暗暗吃驚，但也自然而然地想起插在鐵行頭陀衣袖之上的那枚毒針來，將心一橫，驀地裏怪叫一聲，那一聲怪叫，將離得最近的三顯頭陀，醉乞向我等人，嚇只「騰」地一震，而魔母溫魂也已將四道內力，併爲一道，片刻之間，向鐵行頭陀接連襲出了十二道如長江大河，奔瀉無遺、源源不絕的內家眞力。

鐵行頭陀却料不到溫魂會拚着損耗內力，作此一擧，一時之間，難以改守爲攻，「蹬蹬蹬」，被溫魂連逼出四步，脚下「格格」之聲不絕，兩人所過之處，石階盡皆踏碎，而鐵行頭陀一件袈裟，也如爲狂風所拂一般，全都揚了起來。

溫魂一見時機已將成熟，又是一聲大喝，再以十二道內力，如狂風暴雨一般向前襲去，鐵行頭陀雖然早已智珠在握，抱元守一，但溫魂接連兩番急攻，也不禁令得心神旌搖，又一連向後退出了四步，溫魂見機不可失，在第十一、十二道內力，疾吐而出之際，剛要倏地伸手，向鐵行頭陀衣袖上那枚毒針彈去之際，忽然聽得三顯頭陀在一旁叫道：「咦，師傅，你衣袖之上，怎麼會有一枚鐵針？」

溫魂心中大吃一驚，她連番急攻，就是爲了有那一枚鐵針，可供利用，不然，她焉有不知這樣做法，非但不能取勝，反要落敗之理？但陡然之間，却被三顯頭陀細心發現，一切奸謀，無所遁形，如何不急？

但她究竟是個老奸巨滑，心中吃驚，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瞬間的事，立即中指一彈，極輕微的「拍」的一聲，已然將那枚毒針，激射而出，那毒針本就插在衣袖之上，離鐵行頭陀的手臂，不過寸許，經溫魂用力一彈，當然毫無躲避的餘地，直射入小臂之中。



三顯頭陀雖然發覺了鐵行頭陀衣袖上插有鐵針，但終究遲了一步！

不過也幸虧是三顯頭陀及時發現，一言提醒，否則，鐵行頭陀覺得手臂微微一痲，一定不會在意，而武林盛傳數十年的佛門三大高人，也就要先後喪生在武當山極樂觀前！

正因三顯頭陀突然提醒，鐵行頭陀已然猛地一驚，接着小臂一痲，鐵行頭陀已然知道自己被鐵針刺中，同時也立即想到，這枚鐵針之上，一定蘊有奇毒，否則，魔母溫魂，絕不會連番急攻，以此圖勝！鐵般頭陀一覺察到了這點，絕不猶豫，眞氣一吞一吐，就在上臂處相撞，「喀」地一聲，將自己一條右臂，立即斷下。

幸而此時，溫魂十二道內力剛好發完，因此鐵行頭陀自行斷臂之後，一聲長笑，得以從容退出，否則，若是斷臂之時，再被溫魂的內力衝擊一下，更是要受極重的內傷！

鐵行頭陀一退出，立即「嗤」地一聲，撕下了一大幅衣襟，將傷口裹住，只見兩條人影，自座椅遠處飛撲而下，身形同樣快疾，鐵行頭陀一眼便看出那是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人，他因爲不知極樂眞人另有花樣，只當兩人定然是撲下來處置魔母溫魂的，怎知大謬不然，兩人一齊躍到半空，只聽得馬算子大喝一聲：「牛鼻子，你瘋了麼？」

接着，「叭」地一聲，兩人一齊在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落下地來。

因爲兩人的行動，來得那麼突然，而且身法又快，連鐵行頭陀那樣的高手，也未曾確切看清，究竟是發生了什事？

直到兩人一齊落到了地上，再見馬算子身形略凝，極樂眞人却高叫道：「溫島主，鐵行頭陀斷臂之後，原氣未復，此時不斬草除根，更待何時！」一面說，一面疾向馬算子撲去。

七禽大俠馬算子心中不禁大吃一驚，猛地想起馮瑩所言，大叫道：「啊，原來你眞是假的！」向前迎了上去，兩人迅即兎起鶻落大叫道：「噩，原來你眞是假的！」向前迎了上去，兩人迅即兎起鶻落，身形如飛，打成了一團！

那一面，鐵行頭陀斷臂之後，醉乞向我和三顯頭陀兩人，一見情形不好，已然雙雙搶了上去，一上去，便是三招，溫魂見雖然未將鐵行頭陀害死，但也使他斷了一臂，心中高興，雙掌翻飛，身形後退，醉乞向我和三顯頭陀兩人那裏肯放，步步進逼，待到假極樂眞人一聲呼叫發出，溫魂已然退到了插七孔刀之旁。

這時候，上山來的武林高手，一見發生了這樣意料不到的重大變故，呆了一呆之後，頓時大亂，誰也不曾想到去提醒三顯頭陀和向我兩人，而溫魂左手一翻，一掌自左至右，橫掃而出，將三顯頭陀和向我兩人，一起逼退兩步，右手一綽，已然握刀在手，厲嘯陡生，「橫棹江上」，一刀向三顯頭陀橫揮而出，七孔刀尖，已然到三顯頭陀腰際，劃出了一道口子，立即又是一招，「順手牽羊」，刀鋒一轉，反削向我，黑電驟生，向我大吃一驚，急擧鐵葫蘆擋去，「錚」地一聲響，火光四冒，向我一隻鐵葫蘆，已然被砍出了一道凹槽，半邊身子酥痲，直退出了十餘步去，方始停住！

而三顯頭陀中刀之後，傷雖不重，但是藍蛛之毒，立時侵入，連聲都未出，便自死去。

溫魂四面一看，突然手臂一揚，七孔刀向前平平地疾飛了出去。

那七孔刀揮動之間，已然會發出尖厲已極的嘯聲，這一下脫手飛出，一道匹練也似的烏油油光華過處，嘯聲更是震人心魄，七孔刀飛出丈許，突然一個轉折，又飛了回來，原來溫魂在她拋刀而出之際，已然用了巧勁，七孔刀只是一轉即回，仍然到了她的手中，而七孔刀陡然所生的那股厲嘯，却已然將衆人的嘈雜之聲，全都給壓了下去。

溫魂仗刀卓立不動，氣納丹田，朗聲道：誰要是亂說亂動，自度比佛門三大高手如何？」只是一句話，便將衆人全都鎭住。

溫魂一生之中，所夢想的，便是武林唯我獨尊，所以才挖空心思想將崑崙聖書，得到手中，如今崑崙聖書雖然未得，但是却得到了假極樂眞人的相助，竟然在一日之中，便已達到了目的，心中的高興，不可言喻，大笑三聲，刀尖向鐵行頭陀一指，道：「老鐵，你若是服輸，我還可准你遠遁海外，不准踏上中土半步，若是仍想作怪，只怕今日便容你不得！如今武林，已是我與極樂眞人的天下，那裏還容得什麼佛門高人！」

鐵行頭陀一見生了這樣的變故，知道自己右臂已斷，萬萬不是敵手，側首一看，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人，殺成一團，身形之快，簡直只見兩條人影，掠來掠去，時分時合，倏上倏下，看來這是假極樂眞人略佔上風，不由得爲這場武林浩刦，長嘆一聲，心知若以身殉，只有更爲他們助長氣燄，正待設法先答應溫魂，再圖後計，怎奈佛家不打誑語，若是答應了她，也就等於眞的從此不能再履中土半步！

雖然可以從長計較，在海外收授徒弟，將自己畢生所習，傾囊相授，但是少說也得十年光陰，在這十年當中，又不知有多少要受他們的荼毒，不過比較起來，總比再也沒有高手，與之相抗好得多，想了一想，道：「若是馬大俠能和我一起，便謹遵台命。」

溫魂本是一時高興，才如此說法，話一出口，想起縱虎容易擒虎難，心中已然老大後悔，一聽鐵行頭陀如此說法，大笑道：「做你的大頭春夢哩，連你我都不放過了。」七孔刀一挺，「一竅不通」逕刺鐵行頭陀下盤，鐵行頭陀身形飄飄，避了開去，溫魂那肯放過，「刷」地一聲改捌爲削，「日落西山」，又是一刀削出，鐵行頭陀手無兵刃，祇得虛幌一拳，又避了開去。

此時，廣場之上，不少邪派中人，見溫魂得勢，一則以懼，一則以喜，討好不迭，一齊高叫道：「溫島主，若有所託，願爲効勞！」

溫魂手腕一翻，「唰」地砍出了第三刀，道：「先將敢於抗命的，一齊殺了再說！」

（未完·廿五）